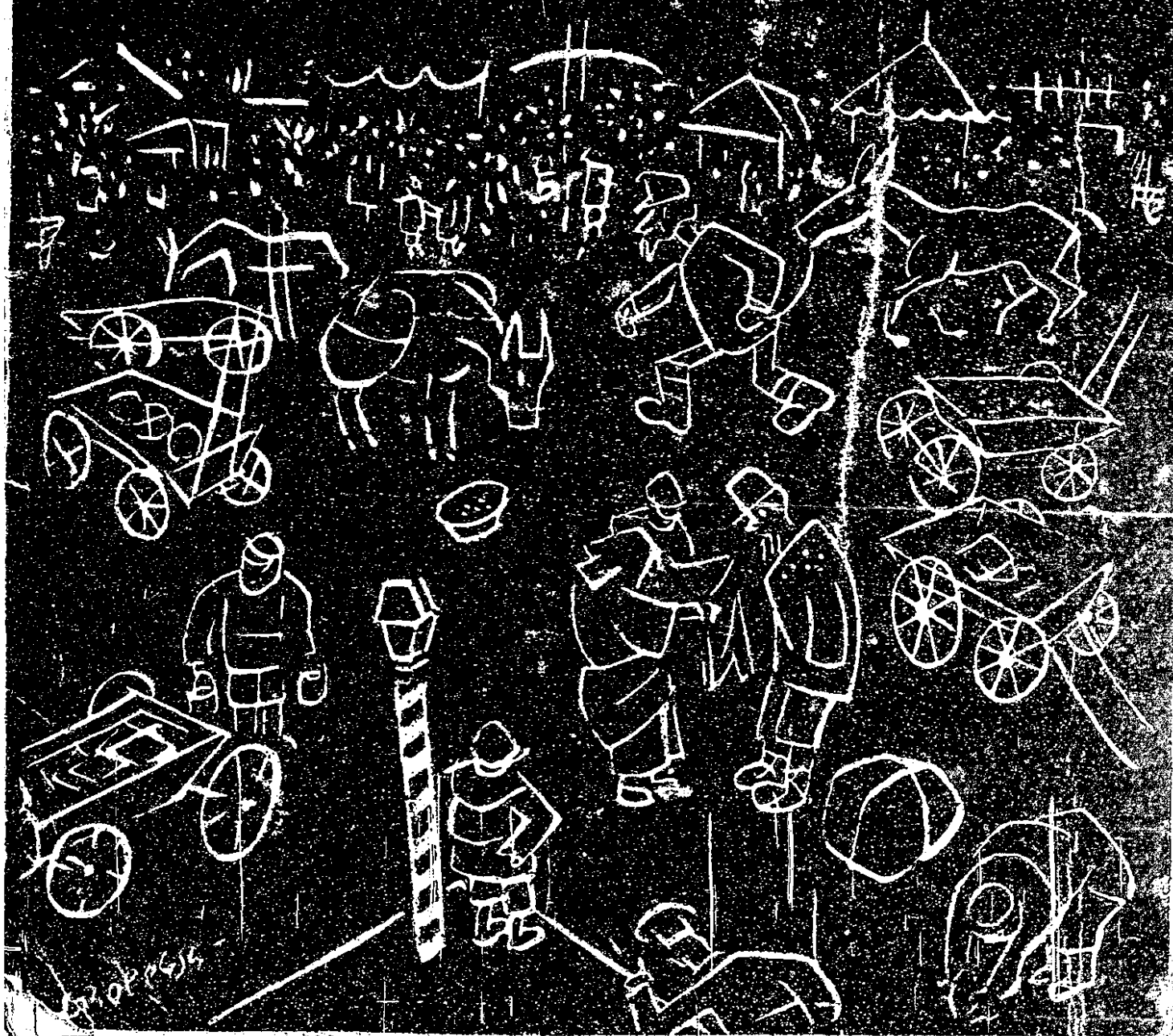


# 動盪中的 新農村



© John D. Burges  
March 12, 1930.

李偉森譯

動盪中的新俄農村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 目次

|     |       |     |
|-----|-------|-----|
| 引 言 | ..... | 一   |
| 第一章 | 車上    | 一一  |
| 第二章 | 途中    | 五九  |
| 第三章 | 故居    | 八五  |
| 第四章 | 舊鄉    | 一二三 |
| 第五章 | 村磨坊內  | 一三一 |
| 第六章 | 農村市集  | 一九六 |
| 第七章 | 羣衆之聲  | 一九九 |
| 第八章 | 新青年   | 二四三 |
| 第九章 | 婦女之聲  | 二八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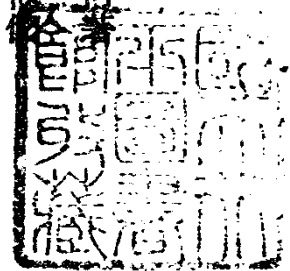
|      |                |     |
|------|----------------|-----|
| 第十章  | 紅色地主·····      | 三一九 |
| 第十一章 | 一個新婦人·····     | 三五九 |
| 第十二章 | 最後的一個哈姆雷德····· | 三九一 |
| 第十三章 | 農民之前途·····     | 四三一 |

## 引言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謁見托洛斯基，齊切林，斯達林，季諾維夫，或是任何著名的革命領袖的。關於他們的話已經寫得太多了，而他們並不是俄羅斯。

只是在舞臺上石灰燈光下的人物。明天他們或許便會消滅，在俄羅斯的和世界的歷史上遺留着一個多少還深刻，多少還有彩色的印像而消滅去。他們必定會消滅的，僅僅死亡便可迫他們走上末路。領袖像海洋上的輪船一樣——他們此來彼往地航行着；可是人民却像海洋本身一樣——他們是永遠留住着的。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研究理論或問題的。那樣當然只是步着他人的——許多他人的後塵而已。而且，自從巴黎和會以來，全世界的理論與問題實在太多了，在俄羅斯和其他的國家中，這兩者的喧嚷若能有一時的休止，我推想大家必然是非常樂意的。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搜求什麼兇殘的事跡的。那樣當然是很容易的事，再沒有比這還容易的事了。一種革命的含義便是流血，暴亂，兇殘；牠的犧牲者，在俄羅斯有很多很多，自然有着許多傷心的故事要訴說，——再沒有比這些故事更傷心的了。實在，我絕對不必跨入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境，便可以集成如韋氏大字典那樣一厚冊的恐怖的故事，那些故事必能使人心驚胆顫，即令是一個波蘭人，亦必不能無動於中。在歐洲的各大都會裏，特別是在德意志與斯干底納維亞諸國的咖啡館中，俱樂部裏，圖書館內，乃至茶樓酒肆上，我遇見了許多可敬的男女士紳，前俄羅斯貴族，智識份子，商人階級，並且還有些非俄羅斯人，他們談起這些故事，莫不口若懸河，絕無倦容。可是，我想，在我動身遊歷的時候，俄羅斯恐怖故事的題材早已說盡了，因此兇殘事跡這一主題，在我看來，實在太濫調了，既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亦無甚價值可言。……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窺探第三國際推翻世界現存政府的計謀與策略的。這固

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或許對於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這實在是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在報紙上與政治團體中正紛紛議論共產黨努力煽動世界革命的今日。可是，這是一種獵犬的職業，而我不是獵犬，沒有這種幹才亦沒有這種志願。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揭破領袖們和官員們的後臺的陰謀，不是去暴露那般貪圖權威，互相傾軋，排斥異己以謀保全自己的地位的人們的好計的。這寫出來當然會是一種很生動的故事，並且已有些人嘗試將這種故事暴露在全世界人們的眼前，可是結果却發現自己被困擾在爭論，攻擊，威脅等現象中，事實莫明，真理隱蔽，讀者不僅不能解惑，或許甚至反加厭煩了。

我到俄羅斯，僅僅懷了一個目的——去聽聽民衆的說話。我用民衆 (People) 這一個字不是照英文的原意用的，是用的俄文的字意，牠的含義便是『愚魯的羣衆』(似乎相當於我們所說的，『老百姓』——譯者)，即是指那班『木希克』，那

班農民。我們分析到最後，認定他總是俄羅斯。誠然，不是那發公文，致哀第  
美敦書，簽訂條約，招待大使，接見外國新聞記者，老是佔有新聞紙上的頭等地位  
的俄羅斯，而是那勞役的，生產的，並且奮鬥到死的俄羅斯。

並且這個俄羅斯的消息是很少傳到外面的。這個俄羅斯包含有一万万以上的  
人口，是全世界白色人種中的一個最大的單位。幾乎與美國全人口一樣多，可是外  
界是絕少知道他的，無論是普通人抑或是政治家與政論家，都是一樣。究其原因  
何在，我不知道。當然不是因為他沒有故事可以訴說。他有着如從那紛亂的地  
帶所傳出的一樣生動且有意義的故事。加之，這個俄羅斯是毫無忌憚的來申訴衷  
曲的。這個俄羅斯所說的，都是在他的全部歷史中未曾說過的事。自然，這個  
俄羅斯沒有住在交通大道的近傍，亦遠隔在大都會的喧囂繁華之外。他沒有如莫  
斯科所有的 *Savoit* 旅館，那寢室與浴室相連的，有着極奢華的膳廳，有着服裝整  
潔且會講法語，德語，英語的侍者的旅館，來供奉新聞記者。這個俄羅斯，就表

面看來，是粗鄙的，污穢的，難看相的，並且在未會了解並習於他的生活的人看來，是落落寡合令人生畏的。

然而，他是具有權力的俄羅斯。確實的，他沒有意識着他的勢力。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未曾使用過他的勢力。進攻，他是不能的。襲擊，他是不能的。可是用他自己的那種無組織的，消極的方法，他能夠抗禦一切，並且還有可計的效果哩。新經濟政策之承認私有財產的法律地位，農村中僱傭勞動的禁令之撤消，農村的政治權力之擴大，定期的減低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政府雖受巨大的損失亦不顧及，最近對私有財產更給了大的讓步，新經濟政策的範圍因之更寬大了，——凡此種種，主要的都是爲了取得這個俄羅斯的歡心，即適應農民的需要。

革命的機運與農民的機運有着錯綜而密切的關連，這是毫無疑義的。關於這一點，外國人甚至或許還不了然，可是俄羅斯現在的統治者是認識得很清楚的。托洛斯基與他的反對者衝突的原因大部份亦就他們對於農民態度的異趣。托洛斯基

基是一個倔強不撓的革命者，他一定要農民惟無產階級的馬首是瞻，完全依無產階級的利益與革命的目的而行事。可是力與願違，他沒有方法遂其初志。誠然，目前農民還是容易受宰制的。他沒有組織起來。他還缺乏政治觀念。他還怯於與政府當局交戰。可是將來他永遠會如此麼？並且，倘使他竟從現在握有政權的革命黨的統治之下分裂出去，他會落到誰的——誰的手中去呢？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能夠斷言。可是果真如此，多數黨的領袖們是沒有希望的。革命必須得到農民的支助才能成功——『面向農村去』（“Facing the Villager”）這個新口號便完全是對於那個信念的一種表白。所以纔發生關於農民的這種熱烈的爭論，纔有關於農民問題，他的需要，他的同情，他的力量，他的將來……等等的研究與辯論，纔有這種不顧死活的企求滿足農民的努力。

在歐戰以前我便已知道農民的俄羅斯。有一時期我曾經是其中的一份子，在多年內戰以後，我想再去看他。我想知道農民對於革命，多數黨，蘇維埃以及

就在他的眼前出現的那新社會組織的全部——對於這一切他是怎樣想法的。我想知道革命對於農民究竟有些什麼影響——革命將他的舊的生活方式打倒了嗎？將他對於政府，社會，人類，生活，道德，宗教等的舊觀念排除了嗎？革命用了一種新勇氣，一種新希望，一種新志願使得農民受了大感悟嗎？革命使得他更加愉快，更可驕矜，更有知識嗎？或者革命反在他的身上加上了一道新的桎梏，一層新的黑暗，一場新的災難呢？我想看看，革命在農民的腦網上究竟留下了怎樣的印像。

我會講俄國農民的方言，我是直接到他們中間去的。我可以隨我的高興，願意到那裏就到那裏。我的美國護照，經過了莫斯科當局的正式簽字，任何機關，任何地方，對於我都是開放的。沒有人曾經阻攔我過。沒有人麻煩我過。沿瓦爾加河而下，通過韃靼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中俄羅斯，哥薩克居留地，我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有車就乘車，沒有車的地方就騎馬或步行。我就和農民一



道住在他們的家中，和他們一道到田中去作工，他們的教堂中，他們的跳舞會中，他們的祭日的儀式中，他們的婚禮中，他們的殯儀中，他們的羣衆大會中——這一切的場合我都去參加的。

隨後，我到我幼年生長的故鄉裏去，是一個約有一百五十家人烟的小村，座落在俄羅斯中部的泥地中，天色晴好路途乾燥的時候，從火車站半天可以走到，天色不好的時候——唉，走起來倒要些時光哩。我探望了我的舊居，會見了老朋友和舊日的遊伴；那就是，那些在戰爭，革命和瘟疫的攻擊中幸免於死的，他們中還有許多遭了不幸——咳，可憐有許多呵！遇見了每一個熟識的與不熟識的，老年男人，老年女人，青年人，男孩和女孩，共產黨人，非共產黨人，我都和他們接談。我還去探望過牧師，司事和區教堂中唱聖詩的人。我也到過蘇維埃的辦公處，蘇維埃的法庭，蘇維埃的學校，蘇維埃的運動場，蘇維埃的兒童公育院。一切我所聽見的，觀察到的，見且有時感覺到的，我都寫下來了，就是本書後面所記載的，

並且我可以向讀者担保，在我的故鄉這一村中農民的故事，實在就是全俄羅斯農民的故事。只是爲了這個原故，我纔將這些稿件來印行。

然而，我要警告讀者，這並不是什麼很動人的冒險的故事。這也不是一種文藝作品。毋甯說，這不過是一種在辛苦的和痛快的工作中的簡樸的人民之生活的記錄罷了。



# 新俄鄉村印象

## 第一章 車中

這是一個黑暗的雨夜。 Drozhky (小馬車) 沿着M城內暗澹的冷落的鵝卵石  
的街上轆轤作響地趨行着，一陣陣的冷風吹着雨點打在我的面上。 Izvoshchik  
(馬車夫) 的口中不斷地咯咯作聲，並揮着他的長鞭，像一般的俄國馬車夫催促他  
們的馬兒快跑時所作的一樣。 許多次，他轉身過來說一些道歉的話，為的是車蓬  
破了，坐位又沒有墊褥。 一位美國的紳士却不得已要坐這樣一部破舊不堪的車，  
他覺得非常難過。 可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現在他所能希望的最高限度不過是  
自己吃的麵包和老馬吃的乾草。……這可惡的革命啊！……馬車夫所受的災難比任

何人所受的更甚些。革命將他的一切的好朋友，地主，軍官，普通官吏，華美的少婦，賭徒，遊客，一切的人，都驅逐跑了。……現在俄羅斯所剩下的不過是一些豬，他們是不需要頂蓬，墊褥，亦不需要地氈的。……否，一個豬圈是他們需要的，那些骯髒的畜牲，……他們給的車價總是極少，幾乎等於給乞丐的幾個討飯錢，彷彿馬車夫是沒有權利吃白麵包，買茶買糖，是的，並且也沒有權利買一雙新靴子似的。……

馬車夫的這個怨聲此時對於我已經是一個舊聞的故事了。對於這，我已經是毫無所感了。自從我到岸的那一天以來，我在俄羅斯的許多城市裏已經聽過許多次這一類的怨聲，而且不僅是從馬車夫的口中聽到的哩。每一個外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因為羅亭（Rudin——屠格涅夫小說中的人物，原書即名，「羅亭」。）還沒有死哩。他大概永遠不會死去。現在像屠格涅夫小說中所寫的那可憐的英雄所處的時代一樣，俄國人總愛申訴他自己的冤苦，並且在世界上誰能像俄國人那

樣動人地太息流淚呢？他所受的災難通常是非常苦痛的，在他受災難的時候聽他哭訴，常使人非常激動，像讀『浮士德』，或『罪與罰』，或是聽一曲恰可夫斯基的悲歌時所感受的一樣。

當我初抵彼得格勒的時候，脚夫和女侍和旅館中的裁縫都開始向我訴說他們困苦的環境，每到一處便增加一些新鮮的災難的情況，這時我竟懷疑他們，（這是很自然的），以爲他們挾了一種爲自己個人利益的動機，懷着一種想要打破我對於革命的同情心的願望，以圖激動我抓出一大疊美國鈔票來放到他們的手裏。有許多怨望不絕於口的人，他的動機毫無疑義是這樣的。有許多，但是並非全體。因爲我在彼得格勒遇着一個駝背的老婦人，她拖着一雙大氈靴，頭上纏了一條大的黑頭巾，我是從她手裏買晨報遇見她的。她一下也不停止地吟着那悲苦的哀音：『我們俄國人是沒有希望了，什麼也沒有了，並且也沒有什麼可安慰的事物』。然而她還是要追上我，一定要我接着我應得的找數，不少一文，最後的一個油膩的

戈比也要我接着。並且，還有丹尼亞，她是一間最醜陋的茶室中的一個美麗的藍眼珠的女侍。她老是這樣說，她只是想找一個 inostranein (外國人) 談談。

對外國人她纔能吐盡心中的鬱悶。可是說到任何贈與或賞賜——她不是那種人——呵，不是的，Bozhe moy (我的上帝)，不是的。……她不是僕人，不是一個真的僕人……雖則她穿的是氈靴而沒有穿那最時髦的皮鞋。……從前她還有她自己的僕人……並且還有一個法國保姆哩。……

接着，還有那奇異的青年，他至今還令我望懷難忘哩。我在一家飯店裏等候送賬單來，當時他走進來要求我允許他坐在我的棹旁。他身材頗高，闊肩，姿態優美，面部呈灰色，捲鬚極爲美觀，一雙灰色的大眼，完全是一種大家的風範，一個智識份子，一位前朝的貴族，二位侍臣，一位著作家，或是一位藝術家。他背靠着椅子坐下，吸着一枝紙烟，非常悠閑似的，一團團的烟霧籠罩着他的頭部，他便從烟霧中睜着眼偷視我，他的此種窺探與久久注視的神氣令我非常驚異，我恐怕

他是監視我的行動的密探哩。隨後他俯身向前，畏怯地且非常抱歉似地問我是否一個外國人，並且，倘使是的，那末是英國人呢抑是美國人？『快樂的人呵』，他很柔和地這樣微語着，當我回答他以後。我非常想和他作一次談話，可是有點不敢，因為恐怕觸起了他的隱痛。立刻他又轉向我，用一種極動人的沉着的音調喃喃地對我說：『快樂的人呵，是的，人們中最快樂的呀！你懂得嗎？』稍停，他滿含着極悲痛的妒意矚了我一眼，接着說：『我要對你說的就是這些——人們中最快樂的人。』這時，他陡然起身，戴上帽子，將烟滅熄了，對我說了再會，便很敏捷地走出去了。我以後便永沒有再遇見他。

因此，這馬車夫的悲鳴，雖然十分特異而動人，這時對於我不過是一種重彈的舊調而已。在我心裏，我希望的是，他頂好少說一點，多用點心來趕車，因為車老是在那兒震顛着，顛簸着哩。每一次車轉灣的時候，我總恐怕車會完結，並且每一次車與什麼障礙物衝擊的時候，我便像一只球一樣被拋到空中，接着便受着摧



筋折骨般的一擊，生生地跌到沒有墊褥的座位上。我用雙手緊握住那頂蓬上的破環，這些破環噤作作響，像什麼怪獸的骨骼一樣。可是，唉——當一個滿腹悲怨的俄國人正在訴苦的時候，誰又能止得他住呢？

這是一個暗澹的夜晚。任何地方沒有一點光。外面沒有一個人行動。甚至犬的吠聲也沒有。我們所經過的那無窮盡的成行列的小屋都被和平與黑暗籠罩住了。僅僅狂風呼號着，濃蔭的樹木閃爍着。冷雨打着我的皮膚，寒氣沁入了心脾，車輪帶上的泥漿滿濺在我的面上和衣上。

然而我的心境還是非常愉快。我不關心于天氣的好壞，亦沒有把馬車的不安適的狀況放在心頭。我的心裏孕育着欣喜的快感的思潮。我的心裏充滿了熱情與希望，像一個獵人經過了長途沉悶的追逐而終於望見了他所切望的那野獸一樣。我已經走進了這次偉大而愉快的冒險旅行的門限了。明天，我便可以到我舊日遊息的村莊，我的誕生之所。此時我正是驅向火車站，準備完成我的鐵路旅行的最

後一段。

染了滿身泥水的我，終於達到車站了。往時，這車站曾經是一座高樓聳峙的偉大建築物，附設着一所極堂皇的酒店，在長條的櫃檯上面飄着熱氣蓬勃的 *coffee*（裏面燒炭的一種銅的煖茶壺），還堆着麵包與餅餌，肉和魚，更列着各種各色的酒。現在哩，已經是一所破屋了，所剩的不過是前面的一部，而且是用粗木柱和各樣的材料支架着的，形勢非常不牢固。「這是波蘭人打毀了的」，馬車夫抱怨着說，「那該死的波蘭人呵！……」

我提起我的衣箱和打字機，便衝進裏面去。此時不像從前，已經沒有頭二三等了。此時全部都是頭等，也許可以說都是三等哩！在待車室裏，無論如何看不出貧富的分別來。地板上滿拋着紙屑，泥塊，以及從天花板上面落下來的石灰塵埃。空氣陰濕，寒冷，惡臭；這當然是不足奇的啦。無數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農民和江湖漂泊的旅客，都擁擠地躺在地板上，沉沉地酣睡着。他們都是

穿着衣裳的，沒有被褥，所有的不過是自己的包裹或木塊作枕頭而已。這是一副何等悲慘而又令人驚心的景象呵，像那巨大的野獸酣睡着一般，又好像什麼大惡魔陰謀陷害人類，遂假裝人像睡在齷齪的地上，正在等候號令進攻一般。

然而，在全俄羅斯的車站裏面，這是一種極普通的現象，這些酣睡着的羣衆，與那供給旅客泡茶吃的開水的大茶罐，或是與那牆壁上，門框上以及竹籬上貼的煽動的蘇維埃標語，都是一樣普通的事物，毫不足爲奇的。就是在前一晚，我借着紐約的那位青年費西（Congressman Hamilton Fish）在波里梭甫（Borisov）城的幾處待車室跑了一趟。在他看來，這些在光的地板上合衣而睡的農民羣衆，不僅僅是可憐，同時這也是一種很有意義的現象。真的，這是很堪注意的呵。在俄羅斯，農民或是一班浪人在那裏找到地方度那寒夜呢？他沒有錢到旅館中去購宿處。在美國或是德國，倘使他敢於在車站裏睡着了，警察會立刻將他搖醒或許還要推到街上去哩。他會認爲這對於公共衛生與公共治安是一種妨害，是一

種潛伏着的恐嚇。有一晚在柏林，當時我正走過 Friedrichstraße 車站，看見了許多斯拉夫人的家族，逃難的人，挾着他們的用具和包裹，挈着他們的睡着的小孩和哭着的嬰兒，在冷雨淒風的襲擊中，狼狽地挨延在行人道上——這種情景我怎能夠忘記呵？他們本來準備在車站上過夜的，可是被驅逐出來了。這種事情在俄羅斯是不會發生的。因為俄羅斯還是非常原始的，並不能將公共衛生與公共治安看得比慈善事業更爲重要。

雖然我的車還得半點鐘才開行，我還是決意進去找一個安身之處。一個鬍鬚滿頤的人，披着羊皮外套，穿着一雙滿沾着泥污的皮靴，黑帽頂上戴着鐮刀斧頭交叉的蘇維埃徽章，將我的車票打了眼，很懶怠地向着外邊的鐵道線上點了一下頭，這便是他指示我所坐的車的方向。任何鐵道線上或月臺上都沒有燈光，亦沒有指示車行的方向的記號。前面所有我能看見的只是無限長的幾列黑幢幢的車輛，在黑暗中盪出，好像幾座山一般。我的車在何處，並且怎樣去找我的車，我都不

知道。

此時有一個老年女人走出來了，穿的木皮拖鞋，肩上也背着兩只沉重的包裹。她在黑暗中探視，嘆着氣，喃喃自語着，而她所問的便恰是我正在尋覓的那班車。她一時又自怨自艾起來了，她咀咒天氣，咀咒蘇維埃，特別咀咒她的丈夫，司節潘。這樣聽他的話，她想來自己真是一個大傻子！他的丈夫說，倘使她用那匹小黑馬拖到鎮上去，她自己一定會弄得滿身污泥，或者會將雞蛋完全碰碎，或者會將帶到市場去賣的菓子沿路潑掉的！真上他的當，那爛污的流氓！她回家去一定要和他算賬去！天在上頭，一定要算賬去！

幸而有兩個人出現了，也是穿的木皮拖鞋並背着包裹的。（誰曾看見過，一個乘火車出門的俄國農民，看去會不像一匹行將跋涉沙漠而背負重荷的駱駝的麼？）他們說他們知道我們的車在哪裡。他們也是乘這一班車的；因此那位老婦人和我都跟着他們走去。我們穿過了幾條軌道，走近了一長列貨車，陡然止住

了。那兩個人現出失望的神氣。這裡並沒有看見什麼客車。他們嘆了一口氣，四週探望了一遭，又嘆着氣。

『自從波蘭人來過此地以後，』他們中有一個抱怨似的說着，『什麼東西都弄得一踏糊塗了』。

寒風呼呼地吹着。冷雨打在面上，寒氣沁入心脾。我們慢慢地回到出發處，再沿着鐵軌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還有其他的旅客也和我們走在一道了；在這全時間中，那婦人老是在那兒喃喃地咀咒她的司節潘，而另外一個暴躁而愛說話的便滔滔不絕地咒罵着波蘭人。那班野獸——他們將一切都毀壞了……焚燬了房屋，倉庫，草堆……毀壞了橋樑和車輛。……而且紅黨也並不好得很多。……爲什麼他們（指紅黨）不停止了演講去着手辦點什麼事情呢？……唉，倘使停戰以後，德國人不走那是多好啊。……那真是一種賢明的民族。……租稅不會這樣高……鹽不會這樣貴……麥不會這樣不值錢……並且車也不會弄得這樣一踏糊塗老是尋不着

的。……這是農民的命運。……農民像路傍的一株蘋果樹一樣。……任何過路的人都可以搖下他的果實或是用石子去丟牠。……什麼人都是和農民爲難作對的，察爾（俄皇）這樣，地主，牧師，紅黨……甚至於上帝都是這樣……否則，上帝爲什麼不讓德國人留在俄國呢？……

他的話語是很粗暴的；在一個美國人看來，這些話語似乎太缺乏人性，而且是和賣國奸賊說的一般。沒有民族的精神，沒有民族的自尊心，對於自己的種族毫無虔誠的信念。然而我們對於農民又能有怎樣的希望呢？關於俄羅斯的事，他又知道什麼呢？誰又曾經教會他在他們民族的勝利中去享受光榮呢？他甚至於不知道什麼是他們的勝利，並且也不很關心這些事。只要他能夠在他自己的鄉村裡，隨自己的心願去作事，不受絲毫掣肘，並且能夠賤買貴賣，那麼，不管誰來統治他，俄國人也好，德國人也好，亞比新尼亞人也好，在他看來都是無關重要的。

最後我們撞到了一長列車，真是無限的長呀，問訊的結果，知道最末尾的一輛

車便是要開往我的目的地去的。我非常高興，可是，咳，太快了！一大堆人在門口集聚着，是從市集回來的農民，農人，女人，男孩，女孩，再加上他們的那些刻不離身的包裹和草籃，頂在頭上，背在肩頭和背上。他們都在那兒等候輪次驗票；那查票員立在車門口，挈着一只油烟的提燈，很認真地在那兒驗票，一個一個地放進去，不許躐越。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遲笨的手續。看來生氣也是毫無結果的，對於公共的衛生與安寧可說完全忽視了。我想，旅客們既然像這樣在冷雨寒風中掙扎，爲什麼驗票和剪票的手續不可以在車裡面去做呢？我不知道，可是我一會兒就懂得了。

「我們會太重了」，一個老年人說着，並擺着他那長鬚上的雨點，『那倒霍的車頭會拖不動哩。實在呀，他走起來不會比爬蟲更快些。』

「好頑呀，dedushka（老爹爹）」在他身邊的一個青年說着，『你一會兒會淋得透濕，你不必再坐火車了。你可以游泳回去。』



接着，有事情發生了。有人在背後開始向前面擁擠。一羣人像一個人樣，都轉向前面擠去，查票員手中的提燈被撞擊，查票員被推到欄杆邊靠倒了，羣衆寂然無聲，却都很高興地開始向車門擠去。可是查票員一會兒就又立起來了，像趕一羣小雞似的狂揮着他的兩臂，口中且狂喊着，“*Nelzia, srachdano, nelzia,*”（不行呀，公民們，不行呀！），隨即挺着胸，扛着肩，頂着頭，將我們向後面推回。有一個青年從黑暗中的什麼地方跳出來幫助他，一個很魁偉的青年，闊背大頭，真有 *Hercules*（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一般的大氣力。他穿着木皮拖鞋。兩人立刻將我們推出了車前的月臺，又立在冷雨寒風中了。

接着便是訓話了——在俄羅斯，當羣衆想到自己高于法律的時候，便常常有人來訓話。我想是羅特（*Elihu Root*），他有一次曾說過，俄羅斯的主要的煩惱事就是演說的人太多了，竟有一萬六千萬之多呀。這或許是她的主要的煩惱事。其實這是她主要的魔力哩。俄國人愛說話，可是他知道如何說法，甚至農民也知

道，或許可以說農民更特別知道得清楚些。農民的天資決不笨拙。他所習用的不過八百字，在這樣狹隘的範圍內，他應用起來比任何人都能得到更可觀的效果。他的演說具有簡潔質樸的優點，是一種極好的範型。他常是很具體而充滿了熱情，像他唱的歌詞和流行的故事一樣。

這一次起來訓話的並不是查票員，却是那穿着木皮鞋的怪少年。

「公民們，」他用宏大而有力的聲音喊着，「你們想想查票員爲什麼在你們上車以前這樣嚴格地驗你們的票呢？你們以爲讓他自己和你們在外面風雨中受寒冷，對於他是很快樂的嗎？你們以爲在我們的新俄羅斯國家中，政府不重視你們的安寧與幸福嗎？你們要知道，公民們，蘇維埃不是沙皇，亦不是 *potiешchiks*（地主）呀。可是蘇維埃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農民當中有這樣多的賊，他們都盡力想法子不買票，致使政府的鐵路收入減少，倘使蘇維埃開始不嚴格地驗票，並在我們的票上作下記號，却讓我們自由上車，那末我們當中有這樣多的賊，

我們這些賊便會藏在座位下面或是擠在行李中間，實行我們搭偷車的計謀。我們這班愚蠢的農民這樣卑劣而又欺騙蘇維埃的行爲，結果我們大家都不免要吃虧呵！」

靜默並且諦聽着。沒有人出聲回答。誰能夠，誰又會呢？在這個演說詞中有的是邏輯和正義，而且有一種同志勸告的精神，這是無可抗禦的。他並不是責罵。他並不是哀求。他只是一種解釋，不管他是誰，他確是一個聰明的領袖，羣衆都仰面諦聽着。他很可以再繼續講一個鐘頭，羣衆必能冒着寒風冷雨來靜聽的，因為俄國人既然很愛說話，同樣他也很愛聽的——聽一個高明的演說家演說。莫斯科的無產階級羣衆擁塞在大會堂中聽那漂亮的大主教魏堅斯基（Vvedensky）說教，這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他們，這些無產階級的羣衆，是恨教會的。他們咀咒着宗教。可是他們還是要羣聚着去聽那能說善道的魏堅斯基說教。然而，對於那不會說話的演講人，那是太惡作劇了。Dovolno, dovolno,

（夠了，不要說了）的喊聲毫不留情地喊出，簡直比像雨點般擲下的香蕉皮還要可怕些。一個不高明的演說是俄國人最不能饒恕的，不問你是多數黨抑是資產階級，都是一樣。

最後我連擠帶爬地上了車。唉，多嘈雜呵！從前在俄國我也搭過三等車和四等車，搭過多次。在幹線上，三四等車都是非常適意的，座位整潔，空氣流通，並且也不像德國火車上的玻窗那樣滿佈着塵土煤屑。我這時上的是一輛很普通的臥車，窗戶很大，雖然也劃成了幾間，可是都是沒有門的，鋪位也是上下兩層的。咳，是多麼擁擠，多麼無秩序呵！全車都沒有亮光，只有一間裡面有一枝洋蠟，這一定是某旅客自備的。農民們都伴着他們那刻不離身的包裹，像青魚一般地躺在床板上和地板上。還有些人坐在或立在走廊邊，吸着那粗紙捲成的 *zippo* 架（*zippo* 世界上最劣的一種烟草）。然而還有人竟蹲在窗臺上或是車頂上的行李架上——這裡是不能睡人的，否則支柱壓斷，在下面的乘客便要大吃其虧。我的

車票上註明有一床位的，我用腿，用腳趾，用手臂在羣衆中擠向前去，最後我尋到我的號碼了，可是我發現了一個老婦人，穿着一雙泥污的木皮拖鞋，很適意地躺在那床位上，她的懷中還抱着一個女孩，兩人都沉沉地酣睡着了。

這樣也沒有什麼。無論如何我也不能在這樣的地方睡下。烟味，Kolbasa

（家中作的臘腸）的大蒜味，許多身體蒸發出來的氣味，我都忍受不住。我能夠覺到熱浪般的空氣在我臉上掃盪。我漸漸有點頭昏腦悶了。我想我會暈厥的，雖然我一生沒有過這麼回事。我又沒法擠到一扇窗邊，並想將窗門開開，可是開不了。我用一把小刀將窗鍵扭鬆，手指也刺出血了。接着我將窗門放下，將頭伸出去。深深地吸着新鮮而帶有水分的空氣，細雨灑在火熱的臉頰上，我真覺得意外高興。

立刻我覺得有人在我的肩頭輕輕地敲着。這是一個農人，一部大鬍鬚，黑而發光，戴着一頂很高的羊皮帽，從我的頭上那層行李架的狹縫中俯視着我。

『公民，』他很柔和地說，『請把窗門關上。』

至少對於我，『公民』這個字實在有一種極大的魔力；如今，在俄羅斯，這個字的應用是非常普遍的。在這個字裡面包含有些 Romance 和深刻的歷史意義。這個字是革命中一個新時期的標記。在往時，兩個不認識的人彼此正當的稱呼是 Gospodin（先生）。自然現在沒有人用這個字了，除了那反動的馬車夫，那熱望着舊的時代，舊日的『紳士』以及舊日的小賤的馬車夫以外。革命勝利以後，俄羅斯便攫取了 Tovarishsh（同志）這個字眼——從照例的客套一躍而為熱情的暱稱了。每個人都是同志，除了資本家以外，他是 Obit（殺兄弟的人）與 Judas（叛教的人）的合體。當時，革命很快地轉了一個方向。新經濟政策施行，私有財產和私人營業都得到了法律的承認，於是比較客氣的 Grahdania（公民）這一稱呼來代替了 Tovarishsh，從此同志只是黨內彼此間的稱呼了。在『公民』這個字裡面含有一點中產階級的高貴的氣味，忠實的共產黨人都非常痛

恨這個字，當然是有理由的；因為對於他們，這個字實在是一種可悲的妥協，一種痛苦的讓步的標記。

我沒有理會那農民的請求。他說了又說，說到第四次了。再不理會是不會用的了。俄國農民所希望實現的一種願望，若是被迫而放棄，在他是極其苦痛而且幾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這裏空氣是太壞了，」我抗議說。

「空氣壞不要緊，公民，」他用一種很和緩的態度反駁我說。「只要暖和，空氣壞是不會害人的；」似乎略為思索了一下，他又帶着哲學的氣味接着說，「你知道，客人，有兩種敵人，人們是必須常常防備着的——盜賊和風寒，而最好的防備方法是將門窗關牢。」

他的話差不多還沒有說完，我又聽見了另一個聲音喊起來了，聲音尖脆且含有怒意。

「噫，聽啊，公民，你關的什麼鬼要放這樣的風寒進來啦？把窗關上。我睡不着。」

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她是睡在走廊對過的高層床位上的。在黑暗中我看不見她的面部，可是我能聽見她是很生氣地在那兒自己煩躁着。

「這裡氣味非常難聞呀，Baba（稱呼老婦人之詞），」我反對說。

「顯然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東西，」附近有人在那兒譏諷說，「無產階級的空氣不合他的脾胃。」

這是一個很重的抨擊。一個資產階級的份子，一只軟腳蟲，一個不中用的東西，我是的嗎？立刻我將窗門關上了，用的力很大，乒然一聲，玻璃都震動了。無論如何，遲早我是不免要降服的，否則便會引起全車的羣衆對我下攻擊。談談較大的和較好的戰爭吧！有人常能記得，在爭論「生活」問題的時候，有人提議俄國人應當實行強迫每天開窗十三分鐘，却遭了反對。這種提議是會掀起歷史上



最大的暴動的！因為對於俄國人，特別是對於農民，任何權利還有比呼吸醜惡空氣的權利更神聖的嗎？他必然會拚死爭此權利，雖至毛髮不留都不會停止的。

我將提箱移靠在車壁旁邊，便屈身坐在上面，頭靠在又冷又濕的玻璃窗上。

車開始開動了，很慢的，震動得非常厲害。旅客們都安排好了來度這旅程的時光。在一邊角落裡聚着一羣青年，男女都有，是參與了Очи́сто́е (少年共產黨)的大會回來的。他們唱着，笑着，呼喊着，彼此拋着帽子和紙頭，很像一羣大學生在足球的比賽中得勝歸來的情景。一個嬰孩哭着，他的母親將他亂打一頓。在走廊的前面，有幾個人坐在他們的包裹上，利用一只草甸作桌面，棹邊還燃着一枝洋燭，正在那兒打牌。再過去，有一羣老年農人在那兒靜靜地談天，吸着旱烟和紙烟，吃着黑麵包和家製的香腸；在那對面的角落裡，有人在那兒很柔和地拉着手風琴，有幾個人低聲和着，這都是隱蔽在黑暗中的。似乎沒有人關心到車中的擁擠，黑暗，空氣惡臭，座位缺乏以及車行動時那可怕的震動與顛簸。沒

有人抱怨這不適意的狀態——這可見農民是如何不關心肉體方面的痛苦了！真的，世界上有人能夠像他這樣樂意地忍受艱苦與磨難麼？對於他這種忍受困乏的能力，我們簡直不知道是應該稱讚，抑是應該憐恤。誠然，這表現出一件事來，表現出那驚人的肉體的生力；是的，並且還表現出另一件事哩，便是那尤其驚人的肉體的適應性呵！

我聽見了一陣很熟習的聲音在那兒叫喚。這是那有黑鬍鬚的農民。他叫的是：「你願意爬上去和我睡在一道兒麼？我願意把我的包裹緊起來，挪出地位來讓你睡。不願意麼，請問？」

我應允了。一會兒我就到了懸在最上面的那床舖上，很舒適地夾在那有氣味的包裹中坐下了，我的頭直抵到了車頂。

「新到此地的一位生客麼？」我的伙伴問我。他的頭髮很黑很長，額部隆起，顴骨突出。他的眼睛又小又圓，包含着和善而寧靜的神氣。

「是的，新到此地的，」是我的回答。

「外國人麼？」

「外國人。」

「德國人麼？」

「不是的。」

「波蘭人麼？」

「不是的。」

「啊！」

停了一會。我不必急急於自告奮勇把他所要知道的告訴他。我知道他會發出一大堆新問題來的，因為農民所最高興的再沒有過於探詢一個生人的身世了。

他會立刻對那而生的人（或是女人）問及他的姓名和年齡，是否已經結婚，倘使沒有，那又是什麼緣故，並且準備何時結婚，同誰結婚，在什麼地方？然而，說句

公道話，倘使要問他這些問題，他也會像發問題一樣很爽快地答復你的。

停了稍久，他說：『在這裏這些地方，我們沒有看見別種的外國人。』

『你聽見過人家說別種的外國人麼？』我問。

他聳了一下肩膀。

『天曉得。或許我聽見過，可是我不記得了。自然，還有土耳其人。』

『並且吉卜西人（Gipsies），』我接着他說。

『他們不是外國人，兄弟，』他很鄭重地反對我的話。『他們只是走江湖的遊民，像雀兒一樣的。』

又靜了一會。

『那麼你是哪一國的人呢？』他最後問我。

『我是從美國來的，老叔叔。』

『美國人！』他很吃驚地叫着。『啊！歡迎，非常歡迎。』

自然他聽見過人家談及美國的。在這些時候，幾乎個個人都有親戚朋友在那裡，誰沒有呢？——他這樣說。在多年前，在大戰前，他村裡面有幾個孩子到那裡去了。或許我在那裡曾經看見過他們——格里哥，瓦西爾，魯克安，馬特維？好孩子，都很好，只有瓦西爾壞些，他作過了一件可怕的錯事。是的，他作了錯事。在出國以前他和一個女孩子發生了關係，並且允許娶她，並且她也相信他。誰會不相信呢？也老是非常和善且向上的。可是自從他走了以後，她沒有接過他一字的音信，並且她又遇到了極困難的事，她生了一個小孩，她寫信給他，要他回來或是接她去，他還是沒有回她的信。……或許他死了，或是在什麼地方被殺了……誰知道呢？並且他們當中還有一個孩子，哈弗里羅，送了一大堆結婚的禮物給他的妹妹，她是去年秋天結婚的，他送的一雙漆皮靴子，裡面墊的極上等的藍氈，還有一絞絲，極上等的絲呵。周圍各村的女人們都跑來看，並且摸一摸，不住地稱贊羨慕，想想看，她把這些禮物怎樣辦呢？她總沒有穿他，因為恐怕弄骯

憐了，她仍舊拿他鎖在箱子裡面哩。這個美國必定是一個很富足的國家，是嗎？——他接着說。一個平常的農民能夠送這樣貴重的禮物回家，當然是一個想像不到的富足國家呵。這些孩子沒有一個回來自然也是這個原故呵，並且有些到那裡已經好久好久了，十多年了……有運氣的孩子們呵。……

「並且這令我記起一件事情來了，」他接着說，「這件事我想你一定能夠讓我懂清楚的。當我們在我們這不幸的俄國遇到了大饑荒的時候，我有一個姪兒寄了一個包裹給我，他是在美國 Detroit 城的，包裹裡面裝的白麵粉，豬肉，糖，還有幾個罐頭。我把罐頭開了一個，看見裡面有些黃顏色的東西。我把舌頭放進去舐了一點嘗嘗。那像煮了的牛奶一樣，只是比牛奶更濃些，更味厚些。我想這或許是乳皮，我又把舌頭舐進去。可是便是乳皮也沒有這樣厚的味。於是我把我的老伴叫來，把開了的罐頭給她看。「這是什麼？」她問。「我也想知道這是什麼哩，」我說，「嘗嘗看」。她嘗了，把舌頭嚙了又嘔。「牛奶嗎？」

她試着說。「這不是比牛奶更濃更味厚些嗎？」我說。「噢，是的，」她說，「比乳皮也濃些厚些呀。」我們奇怪不了，這究竟會是什麼東西呢，總不能決定。可是我們很喜歡他，把他放在麵包上面吃。後來有一晚我的兄弟來了，我們讓他嘗了一點，你想他說什麼？這有什麼不懂，這是牛奶呀，他說，倘使他和我們的牛奶不同，這是因為美國有特別的牛，所以擠出這特別的牛奶來呀。」我覺得這是我逃脫不了的責任，應該把美國煉乳的祕密告訴他，當我說完了之後，他很抱歉似地問我，是否我願意將製煉乳的祕訣告訴他？

他提議要我和他共晚餐；那便是說，倘使我願意，便請我吃一點農民家製的粗劣的食品。他有臘腸，黑麵包和幾條黃瓜，這是他用一只小雞在集上換來的。

我告訴他我已經吃過晚餐了。可是無論如何一點都不吃嗎？他這樣駁我說。

當然，我不會拒絕吧？請吃東西是不會有人拒絕的，無論吃了飯沒有，任何人都是能再吃些東西的，誰不能夠呢？他自己是能夠的。於是他把一只小包解開攪

放在我的面前——臘腸，蘋果，麵包，一條黃瓜。接着他把頭伏在那坐的行李架上，用着老鼠般的小心與畏怯的神氣四下探望，看看周圍是否有人看得見或聽得見我們的行動與話語。

『喝一點Samogon（家釀的麥酒）怎樣？』他小聲對我講。『這是幾個月前我自己做的，極好的酒料，兄弟，比往日的任何酒精都好些。』

他探手到一只包裹裡面，拉出了一只玻璃瓶，是用麻布裹着的。他把橡木塞子揭開，把瓶子送到我手裏。我嘗了一點。這酒把我的舌頭和嘴唇都燒痛了，我很快就將酒瓶送還了他。真的不要再多喝一點嗎？他問我。我甚至還沒有沾濕嘴唇，而他以為美國人是很壯健善飲的人民哩！不看嗎，一個俄國人一口喝一茶杯家釀麥酒簡直不算一回事哩。他覺得非常奇怪！好的，祝我的健康並祝全美國人的健康吧！——他這樣說了一篇，我們握了一下手。接着他退到角落裏去，將頭仰向後邊，將瓶放在口裏，那火燒一般的酒料便咕嚕咕嚕嚙進了他的喉頭，好像



喝着那甜的楊梅汁一樣。

「許多農民都自己釀造麥酒嗎？」我問。

「許多？ 啊，兄哥，不釀酒的人很少有呵！」

「這裏周圍各村都是這樣嗎？」

「全俄國都是這樣，他們這樣說，那些比我更見了大世面的人都這樣說哩。

而且人民爲什麼不這樣呢？ 他們喝了酒可以增加自己的氣力，鼓勵自己的興緻，而且這也很便宜，比政府專賣的 *Vodka*（燒酒）要便宜多了。」

「你們都有蒸酒器麼？」

「蒸酒器？ 那鬼東西！ 有蒸酒器真危險呵。 那該咒的警察無時無刻不在四處偵察，這班東西當中有些特別有着嗅蒸酒器的鼻子，所以，無論你藏在哪裏，在草堆下面或地窖裏面，他們總會尋得出來，以後呢，呵，呵，呵，那是多嚴厲呵！ 罰金要十塊或二十塊金盧布，還有幾個月的監禁呵。 你知道蘇維埃是不願

意我們喝家釀麥酒的呀。可是——還有許多他們不願意我們作的事，然而我們還是作了。」

「你們農民在什麼地方學會釀酒的呢？」

「只有天曉得。我所能知道的只是我們都會作他。」

這裏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往時農民從政府的專賣處買回燒酒，酒瓶都是印封了的。他們自己決沒有造酒的，至多不過是那乾麵包和水釀醉而成的 *Whisky* 罷了。可是他們現在變成了世界上最諳練的酒精製造者了，蘇維埃雖然佈了極周密的法網，似乎終究不能拯救農民於麥酒的沉淪之中。無疑義的，這是他們取消禁令的一個原因了。

這時間，我的那慷慨爲懷的同伴又從袋裏將酒瓶拿出來，並且堅持着要我至少再喝一口。他無論怎樣是不允許拒絕的。他堅持着說，家釀麥酒是農民的驕傲與光榮，我怎樣能拒絕不喝一點呢？至少喝一點，足以使我將來回到美國的時

候，告訴我的朋友麥酒是怎樣一種有返老還童之功的飲料，並且俄國人是怎樣慷慨地拿來供奉外來的客人——這也不行嗎？他問我。

空氣又開始令我頭腦沉悶，我便跳下來到車前的平台上去吸點清鮮空氣。平台上黑暗而且濕淋淋的。雨從兩旁和車頂上打下。狂風如兒戲般地在門邊呼出號進。我立在那裏，把門半開着便避去雨的打擊，正在想着遲早會有人吼着要我關門的，恰在此時我看見管車的向我走來了，我猜定他會要我進來或是出去並且將門關上的。然而，我知道俄國人見了美國的烟百事都會軟下來的，我便即刻塞了一包駱駝牌的紙烟到管車的手裏。他真是驚喜過度了以致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上等的美國紙烟——世界上最好的一種——啊，怎樣好的運氣呵！他會記着我——永遠記着。後天我還會在車上麼，或許中途到什麼站下去呢？他一定送給我一件真正的 *Costly* (禮物)——一袋新鮮的乾南瓜子和向日葵瓜子！美國的紙烟，一整包！這真是好運氣。天呵！他說了這一大堆話，於是我便得以自由

立在那裏，門還是開着。

這時有兩個少年走過來並且自己介紹着——年約十七八歲的孩子，頭髮剃得很乾淨，臉頰腓紅，兩眼發閃光。他們自己介紹，我不會介意麼？他們已經聽見我是從美國來的，他們非常願意知道關於這個世界上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許多事情。我願意告訴他們，革命運動在那裏是怎樣進展着的呢？不很好麼？真的嗎？爲什麼不好呢？啊，自然他們知道。同志某某在少年共產黨的大會上已經爲他們解釋過了——他們此時正是開過大會回來的。這一切都是由於那叛黨的奸賊康伯斯(Gompers)，他把美國的無產階級賣給資產階級了。可是，nechivo (不要緊)！他現在死了。另外有些人會來代替他，那些真正的革命黨人。像伊里其(列寧)一樣的，他們必會很勇敢的很忠實的使美國資產階級明白事實是怎樣哩！關於美國無產階級缺乏革命精神這件事，他們並不覺得悲觀。那一定會有的。那不能不有的。

並且，還問我是否願意告訴他們，到美國去是否容易呢？當然沒有人會知道他們是共產黨人，有人會知道嗎？美國政府怎樣能查得出來呢？他們真高興到那裏去，他們真願意在礦山裏面去作工。他們並不重視農村中的工作。農民是毫無希望的資產階級。可是礦工——他們是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呵！唉，跑進美國礦山裏去，喚醒礦工，喚起他們的階級意識，使他們準備參加那偉大的最後的爭鬥——這會是多麼令人吃驚的事業呵！那最後的爭鬥沒有礦工的支持是不能勝利的，是的，還有鐵路工人也是一樣的呵！這是列寧自己說的，這是很真實的話。

可是，那時——喔，他們不要僅僅談政治。關於美國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他們是渴想知道的，我是否願意進去會見他們代表團中其他的少年並且和他們全體談談呢？——他們這樣問。我立刻應允了，車上有一個美國人，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於是我便被那熱望的，好奇的，多問的羣衆圍困在核心了。

這裏是一種很奇異的矛盾現象。依據全部邏輯的定律，美國在俄國，特別是在多數黨的集團中，當然是最被憎惡的國家了。用多數黨的社會的碼尺計量的時候，美國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的並且最反動的國家嗎？不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最有力而且最兇悍的仇敵嗎？美國的福特們（Fords）和康伯斯們不是美國革命運動中的最有威力的制動機嗎？美國的許士們（Hushes）不是蘇維埃政府的不共戴天的仇敵嗎？蘇俄埃政府所遇見的到俄國接洽產業租借權的人當中，不是以美國資本家爲最頑梗，最冷酷嗎？

然而美國之受崇敬，在捷克斯拉夫，波蘭以及波羅的海諸國，都不如在俄國那樣地熱烈和那樣地普遍。美國人都被認爲是一種超越的人類，精明，守時，聰敏，勇敢，有恆心，他所經營的一切事業都有光榮的成功，而且是巨大的奇蹟的作者，是一個天下無敵的近代的 Don Quixote。『像一個 Yankee（外國人對美國人之通稱）一樣的乖巧聰敏』是在多數黨的文字中常見的一句習語。無論我到

那裏，城鎮或鄉村，只要大家知道了我是美國人，便立刻會有那友誼的好奇의羣衆將我包圍起來，發生各色各樣的問題，都是關於美國的生活和工作的。蘇維埃的當局曾經多次對我說過，俄羅斯的拯救完全在於盡其全力學習美國的方法來創立事業，美國的實在是最好的方法。農民對於美國經營事業的力量有着很多言過其實的觀念，這常常令我不得不發笑，有一次有一個曰省來的老年農人問我，聽說一個美國人發明了一種呼風喚雨的機器，這是否確實的——便是一例。設使蘇維埃政府財政充裕並且美國政府也能批准，那時每年必定有千百俄國農村的青年會送到美國的大學裏和工廠中學習進步的智識，便於努力從事本國的建設大業。『便是你們的錢也和我們的或和歐洲其他任何國家的也大不相同，』有一個某省的日報主筆對我說。『你們的鈔票這樣耀目，真正好看得很，並且便於攜帶，大小形式都是一樣，又是上等紙印的，不怕破損摺壞，又怕退色，像我們的，或是德國的，甚至法國的紙幣都是有這許多毛病的。』並不需要美國自己的努力，亦不管她的政

治態度是如何嚴厲，美國在俄羅斯總是一個最被崇敬，最爲民衆所周知的國家，在俄國的各階級中都有着善意的了解，這在將來或許可以達到兩國間的，亦可以是全世界各國間的，社會的與經濟的合作的境地吧。

我正回答着各方面向我發出的問題，男人的，女人的，主要的是少年共產黨人的，這時有一個紅鬍鬚的農民陡然插進來說了幾句話，將羣衆的一團高興與狂喜都擊得粉碎了。他是大頭闊面，高鼻隆額，是一個託爾斯泰式的農民，我們在俄國農村中隨時可以遇見的。

『最好你告訴我們，公民，』他說『你們在美國的農民是否像我們這樣襤褸，並且穿着像我的這樣破爛的 *Khrilats*（外褂）。看得出嗎？這便是我們最大的不幸，兄弟，窮苦的農民沒有能力買什麼東西。』他的聲音裏含着憤怒，感慨和誠摯，他的眼睛中閃耀着被抑壓着的怒火。

『這是一個 *Korlack*（土豪），』立在我右邊的一個少年細聲地說着。『他



住在我們村裏，他恨蘇維埃政府，因為去年他們要他把他的三匹馬借給幾個窮人用了幾天，使得他田裏的草沒有馬搬運回家。」

這農民竟聽清了這幾聲細語，於是大吼起來，「爲什麼我應當把我的馬借給別人呢？」

「因爲，」那少年回答他，「你應當幫助你的窮苦的隣人，像幫助自己的弟兄一樣。一切的農民和無產階級都應當像弟兄們一般生活着。」

這農民聽不進這些話。「誰曾經借給我什麼呢，當我沒有馬的時候？」他高聲吵嚷起來。「我流盡了血汗，一個錢一個錢積蓄起來，買了一匹母馬，生了幾匹小馬，這都是我自己的呀。讓別的農民那樣作吧。那是沒有什麼的。他們再不要用這樣的詭計來欺騙我。我的天，他們一定不要這樣！倘使他們要我把我的馬給別人，讓他們也給我一些東西吧，一雙靴，或是一件外套，或是別的什麼都好。他們一定不要再叫我借東西給人吧。倘使他們還要嘗試，好的，我一定

把我的馬一個一個都殺死他。我一定不能讓他們再像那樣欺騙我。」

那些少年共產黨只有發笑。他們的神氣似乎不願和這狂怒着的農民繼續辯駁下去。「和他談是沒有用的，」他們中有一個這樣說。「他是愚魯中的最愚魯的了，一個野獸一般；」於是他們仍舊繼續着那中斷了的關於美國的談話，至若那紅鬍鬚的農民却另集了少數的旅客在他的周圍，並開始提出他對於現存制度的新的攻擊去了。接着一個牧師走近了我們，一個中年人，留着鬍鬚，灰色的長髮散披在背後。他的臉骨很闊，顴骨呈紅色，一雙滿含着失望神情的大眼睛。

「原諒我，公民，」他插進來說，「你能否告訴我，美國政府是否也像俄國蘇維埃政府一樣停止了對於教會的津貼呢？」

「美國政府是從來不曾津貼過教會的，」少年共產黨中有一個解釋說，帶着勝利的神氣。

「可是他們並不將牧師驅逐到屋外，像他們在此地所作的一樣啦，他們是這樣

嗎？」那牧師反駁說。

「他們把你們驅逐出誰的屋子啦，*batushka*（小爸爸——舊時對牧師之稱謂）？」少年共產黨人很尖刻地問他。『那屋子不是政府的財產嗎？這件事你爲什麼不提到呢？』

『政府！』牧師重述對方的話，帶着切齒譏笑的神氣。『當我的屋子建築的時候，你們的列寧作夢也沒有想到蘇維埃或蘇維埃政府哩，』他彷彿看出有少年共產黨在旁邊，他和我更多談什麼都是沒有辦法的，所以便含着冷笑走開了，非常高興似的。

『這是那野獸般的愚魯的一個源泉哩，』有人在那兒喃喃地說着。

『蘇維埃政府對待他的弟兄真是太寬厚了。他們不僅應當被驅逐出屋外，而且應當關在監牢裏，在那裏他們便可以在他們自己的愚魯之中混過他們的一世。』我望了這最後說話的人一眼。他看去不過十九歲——一個矮小而壯健的少

年，有着一雙沉着而胆大的眼睛，腭紅的臉頰，大鼻頭，褐黃色的軟髮，並且具有農民的那種恬靜的神情與沉思的外貌。倘使我在一個鄉村的節會上看見他領頭唱歌或是在二人舞中嫵雅而活潑地轉舞着，我一定以為他是一個活潑的小孩子，謙遜，熱心，沒有什麼卓越的特質或成就，而只是尊敬着年長的人，決不會有如他適纔所動的那種兇暴的情感。在往時，在牧師的面前他一定會發抖，俯首表示謙卑，吻他的手，說話一定是很柔和的，崇敬的，順從意旨的，因為當時牧師不是像沙皇一樣有威權，並且像上帝一樣有萬能嗎，不是還有權借助於刑罰去對付那不恭順的叛逆者嗎？而現在，這同一毫無成見的少年農人對於『小爸爸』却毫無有崇敬與順從的意念，看他不過是一個卑微的東西，只有遭白眼並且被蹂躪的。

我覺得替牧師有點難過，因為不管他過去的罪惡與過失怎樣，而此時他在這裏却是一個駝背的非常骯髒的老人，穿着一件醜陋的放光的牧師的外衫，皮靴的腳跟都破了，兩肩下垂，一種可憐無告的神情，而敵人却凝視着他的愁苦，不顧一切地

與他以難堪的抨擊，他身體所感受的苦痛還不及精神上感受的重大，他的榮譽和自尊心都被擊得粉碎了。可是少年共產黨們對於我的同情之論只是發笑——一種革命，其中有一個這樣說，不是滑稽的兒戲，並且真正的革命黨人不能將禮貌或感情施給他的仇敵的。

當衆人離開了我以後，那牧師又走進我的身邊來，這次還伴來了一個身高而美麗的婦人，有着一頭的灰色頭髮，紅面頰，大而含有悲哀的一雙眼睛。他介紹給我，說是他的妻子。

『三十年了，』他開始說，『自從我們結婚以來，我們不知道什麼愁苦。好上帝，我們的天父使我們避去了一切的災難。而現在，我們的生活完全被搗亂了。我們所有的一切都強取去了，我們的錢財，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果園，而現在蘇維埃又把我們從屋子裏驅逐出來，這些年輕的暴徒所談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這些兇悍的少年共產黨——他們是怎樣的咒罵我呵！』

『令我最傷心的，』他的妻申說着，音調非常有力而動人，這是俄國婦人所有的一種特質，『是那果園。Milenky（親愛的），想想我們爲了他所用的那勞力，那愛護之心，那眷顧之情呵！這菓園簡直像我們兩人的一個親愛的孩子一般。小爸爸和我剛剛結婚，我們便親手將他佈置起來，後來一年一年，我們將他擴大，改進，並且看着他生長，成熟，滿懷着愉快與驕傲，當我們的第一個菓子成熟了的時候，我們高興到甚至不敢吃掉他。我們拿來供在坐房的棹上，很小心地看待着，有時捧出來給我們的朋友看，朋友們的稱譽之詞真令我們驕傲，甚至心裏發顫哩……而現在却被強佔去了，蘇維埃已經將這菓園租給了一個懶漢，他像一匹牛一樣，並不知道什麼菓園的培養，咳 Milenky，他是怎樣胡鬧呵——他讓他過量的生長，以致枝幹低垂，以致折斷！……他是一個兇手，一個最卑劣愚笨的兇手，在我們的眼前殘殺着我們那可愛的孩子。這是最令我傷心的事——我們每天都要看着，看着他被殘殺，我們那可愛的菓園。Bozhe moy（我的上帝）只要我們能夠逃

開這個地方，過海去，到山裏去，或是到沙漠中去，任何地方都好，在那裏我們可以忘却我們的過去，再開始我們的生活，並且不再眼見這般可惡的鬼人，耳聽這些無理的混話！Bozhe moy。……』

她的頭垂下了，她的深陷的胸部因悲哽而起伏顫動着。

『咯，咯，好了。』牧師很柔和地撫摸着她。『你已經哭夠了，丹涅奇加。

請停了，小媽媽。我們最好問問這位美國人，他是否能夠幫助我們到他的國家裏去。那裏人民是相信上帝的，不是嗎？他們到教堂裏去的。不是嗎？我們

只要在那裏找到一個教區，任他是世界上最小的教區，我們都不在意，我們只要有一所自己的草屋和一片地，可以作花園菜園之用的，那就好了。』

有幾個少年共產黨從我身邊走過幾次，向我微笑着，眯着眼，作出藐視的面孔對着牧師。

『只要你能夠幫助我們，公民，』那婦人懇求着，『我們決不會忘却你的，我

們不會的啦，小爸爸？」

「啊，真正的，我們一定不會的，」他非常動感情地反復說了幾遍。

「請寫信給我們，」當我離開他們的時候，她這樣要求我，苦笑着。

那些少年共產黨請我到他們那一間裏去住，可是我非常倦怠，再不能談話了，因此我還是爬上那「行李架」，那和善的黑鬚農人在那裏已經爲我預備好了一個地位。此時他已經酣睡着了，他斜靠在他的包裹上，兩腳疊坐着，面部上仰着，他的鬍鬚像短劍般地插在空中，口半開着。他沒有聽見我的響動，我靜悄悄地將我的提箱放好，便也靠在上面坐好了。車內下面的全部都在我的視線以內。有好幾間先時燃着洋燭的，此時已經黑暗了。那挑戰的紅鬚農人在地板上坐着睡了。打牌的一羣已經散去。手風琴停奏了，和着的歌聲也早已休止。牧師和他的妻爬進了他們的床位，在黑暗中消失了。周圍我所能聽見的只有如雷的鼾聲，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這些人都是密密地擁擠在地板上，床位上和行李架上的。



他們已經都沉入酣睡中了——我們可以想見，像農人那樣辛苦，勞役，食不擇味，眠不擇席的生活，他的睡眠會是如何的沉酣呵！只有那些少年共產黨都還清醒着，那管車的坐在角落裏，正在那烟塵罩滿的提燈的昏光下查算着他的賬目。

此時一切都沉寂了；然而在這外表的物質的恬靜之下，我可以聽見革命的不斷的呼號。那農民的話，牧師，共產黨人，咒罵着，喧嚷着，彼此握拳相向，亦不顧各人的情感與悲哀——這一切都在我的耳邊轟鳴着。在俄羅斯的一切地方，這革命是怎樣的一種火熱般的活現的事實呵，甚至在這樣農村的最深層的地帶亦是一樣！這革命像一種不可見的萬能的力一般，他掃盪了一切，在他所接觸的一切人類的心靈中激起了新的疑問，新的情感，他在狂怒之下，毫不留情地將人類從他們積年的老的安身處驅逐到那新的，迷惘的思想的怒潮中，要他們去尋覓新的藏身之地！革命惹起了多大的紛亂，多大的仇恨，多大的悲哀，多大的喜悅呵！我問我自己，這一切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這有權威的革命怒潮要將俄羅斯驅迫到什麼

地方去呢？ 這麼大的手舞足蹈的人羣會變成怎樣的呢？ 這一切悲苦，憤怒和痛快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呢？ 他們會使俄羅斯滌去舊污換上新的光榮之冠，抑或使她更腐化，更衰弱呢？



## 第二章 途中

當我一覺醒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我的同伴已經起身，正忙着俄國人並且特別是農民所最樂意的那件事——飲食。世界上有誰能像一個俄國農民吃得下那樣多，吃得那樣眉飛色舞呢？對於他，飲食並不是一種遊戲娛樂的事。飲食是一種儀式，一種禮文，應該鄭重其事，不可稍事大意的。黑麵包和洋蔥；黑麵包和酸菜；黑麵包和臘腸；黑麵包和豬肉；黑麵包和蘋果；黑麵包和馬荅薯；老是黑麵包，一塊又一塊，一磅又一磅，真是不可計算的大量呵！……近代飲食法的警告，飲食過量便要損害人的健康，我很奇怪這句話究竟有沒有幾分真實可信的。倘使那是可信的，那麼俄國農民不僅不會壯健，反而應該是世界上頭等的病夫了。

火車慢慢地向前趨行着，震動得很厲害，像一個脚步不穩的體弱的人在地上試着步探索而前的樣子。這車真是慢得駭人，完全不像幹線上的特別快車——這算

得我在俄國或是任何地方所乘過的最慢的車了。我們離我們的目的地還有四十英里，這便是說，在夜間我們的車不過走了八十英里。十點鐘走八十英里！可是我那同伴的農民還以為我的這種批評為錯誤可笑哩。他很柔和地責備我說，我要是曾經到過了俄國，那一定會曉得的，三年以前，此地火車每個月不過開行一次，車的速度不僅一匹馬趕得上，便是一個老太婆也趕得上呵。略，車務的進步算是夠快的了，從前這種不重要的支線上所能作得到的，無論是班次，速度等等，現在都已經恢復了。只要農民生產品的價格能夠像這樣快地漲起來。：那末俄羅斯還會有希望，並且農民亦不會這樣老是抱怨着了。

真是抱怨呵！我剛剛到過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在那裡我遇見了許多男人和女人，許多都是舊日的縉紳，富豪，有權勢的以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都是在一種經常的恐怖中過着生活。他們說話的時候老是聲細如蠅，並且任何時候，他們看見我作筆記，他們便急切地求我不要將他們的姓名住址錄下，並且在任何情形之

下，決不要在演說或文字中提到他們的話。他們忠告我，他們的朋友有些因為說話不謹慎，因而受着監禁或流放的處罰。可是這裏，在這車上，農民却大聲疾呼地抱怨着，咀咒着，像自由的國家裡的一個公民一樣，發狂似地頻頻咒詈着新制度。我不知道車上是否有祕密偵探。我恐怕一定有，我又恐怕有些農民會因他們的胆大妄言而受處分。可是他們對於這種事一點也不怕，想也不去想。無論有偵探或是沒有，他們總是要說他們的。

這是一種出人意外的情景。革命使得城市的人，舊日受過高等教育的重要人物，都陷入強迫的靜默，逃匿，另求光明之路。而農民呢，革命却要他在世界的舞台上顯露出來，隨心所欲地那樣盡情喊出他的願望。這是因為革命黨人認為城市的人是最危險的嗎？或是因為他們不敢沾惹農民呢？或是因為他們以為農民的怨聲是無害於國家大計呢？無論是什麼原因，這事實確是顯然的，令人吃驚地存在着。革命促使農民獲得了一種新的自覺，促使他說出很清楚的話語，實在說

得比俄國的任何人都清楚些。

終於我們達到了我們的目的地。那車站仍是舊樣，不是在鎮上而是在幾里以外。將鐵路敷設在鎮外很遠的地方，這似乎是俄皇政府的政策，這種政策的理由當然只有牠自己知道，我們所能斷定的是，這種政策決沒有建立在節省旅客的時間，謀旅客的便利並提高鄉鎮中物質生產的進步上面的。

我把車上認識的那些朋友的姓名和住址都記下來了，並應允他們回美國以後常常寫信給他們，接着我便跳到平台上了。一個幼年交好的老朋友在那兒接我，我便同他一道到市集上去尋車到我們的故鄉去，因為那鄉村離鐵路還有很遠的路。

問了好久，我們尋到了一個從我們鄉村裡來的一個農民，我們的一個舊隣居。他剛剛領着他的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到鎮上來，這孩子穿着一件有氣味的舊羊毛外褂，正在貨車的背後坐着。自然他願意送我回家，他說。可是他的事情還沒有辦完。他有兩隻小雞和一包乳餅要賣去，還要買釘子和車油。可是他一定很快去

辦，即刻就可以弄好的。啊，帶了一位美國人回家，他會是多麼光榮呵！他帶着他那拍着翅的兩隻小雞跑去了，買主們正集在一處短牆邊候着他。

當他把車趕到我候他的這地方來的時候，太陽仍高懸在天空。這是一部無彈簧的小車，他把稻草推到背後，給我作成了一個很舒服的座位，他自己便屈膝蹲在前面。他約有四十歲的年紀，頭髮軟而細，呈褐黃色，鬍鬚短而稀疏，色微黑，只是叢生在頤下，因此他的兩頰簡直像小孩的一樣光滑。他的孩子擁坐在草上，他的頭縮在外套的大領裡面，用那發亮的眼光和不耐煩的神氣注視着我，完全是生了病的樣子。我們便動身了。

大路是乾燥的，顯着很深的轍迹。小車顛簸而前，發出軋軋的噪聲，時時將我和小孩從這邊簸到那邊，有時又彼此相碰，有時還碰到前面趕車的人身上去。那匹小黑馬垂着頭，彷彿沉入在深思中似的，懶懶地馳着，不時鼓着鼻息噴氣。每一次她這樣作，查哈爾（趕車人的名字）便轉向她，完全是農民的神氣對她說，



『祝你健康，小妹妹，』接着立刻便拉緊繩，彷彿是叫她注意，不要因回答他的這友誼的祝詞而放鬆她的步程。此時他探手到車下面拿出了一只繡着紅花的小布袋，農人們離家外出的時候常是午餐的食品帶在邊身的。他將布袋解開，拿出一大塊黑麵包來，上面佈滿了灰塵和糠粃。他將麵包拍了好幾下，從上面裂下了一塊送給我，我沒有要，他又給小孩，拋到他的手中。可是這小孩彷彿也是拒絕的樣兒，將麵包擲到稻草中去了。

『你這醜鬼，』查哈爾氣憤憤地罵着，又轉身對我說：『他生下地以後就病着，鬼知道他害的什麼病。Folsbor（醫生）給了些藥他吃，老是不見得好。我猜想他很快就要死了……穿着羊皮外褂，他還老是怕冷。在家裏他老是躺在火坑上，很少吃東西。糖是他喜歡的，糖和麵包。他一天可以吃一噸糖。我的天，他真吃得下。可是，碰了鬼，這種時光，糖的價錢這樣駭人的貴，一個農人怎樣買得起呀？有夠吃的鹽就算很幸運的呵。』

他拿一片洋蒜擦在麵包的硬面，將麵包和着一把肥蔥頭吃着——這是我們這部份的農民最合意的吃法。我帶了一袋糖果，準備分送給鄉間小孩們的，此時我便抓了一把給小孩。他很粗暴地攫去放到胸前去了，（這裏是農人的孩子藏他們的恩物的地方，）他那長的指甲把我的手也抓了。

「說『謝謝，叔叔，』」查哈爾嚴厲地命令他。

孩子沒有理會這命令，望也不望他的父親。

「你這該死的小鬼，」查哈爾又罵他，拿他那作鞭用的楊柳條很兇暴地去戮他。孩子哇地一聲哭了，像一只小獸一般，轉身向着我，刺蝟一樣縮作一團。

「這樣頑強，像一隻新生的小牛一樣，」查哈爾咒着，又用柳條去戮一下。

我很難相信我真是回到故居來了。自從離別以來，十九年的光陰飛逝了。

十九年啦！怎樣能說有這樣長久呢？關於這舊地的一切，我記憶中都歷歷如繪：那泥污的街道；那兩列木柱造起的茅屋，窗眼狹小，屋脊低垂；那傾圮的竹籬；

那轟發着巨大汲桿的公用井……一切一切。而且，還有男人和女人，隣居和其他的人，老朋友，那成羣結隊的過往客人——這僻靜的鄉野之所以頗現有生氣，完全是靠了這般客人定期的臨幸。這兒有挈着妻小乘篷車漫遊的吉卜西人；有攜着一個男女小孩徒步着或帶家屬乘着小車的乞丐；還有從城鎮來的瘋人，非常難看相的東西，自言自語地，做着瘋狂的手勢，無端地嘻笑怒吼，停留着久久不去，要等到他的滿胸滿袋都塞的是黑麵包和蕃薯了，他纔徜徉到別村去，如此輪轉着，在他的範圍以內走完了，於是再週而復始，像那些吉卜西人，乞丐和小販一樣。爲我們帶來民歌，故事和神祕的外方的新聞者，便都是這般過往的漫遊者。而我們的農人決沒有不給他們以麵包或蕃薯的，決沒有拒絕他們留宿的——反之，還將屋裡最好的地方，那寬大的煖炕頂面，讓給他們過夜哩。

還有我們本地的幾個有名望的人物，他們之到來常是挾着一種奇異的光彩與熱情，足以衝破那籠罩着全村的黑暗而單調的岑寂。塞爾吉便是一個，他是一個獨

眼龍，隆額，黑髮，聲音柔和得像女孩的一般。他能夠兀坐終夜，談着他那嚇人的鬼魔故事，使一羣農人像魂靈被咒語攝住一般，都不肯中途散去。他也是一村的學者，公認的代寫書信的人，而且，真的，天下還有他不知道的事情麼？他甚至能夠預言，俄羅斯什麼時候再會和邪教的土耳其人打仗，這一仗會打得多麼長久，土耳其死的人會怎樣多過俄羅斯死的。天上的星星告訴了他一切事物，他這樣認真地說。在深夜裏，他常是坐在外面，凝視着星星閃耀的天空，沉思着，像推算什麼似的。

還有拿司他希亞，那愚蠢的老婦人，她獨自住在一間很卑濕的茅屋裏，屋脊上都滿生着綠苔，窗戶的內外都用木板蓋塞了。她決不容許任何人到她家裏去，便是左近的親隣都是被拒絕的，因此我們孩子們便有好頑意兒了：我們偷偷地爬到她的屋背後，從牆上裂開的大縫中偷望進去，我們看見她坐在地板上，清理那無窮盡的一堆一堆的破布，那些都是她費力搜集來的；至若搜集那些破布，似乎有些神祕

的用途，可是這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沒有土地，便是一個菜園也沒有。然而她絕不愁沒有飯吃的事。她之得以維持生活，一部份是由於幫助隣居作事，一部份是由於偷竊，還有一部份是靠了沿門賣藝——唱歌，跳舞，並且試演勸斗，可是沒有一次不是作成懶狗吃食般地撲在地上，看的人都狂笑起來，她的目的便可達到了。有一次，像一隻瘋狗般得要沉溺我到水底的便是她，因為她藏了一罐楊梅汁在一顆樹底下，自己去檢柴去了，我和其他兩個孩子把那罐子偷了。

還有尼克孚，那著名的大盜。他不在我們村裡住，可是他常常到我們這裏來。他偷馬和麥，放火打劫，他的名字對於每個人都是恐怖的記號。有一次他在遠處某村裡將一個警察扼死了，將屍首拋到森林中的一處深雪坑裡，將警察的馬騎到一處大市集賣去了，警察決不敢拘捕他，他們都萬分地畏懼他。我們的農人中間談起他來，都叫他作『基督的叛徒』，有一次謠傳狠想將他的長子從墳中掘出，根據這一謠傳，農人們造出了多少關於他的奇異的故事呵！

還有黑魯平拿，那女巫，那孩子們避之若豹狼的老婦人。她的面皮皺皺，額骨高聳，更是滿臉雀斑，幾枚參差不齊的牙齒突出在唇外，一片肥厚的下唇垂掛着。人多以為她有魔鬼附身，據報告，常時她變成一隻小貓，跑到四周隣舍裡偷吃人家的牛奶和乳餅。

還有那乞丐法西耳。我是多麼知道他呵！高大而電桿般直立的身材，雙眼都瞎了，兩眼中都佈滿了可怕的紅絲紋。他在村中算最富有的人，只是因為雙目盲了，不能作工，所以，依據農村的習俗，他便在外行乞。他有兩個老婆（一個是正式結婚的，還有一個是小姨，因為姊妹住在一處，便也成了他的另一老婆了），他有好些個小孩。他出發行乞的時候，任便由一個老婆或孩子牽引着，在四周各村裡挨戶走去，每到一家便唱出一種古代宗教的民歌，還伴奏着一只舊式的有絃索的樂器。人家給他的多半是幾塊麵包，幾只熟雞蛋，成捆的蔴，成塊的布之類，這一切他都拿來放在肩頭上背的兩只袋裏面。袋裏面裝滿了以後，他便立刻驅車

到鎮裏去，將行乞所得的一切都賣出，並且常時要金銀現洋。他拿着這些錢怎樣辦呢？自然，他是儲蓄起來的。可是儲蓄在什麼地方呢？在草蓋的屋脊裡嗎？在森林中橫臥着的斷木下面嗎？在倉後地面的一個洞裏嗎？沒有人知道。常常當他不在家的時候，我們一羣孩子們都偷偷地跑到他的倉屋四周搜尋，搜了又搜，掘了又掘，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發現他的寶藏的一點踪跡。

在我們自己的和鄰近的村裏，還有好些個其他有名望的人物；當我坐在這稻草墊的車裏，很劇烈地左右簸動的時候，我又看見他們了，我聽見他們談着，笑着，唱着——一種古代的可愛的世界裏存在着的風味，當時是切近地感受着的，而今覺得非常隔閡而生疏了，令人意興索然並且難於遽信！

我向查哈爾問了好些問題。這故鄉究竟怎樣了？在我離去的十九年中，世界有了根本的變動，俄羅斯比其他國家變動得更厲害。我們的村裏怎樣，那班老朋友和鄰居都怎樣了？什麼人和一些什麼東西還幸存着，在戰爭和災難的可怕的掙扎

之下，人事的慘死淪亡又怎樣？

查哈爾一面大嚼着那禁味的麵包，一面回答我的問題。已經不同往時，每年秋冬季吉卜西人不再來了。蘇維埃對他們非常嚴厲，命令他們停止遊蕩的生活，不許再依靠他人的勞動而生活。他們中有些已經分得了土地便就地與立家業了。其他的大多數都懷着滿肚皮的怨氣，逃到蘇維埃勢力所不及的漠遠的國家中去了。乞丐已經沒有從前那樣多——農民更窮了，無力像從前那樣隨便資助他們，至若瘋人，啊，再沒有人看見了。年高的人都已下世，並且似乎左近再沒有年高的人了，便是在鎮上也沒有，這真是一件奇事，……或許是因為人們死得太快了所致！

天曉得，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的故鄉裏有多少人追隨他們的父祖去了呵！兩年

前，正當腸熱傳染症盛行的期間，幾乎沒有一家不死人；幾乎沒有一天沒有喪事，常時有兩三起哩。走任何人家門口過，少有不聽見裏面的悲聲的。這是一種最可怖的傳染病，他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比任何老年人所能記憶的那天花症的襲擊



還要厲害百十倍。他們怎樣和這傳染症搏戰呢？唉，他們怎樣能夠呢？誰能夠呢？一個人還可以嘗試去和一陣大風暴搏戰，他能夠抗禦傳染症嗎？傳染症降臨以後，便盡其毀滅之能事，掃盪而前，像冰雪溶解後春季的洪流一般。在美國，他們可以制止傳染症，美國人民都確實能夠保衛自己，抗禦腸熱症，天花以及喉痧等傳染症的襲擊。那是多奇異的事呵！俄羅斯倘使能像美國那樣，那多麼好呵——查哈爾說。

是的，查哈爾繼續回答我，學者塞吉爾已經死了，在大戰以前爲了想念他那產後身亡的妻子鬱鬱而死的。那磨坊主安魯卜里也死了，那老婦人拿司他希亞和乞丐法西耳也都死了，只是法西耳的兩個老婆還在，兩人還是像從前一樣壯健。……那大盜尼克孚呢？呵，警察終於將他捉到了，鐵鎖郎鐺地遣送到極遠極遠的什麼地方去了，從此再沒有人聽見過關於他的消息。查哈爾又問我，記得亞美科麼？那村裏的才子，那紅臉禿頭，以聰明的謊言逗得人狂笑因而著名的亞美科？還有

他的女兒赫維多拉，記得麼？ 當我往美國去的時候，她還是一個嬰孩，可是後來長成了一個很美麗的姑娘；唉，也是一個薄命的姑娘。——他說。 她和一個隣村的男子發生了戀愛，那男人要她有五百金盧布的妝奩費纔肯娶她；當亞美科知道了這事的時候，他狂怒起來，用鞭笞責赫維多拉，要扼死她。 可是姑娘的母親是袒護姑娘的，這母女兩個不斷地在亞美科面前喋喋着，要他給錢。 她們說他的錢是藏在屋頂上的什麼地方的，雖然他發咒說他沒有。 啊，有一夜他握起一柄斧頭，要動手殺死母女兩人，可是終於沒有，從此他便變了常態。 他不吃飯，不作聲，也不理會人，不對人問『早安』，也不回答別人的問訊；一晚田間工作完後他沒有回來，他的家人和隣居到森林中和池沿邊搜尋了一通夜，第二天發現了他恰在橋底下——已經死了。

火燒麼？ 沒有，查哈爾回答我，在我們村裏一直都沒有，雖然隣近各村裏都有過；並且伊克陸和伊格里科兩村都完全燒燬了，沒有聽見說嗎？他問。 我們

村裡居然逃掉了焚燬之災，這也是一件奇事，因為當紅黨到來波蘭人敗退的時候，大家都以為他們（波蘭人）一定會放火將全村焚燬的，在別處他們老是這樣的。

那真是一種萬惡的人，他們不是麼，那些波蘭人？——他說。一天曉得他們多麼萬惡，完全不像德國人那樣；德國人決不傷害任何人，決不偷盜任何東西，需要什麼都是付錢的，他們駐在我們這兒的兩年中始終是這樣的。可是那波蘭人——鬼知道那是一些什麼東西！在外表看來，他們常是似乎和一般人一樣的和善。可是當他們的軍隊佔領了我們的村莊以後，他們便不知道怎樣辦好。他們的官長只是闊步街衢間，手中揮着短鞭，常是爲了極細微的事故或竟致不爲什麼，他們忽然發起虎威來，抓着手人劈面就打，用皮鞭抽着背脊，打得人皮破肉出，血流滿身。而且他們完全是一班強盜——我們大家只有將馬牛羊豕及其他的牲口都騙到遠遠的池沿邊去藏好，否則波蘭兵會都給你搶去。紅黨在左近的時候本來也不很好。可是那波蘭人——唉——那班該橫死的東西！並且倘使再會有戰事發生——噫——

便是婦人們也會拿起鎗去打波蘭人的。婦人們提起了波蘭人都是異口同聲這樣說的。……啊，還記得那老馬拉尼亞麼？——他問我。那是一個勇敢的婦人，再沒有比她還勇敢的了。她是我們村裡的女英雄，並且是一個真正的女英雄哩！她對付過一個波蘭人，使他們知道並不是全俄羅斯的人都可以當狗一樣看待的。事情是這樣。有一天，一個波蘭兵闖進她家裡去，拿出手鎗比着，要一大塊麵包和一罐牛油。好，馬拉尼亞走下地窖去，彷彿是去取麵包和牛油，可是他回頭來的時候，却抱出了一大土罐的酸牛奶來，她對準那該死強盜就將土罐摔去，那兵的手鎗也打落了，像小狗一般地空手倉皇逃去，再也不敢來了。……

我們像這樣東談西講地扯下去，後來發現我們已經走到了一片廣田的地帶了。四周的景色看來非常眼熟。在這曲折大路的兩旁，極目望去，圍繞着的都是狹長形的耕地，各各向遠處斜展開去，最遠處竟與天色合一了。耕地間僅僅以小溝或小阜作各片地的界限。任何地方都沒有藩籬。（世界上還有哪一國家的耕地像俄

國的這樣不用藩籬作界限的嗎？）農人們都在怒火般的陽光下工作着，像舊時一樣的用那直柄的鐮刀刈草，用鈎鐮割麥，一面工作，一面唱着那清晰的淒切的調子，這對於我的耳官是非常習聞的，因而令我回憶起許多往事，激起我滿懷的戀舊之情。任何時候，只要他們聽得見，我們對於正在耕作的農人總是揮着手，高喊着，「上帝幫助你們。」他們一定也伸頭張望，也揮手並高聲回答，「謝謝你們，」這一回聲四散出去，使得其他的農人都停了工作很詫異地注視着我們。成羣的牛，羊，豕散在四處，都在綠色的牧場和清除了的舊田中漫移着，尋取他們的食糧，男女牧童在後面追逐着，揮着長鞭，不許他們竄進鄰近的麥田裡去。遠在邊地，村教堂的尖頂在日光中閃耀着，還有矗立着的風磨，這兩樣點綴在無邊際的平原中，使得景色格外不單調了。

可是這種重視故鄉田園與故鄉景色的歉愉，立刻引起了一種失望的感覺，因為在當前的景色中，我感覺到了一種極大的可怕的空虛。原來森林沒有了，都被斫

伐了——那柏樹，松樹，橡樹。眼前所見的只是一些殘枝斷木在地面斜踞着。……這都是革命以來弄掉的，查哈爾告訴我。一切的樹木都給農民斫去了。他們幹得非常迅速，因為他們恐怕地主或許會回來不許他們斫的。

那各叉路旁的十字架也沒有了，完全沒有了，那些高聳着為風雨所侵蝕的木十字架，耶穌的像是牢牢地釘在那頂上的。本來俄國的官道上每一轉灣的地方都有這一十字架作標記，這在俄國的鄉村中，也和那閃耀着的教堂尖塔一樣，都是特別表示宗教的神聖莊嚴的。在往時，農民走過十字架的時候，無論怎樣他都要脫帽鞠躬，在胸前劃十字，作一番禱告。這些十字架怎樣沒有了？我問。農民都給斫倒了，查哈爾很平靜地回答說。木材漸漸不夠用了，所以大家來把十字架斫倒，拖回家去當柴燒了。……罪惡嗎？自然這是一種罪惡，他接着說。可是當今的罪惡是什麼呢？許多人無論怎樣都不再相信什麼罪惡了。他看見我非常詫異他的話，便加上幾句說，「我們的人民已經變了，老鄉，唉，他們變得多厲害

啊！他們當中竟有些不再相信上帝了。」

一個農民說出這樣的話，這真令人詫異。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神聖的俄國牧師——那樣萬分虔誠的牧師現在說些什麼呢？倘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革命將農民對於罪惡的觀念，是的，對於上帝的信仰都殘害了，世界上的人們對於這革命又會作何感想呢？這真是值得深思默慮的。

查哈爾將車驅到路邊的一片狹田裏，停在一個人的面前。這人正在用鈎鏟割麥，兩旁還立着兩個赤足的女孩子。他走向前來，他是一個有鬍鬚的老農，穿着一件白布衫，前後都給汗濕透粘在胸前和背上了。他的漲紅的面上皺成了無數的縐紋，汗和塵埃都沿着這些縐紋淌下，他的一對可愛的藍色眼睛現出探索什麼的神氣。查哈爾拿給他一隻用布片塞牢的玻璃瓶。這是火油，他給他從鎮上帶回的。他要知道我是誰，查哈爾告訴了他。他搖着頭，似乎驚奇得不知所以。從老遠的美國來，只是為的看看故鄉的景色嗎？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呵！他接

着又說，竟真的不怕海嗎？許多人都是在那裡面溺死了，不是嗎？剛剛不久以前，他的兒子從紅軍裏回來，說有一隻大船在黑海上遇險，許多人都給淹死了。不呵，他決不會到海上去，一百匹馬也拖他不去的。海枯竭了就好，那該咀咒的海呵！……那末是否從黑海來的呢？他問我。不是嗎？是從大西洋來的吧？大西洋在什麼地方呢？世界上海之多，真是和俄國的捐稅一樣，都是數不清的，不是嗎？——一個窮農民怎樣能將世界上的海都遊到呢？這個大西洋和黑海一樣大嗎？更大些？是嗎？這大西洋是屬誰的呢，屬紅黨呢還是德國人呢？不屬誰嗎？真的？唉，那末，將來總有一天要屬德國人的。他們會握有一切，那德國一定會的。倘使俄國不是離得太遠了，此時俄國的一切都會早已屬於他們了。啊，這些德國人是多麼聰明呵！

他是知道的。他在德國幾乎作了三年的戰時俘虜，在那裏看見了很多的人，唔，他們懂得一切的事物。沒有人有德國人那樣聰明的。沒有人比他們更有技



能，沒有人比他們更有智慧，也沒有人打得過他們。在極壞的地上，他們能夠種出像牛頭一樣大的生菜，像冬瓜一樣大的黃瓜，他們一頭牛擠出的牛奶多過我們三頭牛的。鬼聰明，這些德國人真是有點鬼聰明。……可憐的窮俄國人決不能有這樣聰明的。

我們的車又向前馳去。幾次我回頭瞻望，他和他的兩個女孩，像彫刻的石像一樣地還呆立在路旁，羨慕似地凝望着我們的後塵，我猜想他一定是在那兒驚異不解：僅僅爲了探視舊日住居的地方，却不惜冒險漂洋過海，我這個人是多麼一個糊塗的東西呵！

此時，烏雲開始散佈在天空了——成團的，烏黑的，凝聚得非常之快，不時將日光蔽住，黑的雲影因此也如海浪一般地先後投射到地面上。風吹開始轉緊了。顯然是要下雨了，查哈爾怒聲喃喃着。一時他更激怒了，咒罵聲便如連珠彈似地從他的喉間發出。這樣該咀咒的天氣。每天都在那兒下雨！麥浸死了，草浸

爛了，蕃薯也浸腐了，可是雨還是不停！農人的命運這樣壞——該死的農人，該死的天氣！爲什麼不發一次大水，把農民當作老鼠一樣的都給淹死掉呢？那樣真的還更慈悲些呵！千辛萬苦的農人呵！

他拉緊繩，用柳條抽着馬背，怒吼着要她快點向前跑。這一命令她顯然是  
不願接受，她還是緩緩地馳着，帶起的沙泥濺滿我們身上。空中隱隱聞着遠處的  
雷響，那轟聲像火車漸次走近了一般，一陣更響似一陣。風吹得更緊，逐漸變成  
了暴風，寒氣十分侵入。暗黑的天空中有電光閃射了。開始還只濛濛細雨，立  
刻轉成了一陣暴雨，傾盆而下；霹靂的雷聲連珠砲似的陣陣轟來，震撼得大地似乎  
都要傾陷一般。我們的車是沒有頂篷的——農人的車是很少有篷的——因此我們  
只好聽暴風雨蹂躪了。查哈爾再抽着馬背，咒罵得更兇了。可是那馬兒，一面  
喘氣，一面噴嚏，再加以暴雨急打着，所以不能快跑。我把帽子拉到耳邊蓋着，  
把那想像中的可以禦雨的美國大衣緊緊地扣起來，儘可能地縮到草裏面去。可是

那雨毫無顧忌地急打着，浸透了我的衣衫，肉體上都有雨水在那兒流下了。

然而對於這種不洽意的事我還是不關心——不很關心。俄國鄉村中遇到了大風暴，也並不是絕對討厭的事，實在還有幾分好耍哩。大路立刻變成了小河，兩旁的水更不斷地向裏面注入；泥土衝軟了，立刻成功了深層的汙泥，車輪很容易陷在裏面不能移動。牧場上的牛羣還是照舊吃着他們的草，雖然牧童們和他們的警衛犬都躲到附近的麥堆中去了。那豬羣彷彿因大雨傾注而更奮興了，他們都更起勁地在那兒哄着呢着，做着他們那永世不息的拱土的工作。祇有羊羣都昂着頭像作騰告似的緊緊攏來，遠望過去，彷彿是一片大黑帆篷上綴上了一塊灰色補釘似的。在田中耕作的農人也和在他們周圍的牲畜一樣，似乎並不十分在意樣的。誠然，他們動身回家了，可是除了小孩們以外，他們都很少奔跑的。那班小孩們將褲腳籠到膝頭以上，在水泥中跳躍着，比平時更加倍歡愉。其他的男人女人們似乎並不需要急於找到避雨處樣的。他們沒有一個人有傘或雨衣。他們都只是

隨手就便地抗禦雨的打擊。有一個赤足的男人將一捆麥子像傘一樣散開頂在光頭上。又有一個婦人，肩上背着一把鐮刀，頭上頂着一個大袋子，很從容地推着一部有篷的小車，裏面關着一個嬰孩，還有一隻大黑狗緊靠車邊伏着，遇着閃電，便帶着淒涼的音狂吠着。又有一個赤足的老婦人，頭上頂着裙子，狂風吹起她穿的布衫，泥污的兩腿都露在外面。還有一羣女孩子，很快活地笑着談着，高聲對我們祝安問好，表示非常歡迎的意思。只有查哈爾滿肚皮的不高興。他咀咒天氣，咀咒蘇維埃，並咀咒多數黨，而最令人驚異的是，每一次電閃雷鳴的時候，他並不脫帽鞠躬作禱告，在胸前畫十字——這是從前虔誠的正教從每次遇到暴風雨的時候必然要作的。在他的生活中似乎已經沒有供奉宗教的大神龕了。

終於我們達到了那鐵匠店。我們將馬繫到一個舊草篷內，頓時覺得滿身輕鬆，便走進去等候雨過雲消再說。



### 第三章 故居

當我們剛要達到村外的時候，塵土開始高揚起來了。田間都荒寂非常，不見人影；僅僅路旁一處菜園中，有一個婦人在那兒用鋤掘着蕃薯。當她舉起臂膊時，她的白色衣袖在空中飄颻着，像一隻大鳥鼓翅高飛一般。目覩故鄉景色，真是悲喜交集——那常使奔馬失足的可怖的泥沼；那滿生着桑子的草叢；那出產多量鱸魚和梭魚的鬼湖；那波蘭大地主的莊屋已經為黑暗的暮影所籠罩，僅能依稀辨別；那共耕的田地還是照舊日一般，在四周環繞着，沒有籬笆境界。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我和阿黑兩人在那裏不知度過了多少的長夜。阿黑是一個灰色髮，藍眼睛，非常閒暇，講起嚇人的鬼神故事來，他是從來不倦怠的。再遠望去的一處山邊是瓦村，葉琦便住在那裏。我很繫念，不知他變得怎樣了。他曾經為我們的故鄉贏得不少的光榮，他是農村青年中進了大學的惟一人物。農人們都預言將

來他一定會是一個有名的人物，會任俄皇朝廷裏的高官。我問查哈爾關於他的事，可是——關於葉琦的事，他的過去和現在，我將在後面另一章專講他。

許多農民的車從我們身邊馳過，他們的車和馬都滿濺着泥漿。他們的草車後面都滿塞着鐮刀，草耙，和木叉，有些像手臂一般橫伸在車外。他們顯然是從幾里外的那個泥沼那裏回來的，我們的農人在那裏割草已經不知幾何年代了。一匹大黑狗隨在他們後面，和通常的農家狗一樣，他不能自禁地向着生人狂吐着他那種憎惡的心懷。他向我們的車和馬猛撲過來，狂吠着；這種吠聲似乎經過了什麼精神上的反應，竟激動了查哈爾的那無言的病兒，使得他有了出人意外的生氣。他靠在車欄邊，口中噓噓作聲戲弄着那狗，用他的那枝小杖去戳他。最後他將那枝杖猛戳進了那兇犬的口中，讓他含着逃去了。

我們從墳場傍邊馳過，還是照舊時一樣，陰暗，沉寂，異常可怖，彷彿真有什麼鬼物陰伺在裏面將攪人而食似的。村子就在前面，此時所能望見的只是一團

幢的黑影，偶有幾處射出稀微的閃光。我凝視着那光，色黃而彌覺誘人，計算起來有五處，這五點星光像哨兵當值般地散佈着。至若多數的房屋則都在黑暗中。我很詫異何以這樣的。農人們都已經安息了麼，這是不會的。我問查哈爾。他抬頭眼望着那閃爍的星星，立刻搖頭。呵，不是的，睡覺的辰光還沒有到，早得很，他說——他看看星星就知道辰光早遲的。而且，沒有看見烟麼，他說，那些在空中浮動着的小火星？女人們剛剛燒夜飯哩。許多家裏沒有燈光，是因為沒有點燈的燃料——火油貴得該死，別種燃料也無處可買；左近已經沒有森林了。可是現在農民在黑暗中，夜間，過日子，也不覺得那樣萬分難過了。他們現在像馬一樣——能夠在黑暗中看見事物哩。

終於，我們達到故居的門前了。那是一間木架的茅屋，門前有一方很大的泥塘，屋脊是木板蓋的，這要算本村中惟一特出可以驕人的了。當我進門的時候，滿屋漆黑，我的表弟，這間屋現住的主人，說了許多道歉的話，趕緊將掛在屋頂橫



樑上的一盞小燈燃着了。那燈的返光鏡滿生了鏽，蛛網縱橫，燈罩上堆滿了灰塵蠅矢，此時更顯出新的指印；他並沒有洗什麼，可是看了這種情形，無須多費思索，便可知這盞燈早已不是一件應用品，而只是一種粧飾品或只是一種加重負累的賠錢貨罷了。查哈爾已經說過「火油貴得真該死，」難道我還要去追問表弟什麼嗎？

這房子還是最近修葺了的，表弟告訴我。然而除了那已經開始剝落的新刷的白粉以外，屋內的一切都還是像我們移往美國時那一樣的簡陋。還是一間長方的屋子，裝着大的磚灶，地板龔龔不堪，照舊一樣，廚房，膳堂，客廳，寢室，育兒室和雞棚鴨棚，都包羅在這間小室以內！還是那舊式的傢俱——大木方棹，笨重的長檯，簡單的衣櫥，都是沒有漆色的，正對大灶的對面角落裏，在一張古式的矮木檯上放着那古式的木水桶，木杓掛在藤線繩上。沒有椅子，沒有鏡子，沒有洗面架，也沒有碗櫃。也沒有一張畫片打破這粉牆的沉悶與單調，飛繩還是照舊嚼

然滿室，異常活動。地板濕滑而又齷齪；空氣悶熱而又充滿煙臭。幽暗的燈光搖曳不定，更顯出室內分外的蕭條淒涼。……

我覺得難過，難過到要下淚了。自從我離去這故鄉，十九年的時光如馳馬般飛逝了。這十九年中正是世界多事之秋，是一個區劃時代的時期，可是此地之守舊與簡陋則一如當日，沒有絲毫變動。時間遺棄了他們，讓他們沉溺在簡陋齷齪之中，這種景象撥動了我的心弦，令我抖顫不已。可是我沒有說什麼。我那青年的表弟看見了一個近親和兒時的游伴，從極遠極遠的地方到來真是大喜欲狂，我當然不願意說些什麼令他掃興。他似乎全然不覺得他周圍的那種簡陋齷齪。或許他是粧作不覺得的樣子，像我一樣，內心是異常苦痛的。然而我們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

他是一個矮胖的青年，面色發紅，微有雀斑，一雙少年般的藍色眼睛，顯得非常安閑，溫和而又頗沈着深思。他年齡沒有過三十，然而生活的憂愁與不安定已

經在他的形態上留下了衰老的徵象。他的前額扁平，原來配合得非常勻淨的一對秀眉，已經給深深的幾線縐紋隔斷了。眼下陷，縱橫交錯的兩道縐紋從嘴角兩邊展開來，像地圖上面的鐵路網一般。他談話的聲音很低，沉重而帶有迴音，當他歡笑的時候，特別令人看出，那聲音裏面實含有悲哀的顫動。他現在已經結婚，而且有了兩個孩子，一個四歲，形相非常骯髒難看，另一個還在襁褓中。他的妻是一個頗有趣味的婦人，一雙深陷的灰色大眼睛，面部瘦削，似乎憂傷過度所致，縐紋蓋滿了她的皮膚。像她的丈夫一樣，她穿着一雙大靴和一件輕雨衣，那雨衣大概因年代已久，已經骯髒破爛不堪了。當我到家的時候，她在牛棚中吸牛奶；她進屋以後，便立刻鋪床安置孩子們就睡，這樣她晚間就不受孩子們的牽累了。她預備好了 Samovar，我們三人便坐在棹旁，一邊吃茶，一邊談話。一隻小黑貓蹲在我對面的窗欄上，眼閉着，尾巴蜷在背上，不斷嗚嗚地叫着，似乎志得意滿的神氣。

他談話極多。恬靜而有時又熱切地，他告訴我大戰以來他們生活的經驗，有時間雜着滿意的一笑，有時又很痛心似地搖頭嘆氣一陣。自然他們經歷了不少的憂愁苦辛。在俄羅斯，禍亂的大戰以後又緊接着大革命，誰能避免這災難呢？

有許多他們的朋友所身受的痛苦，比他們所受的分外加重，因為他們至少沒有親眼看着父母或近親遭慘殺的事啦。他在大戰中受了重傷；他現在走路有點跛頗便是這個原故。可是——這不算什麼。更壞的是波蘭人到村裏來的時候，他說。

咯，那簡直是惡魔呀！有一次我幾乎給他們打死了，只是因為一羣人騎着馬高唱着他們的國歌的時候，發現了我也立在路上。……啊，農人們是多麼恨他們呵——！他們日夜都死咒着他們。呵，我一定可以從那些農人那裏聽見許多關於波蘭人的事；他們會把一切都告訴我的。

後來波蘭人去了，土匪又來了，他們藏在地窖牛棚裏面，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日，也不知道哪一天會被發現被殺死。然而，謝謝上帝，最苦的日子已經過去

了；蘇維埃槍斃了許多土匪，紅衛軍遍處搜索那藏匿着的逃賊。此地現在是太平了，他耕作着幾「節沙金」（俄畝）田地，作點買賣——自然是小買賣，鄉村裏沒有旁的生意——已經很夠了。租稅太高，壓迫太嚴厲，而最壞的是農民失掉了他的購買力。可是——這沒有什麼大關係。麵包和鹽他有很多，現在他能夠吃幾頓太平飯了。至若前途的希望，他並不想發財。從前一個猶太人腰纏萬貫，可是還要被監禁在污穢的 Palo 獄裏面，被禁止握有土地，被禁止入小學大學求學，而且隨時隨地被虐待遭輕視，你想錢財有什麼好處呢？——他說。現在呢，無論如何，猶太人知道並且覺得他是一個人了。他能夠高抬起頭，迎望着世界，不再恐懼，不再受蔑視了。現在受刑事處分的人，必定是因為他從前是一個統治階級裏的人，必定是因為他企圖推翻現政府而恢復他從前的那種營私肥己的權力；倘使有了這些罪名，無論是猶太人或非猶太人，都要受同樣的處分——僅僅「他是一個猶太人」決不能成爲受處分的一個罪名了。這真是一件大事，是的，這算是在俄羅

新的猶太人所遇見的最大的事，猶太人在大戰與革命中確是流了不少的血，這樣也夠酬勞他了。猶太人已經是一個自由的人——像在俄羅斯的任何人一樣自由。阿，是的，他現在有了希望，特別是他的孩子們希望更大。他們不會再住像他住的這樣醜陋的茅屋了。他們會進學校求學，進大學去。他們會成爲受教育的人。他們將不會因爲是猶太人而像他一樣的落後了。

他的妻不時高聲屢入幾聲「否，否，」有時還夾雜三兩聲冷笑。她不满意於全俄羅斯的一切騷動狀態，不满意革命，不满意蘇維埃，不满意那永遠是紙上空談的新權利和燦爛的前途。她要和平，休息和安靜。倘使她能夠逃到美國或其他地方去過太平安定的日子，她會多麼歡喜呵！

可是對於她的願望，他只是微笑着。現在他一定不願離去俄羅斯。物質的享樂有什麼鬼意思呢！現在，他，一個猶太人，確實是一個人了，和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她認識了這件事的意義麼？上帝！這是多麼光榮的一種奇蹟，幾乎令

人難於相信呵！往時，在俄羅斯，在戈薩克，流氓，黑百人團橫行的俄羅斯，猶太人遇見了那最下等的野獸一般的官吏，沒有不嚇得發抖的；於今呢，Дело 獄沒有了，猶太人能夠住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奇也甫，卡站等地方，能夠握有土地，是的，從政府方面免價領得土地，能夠送他的男女小孩進中學和大學免費求學——這一切：當我們還是孩童的時代，誰會夢想得到呢？這一切，今天我們誰能忘記呢？上帝，這一切是多麼驚人呵！將人的靈魂從酷刑的恐怖與專制之下解放出來！

他背靠着牆，面兒仰着，似乎內心非常歡悅的一種笑意掛在微開着的兩唇間，他那巨大的後影在對面牆上緩緩地左右移動着，像什麼神祕的精怪照臨在命運的世界上似的。我凝視着他那火熱的面部和眼光中的悲哀的神情，諦聽着他那深沉的震顫的聲音，我非常驚異，他從什麼地方得來的這樣一些潮湧般的新觀念和洪水般的澎湃的熱情？這似乎是什麼魔術杖給他在腦筋裏打開了一條新智識的泉源。

他說的是猶太人獲得解放的奇蹟。可是，在我看來，他本身便是革命中的最大的奇蹟；他是一個村野的，未受過教育的，努力的猶太農民，可是談起話來，似乎是一個感悟到了自己的品位與人格之恢復，因而狂喜的文人哲士，所以他輕視那僅僅着眼於物質的享樂與誘惑的思想。我是一直到在俄羅斯聽見了他這樣的話以後，才不再念念於革命的恐怖與痛苦，才認實了革命的感化力與純化力，真是令我不禁狂喜。……

可是他的妻仍舊固執地立在反對的地位。

「那麼倘使再有一次戰爭發生呢？」她故意粧作和平的聲音問着，從那聲音裏可以聽出她內心還是非常憤慨的。

他大笑起來，把手一揮，表示這問題是不值得回答的。

「波蘭人要到此地，不過四五天的途程，」她很動人似地接着說。「而且你知道，他們到此地來會幹些什麼事。我們便會是他們的第一種犧牲品——猶太人



老是身受這待遇的。」

「咯，」他很認真地回答說，「波蘭人吐氣的力量都沒有了。要以為他們再來和我們打仗，那簡直是發瘋的想法。」

「可是你還記得那屠戶亞卜拉罕前次來此地時說的話麼？」她帶着幾分憂悶的神氣抗爭着。

「什麼？」

「他說波蘭不會一國來打我們的。別的国家會幫助她的。便是美國也會給她幫助的。」

「那是一種鬼話，」他回答時略有幾分怒意，可是他是抑制着的。

她聳着肩頭，作出一種失望的怪面相，這樣竟感動了他，他移近到她身邊，很溫和地撫着她的背，熱情地低低對她說：

「不要緊，媽媽。不會再有戰爭的。你老是耽着這些心事是毫無益處的。」

『你或許是對的，不過，』他鄭重地說，『波蘭有友國，俄羅斯是沒有的。你不記得，波蘭兵在此地的時候，看去是多麼肥胖紅潤？爲什麼呢？因爲美國和其他國家都送制服和多量的罐頭食品給他們。美國是幫他們的，而美國又是又富又強的國家啦。』

他用力搖着頭，高聲大笑起來，對於她的這種觀念力加非笑，他以爲像美國這種國家，有着祖傳的自由思想與對於被難者的同情心，決不會幫助波蘭來打俄羅斯的。可是現在在他的聲音裏有一點發抖，似乎表示他的話並不完全是肯定的，他的話愈多，他的笑聲愈高，這種發抖也聽得愈分明。他已經不能自信了嗎？他令我想到『一個自命爲心泰神安的人，當他在黑暗中從墓地旁邊走過的時候，他的心神陡然發抖起來』的故事。

她懷疑似地聳着兩肩，用她那一對失望的大眼睛凝視着他，她說：

『上帝赦免我們不要再受波蘭人侵略的蹂躪吧，』她的聲音因恐怖而有幾分發

抖，似乎記起了那可怖的經驗，她突然將兩臂放到棹上，垂頭將面部埋在裏面去了。……

可是他還是保持着心神安定的樣子，並且粧作分外自信的神氣。

這時門開了，一個人探進頭來，

「他來了嗎？」他問。

「是的，」表弟非常高興地回答說。「進來吧，法西耳。他真是到此地來了，我們的美國客人。」

那人進來了，一個身材短小而肩膀寬大的農人，他是我們村裏數一數二的剃鬚鬚的人，不過那沒有辦法的上鬚還是掛在上唇的周圍哩。他赤着兩腳，白褲筒捲到膝間，腳上都是滿沾着黑污泥。他擁抱着我，流水般地說了許多親熱的話，農人們情不自禁的時候老是這樣的。

「呵，最親愛的人，告訴我，你在那裏看見過他們麼，我的兩個兒子，在你們

「那又大又富的美國裏？他們帶了一個信給他們的老父沒有，或許他們已經忘記他了？呵，我愛的朋友，他們已經十年沒有寫信回來了。十年呀！只要想想看！只要他們還活着就好呀！」他用他那顫動的手緊握着我的兩臂，他的頭左右搖着，彷彿看見了要死的人心中萬分悲傷的神情一樣。我問他，他的兩個孩子在美國住在什麼地方。他聳着肩膀。

「只有上帝知道，小哥兒，」他回答。「我老是把他們的地址寫在一張綠紙條上面的，可是我尋了又尋，尋了又尋，竟尋不着了。或許我把他燒掉了，我真是老笨貨。……只要他們還活着就好……我心裏最難過的是，恐怕他們已經死了。……前些時K村的亞弗里摩夫接到了一封信，說他的兒子在美國的一處礦山爆裂裏給炸死了，並且你記得就住在村尾神廟間壁的那小販波里斯麼？唉，小哥兒，他也接着了一封信，說他的兒子岳爾科也在美國礦山的爆裂裏遇了險，他的右臂和左眼都給炸壞了。或許我的孩子們也會碰見這樣危險的事哩。唉，我只要

知道就好了！ 你能夠告訴我麼，你能夠麼，我的親愛的老鄉？」

他的那種焦急令人非常動心，我嘗試去安慰他，我担保他的孩子們是安全的，我說倘使發生了什麼事，他一定會接到報告的。

「啊，小哥兒，」他幾乎哭了，「你這樣說真是好極了！ 聽見你說這樣的話，我真高興得很，憑天老爺說，我真高興！ 一定的，倘使他們遇着什麼險事，你當然已經知道了，不是的嗎？——是的，你是他們的同鄉，同村的，老隣居，而且是非常好的隣居。……那老東西，格里戈爾，也留下了一個妻子在這裏。起初，她哭了又哭，那可憐的小東西，後來她聽說有一個會畫符念咒頗有神通的江湖道士，她特地跑去，給了他一袋麥子，請他求神仙軟化一下格里戈爾的壞心腸，要他記起她來。 可是這樣也沒有什麼效驗，一點也沒有。 現在那可憐的東西，她說他一定是死了或是在美國討了別個女人，這是她說的，那可憐的東西——。 他還丟下了一個女孩，已經長成十七歲了，一個很好看的女子，她不是麼，漢娜？」

——他轉身向我的表弟婦說。『許多男孩子都已經來看人了，都是很好的孩子，吓，今年秋天她或許就要作新娘了，而這一切，她的父親是完全不知道的。……這是多麼傷心的事，這是多麼罪過的事呵！只要他寄一雙靴，一方絲巾給她作嫁粧，那都是她的萬福呀！他自己的女兒，他自己的血肉呀！那禽獸，那畜牲！……』

我應允回美國以後，一定盡力去打聽他，他因此更加感動，重行擁抱我並流水般地說出一些悲感的話來。

『你多好啊，小哥兒，你多好啊！我決不會忘記你，倘使你爲我辦這件事，我發誓我不會忘記，我的女兒和我的孫女兒都不會的。尋着他，小哥兒，尋着他並告訴他一切。告訴他，他們爲他，是怎樣的傷心消瘦了，他的妻，他的女兒和我，叫他立刻回來。告訴他，我們日夜都在禱祝他的歸來。告訴他，謝謝上帝，我們已經有了十六『節沙金』的土地，倘使有人耕作，還可以多得一些，並且我

們還有兩匹馬，兩頭牛，一頭新生的小牛，六口豬，十隻羊，還有幾隻鵝和母雞，並且倘使不是那該死的波蘭人來搶了我們幾次，我們的東西還會更多些。可是，應該歸榮耀於上帝，我們日食已經足夠了，是的，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句真實話，我還弄到了一點金子，藏在一個地方，紅黨從來沒有找到的，告訴他，這都會是他的，只要他回來。我老了，你看，小哥兒，並且也衰弱了。我在世的日子也不多了，我不願死後沒有繼承人來承受這遺產，因為若是沒有繼承人，你知道，蘇維埃會把這產業分散，分給一些不認識的人，——而這一切都是我幾十年的血汗勞動積聚起來的呀！……」

他向我們告辭去了，可是立刻他又轉來了，微笑着，抱歉似地說忘記了放下給我帶來的禮物。他從衣袋裏把兩手抽出來。一隻手裏是熟梨子，他拿來送到我手裏，另一隻手裏是三只雞蛋，他交給漢娜，並請她用牛油煎好給我下早飯。然後很輕便地微微鞠躬以後便走出去了，現出一種悲傷的，無助的，很溫和的神氣。

「可憐的老法西爾，」他走了以後，表弟很感傷地說，「日夜他都在那兒懷念着那在美國的兩個孩子。他懸想他們是死了，所以沒有信來。常時他到我這裏來，把兩隻臂膊撐在棹上，兩手蓋着面痛哭一陣，彷彿一個小孩挨了重打而大哭似的。真是一個好心腸的人！多麼可憐呵！……你知道，關於美國的事，有許多我都是不懂得的。從本村裏到你們美國去的孩子有十五個，除了兩個外，沒有一個寫信回家來的。他們好像沉到大海裏去了一樣，他們不僅有父母在此地，並且還有妻子兒女哩。這是什麼原因呢？請告訴我。難道美國就使得他們那樣發財，那樣快活，那樣自私自利，以至於對他們自己的骨肉的感情也絲毫沒有了？」

真的，這是什麼原因呢？美國有什麼東西將青年農人對於故鄉的熱情毀滅了呢？當他初抵美國海岸的時候，還是火一般的赤熱：他寫信回家去，寄錢回家去，對他的親人說只要稍有積蓄便立刻回家來。後來不知什麼給了他一大的打



擊，便根本動搖了，並且終於擊碎了他的骨肉之情與故鄉之愛，使得這情愛像從枝上摘下的花朵一般，立刻凋謝而成爛泥了。墮落了毀損了他的高尚的情愛，是否美國便是罪人呢？有些人會是這樣說的，可是我並不這樣去解釋。人也可以說，一道極不牢固的土堤給洪水沖倒了，這是洪水的過錯。事實却是這樣的；只有極缺乏道德的惡人才能受得住美國現代生活的衝激與誘惑，至若一個俄國農民的道德，天哪，他的素質是極其脆弱的，在原始的純一的農村社會中還可以保持他的均衡的存在與發展，可是在美國現代繁劇的生活中，那是太脆弱了，是立不住的。然而，不問是誰之咎，這樣造成的悲劇終是令人傷心刺骨的，你看有多少法西耳在這兒痛哭着，焦盼着在美國現代生活中失掉了的兒郎們，他們都一去無消息，幾乎是死了一般。

我們一直坐談到夜闌，表弟，他的妻和我，談的盡是各人的往事，後來我們才休息，我睡在靠牆的一條櫬上，上面鋪的草和粗麻布製的被。表弟向我道晚安後

就把燈吹滅了。

我雖然很疲倦，然而因初到時受了種種刺激，加之那些突出的荆棘般的稻草刺着我的身子，使我不能入睡。我醒着躺在檯上，從面前的窗戶中望出去，屋旁的花園和菜圃正浴在嚴肅的灰白月光之中。經過窗洞，時常有一股冷空氣撲在我的面上。我的心意並沒有集中在什麼一定的問題，只是無目的地任其所之地浮游着。蟲聲唧唧，犬吠汪汪，從遠處不時傳來斷續的歌聲，這是草場上牧馬的男女牧童唱出的——他們澈夜在寂靜的草場上踱着，唱出這寂寞悲咽的音調，在夜空中漂浮着，聽去異常淒涼，像失羣的孤雁的哀鳴一般；而且若斷若續不易捉摸，有時正在凝神傾聽，可是這音調早已在寂靜的夜空中消失了。一種神祕的，奇異的，迷人的精靈籠罩了大地。……

後來我聽見了細碎的脚步聲，在分外的寂靜中聽去非常清晰，我有點着驚，便抬頭張望，在屋子的對面角落裏有一個鬼形樣的白東西，赤着腳慢慢地向我這一方

移動。我正準備叱問是誰，可是聽見有人在問：「你還沒有睡着麼？」我辯清這是表弟的聲音，便吐了一口氣，回答說沒有，並請他到我這邊來，滿心以為他會帶來什麼不祥的消息。他在我身旁坐下。透過樹影漏進來的點點月光落在他的面上，將他的面色變成了死屍般的蒼白。他此時沒有戴帽，他的頭髮蓬亂着，直豎着，像一隻感覺很敏的野獸感到了危險時陡然豎起的鬃毛一般。

「請你原諒我，表兄，」他開始道歉似地說，「這樣遲還來打擾你。可是我，倘使你還醒着，我還是要來和你談談。我無論如何睡不熟。你知道，幾個月來有一種最壞的思想竄進我心裏來了，我正等着像你這樣週遊世界的人來給我解答明白。我們被遺棄在這裏，你知道，和世界隔絕起來，雖然這蘇維埃不時送些報紙給我們看，可是我們村子以外的事我們還是知道得很少，俄羅斯以外的別國的事情那更不用說了。」

他停着，彷彿在那兒提起勇氣來發表那常常使他提心吊胆的問題，像一個病人

去着醫生的時候，常是不願盡情將自己的痛苦說出，恐怕醫生證明他的病症比他自己所想像的更嚴重一樣。我鼓勵他說，最後他嘆了一口氣，很悲傷地搖着頭，並將頭更挨近我。他的兩眼本來很大，此時再籠上朦朧的月光，看去更是黑魅魅地像妖怪一般。接着他低聲對我說了，低到我僅能聽見而已。

『告訴我，再會發生戰爭麼？』

這個問題真弄得我瞠目莫知所對。我聽了他非笑他的妻的那觀念以後，我決沒有盼望他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來的。此時我知道了，那時我始終懷疑的完全不錯，他的樂觀原來只是假粧的。我回答說不會發生戰爭，我說世界受的創傷太重了，一時不會再發生戰爭——我想任何人處在這種情形之下都會這樣回答的，不管他內心相信的是什麼。

『唉，表兄，』他非常着驚而又高興地說，『只要你說得對呵，只要你說得對呵！』自然，蘇維埃天天給我們說不會發生戰爭的，他們會用各種方法去阻止戰爭

發生的。他們天天給我們保證說，倘使俄羅斯再從事戰爭，那一定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國家先向她進攻。可是，自然，在他們看來，一切一切都是要歸罪於資產階級的，誰知道他們是否對呢？不錯，他們再三給我們保證，我們總比較放心點，然而我們終於不免時常發生疑慮，我們經常地在憂懼之中討生活，恐怕再發生戰爭。」

我再三給他保證說，他的這種觀察是毫無根據的，我又引出了許多表面上似乎可以相信的證據，爲他解除驚恐。

「唉，只要你說得對呵，」他反復地熱情地說着，「只要你說得對呵！我會怎樣快活呵，怎樣幸福呵！只要我們有太平日子過呵！那時我可以安居樂業，像一個自由人一樣過生活。現在我有幾『節沙金』的土地，蘇維埃再分配大地主的土地時，我還可以分得一點，那時我可以送我的孩子進中學，進大學，讓他們成器，我的可憐的漢娜和我在晚年也有個依靠，也有點光榮。我們現在所懸心的惟

一是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兩個可愛的孩子。一個有家小的人，除了孩子以外，還有什麼值得懸心呢？唉，只要讓我們過點太平日子呵，只要讓我們過點太平日子呵！我們大家，我的漢娜和我，和所有的農人，會是怎樣感謝呵！……你還不懂得我們大家是怎樣深深地痛恨戰爭呵！」

他停住了，轉眼望着那閃爍的樹枝，我便又對他說了一遍保證的話。後來他又回頭向我，彷彿受了一種突如其來的什麼感悟似的。

「我所不懂的是，爲什麼別的國家應當那樣痛恨我們。或許是蘇維埃傷害了他們什麼。是的嗎？你知道，我們是不知道外邊幹的些什麼的。我們和世界隔離了。可是，無論如何，我看不出我們的蘇維埃能夠傷害什麼人。他們是這樣脆弱，這樣困窮，至若其他的國家是那樣富足，那樣強大。而且，卽令別的國家不喜歡蘇維埃或是多數黨，爲什麼他們把滿腹狂怒來向我們老百姓發洩呢？我們不願意打仗，沒有一個願意。你可以去問農人們。過去的戰爭已經足夠結果他

們的生命。爲什麼此時我們還應該受懲罰呢？爲什麼我那已經心碎了的漢娜應該受懲罰呢，爲什麼我，或是我的兩個孩子，或是這些農人和他們的漢娜們和他們的孩子們應該受懲罰呢？當敵人來到此地的時候，例如像波蘭人那樣兇殘的敵人，那末，受苦難的便只有我們，我們的漢娜們，我們的孩子們。我們爲什麼要受這種懲罰呢？試問，我們有什麼事得罪了別的國家，得罪了你們既富且強的美國，以致你們要幫助波蘭人（呵，那些說不得的野蠻種！）用槍掃射我們？你們以爲波蘭人單獨敢於起來和我們作對嗎？他們確是不敢。因爲他們知道農人們是怎樣痛恨他們，會怎樣拚命地抗禦他們，並且殺得他們片甲不留。聽着，表兄，聽着，倘使波蘭人再會向我們宣戰，那一定是因爲別的國家幫助了他們；並且倘使他們真的幫助波蘭人，特別是美國真的這樣作了，那麼，表兄，我們真會死無孑類，我們墳墓上豎碑的人都會沒有了。唉，美國是那樣富足，那樣強大，她真能夠毀滅全世界，而我們是這樣窮困，這樣脆弱。……」

此時他立起身來，向我道歉，說就誤了我的瞌睡。他說，把心事對我盡情談了以後，他覺得舒服了一點；並且要我明天早晨把我當時說過的話再對漢娜說一遍，說美國人幫助波蘭或其他國家起兵進攻俄羅斯，這種想法是可笑的。要我反復給她解釋，這對於她一定比任何醫生的藥方都更好些。接着他退到那大衣櫥後面的床上去睡了，他的妻和兩個孩子睡得非常酣暢。我還是醒着躺在那兒，沉思着。





## 第四章 舊鄉

在我還是小孩的時代，我們的村子有一邊是給一片密茂的森林屏蔽着的。森林中有一道山水湍激的小溪，有幾處溪水很深，有幾處却可以看出水底的黃沙；村裏婦人們的一切家事澆洗都是在這溪邊作的。相傳森林中有惡鬼寄住，可是因為他有樹木，有溪水，有豐富的爲人所搜求的產物，而又靠近村居，因此這森林便成爲村人最合用的遊獵之地。

我們的農人傳述了許多關於那惡鬼的故事，關於他那神出鬼沒的變裝，有時變成一個大學生，穿着一套灰色制服，鈕扣還閃閃發光，有時變成一個長頭髮的牧師，穿着一件黑色的長袍，有時變成一匹馬或一隻羊，立在路中，彷彿求人領他去的樣子，有時變成某一個村人的好朋友，有時又變成一個飄着辮髮而兩眼紅似火一般的美婦人。日落以後我們孩子們沒有一個敢走近森林邊的。我們不願去冒險自

已送到那惡鬼的口裏。……有時候不得已要和父親或其他年長的人在黑暗中驅車通過森林，那時我便緊閉着兩眼，緊緊地靠在大人的身邊，不斷地禱告着。冬季，豺狼和野犬便把這森林當他們的遊息之地，常時在黑夜中我們聽見他們那兇暴的悽愴的怒號。

夏季，森林是兒童們最合用的遊戲場。我們老是在那裏消磨我們的時光，用新折的樹枝造天幕，燒火焙蕃薯，舉行我們的郊外宴。我們在那裏釣魚游水，爬樹搗毀鳥巢。給我們發現了的鳥巢，沒有一處不被搗毀的。我們常是偷出雀蛋送給那些長雀斑的女孩子，因為聽說她們將蛋黃擦在面上，可以希望雀斑脫落。雛雀當然要取出來頑的，一直要放在手裏將那些小命送了終，才拿來拋給狗吃，或是拋到溪水中去。

只有啄木鳥是我們所怕的。他的巢我們是不敢走近的。他們是馳名的善戰的鳥，用他們那巨大的長喙，他們可以挖去我們的眼睛，戳破我們的腦蓋。加

以，啄木鳥都被認爲一種神鳥，搗毀他的巢是要招禍的。我們所能作到的只是，遠遠地立在一處安全的地帶，守候着那雄鳥歸來，他常時口含着一隻田雞飛回巢來，放下以後，很高興地和雌鳥遞喚兩聲，便又振翅覓食去了。

烏鴉是我們特別輕視的。他們是我們不肯饒恕的仇敵。他們偷我們的雞卵小鴨，他們把米麥都弄得散在滿地。他們的巢都造在高樹的絕頂上，當他們孵卵的季節，我們便爬到樹頂上去，將他們的小鴉取出，報仇似地向地下猛力擲去。和我們一道遊息的女孩子常時也參加這種劫掠的工作，並且她們也和男孩子一樣能感受到這種冒險的震顛與快心。

在故居第一夜的睡夢中，我便夢見了這森林，我看見我自己和其他的男女小孩們在四處跑着玩着，還打着鳥巢。夢後我就醒了。窗外輕霧中已經透入了稀微的曙光。夜間降了重露，因此覺得寒氣侵人。表弟和他的家人都還在酣睡中。我却起身來，穿好衣裳到門外去，無意中便向森林方面走去。雖然前一晚查哈

爾曾告訴我森林已經被斫伐盡了，可是我總有幾分希望他今天還是照舊日一樣繁茂的存在着，恰像一個人的好朋友死去了以後，他常時愛幻想，希望他到那好朋友家中去的時候，那亡友還健在一樣。可是一株樹也沒有了，只是一片雲天展佈在眼前。

我在那兒徘徊着，我所看見的只是遍地腐爛的殘樁，偶有幾處突出灌木般的新幹，但幹上的嫩芽新枝都已經給牛羊吃去了。那參天蔽日的楓樹，樺樹和松柏都已經沒有了。那鸛鳥和烏鴉，山鳥和啄木，自然，連着那豺狼和惡鬼，都已經沒有了。山溪將近枯竭了，溪身更狹，溪中又隆起許多小島般的砂石堆，將一條長溪隔成了若干小渚，各各周圍叢生着野草並停滯着綠色水沫。魚網已經沒有了。

堤岸已經沒有了。小艇已經沒有了。便是那『鬼洞』——據說水神便住在這洞底裏——當時是非常透明的，立在橋頭便可以看見大的梭魚和鱸魚在裏面起伏游泳，而現在，靜靜地，黑魘魘地停在那兒，四周蔓生着野草，還汗積着綠色爛泥，

像一個人被一羣無賴漢在那兒扼着喉頭似的。……

森林沒有了，村子便現得非常難看相，像一個人，否，像一個女人的頭刺成了和尚一般。街道還是舊日一樣寂靜，窄狹，彎曲，還是沒有用石子鋪砌，此時經過前一天的日夜大雨後，已經變成了一條黑泥河，在泥最深處墊上成堆的樹枝，可是車子經過還是要浸到輪軸以上，可見這泥河的深度了。

路旁沒有人行路，避蔭樹也極少；沒有一片草地，沒有一處花園；肥料堆還是照舊日一樣，座在每家門前露天井的旁邊。房屋都是相類的戶戶相連：木柱支起的小茅屋，屋頂也是草蓋的；窗戶既小，又都滿佈塵埃。沒有一家油漆過的。有幾處新造的茅屋，從那金黃色稻草蓋的屋頂可以看得出來。有幾處茅屋年代已久遠，滿屋都生着青苔，牆壁向外凸出或向裏傾斜，屋頂上露出內部的樑架，像人身上的肋骨凸出到肉外一樣。有幾處窗戶的玻璃沒有了，只是用些稻草或麻皮塞在那破洞裏面便算補好了。

我每走不到一碼遠，便有一隻狗跳出，跟在後面狂吠。有時有幾隻聯合起來向我猛撲，我便立刻揮着我那美國的楊木杖，將他們趕到數步以外。我嘗試和他們和解，可是完全不像美國的狗，他們是不懂得一點友誼奉承的。給他說好話，做親熱的手勢，做好意的呼喚聲，做友誼的笑面孔，做各種誘騙的樣子，然而不能和他們和解，反爾更激怒他們。真的，世界上還有比俄國農村中的狗的脾氣更壞的麼？其實也不奇怪。世界上還有比俄國農村中的狗更受虐待，更挨餓，尤其是在冰天雪地的冬令，常時被驅逐到門外去挨餓受凍的？農村中的少年對狗更是惡作劇，用石擊，用棒打，比對待什麼都兇殘！有一次我到莫斯科近郊去訪問某農人，在途中看見有一羣孩子正在誘騙一隻狗到草棚中去，當那狗進去尋找食物的時候——農村的狗當時是餓的——一個孩子拿了一盆熱水對着狗迎頭傾去。那可憐的東西背部大概受了傷，駱起背跳着逃去了，發出極慘痛的嗥聲，一羣孩子狂笑起，因為他們這樣特別聰明的惡作劇勝利了。……

此時全村剛開始從睡鄉中蘇醒過來。宿霧已經慢慢收起，曉日出來了。遍處喔喔的雞聲；豬羣哄哄地在門外巡行；羊也咩咩地不斷唱出他那悲音的調子——大概因為在欄中關了一些沒有得食，此時急切要求出外牧草去。有時我還聽見牛欄門呀呀作聲，接着又聽見女人叱牛咒牛的聲音，大概她正在吸牛乳或着手吸去。有些地方又有人蓬着頭髮在門外天井裡擦車油或是作旁的什麼事。然而，一切都可算是寂靜的，寂靜得令人難受——沒有嗚嗚的工廠『回聲』，沒有隆隆的火車行駛聲，沒有工業社會的任何景象或聲息。……從大黑煙囪中直上的黑煙，在靜的農空中矗立着，像蟠繞而成的黑柱一般。……

在夜中照料牧馬的男女孩子們，此時緊裹着那臃腫的羊皮褂中騎着馬回來了，不是像晚間出去時那樣成羣結隊的，只是一個或三兩個，而且非常匆遽地，彷彿要急於回家去幹日間的生活一般。當我在深泥中涉行的時候，他們老是回頭懷疑似的凝視着我。我的形像在他們和其他的農人看來，一定是非常奇異的——一個



穿城裡衣裳的人，起身這樣早，在泥街中躑躅着，不斷地向各方面揮着木杖和猛撲着的兇狗鏖戰。有時當他們走過我身邊時，我也和他們談幾句，他們老是高聲地高興地帶笑回答我，或許是表示他們早已聽見過有這個美國人訪問這村的消息哩。

我們的農人幾乎每一人都有一菜園，有一種菜在我們這一方的農人常是當稀有的珍品。那便是黃瓜。一大塊黑麵包加上一條或半條黃瓜便是一頓很好的飲食，在他們看來。在冬季，在地窖裡不論藏了什麼旁的東西沒有，可是一大桶醃的大黃瓜是一定有的。可是當我幼年的時代，我們村裡的農人很少種得好黃瓜的。有的是種了子不發芽，有的是發了芽又爛了或給蟲吃了。我的母親種黃瓜是百無一失的，因此許多農人都跑到我們的菜園裡來，問母親怎樣去照看黃瓜的苗床，她老是很高興的教給他們一切她自己的經驗，然而他們實行起來還是很少成功的。還有些人，到了秋季的時候，便只有拿出一匹小牛或母牛，或是一大袋麥，去換取

他們冬季需用的黃瓜。此時，十九年的光陰飛過了，當我走過許多菜園的時候，我看出還是沒有絲毫進步。黃瓜的苗床長得很繁茂的還是非常少見。在多數菜園中甚至完全不見有黃瓜的影子，有些有的又多半萎縮了枯死了，這充分證明了此間農人的農業技術實在是驚人的落後。俄國農人可以說是完全附屬在土地上面的一種人，除了在地面上耕作外，不知有其他工作，亦不知有其他生活，這樣的情景世世相傳，已不知道有若干年代了，然而「自然」還是用這樣兇殘的手段來蹂躪他勞動的果實。俄國農人仍舊是「自然」的那種可怕的任性之下屈服着的一種奴隸呵！

他種的生菜更是何等可憐呵！他將菜秧都密密地種在一處，我推想他一定是以為多種點可以多收穫點，可是，因為菜秧壅塞在一處，彼此都吸收不到充分的營養，結果比一般的生菜更柔小而多蟲，外葉都早已給毛蟲嚼盡了，他也還沒有方法來驅除這些毛蟲。果園的情景亦並不比菜園更好——種的樹既過多，佈置又不

均勻，也沒有加修剪的工夫，枝葉橫生滿樹，因此結的蘋果和梨都非常小，而且滿面斑點，大多數都給蟲嚙傷了。……

此時我已經走到村尾了。從前此地有一扇木製大門，還有一座小神廟，神像便在裡面供着，外面懸着布幔，小屋頂上還矗着一個木十字架。農人走這神廟前經過，便都脫帽鞠躬並口中念念有詞地做着禱告。星期日和休假日，成羣的農人和乞丐都要到此地做禱告和默念。此時木門已經沒有了，神廟還在，不過只是一點殘跡罷了。周圍的木柵已經不見，木柵當中的一片草地凌亂不堪，顯然是給豬拱了的，像人身體上受了重傷一般，青草地面上裂着許多的黑洞。屋頂歪在一邊，似乎被暴風雨打成那樣的，樑架都腐朽了，上面懸滿了泥結着的綠苔。窗門一扇也沒有了，窗欄有一部份已崩壞，但並未完全倒下，只是像折斷了的臂膊一樣，鬆鬆地掛在窗邊。這種褻瀆的毀損是否是天氣作的孽呢？即使是，也只是一部份。動手摧毀的必定是一般懷恨於上帝的人，接着不愛管閒事的人便也都不理

會修葺這小廟的事，因此他的光輝便永遠成爲過去的了。我再走近一步看看內部，那種荒廢的情形看得更明顯了。四壁陰濕且污穢。地上更叢生着野草。

神像還掛在那兒，可是面前已經再沒有白布幔了。在風吹雨淋之中，當初輝煌的顏色已經消褪，英武的形像已經磨損，在傲然上視的一對銳利的眸眼中表現出一種沈憂的神氣，彷彿覺察到了自己之被冷遇，自己的惡運已經臨頭似的，這都足以暗示地證明農人的宗教信仰心之日益薄弱了。

轉身時，我照着那繞着村外的一條路回來，這條路恰當界在村裡菜園與村外田地的那道圍籬的背後。此時展佈在我眼前的便是我們農人的田莊，土色暗褐，一望無垠，土質含着泥沙，極其肥沃。田間還是照舊沒有圍籬，並且照舊分成狹長的條片，並且比我兒時所見的更狹了，據說是因爲人口增加，需要加多，因而重行分配，以致每人所有的逐漸減少了。有些條片，實際去加以計量，不過三步闊，卽是說犁頭不過轉得九轉，這一點地的出產，供給夫婦兩人都不夠，然而在村裡常有

一大家人口靠這點點土地維持生活哩。……麥還沒有割，烏雲般的鴉羣吱喳地在四處翱翔着，很高興地在那未熟的麥田裡啄取他們的日食。有些田已經犁好，準備秋季播種用的，還有些剛施肥料，還待農婦去播散那一堆堆的黑肥料。在稍遠處地面略隆起，一座風磨矗立着，正浴在朝陽之中，更遠處，則可以看見鄰村正捲在微藍的輕霧裡，天色彷彿直低垂到黑色的屋脊上似的。……

在表面看來，在我離去的這十九年中，我們的村裡沒有絲毫變動。那照樣泥河般的街，那照樣小窗戶的矮茅屋，那照樣污穢的氣味，那照樣兇惡的狗，那照樣蕭條的菜園，那照樣狹小的耕地和落後的耕作法；總說一句，在豐饒富厚的自然之前，仍舊現出那照樣窮困，荒涼與一籌莫展的情景。

突然，我聽見了一個女孩狂叫的聲音。我停步諦聽。那聲音一陣一陣更高起來，一種帶着恐怖與悲哀的狂叫聲。我急急追着這聲音尋去，穿過一片蕃薯地，再走過一座穀倉和一處菜園便走進了一處菜園，在那裡的溼草地上，一個婦人

跪在地上，正用着兩臂發狂似地亂打着那蹲在她腳下的一個女孩。

「嬌嬌，最親愛的，」那女孩一面喊着，一面還在那兒高聲喘氣，「我再不敢了，決不敢，決不敢，倘使我再到此地來，斫斷我的腿好了！呵，我的天！」

可是那女人怒氣並不稍減，還是繼續亂打着。陡然有兩個男人從菓園裡衝來，將那婦人扯開了。一個人年事很大，鬚鬚像畫框一般蓋在臉上，只露出那柔球的鼻管，發亮的小眼睛，和高聳的顴骨。另一個是青年。

「這鬧的一些什麼事，馬特里娜？」那年長的驚訝似地問着，當他制住她狂打着的時候。

「我一定要打死她！」那婦人怒吼着，緊咬着她那黝黑的脫落不全的一口牙齒。她還是想衝到那女孩子那邊去，那兩個男人把她扯回了。她年事不過四十。她那繃縮的臉因憤怒而顫動；一雙灰色的大眼睛射出刺人的兇光。

「這賤屍，」她高聲罵着，「這不要臉的小鬼，這醜惡的小賊！我要打給她

看看！讓她再不敢跑進我的菜園裡來。偷蘿蔔呢，她跑到這裡來，偷蘿蔔呢

魔鬼——惡魔打死她，打死她的父親和母親！」

那女孩立刻跳起身來。她的右眼下面抓了很重的幾條爪痕，鼻頭流出了很多的血。她的上衫扯破到了肩頭，裙兒幾乎從腰間扯落了。她很快地把裙繫好；把那已經蓬亂了的褐色柔髮向後梳去，用布衫的袖揩了一下眼和鼻頭，一頂紅色小帽落在濕草地裡，她也來不及去拾起，拔脚就跑，一路哭着穿過菓園去了。我要她停着，預備給她幾塊糖果。可是我的聲音更增加了她的恐怖，她更加緊脚步，跳過了一段圍籬，跑進隣居的稻場裏便不見了。

那婦人很兇地釘了我們一眼，隨後轉身回去了，一路還是憤憤不已，仍舊高聲咒着那女孩。

這是一種令人非常不愉快的情景。倘使是一個男人發了獸性，對一個男孩大施打罵，本來已經就很難看；可是，一個婦人，一個母親，像馬特里娜這樣的婦

人，對於那從她的菜園中偷了一個蘿蔔的女孩，竟用起那樣殘忍的責罰，簡直像變成了一個惡鬼一樣，這樣的一種可怖的惡劣的行爲似乎也太異常了。然而，我知道，在我們村裡或其他的俄國農村裡的婦人，在這樣類似的激怒之下，一定會幹出這同樣異常的事來的。

否，他們，這些農村的婦人，並不是沒有仁慈之心。你讓一個餓肚皮的人向他們去討飯，他們決不會拒絕不給的。你讓一個隣人去請他們來代他照看病人，便是在午夜，他們也一定會起身跑去幫忙的。可是他們不停息地在田地上，在莊屋中，在牛欄倉廩內勞動着，憔悴且倦怠，因此非常容易激起怒火；他們的和易的情感已經凝凍了，因而他們竟變成了野戰一樣，沒有憐憫的心情，只想令他們憤怒的對象受着不堪的苦痛，他們纔甘心。

婦人們的獸性這樣容易激發，這看來是一件非自然的事象。可是，人們，男人和女人，被沉陷在這樣污穢的無趣味的勞役之中，（像俄國農村婦人所經受的，）



他們的心境決不會受過什麼樂觀景象的激盪，亦不會有過什麼外界的刺激去溫暖他們，去柔化他們——這樣的人，我們能夠盼望他不生氣嗎？

當我再看見村中那雙列的茅屋，那泥河般的街道，那蕭條的園圃，那家家戶戶門前堆的肥料，那塵封的不常開的，僅露微光的小窗戶時；當我想到那些屋的內部，那和雞豕共起居的小房，那醜陋的地板，那毫無修飾的牆壁，那跳蚤橫行的板硬的 *Polati* (睡坑) 時——當我看着村裡的那種情景並想到農人的那受苦受難受折磨的生活時，我便不再詫異菜園裡那婦人何以那樣兇殘無人道了。我便不再詫異俄國農人何以那樣粗鄙，自私和暴虐了。在這樣極端的貧乏，極端的污穢與極端悲慘的生活中，我們希望能夠養成什麼好的性格來呢？因此，我懂得了（因為我以前不會懂得）革命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人類之要求根本摧毀那破壞人類的幸福且損及人類的個性的那種社會制度，是不能遏住的。——而且所懂得了革命之對於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的人以及一切其他相類似的人，何以要用那樣殘暴，痛恨而且

恐怖的手段，原來這般人便是惡魔的化身，他們把持着舊的文明，利用他的腐化作用去毀滅一般人的高尚意志，仁慈心情和正常的情感，這一層革命的智識份子比無產階級看得更加明白——這也是我前此沒有懂得的。

可是突然這村裡熱鬧起來，我的默想便立刻停止了。空中響着地，已顯出熙攘的景象，不像黎明時那樣沉寂了。兩個小牧童，裹着臃腫的大衣，戴着高頂的冬帽，肩上都背着布飯袋，手中執着長鞭，正趕着牛羣向牧場裡去。緊接在後面是一個男孩偕着兩個女孩（大概是他的姊妹）正趕着一羣羊，後面又是一個小孩，正在向屋喚着，要主婦將豬放出來。農人們都正動身到田間去——有的乘着無彈簧的馬車在泥中顛簸着，有些只是步行；多數是赤足，自然還有那片刻不能離身的飯袋，裡面纍纍然都是成塊的黑麵包；有的帶着鈎鎌，有的帶着耩頭，有的帶着長柄鎌或鐵鏟。他們單個地或三五成羣地走着，青年人都走在一處，戲謔着，嬉笑着，相互廝打着，還有些便高聲唱着山歌。他們走得很快，因為這天天氣很好，

爽涼，有太陽——這樣的天氣是可以使農人高興，希望且有趣味的——所以他匆忙着到田中去。

## 第五章 村磨坊內

我很着急，此次訪問故居，選擇的時間可算最不巧了。雖然農人們熱心於接待外來的客人，特別是從遠方來的，可是他們實在沒有時間來招待我。除了耕作以外，他們幹什麼的時間也沒有。甚至他們常中去趕市集的，去趕那鄉村方面所認為最大的年市的，也都很少很少，雖然平常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失掉這可以做大買賣的好機會的。近來天氣和他們故意為難。沒有一天不落雨，但又不是長脚雨，而只是左一陣右一陣地亂下着，也沒有一點先兆，使人無從提防。本來早晨還是很晴朗的天氣，驕陽四照着，農人們剛着手去耕作，陡然陰雲四合，大雨傾盆而下，一天的耕作計劃又給拋到九霄雲外了。牧場上水深沒脛，草還沒有割取。燕麥已經偃倒，很快就會霉爛了。芋蔗也同樣倒臥在田中，早已熟透了。農人們抱怨說，從前他們決沒有過像這樣連天密雨的作孽的天氣。三種收成都誤了時，到此時還

沒有動手。每一小時的遲延，對於農人都是一重損失，他們實在蒙不起任何損失——每一片草葉，每一莖麥穗都是他們的命根，唉！在這樣一個天荒的年頭，他們把這點點收成看得怎樣重呵！

可是自從我來了以後，天氣竟晴穩了。每天早晨太陽出來，直到日落，終日晴好，陽光投射到地面，如火熱一般。農人們都匆匆地跑到田間去。從日出到天晚，他們辛勤地勞動着，刈草，割麥，採蔗，休息和進殮的時間都費得極少。在日中，除了幼兒們和在去牧場的途中逃掉了的幾隻迷了路的豬略有聲息而外，全村都異常岑寂。我也常到田間去走走，可是看見他們那樣熱情地專心一意地在那兒做生活，我便不願久留在那兒以免打擾他們。晚間，隣居和朋友也有來望我的，可是都只是匆匆地談幾句極簡單的話。有一次，那些 *Americank*——有丈夫在 *America*（美國）的婦人們都這樣被稱呼——相約在我表弟家聚會一次。她們以為我不懂給她們帶來了她們的丈夫的消息，一定還會帶來了錢和贈品哩；後來聽

說我甚至連看也沒有看見她們的丈夫，她們非常難過，久留不去，只是如狂潮般地咀咒着她們的丈夫來寬解自己，並且照農人們的老樣兒有些還咀咒着自己的命運。

因此我耐心等待星期到來，因為這一天農人們會在家中休息並且可以自由談話。他們中間有些答應我，在那方場上或其他相當的地方特別為我召集一次羣衆會，並且擔保說他們會將一切的事都儘情告訴我。他們什麼都不會隱瞞，他們一定會說真心話的。他們決不會像那般懷有私心的革命黨人將事情的真實文飾起來的。此地又令我深深感到他們那種極端放胆直言的精神真可佩服，他們竟絲毫不怕會因此而招致對於言論自由權的干涉。密探的問題並不能困惱他們。他們屢次談到這個問題，當我諷示他們應該小心的時候，他們大笑起來並抗爭說，他們不怕密探，『甚至連惡鬼都不怕哩』。在城鎮裡，便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都逃不了格白烏（G.P.U.——政治探訪局）的嚴密偵察哩。城鎮與鄉村間的這種相異之處真令人吃驚。

在這時期中，我發現了村磨坊還存在。這磨坊有一間穀倉樣的茅屋，是作爲那些來磨麥的農人休息坐用的，同時也是全村的一個公共集會所。鐵匠店關門了，旅館和雜貨店也關門了。他們之倒閉是由於重稅和生意清淡，農民購買力縮小是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可是磨坊的生意倒興隆起來了。不知道有什麼古怪，在大戰中這磨坊竟沒有遭受嚴重的損害，在鄉間有着這種幸運的只有這一家磨坊，因此頗能招徠四鄉的主顧。常時有成羣的農人聚在磨坊裡，或是茅廳內或是方場上等候磨麥，這時間談話的機會真多極了。

磨坊老板自己便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物，他是一個矮小的人，一部麵粉一樣白的長鬚鬚，身上老是蓋着一身麵粉。他是村中最年高的老人之一，而且有一副哲學的頭腦。在衆人面前，他很少說話，或許是怕的結怨於人，怕的得罪了主顧。可是一兩人對面的時候，他什麼心事都高興談。他對於他同夥的人一點感情也沒有，對於女人更是不堪，他叫女人作『無知識的禽獸』，說女人是毫無理智

徒然愛經經於蠢事物的東西。他無興趣於政治，他斷然說政治是無意思的活動，否，政治對於世界簡直是一種禍害。他恨政府，一切的政府，認為政府是萬惡之源。他問，爲什麼外面的人一定要干涉我們鄉村的事呢？我們的村子，一切的鄉村，爲什麼一定需要一個全國的政府呢？農人們很能夠照料他們自己，他們不能夠嗎？他們能夠生存，能夠婚嫁，能夠生兒育女，能夠耕作田地，也能夠死亡葬埋，並不要什麼官廳，法庭或警察來保護；並且沒有官廳這些東西，農人們便不會要納什麼租稅，也不會要當兵或是打仗了。是的，他有一次很鄭重的聲言，各鄉村應當脫離 *Сонг* (中央政府) 而獨立；鄉村應當自己管理自己；並且倘使農民是有一點腦筋的，他們一定早已將一切的 *Сонг* 都毀滅了，而且一勞永逸地將那班專於愛用稅捐，戰爭，革命來困惱來毒害農人的惡鬼們斬草除根了。……

我問他，他是否一個 *anarchist* (無政府主義者)。他是一個沒有讀書的人，他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字。實在他以為我說的是 *Antichrist* (反對基督教的人)，



所以他接着告訴我，有一次一個僧侶去看他，拿了一個小神像向他兜售，說將這像掛在身邊可以辟邪氣和凶煞。可是他沒有買。他不需要這個。他不怕什麼邪氣凶煞，他並也不怕什麼 Anarchist——據那僧侶說，Anarchist 正在世界上放肆着，誘惑無知的人去走上墮落的路哩。……他想，Anarchist 最壞也不過是把人殺死，可是殺人的事，橫豎俄國人，波蘭人，紅黨，白黨以及土匪都在那兒幹哩。

或許他們都是 Antichrist 誰知道呢？……呵，他不需要什麼符咒，他說。

橫豎自己已經老了，他並不怕死。……只是，要是有人發明一種反對政府的符咒那是多好啊！那會是一種真正的幸福，那纔一定能消滅戰爭，革命，多數黨，蘇維埃，波蘭人的侵入，或許甚至能消除腸熱和天花等傳染症哩。……

自從發現了這位哲學家的磨坊老板和他的磨坊以後，我便決意每天午後到那兒去逗留幾個鐘頭，尋着那些在那兒等着磨麥的男人和女人談天，有機會的時候，也和老板自己大談一陣。後來，一個星期五的午後，起了一陣大暴風雨。暴風雨

來得很陡，臨近田間耕作的農人和路上的行人都急避到磨房和茅廳裡來。亂嘈嘈一大羣，喧嚷不堪。他們咀咒天氣，咀咒蘇維埃，咀咒自己，咀咒他們所能想到的一切事物和一切的人。……這樣該死的天氣！

他們本來會永遠這樣喧嚷下去的，可是恰在此時來了一個人。他是一個農人，名叫費杜爾，衆人都認識他的。當他走進門的時候，全身都濕透了，身上像伏泉一般不斷地冒出水來。可是他還沒有來得及將他的那件濕淋淋的毛衫脫下，便有好幾個人急切地問他，他到蘇維埃辦公處去的結果怎樣。

「五塊金盧布，」他高聲回答。「他們要十塊，可是我告訴他們我拿不出來，我沒有那么多錢，所以他們只要了五塊——那班騙棍！」

事情似乎是，因為他私自造酒被捕，送到這蘇維埃去審問，他這時剛從那裡回來的。由羣衆對於他這案件判決的興趣，引起了一場大舌戰，所評論都是這蘇維埃的，鄉村中的和俄羅斯的人物和事物，雖然不是正式的而且說話漫無頭緒，可是

在我看來，和我平常所聽見的一些辯論一樣，是非常可寶貴的，簡直像什麼法師洩露的天機哩。這是我所希望聽見的一種談話，因為這種談話可以讓我們聽出農人的生活習性和這一偉大的時代在農人身上所起的反應，我們可以聽出很多很多。

『我要告訴你，』一個面上生過痘瘡的農人說，『你應當想想，你還算運氣好哩，沒有要你多拿錢出來。那次他們把我傳去審問的時候，罰了我十塊錢，並且蒸酒器也不還把我——他們拿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的話更激怒了費杜爾。

『什麼運氣好！』他怒聲回答。『五塊錢對於我的需要比對他們要急迫得多呀，不是嗎？你們看，我的妻病了，一個女兒成了人還沒有嫁出去，一匹馬老得跑路發抖，隨時都可以就地倒斃，剩下的只有我自己的一雙手來幹我的生活。』

『那班流氓，』另外一個人和聲說，他是一個性躁而又不愛說話的人，年齡不過四十歲，名字叫得米安。『見什麼鬼他們不許我們有蒸酒器，不許我們自己造

酒呢？這不花費他們的什麼，也不會損害他們什麼。」

這是一般農民的一種共同的觀念。在俄羅斯的各地方我已經不知聽見他們說了多少次了。一般農人決看不出禁酒在衛生上和道德上的結果。干涉他喝酒的權利，在他看來，實在是和取消他穿木屐，吃麵包的權利一樣的不正當，一樣的酷虐。現在喝酒的禁令取消了，他又堅持一定要自己造酒，他認為蘇維埃禁止他造酒是無理由的。

「唉，」另外一個人嘆氣說，他是一個小身材却有一部大鬍鬚的人，「只要他們允許我們有蒸酒器，那多麼好呵！我們願意給他們一點交換的東西。雖然像我這樣窮，可是只要他們允許我有一個蒸酒器自己造酒，就是要我每年給他們五塊錢，我都不在乎。」他說話的聲音中頗帶有決意的神氣和強烈的活力，在他近邊的人因而都注意了他的話。他一雙赤足，褲腳轉到膝頭，從他那破爛了的毛衫上面可以看出他身上被泥污的皮膚。彷彿他是在愁苦的重壓之下生活着似的，他周身都

現出有無限的悲劇的殘跡。

一陣贊成的聲音喑然四起。接着，另一個農人，一個新來的人，對大眾說不要蒸酒器，任何人都可以造出很烈性的燒酒。他們那兒的農人都是這樣作的，「爲什麼一定要蒸酒器呢？真是蠢貨！」顯然的，我們這兒的農民還沒有知道這一種造酒的新方法，因爲大家聽見了他的話，都傾身向前，目注視着那新來的人，急切地要他「請道其詳」。

「你們要用的總共不過是……」他繼續說下去，似乎確鑿有據的神氣，將這一造酒的方法說出來了。「這就是我自己用的方法，並且，弟兄們，你們要嘗嘗上星期日我造的酒，哼，那才好哩！那至少是百分之八十的烈性，比往日的什麼燒酒都好些。你嚙一口下去，那酒立刻像火焰一般散佈到全身去。你想那是多麼烈性呀。」

這真是一件異常特別的新聞，——不用蒸酒器或是其他任何機器却能夠造出家

釀的燒酒。這恐怕在任何地方都是異常特別的新聞哩，便是在美國PUBB的臥車上面講起來也會是一樣。……

嘈雜的笑談聲又四起了，羣衆中都現出高興活潑的神氣。可是費杜爾又將一場歡笑的夢打破了。

「否，否，弟兄們，」他抗聲說。「不要那樣自己哄自己！蘇維埃的意思是，哪一種的家釀燒酒都不許我們喝的。你們懂得嗎？你們想到我今天聽見了一種什麼消息？哼，我聽見莫斯科下了一道新命令，無論造燒酒或喝燒酒的人，一經拿獲，就要嚴厲懲辦。你們當然懂得這命令的意思。在我們的地窖和倉庫四周會爬着更多的密探哩。我告訴你們小心點。小心點！」

可是那新來的人對於費杜爾的這種警告只是發笑。

「讓他們來，」他帶着輕視的意思笑着說。「讓他們來。在我的地方，看他們會找到一大堆燒酒哩！他們一定會像到燕子窠裡面去找去年的蛋一樣，我保他們

撲一個大空。我藏酒的地方鬼都會嗅不出來，任何人都應該學些聰明去作聰明事。……」他把烟管裡的烟灰拍到手掌裡，同時反復說着，「讓他們來，讓他們來，那班匪徒！」

從他們的談話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於蘇維埃是多麼隔膜呵！他們令我想起一般青年學生在課餘之暇，莫不競談着教師的錯誤和缺點以及不能對大衆公開的事，因為他們可以完全保險，自己當中不會有奸細去向學校當局告發以陷害其餘的人的！這些農人不信耐蘇維埃政府，看來是很明鮮的。他們認爲，蘇維埃終究是一個政府，這個政府規定了許多義務強迫他們遵守，恰像舊日的政府一樣。

可是——在往時，他們接受政府所規定的義務，恰如接受洪水，風暴，傳染症等非人力所能制勝的天災一樣。可是現在他們毫不遲疑地叱罵這樣的政府統治了，同樣他們還要用許多事情去難倒他（政府），激怒他，甚至提出了政府是否有權存在的問題。

他們繼續辯論着家釀燒酒和蘇維埃禁酒的問題，隨後那身材短小的人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

「我所不懂的是，」他問，「這些蘇維埃拿那多錢去幹了什麼？只要想想，單祇罰金一項，他們會搜集有多大一個數目，其次還有租稅。呵，上帝，有多少金銀滾進他們的金庫裡去了呵！」

「哼，哼，多少金銀呵！」幾個人和聲說。

「唉，」費杜爾說，「只要把他們今天收入的罰金給我一半，我家裡每一個人都可以買一雙靴子了。」

「還可以買一桶鹽哩，」一個人加上一句說。

「還可以加買十聽火油哩，」另一個人又加上一句。

「是的，」那短小身材的人說，「我真想知道他們拿那多錢去幹了什麼。這樣大的一個數目！」



「你不知道麼？」得米安問他，幾乎發怒了。「你盼望他們拿去會幹什麼？他們拿出都供應自己用了。你們不看見他們都是穿着新靴子四處頑麼？他們全體都是，從蘇維埃的主席到最低級的書記都是這樣，就是因為有這些錢。」

「我們甚至連 *ladi* 都買不起，」那身材短小的人抱怨似地說，「而他們却穿着新靴子四處跑。唉，那班光棍！」

「啊，依我看來，」那新來的人說，「只有共產黨纔富有一切。」

「對的，對的，你對的！」那身材短小的人大叫起來。「他們富有一切，一切。說得對，說得對，兄弟！」

「他們爲什麼不應該這樣呢？」另外一個人問，他始終只是含着煙管在那兒聽大家爭論，沒有說過話的。他名叫查哈爾。「他們是我們的統治者，他們不是麼？啊，統治者常是富有一切的啦。想想往時的『查爾』（俄皇）地主和將軍。他們不是什麼都不缺少麼？真的不缺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統治者呀。」

沒有人非難這句話。在他們看來，這句話的邏輯似乎是自明的（*Solus-Dei*），不待論證的。

「你說的話確是真實的，查哈爾，」得米安熱情地同意說。「統治者是要把什麼東西都屬於自己的，皇黨或共產黨，不論誰都是一樣的。唉，只要上帝把我們創造成統治者，那就好呵！」

「啊，你說的話真是無意思，」那身材短小的人抗議說，「上帝將我們只創造成農民的。一向是這樣，今後還會是這樣的。農民，只合於勞役和受貧困。：這是我們的命運，弟兄們。是的，弟兄們，勞役，痛苦，憂愁，加在我們身上的每樣不知有多少。：：：該死的農民呵！」

接着有一人立起來了，他身材高大，面鰐色，眼皮很肥，略帶斜視。他是隣村的一個鐵匠。

「現在，弟兄們，」他很嚴肅地說着，「我不十分同意你們的話。我相信事

實；事實是，共產黨的生活並不比我們其餘的人過得好，並且，我想，我知道。

他們所有的人我都看見過，共產黨人，非黨人，農民，一切的人。關於他們的事，我常時看見並聽見。」

那身材短小的人狂笑起來。

「漢子，你談的一些什麼事呵！」他激烈地抗聲說，並大聲嘲笑起來，這樣的嘲笑逼得那鐵匠立時說：

「你不要嘲笑，農人！」

「我怎樣禁得住呢，當我聽見你說出這樣無見識的話的時候？」身材短小的人高聲叫起來。

「無見識嗎，啊？」鐵匠亦報以怒聲。『現在，聽着。我來告訴你們，共產黨像我們大家一樣困窮哩。』

那身材短小的人又大笑起來，打斷了他的話頭。他似乎因為想到鐵匠每天可

以有機會聽見諸色人等的事，而且能夠提出這樣的意見來，所以非常激怒。

『不要說無意思的話，打鉄的，』他叱罵着鉄匠，『不然人家會要笑你的。』

我看見過他們的，我們的這些共產黨統治者。什麼事情都不待你告訴我。』

『你看見過誰？誰呢？』鉄匠很生氣地質問他，並走近他的對手身邊去，似乎要動手打架的樣子。

『誰麼？所有我們區蘇維埃的人我都看見過。他們都有靴，有鞋，有外衣，有草帽，我們却什麼都沒有。哼，不是這樣麼？』

可是鉄匠並不肯承認自己是失敗了。

『是的，』他回答說，『我的兒子有一雙靴，一件外衣，一頂草帽，他也和我一樣，並不是共產黨。可是他的這些行頭是什麼地方弄來的呢？軍隊裏面，他是從那裏弄來的。每一個兵士退伍回家，都可以領受一套。我說的對不對呢？這些在蘇維埃裏的共產黨都是當過了兵的。我是相信事實的，弟兄們，是的，』

請看看T村的葉經。或許你們有些人是知道他的。他在這一帶可算最熱心最賣氣力的共產黨。他辯護起共產主義的問題真的比吃烤豬肉還要起勁。他也是一個很老實的農人。倘使你們知道他的，你們一定都承認這句話的。昨天，他來取修了的犁，他要求我候他的新麥割取了以後，再還我他從前欠我的麥。他真的要這樣要求我。他說他剩的麥很少，日食都恐怕不夠，一定要候割了新麥才行。你們看，他是這一帶的一個共產黨首領，是我們區蘇維埃裏的一個有權力的人哩。」

「那末他一定是有別種緣故，」身材短小的那人堅持着說，「請看看我們自己的小阿斯塔卜吧，自從他到蘇維埃裏作事以後，你們看他是多麼闊氣呀。前星期日他回家裏來，你們想他戴着什麼了？」

「戴了什麼？」

「一只手錶！」這幾個字的聲音說得非常嚴肅，彷彿蘇維埃的人員只要有了

這樣一只手錶，便可以被判定不忠實的罪名。

「真的嗎？」幾個聲音在那兒問着。

「自然，我看見他的，我還和他談過話，他把那只錶就在我眼前幌着，以爲我還沒有看清楚哩。」

「那流氓！」

「那混蛋！」

「那是一樣的，」鐵匠固執地說，「共產黨人像我們大家一樣窮困。」  
可是那身材短小的人終不服氣。

「你不能對我那樣說，」他抗議說。「任何人，一有了權力，便有了無數攫取東西的機會。一個官，打鐵的，像一隻貓一樣，他的嗅覺是非常之敏銳的；找起牛奶來她是高明得很多的。」

「是的，」鐵匠反駁過去，「想想看，若是被查出來了，他們要受怎樣的罪

呀！這一點你們也想過了一下沒有呢？」

「沒有查出來的時候他們是快活的呀。」

「你們記得，」鐵匠接着說，「T區蘇維埃的前主席是怎樣辦了的？」

「他們把他關起來了，可是那又有什麼呢？Nichovo（沒有關係），他們立

刻就會放他的。」

鐵匠大笑起來了。

「那是見鬼的話！他們會把他裝在棺材裏送到葬場裏去，這就是他們立刻會辦的。倘使他是一個非黨份子，大概只判幾年監禁就夠了的。可是既是一個共產黨人，一個黨員——你們等着瞧，你們會聽見嘶的一聲一顆子彈穿過他的腦子哩。」

「咯，」那身材短小的人微哼一聲，表示不相信的意思。

「你不相信這話麼？」鐵匠非常生氣似地說，「那麼你記得陸克安麼，那州蘇

維埃的前會計員？你聽見過你幹了什麼事，並且他受了什麼罪麼？聽着。他替蘇維埃買了一匹馬，說去了兩百塊盧布買的，有些共產黨員却找出他只去了一百塊錢；後來便開始查辦他，結果找出了許多事實，證明他經常接受農民和商人的賄賂，替他們舞弊營私，恰像舊日的官吏所作的一樣。你知道他們怎樣辦他？他的骨頭上已經沒有肉了——蟲蟻早已給他蛀光了。」

接着都沈靜下來了，似乎大家都受了深深的感動或極大的恐怖，因而人們的思攷力也都一時地麻木了。鐵匠似乎非常嚴肅的，只是冷淡地凝視着那新被威嚇的反對派。只有那粗悍的老磨坊主似乎沒有一點驚惶失措的樣子。他立在一大堆布袋的後面，瞟了我一眼，彷彿是說：『這就是政府幹的事——給人們許多作惡的機會去縱容他們，然後再一殺了事。』

『殺人民他們當然是不怕的呀，』一個年齡稍大的農人插進來說，『我有一個外孫，他最近剛從軍隊裏回來的，他告訴我他們怎樣爲了一件極小的事鎗斃一個軍



官的事。」

「爲的什麼呢？」

「爲的喝醉了酒。」

「啊！」

「那班禽獸！」

又停了一會，似乎都在那兒沉思什麼。這班頭腦簡單的人仍舊習用着他們往時的標準和習慣來評判一切事物人品，將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一個軍官，正式地處死刑，而爲的又只是醉酒這樣極不重要的一件事。在他們看來，這可算胆大且野蠻到極點了！

後來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似乎有點畏縮的樣子。

「你以爲他們爲什麼把他們自己的人殺得這樣多呢？」

在一般農人看來，共產黨對於他們的黨員用這樣重的懲罰，不僅未能得其平，

顛倒是非，而且也輕看了一般的正義和禮儀。鐵匠便急忙來給一解釋。

『爲什麼嗎？那是很顯然的，不是嗎？他們不願讓他們自己的人作騙棍，作盜賊。這便是他們鎗斃他們的原因。就在前天，國營地的經理到我店裏來釘馬蹄鐵，他對我說，一個不忠實的共產黨員比一隻瘋狗還要壞，對付他只有一個辦法，便是鎗斃他。這就是他說的。』

『咯，』羣衆中有人在那兒冷笑並說着，『要一個人忠實，他們是決作不到的。決作不到。』

『真的決作不到，』有人接聲說，『像他們要農民不喝燒酒一樣，都是作不到的。』

『你的話真對，兄弟，』那身材短小的人尖聲說着，『你的話真對。俄國人的天性中就沒有忠實這種性格的，一個人的天性你當然沒有方法變更，猶如不能變更牛的天性一樣。』他說話時帶着一種得意的自信的神氣，彷彿他並不是在那兒談

他自己，談他自己的同胞，而是談的外國人，外國種，是他的仇人，他所特別深恨而應該貶抑的人似的。

『這真是可嘆的事，』鐵匠滿腔忿怒似地說着，『我們俄羅斯之所以日更衰亡，便是這個原因。窮年累月，我們大家都習於欺騙，盜劫。只要想一想往時我們的區長，警察，法官以及一切其他的人！他們所作的完全是彼此盜竊，不放過一點可以盜竊的機會。至若我們農人是否好一點呢？現在請告訴我，我們是否好一點呢？哈，我們無論誰，只要有一座菜園或菓園在路旁，我們便得養一隻惡狠狠的狗在裏面，或是築一大堆石圍在外面，否則呢，我們便不要在這園裏還會留下一點菜菓給我們摘取。不是這樣麼？並且你們還記得軍隊中的情形是怎樣的麼，你們往時當過了兵的？我是一個騎兵，我是的，你們知道那班不正經的軍官幹些什麼呢？他們把買馬料的公款上了自己的荷包，却在夜間要我們到村裏去偷農民的草料。我只得去幹，我同伴的每個兵士都得去幹，我們偷農民的，只偷

農民的，絕對不偷地主的，因為地主豢養了許多惡僕惡狗守衛，而且軍官都敬畏地主，也有點害怕他們。所以我們只偷農民的，偷那些像你我一樣的窮人的。

……

「軍官，唉，」那身材短小的人細聲說。「那是你們的強盜哩，真正的強盜。」

……

「我們大家也並不見好一點，」鉄匠更憤激地說，「國營地的新經理告訴了我許多事，我告訴你們，兄弟們，他說的是對的，即令他是一個共產黨，他的話是不錯的。在往時我們所學的不過是彼此互相欺騙罷了。……」

沒有人起來辯駁這些可怕的話。沒有人表示一點憤怒的意思。又寂靜下來了，是無疑問的默認的寂靜。……

我不知道，俄國人輕視自己，痛責自己，把自己看作下等中之最下等的人，這種趨勢，究竟是功是罪，我都不知道。例如，你去問一個美國人，問他以爲世界

上哪一國家最偉大，那答案是不問可知的，再拿這同一問題去問法國人或英國人，那答案一定會一樣的顯明。在這些國家的人民看來，世界上沒有比得上他自己的國家的。如果拿這問題去問一個俄國人，他會搖着頭，聳着肩，並說，「我不知道哪一個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可是我知道最壞的是哪一個。那就是俄國。」而且這種態度並不限於某一部份人，俄國人大體都是一樣，或許他是一個屠格涅夫，或許他是一個託爾斯泰，是一個高爾基，或是一個普通的農人。都是一樣的。……

談話又繼續起來了。

「你們以為他們現在想幹的是些什麼呢？」查哈爾問。

「什麼？」幾個聲音一致這樣問。

「唉，這件事在我看來是可笑得很，在你們看來或許也是一樣。有一天我去趕集，當我正在集場上走着的時候，我聽見起了一陣騷動的聲音。一個打流的小孩

子偷了一個猶太小販的一頂草帽，猶太人把他捉住了，打了一頓，並拖着他的頭髮，臉上也給抓出血了。後來一個警察跑來，將猶太人捉住，並說在蘇維埃的俄羅斯國中，沒有人有鞭打兒童的權利的。這是新法律，他說，任何人，若是被發現有鞭打兒童的行爲，便一定要捉去嚴辦的。現在你們想想這是什麼意思？」

那身材短小的人將眉頭繃起，好幾個農人都大笑起來。顯然的，在他們看來，不許鞭打兒童這一觀念是太無意思了。

「他們都是像這樣的，」得米安細聲說着。「他們常時在那兒嘗試想出一些像這一類的蠢事。真見鬼，爲什麼他們不去嘗試幹幾件真正有用的事啦？」

「我也是這樣說哩，」那身材短小的人附和着說。

此時他看見了我，非常客氣地接待我，並問我美國的情形怎樣。

「那兒的人民誠實麼？」他笑着問。

羣衆的視線都轉向我這一方來了。那身材短小的人向大家說明了我是什麼

人，他們便聯珠砲似地向我發出了許多問題，特別是關於美國的物價，如鹽啦，火油啦，鐵啦，靴啦，犁頭啦，都是怎樣賣的。這樣一來，引起了一陣關於俄國物價昂貴的爭論，後來那身材短小的人提出了一個新鮮的問題來訴苦。我老是覺得似乎有點什麼事在他心裏，使他非常不安。此時他將這感到不安的問題提出來了。

「呵，兄弟們，」他悲聲說，「你們所煩惱的還都是小事。鹽，糖，靴，鐵——咯，這些東西即令缺少幾樣，一個農人總還能夠掙扎他的生活。這是很困難艱苦的；我也承認。可是無論如何他終究還能掙扎下去。一個農人的身體像一隻狗的一樣，什麼東西他都耐得住，寒冷，飢餓，炎熱，暴風雨，輕視虐待，都受得住，只要他的心還沒有因摧殘而碎裂。兄弟們，你們的心的作用就有這樣大，倘使心一旦受了傷，那時你們才知道真正的苦難是什麼哩！唉，你們會怎樣知道這些事呵！告訴我，我的朋友們，一個人假使家裏還有未出嫁的女兒，那像刺在他

心頭的一把尖刀一般的未嫁的女兒，他有什麼辦法呢？」他說得很慢，帶着悲聲，這是農人在憂愁的時候所特有的一種表情。

「她們實在是些賠錢貨啦，那些未嫁的女兒們，」鐵匠同情地表示同意，「特別是在這年頭兒，男孩子們都學會了強索奩資，像蘇維埃勒收稅捐一般。」

「你說他們貪婪嗎？」那身材短小的人高聲說。「害人的東西，他們都是啊，我們的那些孩子們！他們對於受苦受難的父親不加一點憐惜，簡直像對付他們獵得的狐狸或野兔一般。他們以擄取父親們的血汗爲樂，唉，他們真是這樣！蘇維埃也不想一點方法阻止他們。這是最令人傷心的事！以蘇維埃現在的力氣，倘使他們嘗試一下，阻止孩子們的胡鬧是儘可能的。他們只是不歇歇地高喊着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毀滅着全世界。可是，兄弟們，公民們，我問你們，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資產階級，儘管他剝取人的皮膚，然而要拿來和那些想娶我們的女兒的孩子們相比一下，你們看，資產階級及得上孩子們那樣殘酷嗎？咳，該死的一



班東西！然而蘇維埃也不作聲，也不想什麼方法。他們要我們不釀燒酒，要我們不打孩子，還要我們幹許多無益處的事。可是爲什麼他們不去告訴一下那些求婚的人，叫他們不要再用那鐵腕來扼住我們這些可憐的父親呢？他們爲什麼不這樣呢？唉，這是什麼世界呵，這是什麼世界呵！」

他搖着頭，表示非常失望的神氣，那骯髒的褐色頸上凸出了粗的血管，像地球型上的山脈一般。

「在我們年輕的時代，」一個老年人說，「倘使丈人給女婿一件羊皮褂，那他簡直覺得萬分滿足了。」

「並且我的丈人，」另外一個接着說，「僅僅答應給我一件，可是始終沒有給我，那騙棍，甚至我向他威嚇，要把她的女兒送回娘家，不帶回那賠嫁的羊皮褂便不許她回來，亦終是枉然。」

「可是替我想想看，」那身材短小的人又訴苦了。「我有四個女兒，四個呀。」

兄弟們，最大的已經二十二歲了。她應當早已嫁了，有一個丈夫去養活她，不致於像一塊大石頭一樣，直到今天還掛在她的可憐的頸上啦。」

『安東不是要娶她嗎？』有人問。『我聽見說他要娶她哩。』

『要是真的就好了，可是並沒有。』你知道他要多少奩資？——一匹馬，一輛車，還要一百普特麥！想想看，兄弟們！我對他談過，我的妻也對他談過，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像牛一樣的倔強。他說倘使我不願意賠這樣的奩資，別的人是會賠的。我到什麼地方去弄一百普特麥呢？我今年的收成也不會有樣多，而我還要完糧，還要預備全家一年的口食，還要留下秋季播種用的種子。並且我只有一匹馬，倘使給了他，我又怎樣辦呢？在今天，沒有一匹馬還成一個農人嗎？

沒有人回答他，他的地位確實似乎絕望，可是農人們並不是缺乏對於不幸者的同情心，亦並不是因為固執成性而不願有所表示，只是他們多以為僅僅口頭幾句安

慰的話是並不能使人解愁的，他們的同情便在他們的沉默中。略停了一會，那身材短小的人又繼續說：

「就在前天，我們正在黑暗中坐在棹旁吃夜餐，她突然跑進來了，我的華華拉跑進來了，她跪倒在我的腳旁，像被打得要死了的人一樣哭着。」父親，親愛的，「她哭着說，『替我把安東的奮資辦齊吧。請給我辦。倘使你不辦，他便不娶我了。剛纔他這樣給我說的，他說他甚至看也不來看我了。他想棄掉我，父親，我最親愛的；他說他要這樣的；倘使他真的棄掉我，那麼，父親，我怎樣辦呢？我不想再嫁任何人，並且也不會有人再要我——我現在年齡這樣大了，我愛安東，我愛他，父親，我要他。救救我，最親愛的，救救我，我永遠會愛你的！』這是她說的。告訴我，兄弟們，我能怎樣辦呢？無論誰又能怎樣辦呢？」他用手指揩揩眼睛，搖搖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倘使你就把你的馬和車給他了，」有人向他提議說，「蘇維埃不會借給你一

「匹馬和車去耕你的田地麼？」

可是那身材短小的人只揮着手，沒有說什麼。

此時門開了，新進來了一個人，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背略有點駝，口下垂着，大部鬍鬚。看看他的寬臉，濃眉，和蒙古人一樣的矚眼，我決沒有把他當作一個農人，並且也不像一個俄國人。他穿的皮鞋，不是通常農人穿的靴子或木皮拖鞋，戴着一頂舊的褪了色的絨帽，還有一條美國製的外袴。他走進來略略點了一點頭，一種自信而又盛氣凌人的神氣，完全沒有一點農民的特色。鐵匠將他介紹給我，說是「另一個美國人。」

「你從美國來的！」他用英語很高興地對我說。「我在美國十二年。是的，先生，十二年。我遍處都到過了，紐約，波士頓，米其根，安索尼亞，康勒克體克——到過那地方罷？我遍處的工都作到了，在礦山裏，木廠裏，鐵路站上，……我賺了不少的錢……你知道……資本家他給我三元一天，只作八小時的工作。菲

爾遜（威爾遜），他還是總統麼？一個聰明人，菲爾遜，哈？……比羅德費（羅斯福）聰明些。菲爾遜他老是維護工人的，羅德費他老是維護資本家的。不錯的，我知道。我加入了工會的。」（譯者按，這一段是用誤拼的和文法不通的英文寫的，活畫出一個在美國多年的僑工講話的神氣，可惜譯不出來，只能勉強用相似的不通的中文譯出來，僅略能看出幾分文法上的不通，非常可惜。下段同此。）

我問他爲什麼回來的。

「我的妻他弄得我回來的。他在美國老是生病，醫生他說他回老鄉來，否則他死。所以我來。……可是我轉去，一定的。……多數黨決找不出我的錢，像從美國來的別的老農人一樣的。他決找不到他們。……等一等，妻或許他死，我回去。好國家美國。比俄國好。那裏賺很多錢。這裏沒有機會賺錢。多數黨他們腦筋裏發狂。他們沒有多的意識。……可是我回美國去。我喜歡他，美國。你知道，等一等，我回去的時候，我作什麼呢？沒有要緊，我不在廠裏作

工，不在站上作苦力。我做別的事情。我腦筋裏都想好了。我賣美國的家釀燒酒。好料子，比美國的波打酒還好些。……賺很多錢在家釀燒酒裏面。……我知道。我自己釀造，廉價出賣。你知道。」

旁的農人聽着，靜靜地，非常注意，也頗高興。接着，有人轉身過來，開始抱怨說這位「美國人」告訴了他們一大堆不可靠的故事，這樣一來，只是激起了他的盛怒，使得他挺身起來爲自己辯護，這次他是用俄文講的。

「那是對的，那是對的，」他說，「問問你們的這位老鄉，看我是否是一個說謊的人，現在你們有了一個機會，可以找出誰是說謊的，是你們或我。……我曾經告訴過他們，在美國，每個人都有很好的衣衫和皮鞋；甚至普通的勞動者每天都吃肉，喝重糖的茶和咖啡，老是吃着糕餅點心。不是這樣麼？……現在，你們這些不相信人的東西！我也告訴過他們，一個美國人用機器作工，一天的工作成績至少要二十個農人才作得好。不是這樣麼？現在，好！……」他的

面色發紅，他的眼光中充滿自尊的神氣。「他們真是奴隸，真是奴隸，」他很暴躁地接着說，這些農人日夜死守在這裏，像他們的牲畜那一樣生活着。現在他們不是嗎？這樣的一種生活真可鄙！我要儘可能地快點跑出去，大概也不要多久就可以走。看看他們，——沒有皮靴，沒有衣衫，沒有糖，沒有咖啡，什麼沒有，什麼沒有。……你知道蘇維埃應該作什麼？他們說他們要幫助農民，倘使他們真心這樣，他們便應該去買些美國機器回來，教給這些人好好地去作；然後他們一定可以獲得一些東西。這纔是蘇維埃應該作的事。」

他的話停止了，他的眼睛裏面充滿了勝利的光輝。他從褲袋中拿出了一隻烟管。這裏面並不是裝的一般農民所用的那種 *Makhorka* 烟葉，却插上了一枝城市人用的工場製的上等紙烟。旁的人都靜靜地看着他，帶着妬意，沒有人敢於，也沒有注意，和他去爭論。

他又開始和我用英文談話，老是反復地表白他的熱望，熱望着到美國去賣俄國

燒酒發財。他等候得最不耐煩的是等候他的妻死去。

暴風雨止了，農人開始一個一個離去。天空還是暗黑的，閃電在無極的天空中閃耀着。磨坊老板請我隨他到倉屋裏去。他靜默地在那兒燃着一只塵膩的小燈。

「談着，談着，老是談着，」他終於帶着耐不住的神氣說了。「一天到黑，反反復復談着同樣的題目，彷彿可以令他們有點好處似的，彷彿可以減輕租稅，減低火油和鹽的價格似的。……想想看，十只雞蛋換一磅火油！十只雞蛋呀！咯，這是政府專賣的商業哩。……」





## 第六章 農村市集

讀者諸君，倘使你竟然到俄羅斯去，自然你會要去參觀莫斯科和列寧格勒。

每個人都會這樣。每個人都應當這樣。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沒有和他們十分相似的都市。紐約，巴黎，倫敦，柏林，維也納，所有的終究不過是密如漁網的通衢大街，以及一種共同命運之下的無數人們——他們都向着同一目標掙扎，不以主要精神的性質，而只是依緊張的強度，來分他們的好醜高下。他們現在已經作了機器的產品與奴僕，他們的服裝，物質的環境以及社會的習尚，都完全在一定的準則之下，即所謂『標準化』了，這一切使得許多挾有冒險進取精神而來的旅客都陷入了失望與悲哀的深淵。他們令人想及一個壯年的人，其事業已如日中天，有了確定的習慣與信念，昂然自得，輕視他人的一切方法與意見。

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却仍舊在生長的進程中。他們還沒有達到奸詐詭譎的年

齡。機器還沒有侵害他們。起碼他們還可以這樣度過五十年，然後他們才會和其他的城市在整齊，嚴肅與舒適各方面相較。此時他們還不受現代社會鐵律的支配；他們彷彿還敢於自作主張。表面看來，雖然是欠整齊，頗有幾分難看相，然而他們確實充滿了青年的，天真的，進取的，冒險的精神。

當你到了列寧格勒的時候，讀者諸君，你當然不會錯過機會，一定要去參觀一下 Tzarskoye Syelo（皇宮），即是現在著名的 Dyetskoye Syelo（兒童宮），看看廢皇的起居宮苑。當年的一切華麗富貴都完全保存着，陳設器具都沒有遭損害，並且一照當年的佈置，由當年的老衛士負責保護。你會驚奇舊俄羅斯的統治者是如何窮奢極欲；浴盆不在寢宮裏，牀榻在遠離窗門的陰暗的角落裏，自來水却很就便，你看了這種不高明的佈置會發一笑哩。

你當然要去參觀 Эрмитаж 博物院，那世界上最大的藝術宮之一；牠的梭羅本來已經很饒富，後來徵集了巨量的私家珍藏加進去，因之更是洋洋大觀了。倘

使你願意呢，讀者，可以嘗試去和管事人說好話，要他把皇室的珠寶給你賞鑒。鑒。是的，那些東西都藏在一個大的地窖裏，成條成球，都是從世界各地搜羅來的——鑲在手杖上，傘柄上，小刀上，烟嘴上，鞋扣上。這真是一種可紀念的景象，也是富有教訓的，從這裏可以看出當年有權力的羅曼諾夫皇朝是逞着何等樣小孩般的空虛的幻想呵；如今呢，過眼烟雲，早成陳迹了；唉，一切人的幻想呵！

你當然同樣要渡河去參觀彼得保羅大砲台，（有名的監獄）那古代的苦役之宮，多少俄羅斯的高貴的革命領袖在那兒挨受着長期慘痛而孤寂的生活呵；讓守衛士告訴你，那兒是克魯泡特金的，菲勒的以及其他著名的革命領袖的監房，然後讓他引你走過一條後道到一條狹隘而叢生着野草的小路邊，那兒正當寬濶而激湍的尼瓦河右旁，讓他告訴你，判了死罪的人常是怎樣在那兒執行的，當時假說領出來散步行呼吸，便在後面由一個黃面孔的中國人乘他冷不提防地一槍打去，如此便了結了，便是那兒的衛士也非常不滿於這種中國人之缺乏「道義」哩。

還有其他的地方你會要去參觀的。那歷史上著名的冬宮，當年曾經是歐洲大陸上縱慾豪飲的歡樂地，如今只是一個博物院了；那卡站大教堂和聖以色列大教堂，矗着光照四表的列柱，因為過大過重，致全部建築都相繼下陷在土中去了；那有名的跳舞學校和幾十個美麗的舞女，每年從各地應徵的萬千女孩中挑選出來的俄羅斯最美麗的女子。從前僅僅是富豪縉紳的子女纔為該舞場所歡迎，現在呢，農民和無產階級的孩子，只要認為有給與身體上或精神上休養的必要，則不僅為該處所歡迎且還享有優先權哩。……

還有那馳名世界的音樂院，Meifetz、Elman、Zimbalot、Seidel和其他幾十個有名的音樂家的光榮的事業，都是在這裏成就的，直到今天，還是由偉大的Glazunov 主管着——具有嬰孩般的眼，柔和的聲音，遲緩的動作，並且美貌的Glazunov，他遇見了每個學生都不會忘記鞠躬握手的，他還是繼續拒絕到美國去，即令為期很短且可以賺一筆大錢，他還是不去，因為他不願離開他的兩個愛寵

——音樂院和他的老母親——便是三個月也不行！最後要參觀的便是 *Balchug* 小劇場，在一處街旁邊，從那光榮的 *Novaya* 走去不過五分鐘的路；是一座稀有的小劇場，那是建築在一羣青年的藝術家，文學家和戲劇家的虔誠與犧牲之上的，他們日夜愉快地辛勤地勞動着，爲舞台的藝術創造出一些新的貢獻；他們在他們每週的戲目單裏面都列入更多的智巧，更多的珍聞，更多的戲劇的創造，比起那天才的 *Balich* 夢想注入到他所有的那些虛有其表的平庸的 *Chauve-Souris* 裏面去的東西，那要高明得多哩。

當你到了莫斯科的時候，讀者諸君，便有克里姆林宮，有兩座美術戲院，有大歌劇院，有 *Soukharevsky* 市場，而令人印像最深的便是那成千成百的大小教堂，此時多數已經因沒有人理會將近傾廢了，門脫了鈕，窗戶破碎不堪，髹漆都剝落了，屋頂下陷，樓梯傾塌，只有那金色的尖頂還傲然在日光中閃耀着，彷彿一個淪落了的人還勉強抬起他的頭來，表示藐視這虛偽的世界一般。你看見了這許多所

禱的寺院定然非常驚奇，你會說：「這兒必定是一座上帝城，」你會像相謔斯拉夫的文化的那般人和那易受欺騙的 Stephen Grubans 一樣，完全迷失在那欺人的魔網之中，因為實際說來，所有這些偉大的建築以及裏面藏着的金玉珍寶，神像幔圍之類，並不是基督的聖潔和奮勇的犧牲之標記，而是驕奢淫佚忘情縱慾一切罪惡的表現哩！他們大部份是俄皇，貴族，地主，商人等建立的，這些都是終身在淫惡當中討生活的男女，他們覺得大限將到，恐怕遭受天譴，於是傾出平日的私蓄來修廟塑像，飾以金龜玉座，滿心妄想這樣多量的贈與，一定可以得到神明的歡心，將他們生前的一切罪戾贖去，拯救他們從地獄裏升到天堂。

然而，讀者諸君，倘使你們願意看看最自然形態中的俄羅斯，那末請從速離開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趕緊指馬到農村的市集上去。在那兒，蒸汽時代和工業時代以前的世界還在街衢里巷間呈現着。那兒的生活仍舊是原始性的。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沒有戴上假面具。交易的進行都是開誠佈公的。在那兒，俄羅斯，農

民的俄羅斯，充分的表現了她的鄙陋與驚人的落後……她的荒涼，不敬神，有趣味，喧嚷與胆大妄爲。

我回到那故鄉的時候，正逢S鎮的年市——S鎮是我們這一區農人貿易的中心，此時年市正是很鬧熱的當兒。我的表弟已經去趕過了他的買賣，可是他自願再和我去一趟，只要我要他去。自然我願意的，某晨黎明時我們就驅車上S鎮去。

這地方我記得很清楚——街道，房屋，居住的人，都記得。往時我是到這地方上學的。當時這兒是一個很快樂且繁華的社會，住的都是頗有家財的地主，貴族，官員。可是現在呢，過去的榮華都消逝了，彷彿偕着牠的舊主人一道遁去了似的。一條一條街道都荒廢了，崩壞了。一棟一棟房屋似乎都將近要傾塌了。窗戶破碎，兩側人行磚道都已崩裂且狼籍不堪，這種景象使我想起，好似一個人太衰老或太怠惰，以致洗面的氣力都沒有一樣。人民或許是窮了，我想，因為戰爭



和革命的原故，可是爲什麼他們對於自己周圍的這種污穢與荒蕪的情形這樣不關心呢？

可是我的表弟和舊同學，他們和我一道來參觀的，對於我的疑問只是發笑。他們說，我已經到俄國好幾個月了，何以關於俄國的情形還知道得這樣少！我不知道嗎，他們問，城市的人是多麼怕擺出家道興隆的樣子，甚至房屋也不敢粉刷，好衣裳也不敢穿出來哩！家道設使不壞，租稅和學費立刻會加高起來。在俄羅斯，每個人都裝出窮相，甚至那豪富的商人也這樣。沒有看見嗎，他們問，那般商人的店舖看去都是空空如也，貨架上滿佈着蛛網灰塵？然而只要跑進去問你所要的東西，不論是什麼，他們是可以毫不遲疑地拿出來給你的。他們的貨物，像他們的金銀或其他的寶物一樣，他們是拿來埋藏在屋內什麼地方的，因爲這樣可以現出赤貧的樣兒，藉以避免重稅。……呵，俄國人是多麼狡呵！他們知道如何去迴避那可恨的法律；當然在舊俄皇政府統治之下，他們窮年累月都練習着這種本

領，爲什麼他們不應當知道呢？ 哼，有錢的人甚至還有着他們自己的銀行哩。

沒有聽見過談這件事嗎？ 是的，也是安全的銀行，世界上最安全的一種——在地窖下面的某處地穴裏！……

我的表弟離開了我們，我的同學和我在鎮上一路閑踱着，後來我們走到市場邊了，還是像舊日一樣空曠，一樣狼籍，充滿了舊日的那種嘈雜的景象。 人聲喧嘩着。 四鄉各村的農人都成羣結隊地來了。馬車密密地擠着，車轆高升在空中，馬都繫在遮泥板前面。成羣成行的男女往來梭行着，慢慢地，凝想什麼似的；許多人赤着足，穿着羊皮褂，戴着羊皮帽，雖然太陽曬得熱似火燒，他們也不覺得。一隊一隊的人在卵石路上慢踱着。牛鳴，豬哂，馬嘶，人叫，有的帶着微笑，有的只是一片怒聲，恨聲。每一件東西和每一個人似乎都變成了粗聲大氣的樣子，就大體說來，都可算是對於世界抱有一種樂觀的傾向。赤足的頑童遍處跳躍，非常高興似的邊走邊叫喚。 男孩們和女孩們，挽着臂，一路閑踱着，非常愉快的談着，

發狂似的笑着。乞丐有瞎子有跛脚，那種令人永遠忘不了的可憐相，扶着木杖，由小孩牽着，唱着一種古代的小調，還伴奏着一種古代的樂器。叫賣商都立在木檯上，不斷地將貨物在檯前過往客人的眼前搖幌着，用一種噪音喊出他們貨物的賣價；還有揹着各種貨色的男女——我慣於叫他們作活動販賣部——有的肩頭揹着羊皮襖，有的臂上掛着各色閃光耀目的首飾，不停地來回奔走着，急切地找尋各人的主顧。他們這樣羣聚着，真是其樂融融，再也不會記起他們煩惱憂愁的時候了。

在市場的外圈一帶，是新到的一批農人，都是帶了貨物來的。他們立在他們的貨車旁邊，或是在土牆上下躑躅着，有些提着一隻雄雞，一隻小雞，一隻高額的鵝；有些揹着一袋土製的乳餅，一筒牛油，一桶雞蛋，那是用糠塞穩了的；有些排着一袋蕃薯和蘋果，袋口都鬆開了，貨色露在外面，希望引動顧客的注意；有些牽着一匹小牛，一隻羊，或是用麻袋籠着一口豬，豬却像赴殺場般拚死命地號着。

城裏住的人都圍繞着這批農人立着，察看他們的貨色，一時將手指放在牛油中略蘸

一下，一時又放到乳餅或蜂蜜裏面去試試，嘗味的時候，兩唇高聲地唾着吮着，還作出怪面相，似乎不滿意這種貨色似的。他們把小雞，大鵝，提在手裏，先試試重量，再用手去摸摸脅下和胸前，看看肥瘦；他們提起小牛和小羊，用手在背上胸下試着肥瘦。他們問價，賣主說價，買主還價，高聲叫着，吵着，咒着，喊農人的名字，買主不願就走開，又被叫轉來或自願轉來，再察驗貨色，搖頭表示遲疑，再作鬼臉，再說出新價格，再叫着咒着，比開始更加鬧得聲勢洶洶。常時買主和賣主這樣逞着忿氣彼此對罵起來，愈鬧愈凶，以致忘記了他們吵鬧的起因，甚致彼此握拳相向，大有不打不甘休的樣子。可是後來彼此終於講和了，價錢同意了，交易成功，還握着手相互祝福一番才別去哩！

讀者諸君，這便是俄國農村市集裏交易的一般現象。每一宗交易，雖然是很小的，在成交以前都得費無計數的口舌。並且費的怎樣的一種口舌呵！最大多數都是一些惡語咒罵，無論男女，彼此隨口罵出，都是旗鼓相當的。在這種無意

思的爭鬧中所浪費的時間，如果移去作一些建設事業，足可以造成功幾千英里馬路，填起幾百萬畝池沼，灌溉無極限的若干片荒地。可是——在一個俄國人看來，時間又算什麼呢？這東西有什麼值得關心呢？在俄國酒館裏叫一碗菜，總得一點鐘到兩點鐘才得吃的；在任何大城市裏要買火車票，那真只有靠上帝的幫助！至若遵守約會的時間，除了齊切林，托羅茲基和康米涅夫而外，誰還會把這件事當作當然的或必要的呢？無論怎樣我想不出一個人來，並且我有這個經驗敢於說這句話。爲了等候英勇的 *Tovarishstini*（同志們），都市的委員們，村蘇維埃的書記們，——他們約定了某時間會我，可是屆時不到，——我不是冤枉花費了無數的時間嗎？<sup>\*</sup>自然我們總應當原諒農民。一個人不知道鐘，不知道錶，並且對於時間的觀念亦不過像對於拉車的馬和吸乳的牛的觀念一樣，那末我們對他怎樣能盼望他守什麼時間呢？

然而這還算是一次有聲有色的年市。自然革命後零落破碎的殘跡在市上還可

以隨處看到。房屋和棚架和卵石路都需要修葺。遍處都是一堆一堆的磚石泥土木材等廢料，似乎是當時避亂所用的建築物，令人看着不免痛定思痛，有幾分傷心，却是橫鋪豎砌，又有幾分可笑。在此時的俄羅斯，工業製造品非常缺少，而政府供給的新貨又非常遲緩，因此人民對於一片廢鐵，一方破布，都寶貴得什麼似的。

然而，革命雖然減少了年市物質方面的供給並紊亂了他的經濟組織，可是在道德一方面的進步之快，真令我非常驚訝。

真奇怪，我們過去對於蘇俄的道德所懷的觀念是多麼錯誤呵！我們談到蘇維埃的道德問題，即令不說是敗壞不堪，至少也要說是欠嚴正，過於放縱。確實的，多數黨都是絕對的無神論者，沒有妥協餘地的。他們對於離婚的問題，也並不像盎格魯撒克遜種人那樣看得非常可怖。在蘇俄，夫婦如果願意離異，只須雙方到法庭上去訴明原因，雙方申明同意便無問題，自然有時也要簽訂一些養育兒女的條件。一切妨礙夫婦離異的條文習尚都經廢止了，這些條文習尚在美國（以及

其他的國家）都還認為是維持一個國家的社會幸福所必要的東西哩。然而，說也奇怪，他們竟也培養成了一種嚴正的道德哩。在往時，俄羅斯是一個緋衣婦（妓女）的逋逃藪。無論大小城鎮，沒有一處沒有政府特許的妓院。可是現在呢，妓院因法律的禁止，已經沒有了，那般緋衣婦即令要繼續營業，也得非常祕密的。其次，想想共產黨員所應遵守的道德紀律看。共產黨員禁止打牌，賭博，酗酒，跳舞，乃至禁止對異性的近親之放肆行為。那青年支加哥律師 *Сизмостроков* 的不幸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他是蘇維埃政府下面最聰明的一個人；他用他的天才在莫斯科建立了一家規模很大生意亦很好的銀行，並且還創辦了一處商業航空隊。雖然他是一個天才，然而蘇維埃政府所需於他的是他的服務；他最近被處六年的徒刑（黨內還有人極力主張處死刑哩），並不是因為他不忠於職務，只是因為他流連於被禁止的一些歡樂之中！

可是，還是在我的這個母校所在地的年市裏，我纔特別注意到革命的道德澄清

力的功效。周圍已經沒有羣聚的賂徒，搖會抽彩以及算命看相的也都不見了，這般東西在往年的年市裏是非常之多，他們專於用各種方法去騙取那些易受欺的農民的辛苦錢的。並且雖然農民滿心想沉溺在燒酒裏面，但我們在街上看不見一個酗酒的醉鬼。也沒有像往時那樣爭鬧至於流血的事。這是一個襤褸相的，可是非常清靜而和平的年市。我們很悠閑地慢踱着，我的同伴和我，看看男人，女人，羣衆。

我們踱進了一條小路，兩旁都是貨攤排列着，前面被一羣阻塞住了。原來衆人的中間，有一個人倚立在一隻破木箱旁邊，牽着一隻雄狗，狗的頭靠在他主人的手上，似乎非常愉快且閑散地望着四周圍繞着自己的人衆。那人衣衫襤褸，鬚髮蓬亂，胸部叢生着粗毛，滿面風塵，眼光閃耀。他正在對衆人講着一段故事，似乎是他親身經歷的，所以講得眉飛色舞，聲音抑揚有致，不時作些怪面相和手勢，藉以傳出他內心的一股奔騰的情緒。



「並且那兔兒，公民們，急忙衝進那叢林中去了，我的野莫拿（狗名）便也拼命地趕去。咯，我想，什麼都失掉了，兔兒是給他逃脫了。野莫拿被騙了。

我嗷聲喚他轉來。可是他還是在叢林的四周嗅着，吠着一種高興的狂吠聲，那就是說他已經有把握了。果然，那兔兒從叢林中悄悄爬出，隨着匆匆向他的洞穴衝去；那時野莫拿，公民們，射箭似地從空中一跳便到了兔穴門口，探頭進去，用腿將那兔兒抓住了，便啣着送到我處。他從來沒有放跑過一隻兔兒的，沒有吧，是麼，野莫拿？」這時候，狗更將頭貼近牠的主人的，非常愉快地用舌舐着主人的面。

「牠能夠獵狐麼？」羣衆中有人問。

「狐麼？呵，呵，呵！一天早晨，公民們，我還在床上，當時我聽見野莫拿吠得很兇。我便起身，公民們，走到門前去，你們以為我看見什麼？哈，公民們，一條銀灰色的大狐躺在門前。牠從田裏拖回的，牠自己獵到的。牠就是

這樣的一種狗，我的這個野莫拿。」

「你沒有說謊麼——一點也沒有麼？」有人很率直地問狗的主人，這樣的率直也是農人的特色之一。

「說謊？」那人回答說，並沒有絲毫怒意。「爲什麼我要說謊呢？說謊有什麼好處呢，公民們？只有強盜說謊，只有殺人的兇手和那些從她丈夫那兒偷麥去換糖和生薑餅吃的老女人才說謊。我是一個老實的農人，公民們。我是從瓦村來的，那兒每個人都知道我的。我只是因爲不幸而還有一個立刻要出嫁的女兒，我得給她的奩資，可是我窮得很，我甚至一頭牛也沒有，僅僅有一匹馬，一匹瞎眼的老東西，我就是這樣窮法。這是我的狗，算是我所有的最值錢的東西，我現在得將牠賣出去換取女兒的奩資。我就是這樣不幸哩。我真的甯願賣去我僅有的一件布衫而不願和我的這忠實的朋友分離呵。可是，遇着了這樣不好的時代，公民們，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農人這樣窮，而女婿又這樣無情地不願沉

活地榨取丈人的血汗！否，公民們，諸位朋友，我沒有說謊。」

我們再向前走去。稍遠處又有一羣人聚在一個雄糾糾的青年的周圍。那青年穿着一件短罩衫，腰間繫着一條放亮的漆皮帶，從他的那種的姿勢看來，可以知道他是具有非常大的自信力的人。

「我們一定得換他，」他雷鳴一般吼着，對着一個粗魯的有鬚鬚的人說，那人正坐在自己帶來賣的一袋麥上面，一隻手拿着一大塊黑麵包，一隻手拿着一大條醃黃瓜，慢慢地在那兒吃着。「他是一個強盜，他就是那個東西，你們村裏的那個尼可拉。他腐化了他的機關，他的屬員，並且腐化了一切和他接近的人。每一次農人要幹一件什麼事，都不是依照法律來的，他只須送給尼可拉一罐牛油或是一袋蕃薯就得了，那就是一帆風順的法律。這樣的一個人是沒有資格任村蘇維埃主席的。這樣的一個人是一個流氓，一個違害人民利益的奸賊！」

「是的，」那有鬚鬚的農人抗聲說，「可是我們村裏的人民選他出來的，這表

示他們是信任他的呀。」

那青年不禁哄然一笑。

「那麼假使你們村裏的人選出一個禽獸般的殺人不眨眼的兇手，如羅曼諾夫皇朝的什麼大公之類，作你們的主席呢？」

「略，那是不會的，」那農人回答說，慢慢舉起拿着黃瓜的一隻手表示他的意思的所在。

「不會的，你這樣說嗎？」青年抗聲反駁他說，「這是鬼話！人民會做的事情多得很哩。他們已經習於賄賂官員。我們一定要讓他繼續這樣幹嗎？倘使我們竟這樣，那麼我們怎樣能希望有一個廉潔的政府，怎樣希望教育人民，使他們的努力不是爲他們自身肥肚皮而是爲的同胞的利益，爲的社會將來的幸福呢？你懂得嗎？人民已經習於不對政府的視察員說真話。我們對於這樣的事便也閉着眼睛不管麼？人民是很高興欺騙政府，不買車票偷着搭火車的。我們便也讓他們

這樣幹下去麼？ 人民也會高興不納租稅的。 這般人民呵，這般人民呵！ 他們心地既糊塗，心術又不正。 我們須得去教給他們怎樣去生活，怎樣去思想，怎樣去工作，怎樣去和與隣居，怎樣去擁護像蘇維埃這樣的一個無產階級政府。』

這是何等高明的一篇演說詞呵！ 關於俄羅斯。關於農民以及關於多數黨，他說得何等透澈呵！ 他的誠摯或他的才具當然是毫無疑問的。 我的同伴告訴我，他是隣村的一個農民；也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學校的教師，他常時到市集上來和人從事這一類的辯論。他不肯放過他的聽衆；沒有一個俄國人肯這樣的，只要那般聽衆是他同文同種的人。 然而他的說話當中並沒有恨意，也沒有虛謙。 他非常率直地說，人民還不配被信任，這確是每一個共產黨人的信念，當日舊皇朝的人也偶爾這樣直認不諱的。 他提出了具體的嚴切的事實來證實他的意旨。 他舉出的事實真是可怕得很。 然而我老實承認，我並不十分注意他所提供的論證，我最受感動的還是他的人格，他的青年的熱情，他的飽滿而活躍的精神。 他之出現於市

集：在俄國人的生活中，特別是在俄國農村生活中，實在有很重大的意義。他使得一個純商業的市集，一變而成爲一個人民的學校，一個廣大的公開講演廳，使得人衆並不減少當日在單純的交易買賣中所感到的歡樂愉快。

他還不算這兒的唯一雄辯家哩。還有其他的人，用着別一種的題目，也在那兒雄辯滔滔，雖然取材廣泛，但也頗能引動羣衆的注意。只在數丈以外，便又有一羣人聚着，他們所聽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在今天的俄羅斯已經很少聽見的了。那是一個青年人在那兒宣傳基督的福音，還是那一副神氣，給託爾斯泰看見了，自然會得到熱烈的歡迎，不過遇到了一般硬心腸的 *Fundamentalists*（指多數黨人）那就合該他倒霉了。他身材很高大，一部下垂的紅鬚鬚似乎從來沒有見過剃刀或剪刀的面一樣。他的顴骨外露，滿面制慾的神色，使得他那藍色大眼中的一片紅絲絲看得分外明顯。

『不要依賴我們，公民們，』他說；『我們新派的正教是唾棄形式的。』

上帝不需要形式，他不需要聖像和蠟燭，他不需要牧師或教堂。基督並沒有建錢寺院，不是嗎？他就在荒野外，在田園中，在街市上作禱告。上帝，能夠聽到萬方。他不需要留長髮穿法衣的人來傳達你們的禱告給他。他自己就能夠聽見你們的禱告。他常是這樣的。他愛聽你們的禱告，恰像一個母親愛聽她自己的孩子的聲音一般。讀聖經，公民們；只有聖經是值得信奉的，這是他頒給我們的，是基督和大預言家們頒給我們的。基督為我們犧牲了他的生命，公民們；為你我，為一切已死的人，為一切還沒有降生到我們這罪惡世界上的人，而犧牲了他自己；因此我們應當信從他，信從他的教訓，但不是信從我們的那些長頭髮的正教師，他們是靠了剝削我們的勞力而生存，他們恰像你我一樣，都是人類世界中的罪人。關於上帝或基督，以及他的預言，都並沒有什麼神祕不可思議的。只有聖經能拯救我們，公民們，聖經，上帝的意旨，基督的福音能拯救我們，並且記着，他是為我們而死的，他說過，每個人必須營求各人自己的日食並幫助他的夥伴，決

不要懼你的敵人，決不要強暴行事，決不要動武，決不要殺戮任何人類。這就是基督所說的，公民們，基督他自己說的，上帝自己的預言家說的。」

他是誰？他從什麼地方來的？在俄羅斯，已經沒有一家書店裏有聖經賣，無論城鄉，沒有一個青年孩子不是絕對的無神論者——在這樣一個地方，有什麼東西推動他來宣傳福音呢？我提出了這些問題，我的同伴只是聳肩搖頭。他很少知道他。他是新到這鎮上來的。他是從南方什麼地方來的。他到各村漫遊，儘可能地參加各地的市集，老是反復地講着這一段舊話。有些人以爲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瘋子。有些人說他是一個猶太人的兒子，在白黨侵入他的本鄉時，他的父親被白黨殺死了；他之投入基督正教的新派中去，只是想克制那難以遏止的復仇心。不管他是誰，他的聲音裏所含有的壯健，熱烈，有戲劇意味的調子，却是使得籠罩在市集上的喧嚷嘈雜的聲浪中，陡然又滲進了一股新的音波，因而更顯出和諧而生動。



我們再向前走去。 遍處都是人衆羣聚着，圍着那些可以引起人們注意的事物——一處是一個精神沮喪的牧師，披着一件舊的罩衫，穿着一雙破靴，正牽着一匹高額而又劣性的馬求賣；又一處是一對男女在那兒破口對罵，吵鬧不休，爲的不過是五戈比的問題，女人向男人買了一隻雞，多付出了五戈比，但男人又不承認；又一處是一個衣衫襤褸滿面塵污的赤足少年，被一個小販捉住了，因爲他在小販那兒偷了蘋果；又一處是一個青年在那兒熱烈地斥罵那般賂徒，投機家和騙棍，他主張犯了這些事的人都只有罰他們去作苦工；又一處的情景，只有像戈戈耳的那樣能夠洞澈肺腑的銳利的眼和生動的筆，才能有相當的敘述。

有一個青年到集上來想尋一個新婦，那即是說，想買一個。 你想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他年紀很輕，不過二十五歲；面寬眼大，神氣非常板滯，面部從來沒有表情，彷彿他永遠是隨在一種很嚴重的沉思中似的。 此時天氣很熱；然而他還戴着一頂白羊毛作的帽子，穿着一雙皮靴，披着一件家製的毛織料的外褂，垂下的四擺

非常之寬；並且彷彿這樣還不夠取媛似的，還有三件羊皮大褂疊着背在他的肩頭，長袖兒便只是掛在外面擺着。他一隻手握着一枝白楊木手杖，另一隻手拿着一只滿掛着花帶的木環。倘使不是他在自己身上掛了許多婦女用的首飾，一般人看去還以為他是將自己當作貨物陳列所的一個特別行商哩。想想看，一個人的胸前掛有十多串有光彩的大明珠，紅色，紫色，綠色都有；兩耳上垂着一副分量沉重的金環，臂上戴着銀手釧，右手手指上更戴滿了放光的金戒指。沒有一個農民走他身邊過而不停足佇望，驚詫，並且大笑起來的。他這樣把他的家常擺出來，目的便在於誘動他那未來的新婦和丈母，使他們甘願和他作成這一筆買賣。

他在集上優踱着，終於看中了一個十四歲的女孩，這女孩正在幫着她的母親賣黃瓜，黃瓜都堆在貨攤上面的一方舊氈上。她赤着雙足，穿着一件短衫；胸膛下陷，眼睛很美，面色端莊，長髮辮垂在背後，這種模型的女孩，我們在俄國城鄉中隨時都可以看見的。他走近她的母親身邊，很率直地問她，是否他可以娶她的女

兒作嬌妻。女孩的母親聽見了這句問話，覺得非常可笑，便假意裝作有幾分同意的神氣並給了他一個滑稽的回答，可是他便認爲她已經同意，只要講價錢好了。他興奮得很，便說明他願意送給她兩件羊皮外褂，四只金戒指，和所有的串珠，來換取那女孩。

「現在請聽我說，嬌嬌，」他說，「你不能够希望我把一切的東西都送給你，你能夠嗎？我還要留些東西給你的女兒，因爲她是我的妻啦，」——剛說到這裏，那女孩突然向他臉上擲來了一大把黃瓜皮把他的話打斷了。四周的觀衆哄然大笑起來，可是他並沒有發怒，只是用手將臉上的殘水揩去了並更走進一步，到了女孩的母親面前——一個身材高大的，面部爲日光炙紅了，又很和善的婦人面前，去作進一步的談判。

「聽呀，嬌嬌，」他固執地說，「你爲什麼這樣笨呢？我再多給你一只金戒指，五只金戒指，還可以加上許多繡帶。咯，你的意思怎樣？」

那母親不作聲。她將散亂外的黃瓜拾起來聚在一堆。

「你的女兒愛我，我的天，她真的愛我！」他繼續熱情地說。他又取下帽子，指着自己的頭髮。『看呀，我還有捲髮，黑色的捲髮，看見麼？』摸摸看，入八（對老婦人之暱稱）。『他的頭幾乎挨到了她的臉上。觀眾又哄然大笑。

『你說怎樣呢？』他叫着。『我們來握手成交麼？』

『你爲什麼不把你的靴子也獻出來呢，你這笨貨？』有人說。『你沒有看見她的靴子連鞋底都沒有了嗎？』

他看了一眼那婦人露在靴底外的赤足，又看看自己新油過的靴子，並大聲道，『略，見鬼，靴子也加上吧！我的天，這比任何商人能夠給你的要多得多了！

倘使你願意，我這時立刻就脫下給你。要我脫麼？』

這樣一來，那女孩真忍耐不住了。她跳起來，拿了一條大黃瓜對着他的頭擲去，把他的皮帽打落了；候他彎腰去拾取帽子的時候，她又拿了一條照頭打去。

觀衆都笑不可仰。

『滾回去，你這發癡的蠢才，』她銳聲罵着。『我不願嫁給你。你懂得麼，你這骯髒的禽獸？我要殺死你，』她預備再用黃瓜打他，她的母親將她的手捉住了，對她說黃瓜還要作更有用的用處的。

倘使不是女孩的母親去叫來了一個戴紅帽的警察，強迫那固執的求婚客離去並解散了羣衆，真不知道這件事會如何了結。

幾點鐘以後我又看見了他，他從一部貨車背後偷看另一個女孩，那女孩正坐在一堆木料近傍，很高興地搖幌着她的一雙赤着的腿，吃着黑麵包和香腸。

這兒算是俄羅斯最真實的原形了，展佈在原始的混沌狀態之中，毫無時間的或精力的價值觀念，對於這兩者的浪費恰等於一個小丑浪費他的醜把戲一般。想想看，從僻遠的鄉村中來的農人，爲了賣一隻雞，一袋蕃薯，一桶雞蛋，或是買一

點洋釘，一罐車油，一條馬繮，却要花一整天甚至兩天的工夫！這兒可以看出俄羅斯的生活力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對於這種力量再加以適當的有目的的組織和訓練，則俄羅斯的生產品定然可以獨霸世界的市場；這兒可以看出俄國人愛談話，愛賂咒，愛爭鬧，愛抱怨，愛事事追求哲理，也愛狂笑——這兒也可以看出，俄羅斯正在熱切地痛苦地探索他的自覺和自我實現的途徑哩。



## 第七章 羣衆之聲

終於，星期日到。我很早就起身。天氣清朗，日光照耀得非常明亮。

前一晚又下過雨，可是下得不大，街上的溝渠本來就沒有枯竭過，此時更是一塘汙泥了。當我動身去探望親朋的時候，牛羊豬馬都已經趕到牧場上去了，一切都沈在寂靜中，只有那些還沒有熟識我的狗在那兒狂吠着。凡是我走過的地方，沒有一家的狗不跳出來向我狂咬一陣，像我剛到的那天一樣，瞪目露齒，滿面一團殺氣。

有幾個我們本村和鄰村的農人，驅着車很悠閑地從我身旁經過，他們的小車中都裝滿了稻草，前面還放了一兩袋東西，無疑地是麥了；他們帶着這些麥是到鎮上去換取他們所需用的東西的。麥已經變成我們農人的錢幣了——他們幹的一切買賣，他們納租稅，他們給女兒的奩資，一切的東西，他們拿麥作計算的單位，比拿錢作單位的要多得多。



當我在路上走着的時候，我不禁非常驚異，何以到禮拜堂去的人竟這樣少呢？我又自己問自己，當初我們的那些虔敬的愛作禱告的農人變得怎樣了呢？在我幼年村居的時代，每星期日農人都是爭先恐後向禮拜堂走去的。大雨阻止不了他，風暴也阻止不了他。每年春季總有一兩個或更多的人到吉也甫的(Polohorsky)等或其他有名的大寺院去參神。有一次，我記得，本省的大主教要從村裏經過，在他到的幾個星期以前，我們的農人爲了預備迎奉的事，簡直弄得像發狂一般的熱烈興奮，——焙新鮮麵包，買新鮮鹽，市上最白的鹽，抹洗陳設麵包和鹽的棹子，漿洗鋪在棹上用的檯布，爲孩子縫新衣服，預備請那位「聖人」，用他的手將孩子觸摸一下，爲他們祝福，這樣孩子便可以避禍免災，脫去惡運。在往時，僅僅提到大主教這個字便可以使農人心中充滿了敬慎與恐懼。

而現在，還是那同樣的農人，可是甚至禮拜堂都不去了哩！我想起了查哈爾說過的，一些農人已經不信仰上帝了。這是真正確實的嗎？這些當初非常虔敬

且畏懼上帝的人竟已經變成了Bezbozhnik（無神論者），變成了反基督派的信徒了嗎？當初人的一切罪惡與不幸，他們都要歸咎於反基督派的人，說是這些人釀成的；而且他們曾經述說過許多可怕的故事，關於反基督派的詭譎和奸惡哩。

安東出來接待我，他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他的譯名就叫作「兔兒」。哈，他居然留了一大片鬍鬚，蓋在嘴上簡直像一只口套一樣。他是光頭赤腳，穿着一條布褲，披着一件羊皮掛，已經破了幾處，可以看出成塊的黃色羊毛，他的柔軟而放光的頭髮並沒有減稀，只是在頭中的根際有幾分變成了灰色。眼睛還是像往時那樣神光奕奕，眼下却生了許多纖細的縐紋；面部寬闊而豐滿，仍留有當年的紅潤。他從衣袋裏抓出了一把南瓜子送給我。南瓜子！這是俄國農民的糖菓蜜餞呀！我已經積滿一袋了。往時我是多麼喜歡他呵，我常時挨戶到那些和善的隣居家中，去搜索那可珍貴的瓜子，索到了的便都藏在胸前的衣袋裏面。

他請我進屋裏去。或許他是本村裏最富的一家；蘇維埃的辦事人都叫他作

Koulack（意即慳吝的富人，近乎土豪之類）——可是他的生活情形並不比一般農人的有多少不同。雞在屋內遍處啄着。在寢檯下的屋角裏咽着一口褐色小豬，直直地伸開四肢，發出極粗躁的酣聲。粗製的地板上狼籍不堪，泥污和蕃薯皮遍地都是，還有從門外帶進門來的肥料點綴在中間。小玻璃窗上滿積了灰塵蠅矢，因而屋內更加陰暗，在神像上面的屋角裏掛滿了蛛網。

「告訴我，安東，」我們相互談了一些各人本身並關涉到往事的話，接着我就問他，「我們的鄉人爲什麼今天不到禮拜堂裏去呢？」

他還沒有來得及回答我，却是屋的那一角裏陡然撲通一聲傳到了我們的耳鼓。這是他的妻，她剛剛悄悄地抱着一抱柴走進來，向灶旁地上擲去，所以有這響聲。

「他們都變成惡人了。所以他們不再到禮拜堂裏去了。」她非常生氣似的說着。我轉身向問好，可是她似乎過於想着或惱恨着她的丈夫了，以致不暇旁

願，因為她並沒有回答我的鞠躬。她是一個膂力狠強的婦人，面部露骨，嘴唇厚而有裂痕。

「唉，八八（對老婦人之暱稱），不要說些無意思的話，」安東斥責她。「大家工作勞苦，覺得疲倦，睡得又很遲，並且——」

她高聲叱止了他的話，她表示極端反對，她的沉默的臉孔一變而成爲狂怒的樣子了。

「像這樣說謊，你應當害羞，」她高聲粗氣地說，並向他衝去。「往時大家工作不是一樣勞苦嗎？然而星期日他們很少不到禮拜堂去的，除非他們是病了或是上鎮去了。」

自然，她是對的，唉，說得多末有理由呵！安東竟敢於用這樣淺薄的理由去解釋他自己以及一般村人信仰宗教的事實，我真的也只有驚異的分兒。他不作聲，只是掉過頭去，作出一種厭惡的面相，彷彿想拋開這令人生厭的問題的辯論似

的。

『我說的不是確實的嗎？』她用着極高度的粗聲怒吼着，眼睛直釘着他，似乎堵着他不敢反對她的話樣的。她的一雙大手，色紅，污穢而又破裂，指甲長且髒，她拿來交叉在胸前，挺然毫無所畏懼似的。

『咯，我親愛的，』——她轉身對我說——『有一天我到鎮上去，在市場裏聽見一個農人說，我們應當把聖像毀掉，拿來丟到門外糞堆裏去。想想看，一個農人說出這樣的話來了！那禽獸呵！魔鬼會去挖他的心肝的！』

安東只是聳一聳肩頭，可是她，似乎被他的這種輕視激怒了，衝到安東面前，舉起一隻拳頭示威樣地挺着他，他却很溫和地將她的拳頭推開了。

陡然我聽見了一聲孩子的嗤笑。這是安東的小兒子，他因為傷了風，正睡在灶坑上。我先沒有注意到他，此時我向他望去，當我們兩眼相遇的時候，他露齒作醜笑，彷彿非常高興聽他的父母間的爭論似的。

『靜一點，你這小禽獸，』安東罵了他一句，又轉身向他的妻很尖刻地說，『你既然是這樣一個虔心敬神的人，爲什麼你不到禮拜堂去呢？』

『因爲，』她怒聲回答說，『我也並不比其餘的人更好些。我們都是惡人。我們之所以遇着這樣多的雨，我們的麥穀之所以朽爛了，都是這個原故。一切東西這樣貴，我們都只能赤腳破衣在外面跑，便也是這個原故。等一等，倘使我們還不立刻改正過來，我們還會遇到饑荒的，像沙麻拉省的人遇到的那樣弄到人吃人的饑荒一樣，我們還會遇到像兩年前遇到的那種天花，腸熱，虎列拉和其他的許多傳染症的。等着吧，你們這般魔鬼般的罪人！上帝能夠耳聽四方眼觀八方，他一定會降罰於我們這些罪人的。』

孩子又嗤笑起來。安東又叱罵了他一次，便轉身對我高興似的笑說：

『這個鬼只知道他學到的那些東西！他是一個共產青年團的正式團員。他還沒有十三歲，他竟說沒有上帝。』

「自然是沒有的，」那孩子得勝似地高聲說出來，「倘使真的有，爲什麼我直叫他的名字的時候，他不罰我變成啞子呢？」

我望着安東，只是覺得驚異。在往時，倘使一個兒子對父親說出這樣不敬的話，父親必定會像一隻野獸般狂怒起來，並且會毫無憐恤地將兒子拳打足踢，發洩他的惱恨。而現在呢，他只是聊以解嘲似地輕聲說着：

「聽他說呀，聽他說呀！他老是像這樣的。」

這是怎樣的一種變遷呵，這是怎樣的一種變遷呵！這是怎樣一種巨大的劃時代的變遷呵！

可是他的妻却不肯輕輕放過這件事情哩。

「你以爲這是好頑的吧，」她狂叫起來。隨着向四周一看，她抓起了一枝很重的木棒，便向孩子那一方衝過去。

「你再敢說一句吧，你這不信神的私生種，」她威脅他說，「我一定把你身上

的每一根骨頭都折斷他！……你這瘟生鬼！……」

那孩子縮到角裏去，拉了一件舊羊皮褂蒙在頭上，還在那兒斷續地嗤嗤發笑。

安東的妻一面怨謗着，咀咒着，預料着她自己的家庭，全村乃至全俄羅斯都一定會遭天譴，會因而毀滅，一面便在那兒安排棹凳，預備早殮。安東非常高興停止這場爭論，於是接着就問了許多關於個人的問題。他問，我結婚了沒有？爲什麼沒有呢？什麼時候會結婚呢？我沒有愛人麼？那是怎樣會有的事呢——一個人穿着這樣闊氣的衣裳却沒有愛人？我在幹什麼事呢？我每月能賺多少錢呢？——無窮盡的一大套關於個人的問題。

早飯預備好了，我們便坐下吃起來。沒有檯布，沒有刀叉，也沒有飯巾。

這是一頓不過分的很合衛生的早殮——連皮的蕃薯，瓦盆裏面盛的酸牛奶，我們都用大木杓去喝，還有大塊的黑麵包。安東面前有一小堆粗鹽，每次他撕下一小塊



麵包，便放到裏面去漬一漬。最後的一樣是煎豬肉，是放在煎炒鍋裏拿到棹上來的，肉浮在油面上，還在那兒噴熱氣，我們每人輪流將自己的麵包漬在油裏面再拿出來吃。

當我們正在吃着談着的時候，門開了，一個人鞠躬着走進來，脫帽向我們致敬。他的身材很高，鬍鬚之黑真是我從來未見過的。他和我握手，問我是否還認識他。他的舉止，他的言詞，甚至他的鬍鬚的修理法都似乎有些異樣，有些身分頗高的神氣。他的鬍鬚周圍修得很圓，像一只喇叭樣從中間展開去，又像農民家常用的土窰罐一般。他的眼睛呈灰色，非常之大而又神采奕奕，牙齒潔白，極美觀，語音非常圓熟。

「往時我做過了你的先生的，」他說，當我望着他，正在疑信參半的時候。我還沒有來得及說出他的名字，那灶坑上的孩子却先叫出來了。原來他就是葉希甫，在家裏的混名叫作「蕃薯」！他往時曾經是一個很用功的青年，讀了許多

書，精於代數學，能夠記憶土耳其，德意志，保加利亞等國國都的名字，能夠解釋雨和雷電的原因，並且不信鬼。他留了鬚鬚，看去多麼老呵！

他說，他聽見人說我在安東這裏，特來請我到他家裏去的。一會兒我就向安東和他的家人告辭，偕着葉希甫走了。

他剛剛在最近造好了一棟房子，這要算村裏最大的最美麗的房子了，木板蓋的屋頂，窗戶很寬大，全屋浴在日光之中，光采煥發，現出新鮮壯健的樣子。在全村中，一間屋子有單獨的寢室，室內裝設有兩張床位而不用灶坑，這樣佈置的便只有她一家。自然這一點他是頗得意的，非常得意的，然而他最得意的還是他的菓園。他要我一定去看看，並且告訴他，這和美國農人的菓園比較起來，成績是怎樣。

當我們走進菓園的時候，我看見有兩個婦人坐在一株老榆樹下面的草地上。

一個的頭髮散開了，把頭靠在另一個的膝頭上；這另一個正在那兒一面談着那在農

民中流傳極廣的古代打獵的故事，同時拿着一柄細齒的木梳替她的同伴在那兒捫虱子！葉希甫沒有理會她們，立刻滔滔不絕地詳述這菓園的歷史——這些樹他是怎樣弄來的，怎樣犁土種植，怎樣保護，怎樣修理並灌溉。這兒是蘋果，梨樹，櫻桃樹；前面便是梅子和漿菓，那是在俄國最好的種子。是的，有一株梨樹——American! ——美國種的，結了又大又甜而又多汁的梨子，全白色的，皮上沒有一絲兒紅跡。我在美國看見過這樣的梨子麼？他問。

真的，這是一個很可觀的花園，我在美國所看見的最好的菓園中，有幾個還不及牠哩。我很奇怪，我到此地的這幾天中，在村裏來回也踱過了許多次，何以竟沒有看見過這處菓園。這和其他農民所種的那些萎縮矮小的樹比起來，真是相隔天淵，這也可以充分證明，農人只要有着適當的指導，他還是很有近代的科學的才能哩。我問他從什麼地方學來的這樣多的種植菓物的知識。呵，他並不知道。有些觀念是他在軍隊裏的時候，隨意翻閱的一些書籍上面得來了；還有些簡直是他

自己想出來的。不一刻，那勝利的光輝從他那明亮的眼睛中消失了，他很發愁似的說：

『你知道，我或許要把這些都斫掉他，全菜園都不要了。』

我很吃驚地望着他。這句話似乎過於怯懦了！倘使他說他立刻會割斷自己的喉管，我的吃驚的程度當也不過是這樣。

『你看，在區蘇維埃那兒，他們以為我是一個資本家哩，因為我造了一棟還可以往的房子並且培植了這座很好的菜園。我聽說他們正計劃着要我納一筆菜園的特別稅，二十金盧布。想想看，我還沒有在這菜園上賺到一個錢，並且也不想在最近幾年靠牠賺什麼錢，因為還得幾年才長得好，可是竟要納二十金盧布的稅哩！這便是俄羅斯立刻要到來的結果，我的朋友。一個人甚至一口飽飯都弄不到口，然而還是要被認為資本家或土豪，而且要擔負不免使自己破產的重稅。……你看見過我們農民種植的那些菜樹——生硬的，蟲咬的，非常難看相的。這菜園可以作

他們的模範，我也非常願意把我所有的一點智識供獻給我的任何鄉鄰，幫助他們培植一座像我的一樣或更好的菓園。可是，倘使蘇維埃逼我太甚了，哼，我一定把這些樹都斫掉。我的天，我一定要這樣幹的，那末，讓他們來向那些樹樁去收稅吧！」

他的目光中顯出怒火和決心。可是接着他又笑了，自己承認說話太過火了。他又用後悔的神氣對我解釋，他說我終於是一個客人，他用個人的困難問題來麻煩我，這是他的錯誤。請我一定原諒他——說這是他的一種蠢笨而暴躁的舉動。

只有在想起本地蘇維埃辦事不公平的時候，他才忘了形，發脾氣。……後來他還是要我一定到他家裏去會一會他的妻和孩子。

他的妻是一個小婦人，風態異常娟好，說的並不是本地的土話而是很雅馴的俄語。這顯然可以看出她並不是我們本地人。她生長在瓦爾加河上的一個邊遠的省份裏，不是農人的女兒，她的父親是一個軍官。她是非常開通的，做女兒的時

候還進過學校，並且在國內也遊歷很多地方。她遇着葉希甫的時候，他正在軍隊裏當兵；她的父親非常恨農人，聽說他的女兒要變成農人的妻子，他更是暴跳如雷，幾乎要發瘋了，然而她終於違背了父親的旨意，毅然和葉希甫結婚了。她是一個多言好問的婦人，並且很懂世故人情，這是一般農婦所沒有的。她提出了許多關於美國的問題。自然她聽見過一些關於美國的事，讀過一些美國的書，曼里得（Captain Aibre Read），庫泊爾（Cooper）和賈克倫敦（Jack London）的書，和『黑奴籲天錄』（Mule Tom's Cabin）。啊，那是多麼傷心可怕的一部書呵！那不是真的吧，是嗎？美國人對待黑奴並沒有真的那樣無心肝，是嗎？Bozhe Moy（我的上帝），他們對待那可憐的老湯姆是多麼慘無人道呵——比俄國地主對待農民還要殘酷！……美國人的生活怎樣呢？他們吃的什麼呢？他們穿的什麼呢？他們自己尋些什麼開心呢？並且，她問，我是否願意告訴她，美國的男子是否能令人一見傾心，……即是說，是否有柔腸俠骨？……她一生都還沒有，

實在沒有遇見一個美國人，雖然她常是想遇見一兩個。……並且美國的女人美嗎？她們像俄國的女人一樣美嗎？真的嗎？她們是大呢，小呢，是白面金髮的呢？抑還是全黑色一般的？她們穿得華麗呵，不是嗎？她又說，她多麼想知道美國最近流行的服飾呵！我能夠送她一本時裝冊麼？她甚至於聽見說，美國居然有代替法國成爲婦女時裝之指導者的趨勢哩！美國一定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國家呵！……不像我們這醜陋的俄羅斯，此時……咳，此地的人早已忘記了世界上還有什麼『時裝』這回事了。……

此時她預備好了點心。假使和他們力爭說我剛剛吃飽了的，這是一點用處也沒有；和一個俄國人爭論吃的問題，十次定有十次輸掉的。他無論如何結果總是要贏過你的，即令要他費一整天工夫，他都是在所不惜的。……他們的家世是很好的，所以有盤，有叉，有飯巾，還有許多爲一般農民所不知道的食品——糖漬櫻桃，桃，漿果，餅餌，自然還有茶，從 *SABOVAR*（矮茶壺）裏倒出來盛在玻璃杯

裏面，完全和城市的所謂縉紳之家一般。……

葉希甫的幼子，喘息而汗流滿面地，從街上跑進來了。他年約十七歲，舉止間有些帶女性，說話囁嚅着。他非常容易紅臉，特別在他笑的時候。他穿着一件黑色短罩衫，腰間繫一條放亮的皮帶，皮靴是新刷油的，靴腰籠到了膝頭以上，綳摺處滿積着油跡。他也非常有興趣於美國的問題，他請我告訴他，美國人是否也跳Polka（波希來亞之一種舞）Quadrille（四組舞）、Prokoyak（俄國舞）、Mazurka（波蘭舞）或是其他任何俄國的舞？他們用的是哪一種音樂——像我用的手風琴和小鼓一樣嗎？美國有的是哪一種的女子呢？她們像農村女子一樣美麗嗎，她們的頭髮也編成短辮，並且繫着頭巾或戴着小帽嗎？她們唱得好聽麼？唉，美國的女子也像俄國城市的女子一樣剪掉了頭髮嗎？真的嗎？呸！他真不會喜歡這樣的女子，村裏別的孩子也決不會喜歡的。農村的女子敢剪掉辮子，真是該死！我們男孩子們不會有一個人對她說話的，除非把她當頑意見去作



弄她。……他又問我喜歡音樂麼？喜歡跳舞麼？又問我是否願意去參加午後他們的跳舞會。倘使我去參加，那些男女孩子們會是多麼驚訝……他們非常想我把美國的舞蹈給他們看。請問，願意麼？他對我說。……

後來，葉希甫從架上取下了一只手風琴，開始奏着一曲急促的調子。他的妻開口唱歌了，他的兒子也接着唱了，不一刻，三個人都唱起來了，伴着那樂器的柔音，一曲又一曲，簡單，動人而充滿了意義，音調大部份都是陰鬱淒涼的。他們的歌聲是沒有經過訓練的，可是他們的歌聲中實在含有很濃厚的熱情，很超越的友誼，令人聽了，一面感到慰藉，同時又頻生煩惱。

接着一個身材短小的人走進來，這一幕歌劇便中止了。這人衣衫襤褸，赤着腳，布褲上沾滿了汗雨的斑點，褲腳捲到了膝頭，腳上糊滿了褐色的乾泥，好像穿着一雙泥靴似的。他是一個頭髮留得很長的農人，一叢紛亂的鬍鬚彎彎地向兩旁分成兩只尖角，他的手背上，頸上，耳上都蓋滿了黑色硬毛。他通知我說，農民

們都在間壁稻場上集合了，他們要請我去。羣衆大會立刻要開始了。本來我不願離去我這和善的主人和主婦，然而沒有辦法，只得向他們告辭，偕着那人走了。

聽聽農民在會議的形式中發表他們自己的意見，這機會終於給我尋到了。當我到農民家裏或田中作簡短的訪問的時候，我已經和他們個別的談過很多話了。可是我覺得，個人的意見不免是加上了個人善惡不同的色彩。我想，在一個羣集中，人們似乎會比較更客觀些，對於自己的說話會比較更謹慎些，因為不然便恐怕受人的指摘，說他的話是有偏見，以個人利益爲出發點的。而且，我很想看看，農民是否會真的把「一切的事」都說出來，這是他們對我承應過的。……

農人們都已經圍坐在場裏的木堆上面，當我走進去的時候，他們都對我脫帽並和我握手。他們開始問我，又是關於美國的問題，這一個題目，在俄國無論是城鄉，無論是哪一階級的人，都是感到無窮的興趣的。可是他們所問的並不是葉希甫的妻和子所關心的事。有些分量更重的問題佔據了他們的心。美國有一個像俄

國這樣的蘇維埃政府嗎？ 沒有？ 還沒有嗎？ 她什麼時候才会有呢？ 永遠不會有嗎？ 真的不會有嗎？ 那麼，那只有共產黨在那兒預言着，世界革命以後便都建立蘇維埃政府，共產黨知道的事竟這樣少，甚至還不及我們這無知的農人……他們只有一宗高強的本領，那就是誇誇——有人這樣說。 咳，他們是怎樣誇大呵——比一個跛腳新娘的母親對新娘說謊還要壞些呀！ 好的，那末，美國有的是哪一種政府呢？ 有一個總統嗎？ 總統是什麼東西呢，他是誰呢，一個無產階級的人抑是一個資本家呢？ 美國的捐稅怎樣，像俄國的一樣高嗎？ 物價呢？ 多少 普特麥可以換一普特鹽，多少雞蛋換一磅火油呢？ 靴的價格怎樣呢？……無窮盡的問題。……

「然而我推想，」那叫我來的身材短小的農民說，「你們美國有一個很好的政府，人民在那政府之下一定是安居樂業的。」

「你提的這個問題真可笑！」一個駝背的老人搶白說，他戴着一頂落了頂的草

帽，靠在一枝多節的粗木枝上面，口中含着一節用黃紙捲好的粗烟。『倘使在那國裏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我們到美國去的那些孩子會留在那兒嗎？』

『這是真的，對的，這是不能否認的，』另一個農人說，他有一大部褐色長鬚垂在胸前。

『無論如何，他們總比我們的日子過得好些，』那短小的人接着說。『他們寄包裹回來，却不是我們寄什麼給他們哩。』

『唉，兄弟們，他們並不能都像這樣寄東西回來呀，』傷心的法西耳說，他就是我剛到的那一天來向我探聽兩個兒子的消息的老法西耳。『他們有些已經忘記了他們曾經在我們這可憐的俄國住過的。他們已經忘記了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他們從來沒有寄一點什麼給他們的家人，甚至一封信也沒有——他們只是忙着自己過快活日子去了。花一分鐘的時間來想想我們這兒可憐不幸的日子，他們都是不肯的呀！……』

場上擠滿了人。他們是從村裏各方面來的，從隣村裏來的——還繼續潮湧般地來着，幾乎都是男人。木料堆上坐的地位都佔滿了。此時男人都立着，一層加一層地，大多數穿的都很壞，許多都是赤脚，有一些穿着泥污了的皮靴和木皮套鞋。都是一些粗暴而強悍的漢子，彷彿正在一種難耐的重壓之下捱着苦生涯似的。這些漢子實在有着不可犯的勢力，只是因為當初還沒有懂得什麼叫作統治或命令，所以羅曼諾夫皇朝得以在他們的血肉之上建立起他們那龐大的帝國。外表看來，都是些很馴服的人，可是倘使一旦他們覺悟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重要，倘使一旦覺悟了自己所能行使的權力，他們一怒便足以搖撼大地哩！

爲了引起他們的討論，我便偶然這樣說了兩句：

『看起來，現在俄國的情形並不很壞。……無論如何，你們大家吃的麵包和蕃薯看來似乎是很夠的啦。』

立在我右邊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看去似乎非常蠢笨而不肯多說話的人。

他戴着一頂很高的絲質帽，穿的却是一件破外衣，外衣上幾個大洞露出裏面很髒的汗衫來，這種不相稱的怪樣，看了真令人失笑。這頂帽子是他的一個親戚在德國做俘虜的時候買來送給他的。他挺着胸，非常鎮靜的樣子，兩手籠在大衣的破袖子裏面，眼睛幾乎被突出的濃眉遮蓋住了，表現的神氣是動人的，傷心的，而且不吉祥的。

「俄羅斯正在淪亡哩，」他凄愴地囁囁着說。『正在淪亡，我說，正在淪亡。』

他的顫動的聲音，聽去似乎從遠處傳來的一樣，再加上他的那種鬼怪樣，令人覺得他的話實在隱含有一種非常不吉祥的意義，好像是一個魔鬼在那兒宣佈惡咒一般。

『正在淪亡，真的，』另一個人重說一遍，聲音更加嚴肅而淒涼。『親愛的老鄉，大的，最大的不幸已經降臨在我們的頭上了，我們這些窮苦的農人實在沒有

方法逃避這災難。當我們有點東西出賣的時候，賣的東西不值一個錢。可是我們不得不買一點東西的時候，甚至假設說，僅僅買一把釘子的時候，唉，兄弟，他們便要將我們身上的皮刮盡，把我們心裏的血吸乾啦！誰聽見過的，二十，三十，甚至四十普特麥換一雙靴？像我這樣僅僅有一節沙金（俄畝）土地的人，一季的收成都不能換一雙靴呵！」

接着，另一個人說：

「談什麼靴子呢？不理那見鬼的靴子吧。我們可以穿自己做的木皮套鞋，或是竟赤腳，現在我們有許多人都是這樣過的。這還不算壞。我們這樣弄慣了的。並且我們也不需要穿城市的時髦衣裳。我們的八八們（老婦人們）自己能夠織布，並且能夠替我們縫衫褲。不要火油我們也可以過得下去。Личное（不要緊）。夏天橫豎我們可以早點睡，至若冬天——咯——我們可以照往日的，極老的舊法子，用柴火來代屋內的燈光。至若食品，一個農民吃不到青魚，當然是

很難過的。可是我們還耐得住。Zionovo，我們不要青魚，也不要糖和餅餌，我們的生活都可以過得下去。我們不是地主，不是資本家。可是鹽呢，我說，沒有鹽我們怎樣能過日子呢？沒有鹽我們的女人怎樣能烘麵包呢？沒有鹽我們怎樣能吃蕃薯呢？想想看，十普特麥才換得到一普特鹽，在大戰以前不過一普特換一普特呀！並且車油我們也是必須要的，否則我們的車便會非常容易壞掉。車已經都是非常破敗的，因為自從大戰以來，我們沒有一個人有能力來買一部新車。是的，還有鐵釘。沒有鐵釘和生銹，我們怎樣能修整那破損了的器具呢？可是價錢那樣高，我們竟買不起，——鹽買不起，車油也買不起，鐵釘和生銹都買不起，——什麼東西都買不起，什麼都買不起。……」

又有一個人說：

「往時的情形確是很壞。可是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有力氣買鹽，車油和火油，也能買一點青魚，有時在星期日甚至還買得到一塊白麵包；是的，並且還可以



買幾枚薑餅。倘使你的馬死了，死了就完了；那總算見了鬼！你把牠拖到森林裏面去，在那兒把皮剝下來，讓牠那殘屍給豺狼野狗去饕餮吧。你回家去，着手想方法去再買一匹新馬好了。你空下的時間可以到地主或是什麼地方的林主（握有大森林的所有權的人）那兒去幫短工，這樣你便可以賺點外水錢。你預備在聖誕節或復活節去買的靴子也不必買了。他只穿木皮套鞋好了。你還可以向人家借一點錢。你倘使是一個誠實勤苦的人，你總可以借到錢的。Nichevo，無論如何，你總可以想法積起一筆錢去再買一匹馬。可是現在呢，兄弟，哼，倘使你的馬死了，那簡直等於你自己死了一樣。」

「對的，對的，」一羣和聲哄起來了。

接着又一個人說：

「你說馬吧。往時在我們這一方的農人是從來不感到馬的困難的。當時馬的價錢便宜得很，誰都買得起；常時有這樣的事，農人秋天乾草的收成不好，便將

馬租給人家過冬天，若是有一匹小馬，他多半把這小馬牽到森林中去殺掉，把剝下來的皮去賣錢，因為一匹小馬還沒有馬皮值錢——你可以想見馬是何等便宜。牛也很不值錢，因為乾草很稀貴，一個農人能夠餵一頭牛過冬天，那真是不容易的事。啊。現在呢？唉，兄弟，試試去買一匹馬或一頭牛看看，恐怕把你自己出賣給什麼資本家作多少年的奴隸才弄得到這一筆錢哩。這便是現在一天不如一天的情形。若是沒有馬和牛，一個農人怎樣能過日子呢？蕃薯和麵包都有，不錯的，可是有時你還得要一點酸牛奶或是幾片乳餅啦。……」

「現在的日子，我們窮苦的農人算是一點希望都沒有了。我的天，真的沒有了！倒不如掛一塊石頭在頸項上跳到河裏去好了。」

「再也沒有方法賺一個外水錢了。」

「真的是的。再沒有地主和林主了。」

「他們把他們趕跑了，那些都是給賺外水錢的機會與我們的人咯。」

「呵，呵，呵，他們應允過我們多少東西呵！」

「機器，電氣，新住屋，學校，一切的東西！」

「並且土地。」

「土地，土地，土地！呵，呵，呵！」

「打倒那班反革命的人，」他們說，「你們便可以得到一切的東西！」

「一次瘟疫，那是他們給我們的！」

「不僅一次，足有半打呵！」

「現在倘使我們要一方木頭，我們須得跑四五十哩（Versts，俄里，約當華里兩里，後做此，）路，並且檢一根爛柴都得給錢。」

「只要他們至少把波蘭地主的田莊分給了我們就好了！見鬼的什麼機器和電汽。我們所要的是土地，他們却把這些土地變成了一個 Sovkhoz（國營地）。」

「並且還弄了一個新地主來代替管理，一個紅色地主。」

「要Sovkhos的是哪一些該下地獄的東西呢？」

「哪一些東西麼？哼，就是正管理着Sovkhos的那些懶飯桶咯。」

「懶惰而且卑污。」

「上帝，多麼卑污呵！」

「比舊地主更要卑污。當日倘使你的馬跑進了一處草田而你又窮得很，你便可以到地主那兒求情，答應決不再讓你的馬竄進他的田裏去，並求他讓馬跟你回去，不要罰他，這種請求，地主常是應允的，於是，你便吻一下他的手，騎着你的馬回家去好了。現在呢，兄弟，倘使Sovkhos的那些流氓看見了你的馬有一隻腳踩在他們的地上，他們便要罰你五普特麥。」

「唉，還要十普特哩。」

「或者還要罰三天幫工。」

「還有罰五天的。」

「五個鬼湊死他們，那般醜禽獸！」

「並且他們要的租稅差不多把我們的什麼都榨取去了！」

「立刻，落在我們田上的每一點雨他們都會要抽稅的呵。」

「並且我們呼吸的每一口氣也都會要抽稅呵。」

「唉，還有在我們耳邊囓噬地飛着的小甲蟲也都會要抽稅的呵。」

「俄羅斯正在淪亡，正在淪亡。」

「正在淪亡，真的，正在淪亡，」許多聲音哄起來。

何等喪氣，何等失望的悲哀呵！何等的憤怒，何等的悽苦呵！然而在這一

切的情緒之背影裏並沒有一點屈服的神氣，毋甯說，他們充滿了反抗的和挑戰的精神，彷彿是人民察覺了，依據人類與自然的權力，本應該屬於他們的東西，現在却給旁人騙去了，因而他們決不甘忍受這剝奪與欺騙似的。

『僅僅俄羅斯倒不會淪亡，不過俄羅斯有了像你們這樣糊塗心腸的人民，那她是應當淪亡的；倘使我是上帝，我一定立刻放一把火將她燒成灰燼，讓她寸草不留。憑上帝，我一定要——』

羣衆怒吼着要打下說話的人，不許他繼續說下去。他們似乎絕對不願接受反對的意見。但是那說話的人還是向前衝去。他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年齡不過三十歲，一雙放亮的藍眼睛，兩排發光的白牙齒，上唇上留着一撮微黃色的鬍鬚。我很知道他。他的名字叫尼克孚（Nikifor）。他是村蘇維埃的主席。他的兩眼中滿含着怒火。

『憑上帝，你們一定要聽我說，』他雷轟一般地怒吼着，『不管你們願不願意！』

『聽他說，聽他說！』『滾開去！滾開！』『我們聽夠了你們的話，夠到不能再容受了！』這些以及相類的聲音在空中四播着，一句緊接一句。可是

尼克孚只是猛力地搖着頭，大聲吼着，不管大家如何表示不願，如何詆毀辱罵，他的話總是要大家聽的。

「農人們，農人們！讓他說，不然我們的美國朋友還以為我們怕他哩。給他看看，我們不是怕他的！給他看看！給他看看！」

這幾句話得到了所願望的效力。反對的聲浪逐漸低下去，尼克孚的深沉的聲音從下面捲繞而起了。

「你們常時怨望着，常時不滿意這或那。現在你們又向租稅下攻擊了。你們不願意蘇維埃向你們徵取一點什麼。我猜想你們還想蘇維埃每天早晨送一只烤豬給你們吃早殮哩。這兒是從美國來的一個人，一個在你們村裏土生土長的孩子。問問他美國的農人是否也納租稅。」

「他們固然納租稅，」從木堆頂上發出來的怒聲說，「他們是得到一些報酬的。我們得到的是什麼呢？」

「我們得到了一場瘟疫！」

「哼，不僅一場，實在有十二場哩，每個月都有一場新的。」

「他們曾經允許給我們一棟學校的房子，請問在哪兒？」

「是的，那房子在哪兒？」

「我們的孩子們一個整冬天都在街上亂跑，都發野了。」

尼克孚發狂似地揮着他的臂膊，要大家靜下來。

「你們問，那房子在哪兒麼？」他狂叫似地說。「你們敢問這句話麼？你

們敢麼？蘇維埃不會把K村地主的私宅給了你們麼？」

「是的，」有人回答說，「他們給了我們滿藏着黃金的仙宮，可是我們須得跑

到月亮裏面去取才能到手哩。」

尼克孚向我投了有意義的一瞥，並且憤然搖着頭。

「聽他們，聽他們說，」他說。「唉，你們這般無希望的東西呵，你們這般



糊塗心腸，無道理的野獸！區村離此地不過十五哩路，並且倘使你們大家齊心努力，不要一個禮拜，你們便可以把舊地主的那棟大房子搬到我們村裏來，這樣你們可有一座在俄國算是最講究的學校房子了。你們爲什麼不去搬呢？你們爲什麼不去呢？」

「爲什麼我們應當去呢，我要問？」那矮小駝背人說。

「是的，爲什麼我們應當去呢？」一羣怒聲哄然叫着。

「他們吸取我們的血汗，像現在這樣不已經很夠了嗎？呵，呵，呵，那麼滑稽的一回事呵！他們要我們納稅，納了又納，納了又納，可是結果竟不能代我們搬一棟做學校的房子到村裏來。他們要我們去搬，可是我們爲了要照料田裏的收成，恐怕腐爛了，真是日夜不息地勞動着，哪裏有空工夫呢？呵，呵，呵，多麼刁狡的話呵！」

羣衆憤怒的情緒騰耀得很高。許多聲音同時高叫起來。譏笑聲，怒罵聲，

咀咒聲，紛至沓來。可是尼克孛立刻又爭得了羣衆的注意。

「你們不能希望蘇維埃立時把一切的事都幹好啦，經過了這多年，這累年不息的戰爭與破壞之後。他們給你們的那所房子可算是世界上最合用的一所校舍，你們在哪兒去找也只能有這樣的學校，所要的只是你們費點麻煩去把牠搬到應用的地方來，你們却不幹，似乎你們恐怕一動手房子就會倒下來或許你們會跌死一般。

再說那浴室又怎樣呢？」尼克孛掉頭對着我又說：『我不是替蘇維埃辯護。我對於他們的錯誤行動，也和我的隣人一樣，有着很大的忍耐心。可是聽呀！當紅軍在這兒的時候，兵士們裝置了一間浴室；後來他們預備開走，他們便把浴室中的大鍋以及一切其他的用具都送給我們，只要我們願意建立一間真正的公共浴室。

我們召集大會討論，一次又一次，最後才同意接受這種贈與。在紅軍沒有開走以前，他們在一星期中規定了日期，允許我們去用他們的浴室。女人們很少敢於走近這個地方的。她們一生都沒有到一間浴室裏去過。她們以爲裏面會有鬼，她

們去了一定又扼死她們的。僅僅有幾個男人鼓着勇氣跑去，我相信只有四個，有一個傷了風，於是謠言四起了，說浴室是一個頂危險的地方，那兒是很容易傷風的，整個的計劃於是都破壞了。這兒的這些農人便是這樣愚蠢無知的東西。」

好些個農人大笑起來。

「要那浴室見什麼鬼，」有一個人說；「我們要的是土地！沒有浴室我們還能過日子，沒有土地我們怎能過日子呢？他們允許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給我們的，爲什麼他們不辦呢？」

「你們以爲土地會跳上天去了麼？」尼克孚高聲回答說。「你們沒有看見，在這兒附近的別的地主土地是怎樣分給了農民的？忍耐一會兒，不久也要輪到我們這兒來的。」

「忍耐嗎，你說？」一個人帶着威嚇的神氣怒吼着。他是尼克孚自己的哥哥。他跳起來，猛力揮着臂膊，彷彿預備要打什麼人似的。「你說的忍耐簡直

是見鬼！候我們埋到墳坑裏去了，你還會在那兒叫着忍耐哩！我們有些人已經沒有幾年好活了。我們沒有再忍耐下去的時間了。」

這幾句話在羣衆中贏得了很多的和聲，好些個人都跳起來，猛力揮着他們的手，拚命地用各人的最高音叫喊着。他們會辱罵並咀咒蘇維埃和尼克孚，並且搖着他們緊握着的拳頭指向尼克孚。我以為他們會打起來，便對幾個最興奮的人勸說，要他們平靜下來。但是毫無效果。喧嘩四起，一部份羣衆的怒氣找到出路了。

尼克孚的面上發火似地緋紅了。他的帽落到地上去了；汗衫的領口也鬆了；額上和眼皮下都冒出了一粒一粒的汗。他也揮着臂膊並叫着。他不是多數黨人，可是他是一個很忠誠的革命黨人，每日都在竭其全力為蘇維埃効勞；今天聽見了農民這樣激烈地辱罵蘇維埃，特別是當着我的面，當着一個美國考察者的面。羣衆喧嚷的聲音略息，他還是喊叫着，他的聲音忽而高，忽而低，非常飄逸而動

聽。

「我們這兒曾經遭受過什麼樣的一些困厄，你們這些愚蠢的腦子老是記不得，也懂不得的！告訴我，那該死的波蘭人在這兒的時候，他們幹了些什麼事？他代替你們灌溉菜園並且耕田犁地麼？當他們退却的時候，他們又幹了些什麼呢？他們在你們的路上播滿了金銀嗎？你們忘記了他們是怎樣偷你們的馬，你們的牛，你們的豬，你們的穀，甚至你們日食的麵包麼？你們忘記了他們是怎樣毀壞了橋樑，鐵路，磨坊，他們是怎樣在許多村裏放火麼？你們忘記了你們是怎樣驅着幾口救到了的牲畜逃到卑濕的小池那兒去，你們是怎麼樣日夜禱祝着，要紅軍來救你們逃出波蘭人的野蠻壓迫之下。這一切你們都忘記了嗎，你們這般無道理的，不可理喻的東西？這還是不久以前的事，僅僅過了幾年，不是嗎？呵，你們怎樣變得這樣健忘，真是該咀咒呵！你們以為我們其他的敵人正在幹什麼呀——那當權的法國人，英國人，意大利人；是的，還有那美國人？並且還有我們

自己的那該萬死的白黨？ 每個人懷恨我們，每個人都向我們放火，並且每個人都在那兒想法毀滅我們。 我們在這資本家稱雄的世界中沒有一個朋友，真正沒有一個朋友，而我們又是這樣困窮，這樣饑餓，這樣褻褻，這樣孱弱……雖則如此，我們還是挺身向前，和那般惡魔似的敵人對陣，迎頭痛擊，將他們驅逐出去，全部都驅逐了，那波蘭人和其他的人。 這不是蘇維埃幹的嗎，這不是嗎？ 當時你們不會說過你們非常歡迎紅軍的歸來？ 你們不會說過，今後無論怎樣你們總是擁護紅軍，你們決不再仇視他們，因為他們救你們逃出了那兇殘的波蘭人之血腥的鐵腕嗎？ 這一切你們都忘記了嗎？ 只要想想這般野蠻種所幹的那些破壞，他們所給予我們的損害！ 這便是我們之所以還感到一切東西都缺乏的原因。 這便是一切東西之所以還是非常昂貴的原因。 這便是你我之所以常常沒有火油點燈的原因…… 可是，等着吧——。」

他的哥哥又打斷了他的話頭，可是他不理會，還是繼續說下去。

「你們又抱怨，說你們要跑四五十哩路才弄得到木材。這是誰的過錯呢？告訴我，這不是你們的錯過是誰的錯呢？爲什麼你們把鄰近的森林都斫倒了？爲什麼你們不留一點預備明天用？咳，你們這般愚蠢又無道理的東西呵！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想立刻把他所能抓到手的全部都抓回去，你們到了森林裏好像豬到了蕃薯地裏去了一樣，只要看見了，便是一小枝也都是要斫去的。這樣一來，結果怎樣了呢？你們沒有看見你們自己幹的成績嗎？我們的河快要乾死了，立刻我們會甚至連一個浸蔴或是洗東西的地方都找不到哩。我們要一捆柴，恐怕得跑得更遠更遠的地方，在路上要走兩三天都說不定哩。哼，設若不是蘇維埃成立了，禁止你們亂伐森林，恐怕你們還得長途奔波到西伯利亞或者到月亮裏面去找你們的木柴呵。」

羣衆憤激的情緒此時已經平息了。只起了一陣喃喃的低聲，沒有一個人出來高聲答辯。只有那短小的駝子還是高聲說着：

「無論如何俄羅斯是正在淪亡。空口說白話又有什麼益處呢？」

尼克孚用手揮去了額頭的汗，冷笑起來。

「對於奴隸們你又能有怎樣的希望呢？」一會兒他又轉向我。「沒有自尊心，沒有戰鬥力的人們又能有怎樣的希望呢？他們所願望的只是蘇維埃給與他們一切。他們真是無希望的，這般老年的人們，我常時對他們這樣說的，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他們一直到死都只有做奴隸，憑上帝說，他們真會是這樣！」

農人們都笑他，並預言等到算賬的那一天到來，他們一定要提醒他記起今天的話，啊，他們會怎樣提醒他呵！

此時一陣手鼓的響聲和少年的歌聲傳到了我們的耳鼓裏。原來羣立在一旁聽着他們的父兄輩爭論的一羣孩子，此時很愉快似地奔到街上去了。尼克孚挽着我的臂膊，要我跟他一路去。立刻便有一列少年的隊伍走我們面前經過，領頭的是村音樂隊——一面手鼓，一只手風琴——緊接着的便是女孩子。他們都是穿的休



息日的衣衫，白色短衣，很潔淨的小膝裙；有幾個穿着大皮鞋，大多數都是赤腳。她們都是挽着臂膊一排排走着，把街都佔滿了。男孩子們也都穿着星期日的服裝，緊接在女孩子的後面。他們都唱着一曲很悲壯的流傳已久的俗歌，內容是說的一個戈薩克人殺死了一個吉卜西人，原因是吉卜西人要偷去戈薩克的愛人。

……

在我看來，這真是一種美好而動人的情景，這樣多的男孩和女孩，大部份都赤着腳，穿着洗得很乾淨的舊衣衫，脚步活潑而整齊，顯然早已忘懷了，或是本來就沒有關心那些終日盤旋在他們的父兄腦中的愁苦悲哀，都是很高興地在那兒唱着舞着。這種情景令我也忘懷了那醜陋的泥污，那骯髒的茅屋，那終日悲嘆着他們的命運不好的一大堆愁苦的人。終究，村裏的貧困與失望還是掩不了一般的歡樂和愉快。

尼克孚似乎也變成了另樣的一個人。臉上暴露着的青筋已經平伏了，眼中的

怒火也消失了。他已經不是一個政治家，宣傳家，向着人山人海的一堆羣衆發出一陣熱烈的斥責之詞的鼓動家，而是一個神采奕奕的孩子，用腳打着拍子，點頭和着歌聲——這正是俄國人所具有的一種能突變的特別性格，從極端的失望變成極端愉快，從發狂似的憤怒變成喜溢眉宇的歡樂。他用眼對我作示意的一瞬，並挽起我的手臂。接着昂起頭，挺出胸，他高聲和唱起來，挽着我加入少年的隊伍走去。……



## 第八章 新青年

這些農村青年是多麼不倦怠，多麼活潑靈巧的跳舞家呵！整下午他們都跳着，舞了又舞，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姿式，城市的人或外國的人是不懂得的，急劇的台步，錯綜的舞姿，充滿了熱情活氣，亦頗勻正而秀美，令人看去非常愉快。他們跳着，踏着，旋轉着，騰躍着，同時又高興的叫着喊着。雖然在休息中間他們並不鄙視握手，並且公開地彼此擁抱着，沒有一點忸怩狼狽的樣子，可是在跳舞的時候，他們並不很親近的擁着，只是挽着臂舞着。大多數的女孩都是赤腳，大多數的男孩都穿着釘有小馬蹄鐵的皮靴。然而沒有一次鬧出什麼亂子來。沒有一次有女孩子被踹的事，或者只有一次，那正是我這 *Americanetz*（美國人）被孩子們甘言說服，嘗試和村裏的頭等跳舞家舞着一個美國式的二人舞的時候。……

在休息中間，他們便分成了許多小羣，唱着，相撲着，彼此戲弄着。常時有

一大羣圍繞着我，問我許多關於外國地方和外國人的問題。不時還有人提到俄國的政治問題。有一次，尼克孛問我對於那次羣衆大會的意見怎樣。我只得直說，那實在是一場很激烈的爭論。他大笑起來。他解釋說，這還沒有從前他遇着的那一次那樣激烈。農民討論搬移學校到村裏來的那一次集會，我要是去參加了，便一定知道是怎樣激烈的一場爭論，他說。那一場舌戰從白天繼續到深夜，後來他的喉音幾乎嘶啞了一個星期，便是低聲細語都說不出來。無論如何農民是愛說話的，特別是現在，因為現在有了些可以激動他的事，有了些可以讓他發洩他們的積怨舊恨的人。然而，這都是應該的。他叫我不要把這些情形看得太嚴重了。他們正學着了不少的東西，這些蠢笨的農民，他說。……

後來有人提議，要我在夜間偕他們一道去參加他們的Nochler（夜遊）。他們一定替我預備一匹馬和一件羊皮褂。只是——我肯睡在硬生生的光地上麼？他們問。倘使不肯——好的——他們也願意爲我帶一束稻草，讓我的『資產階級的』

美國骨頭有一塊乾燥的柔軟的地方安放。

Noche 是什麼呢？

在我們住的這一帶地方，每當春夏季的夜間，農人們趕着他們的馬到牧場上去過一整夜，這已經成了一種習俗，早已不知道是起源於何時代了。暮色四垂，日工完結，晚飯也已用過了的時候，每一家都有一個男孩或女孩，通常是沒有結婚的——騎着馬到村裏大家選定的地方去集合，從那兒再一道到公共牧場上去，距離約有三四哩路。在露天中和馬羣停留一整夜，這便叫作 Noche。

在寄居在美國的時期中，我的心常時迷戀着故鄉兒時的生活，並且多次我想起過 Noche 的愉快和興奮，真不禁爲之神往。對於青年人，這是多麼一種開心的遊樂呵！男女孩子們騎着馬唱着山歌出發到牧場上去，到達以後便分成幾羣，去尋取木柴，架起一大堆山火，大家圍繞着這火蛇般的狂焰坐着，談着鬼怪的故事，歌唱着，跳舞着，賽跑着，做着遊戲，講着愛情，並且常時還去獵取豺狼哩。

自然我願意參加Zootier去，我告訴他們，也並不要帶一束稻草。他們笑了，並且警告我，此時已經八月了，夜間露濕且寒冷，牧場上都像橡木一樣硬哩。可是，好的——我橫豎多半沒有睡覺的機會的，他們說。他們要和我討論一些問題，是可以弄得我全夜不睡的。他們有許多事要和我談。他們當中有一些是參加了那天的羣衆會的。他們在那兒一句話也沒有說，因為說也是無用的——他們說。咯，那些老人！他們是沒有希望的。尼克孚是太樂觀了。他們實在什麼也沒有學到，學到的只是發脾氣。在『沙皇』的統治之下，他們受剝削，他們被壓榨，可是他們決沒有說過一句話。而現在，他們却高叫起來，說什麼世界的末日到了。他們要立刻取得一切。或許這是因為他們感覺到了他們的年事已高，嗅着了死神到臨的氣味。……可是青年人是完全兩樣的。他們有着生活的前途在前面。他們可以等待他們的時間到來。進步很慢，對於他們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自然並不是他們都有了階級覺悟並受過了高等的教育。他們中間有些

人，或許甚至是大多數，都仍舊固執着舊觀念，保存着舊習慣，喝燒酒，甚至幫着釀造燒酒，稍遇刺激便破口亂罵，極下流的話都說得出來。可是有一些是曾經在紅軍裏面服務過的，他們讀過了一些書，聽過了一些講演，參加過了一些問題的討論，看見過了這泥污的小村以外的世界上的事。他們有着他們自己的觀念……許多觀念。……在過Nochleg的這一夜可算是我們的世界。不會有老年人到那兒來打擾我們，一切問題我們可以詳細地討論一番。他們叫我千萬不要以為青年和他的長輩是一樣的愚拙落後，不要把這樣的印像帶回美國去。他們中間有些人是落後的，可是其他的……好的，我當然會看得出來的。

我準備參加Nochleg的消息很快就傳遍滿村了。沒有一個我遇見的農人不對我談幾句這件事的。許多隣居都擁到我住的地方來送行，送我動身到牧場去。

一個孩子給我送來了一件大領的羊皮褂，當我拿來圍在身上的時候，旁觀的人都大笑了。



「完全是一個體面的農人樣子，」一個人帶笑說着。

「他現在還缺的只是一雙木皮套鞋，」另一人這樣說。

「還缺一個十字架，」一個老婦人這樣加上一句。

「把十字架放到一邊去吧，八八。人們現在不再怕鬼了，」一個有鬍鬚的農人和聲說。

「我要說不是這樣的！」那老婦很生氣地退開去了。「他們自己立刻要變成鬼了！」

一個赤着腳的小孩跑進來，喘着氣，通知我說他爲我牽來了一匹馬在門外，並說我的一夥同伴帶口信說他們預備在某地方候我。我的這一夥大概是十二個青年，大多數都是在紅軍中服務過的。他們是村中的智識份子，是青年裏面的領袖。他們當中有兩個是特別在本村的政治生活中有地位的。一個名叫安多希，是一個少年共產黨員。他是一個矮而壯的青年，一把捲髮露在小帽的邊外，像傘

形一般覆着前額。另一個便是小法西耳，比安多希更年輕一兩歲。他是一個態度很和藹的青年，在本村中只有他讀書最多，而且是一個有天才的演說家。雖然他是一個革命者，但他並沒有加入共產黨。他認為，要農民接受共產主義，不是多量的宣傳，或強迫，或誘勸所能為力的。他和安多希常時非常激烈地爭論着關於農民最後共產主義化的問題。可是他們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他們和其他一批所謂進步的青年便是本村革命的擁護者，主要的支持革命的人。

當我引我和那一夥那兒會合了的時候，安多希便提議我們立刻動身，他說當我們達到牧場的時候，其餘的羣衆一定會准時追上我們的。

這是一個很娛人的夜晚。光彩煥發的滿月低低地掛在天邊。燦爛的星空沒有一絲兒雲影；亦沒有剪剪的寒風；濕潤的，清涼的空氣溫和地，爽快地撲着兩頰；全部村舍幾乎都沒有燈光——農人們已經睡了，或許是在黑暗中坐着，因為沒有力量買火油。狗不斷地吠着，有時單個的，有時成羣的，一種短促而銳利的吠

聲，不是有所驚懼而是一種食飽居安以後愉快的表示。從村的那一邊起了一陣歌聲，是女孩的聲音，是一種低而悲哀的調子；唱歌的人愈走近，歌聲便愈高而清晰。我們騎在無鞍的馬背上緩緩地馳着；沿路水窪極多，馬足不時要陷在裏面，發出潑拉的響聲。一隊孩子匆促地追上了我們，緊緊地跟在後面，俯身向前傾聽着，顯然是不肯放過我們談話的每一個學生的神氣。

孩子們向我剖白了許多有趣味的事象——非常有趣味而又非常有意義的。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便是最小的也不，）再相信有什麼鬼神，甚至連 *Prasanna*（水神）也不相信了。以我兒時的經驗看來，這種話似乎很不可靠。當時我們是多麼害怕 *Prasanna* 呵，一般人都認為這水神是常時在外面攫取小孩帶回她所住的水底去的。在夏季，*Prasanna* 更多了。水神坐在圍籬上，頭髮散披在肩上，紅似火的眼睛灼灼地射出閃光，企圖攫取過往的行人——我們的父母們看見過，這樣對我們說；我們也似乎隱約地看見過一眼，因此我們也互相告語着。*Prasanna*

的這些故事都是胡說的，孩子們這樣說，並且大笑起來。世界上沒有 *Prasalkas*，沒有 *Donovos*（屋漏鬼），也沒有別的什麼妖神鬼怪。這一切的迷信都是牧師造出來的。那般牧師都是「沙皇」的走狗，他們把農民永遠範圍在無知之中，這樣他們便可以不時跑來，灑點什麼水在房子裏，說是驅除了什麼鬼，便可以藉此弄到一斗麥或是一籃雞蛋。現在便是小孩們也不相信他們的那種惡魔的駭人故事了。只要去問問那最小的孩子，看他們是否還懷有此種信仰，便很容易叫我信任他們的話。神道邪說在本村中的已經死去了，已經和地主，和舊政府的將軍以及一切舊的惡勢力走上了同一沒落的道路。……

我問他們，青年人的道德是怎樣的呢？自從革命以來，是否有點變動呢？

沒有變動，他們回答說。女孩們還是像她們的母親和祖母那一樣的拘謹。自然，一個男子可以和一個女孩開開頑笑，用臂去擁着她，握着她的手，吻她——只能是只能吻他兩額或頸項，決不能吻嘴唇，除非她是他的未婚妻。否則——哼——

我們的女孩們是非常壯健的，她們的一拳甚至可以打得你流血，不過，男孩們也是很知道的，所以都是非常尊視女孩們的。男女兩孩發生了戀愛，自然是會常在一個處的。在Nochler的時候，愛人們相互枕臂而臥，這是一種舊習俗，現在還是很盛行的；可是非禮的舉動也還是和往時一樣的極少發生，這當然是很容易了解的事，因為一個女子若是忍受了一個男子所加的非禮，這女子會是再倒楣也沒有的了。那行了非禮的男子，即使是她的愛人，也多半會捨棄她的；於是再不會有人要她作妻了，除非或許有一兩個可以看作她的祖父輩的老人來過問。女孩們知道這種情形，因而持身非常嚴謹。只有幾年以前隣村中有一個女孩生了一個私生子，她恐怕旁人發現了，竟至將那嬰兒扼死了，拿來埋在屋背後。……

青年人是否還是像往年那一樣早婚呢？我問。是的，還是那樣早婚，他們回答說。一個女孩到了二十二歲或更大的年齡還沒有出嫁，便和往時一樣着急傷心，或許還更厲害些，因為現在的女孩過多了，或者竟是男孩比從前更少了所致。

大戰中搶殺了許多男孩，革命和傳染症又結果了許多性命，因之女子特別過剩，男子由是而有恃無恐，強索奩資等現象便到處發生了。他們提出的奩資都是非常過分的——一匹馬和一部車；兩百普特麥；一大筆現金，兩百甚至三百金盧布。一個女孩沒有奩資，她便陷入極可憐的薄命地位了。她很少能夠嫁給她所愛的人的。她竟能夠嫁出去，那已經算運氣好的了，還有機會選擇對手嗎？……是的，老處女還是被認為多餘的一種人，自然有了階級覺悟的革命黨人是很了解並且同情於他們的這種困難的地位。農民當然還算非常落後的。奩資是一種惡習慣，是資產階級的那種獸性的遺留，資產階級之評議一切都是以利潤為計算標準，雖戀愛亦並不能例外。廢除這種習慣實在還需要今後更大的努力。……

少年共產黨員怎樣呢？我接着問。他們真的像老年農人所說的那樣缺乏道德，那樣放肆嗎？他們哄然大笑了。哼，少年共產黨員！在我們村裏只有兩個，周圍各村裏也沒有很多；並且他們當中有幾個是應當退隱到寺院裏去的，因為

他們的拘泥古怪，比任何和尚所夢想到的還要厲害些。他們有幾個是反對接吻和跳舞的，說這都是資產階級想出來腐化農民和無產階級的手段。老年農人，特別是婦人，咀咒他們缺乏道德，只是因為他們反對牧師。……爲什麼村裏的少年共產黨人這樣少呢？我又問。啊，反對他們的偏見太多了，父母們都不許自己的孩子加入，加入了的不時要受着鞭笞的威脅……此外，一個少年共產黨員所應負的責任也太多了，有很多的會要參加，有極嚴格的紀律要遵守；紀律的執行更是毫不容情的，稍不遵守便要被開除黨籍。……

接着我便把談話引到宗教上面去。我已經聽見過老年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了，聽聽青年人發表對於這個值得爭論的問題的意見，現在算是最好的時機了。

這些革命的青年似乎都要一吐爲快的樣子。他們告訴我，女孩們對於教堂還是非常崇敬的，恰像他們的母親們一樣。自然她們不再像她們從前那樣很規則地去做禮拜，奉行齋日的時候也不像從前那樣認真了。可是也並不是每一個女孩都這樣。

在一切必要的時候，她們仍舊作禱告並在胸前畫十字，並且當她們結婚的時候，她們堅持着要在教堂裏行婚禮。她們恐怕，倘使不在牧師面前結婚，惡運一定要臨頭的；她們會沒有小孩，或是她們會生產跛腳兒和怪物的。教堂內行婚禮的問題因此在村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浪。沒有一個真正的革命家，特別是共產黨員，還會要在牧師面前結婚的。在他看來，牧師就是舊日的一切黑暗與殘酷勢力的化身。就在不久以前，在隣村中有一個少年共產黨員便鬧了一次可怕的大亂子。他和他一個沒有受過很多教育的女孩發生了戀愛。在她心裏，她是非常崇信教堂的；後來她認實了，在牧師面前結婚的事，她的愛人無論如何是不會同意的，她便贊成了採用在俗的一種婚儀，那便是在蘇維埃裏面行婚禮。接着麻煩便開始了。村中老年的婦人們便開始搖唇弄舌了，開始預言新婦會遭災難的，她聽見了這些毀謗，非常難過，竟至得了氣惱症，有一次竟跑出去投水，……幸虧朋友們看見了，救起來時她已經半死了。後來她生了一個小孩，一個非常健壯的孩子，很像他的父親。



老年婦人們的舌簧又鼓起來了，她們告訴這位青年的母親，說小孩一定要送去施洗禮，否則小孩會得喉炎或出天花，立刻送命的。因此，有一天她便祕密地把小孩帶到牧師那兒去施了洗禮，……後來她那少年共產黨員的丈夫發現了這件事，他氣得發狂了。他要去拘捕那些吉卜西的老女巫。他跑到她們家裏去咒罵她們和她們的『小父親』(神)。這對於他並不是一件關係很小的事。這不僅僅是說，他受了一種可怕的欺騙，他的妻無恥地破壞了他的信仰中的主要信條之一，他的黨會開除他的黨籍。而且，他從此成爲社會中的笑柄了。牧師給與她妻的影響比他自己所給的還要大了。他想到了這些，實在忍受不住，他決意給與牧師一無情的打擊。可是——就在第二天，當牧師去餵他的馬的時候，他陡然倒地死了！上帝，那班革命家是怎樣地大笑特笑呵！倘使是共產黨死了，那些虔敬的農人會都說，這是上帝對於不敬神的人的懲罰。可是因爲死的是牧師，所以他們竟不知怎樣說的好。然而有些老婦人還是開始了一種流言，她們說有人用毒謀害了『小父

親」哩。……咯，女孩們真是落後得可怕呵。打破她們的舊信仰真是非常困難。可是男孩們就兩樣了；他們能夠懂得許多事情。他們當中有許多都不再進教堂了。還有許多許多都取下了他們的十字架，拋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在附近某村中，曾經有一羣孩子聚集在田裏，架起了一堆野火燒燬了他們的十字架。後來他們的父母痛打了他們一頓，預言魔鬼一定會扼死他們的。可是他們還活着在，這些孩子們，他們並沒有遇見一點什麼不幸的事哩。……在那村裏有些老婦人不再到河裏去洗澡了，她們說那條河是該咀咒的地方，因為這些犯天譴的孩子們在那裏面游泳過的。

在附近某州的K村，一班革命的青年幹了一件事，他們問我聽見談過沒有。啊，那真是一件動人的痛快的事呵！K村有一座舊廟，廟裏供着一尊不知什麼神像。四鄉的農民多年來都到那廟裏去進香，因為他們迷信那位尊神確是住在那神座的地底下，聽得見他們的禱告，能夠賜福給他們。這是一座很馳名的尊神，香

燭費，供奉費，每月收入數目實在可驚，管廟的和尙因之大發其財。……於是一班革命的青年決定揭穿這種弊端。他們決定開掘那神座下的古墓，證實給農民看，那兒並沒有什麼尊神。……四鄉都震動了。老年人和牧師都預言，一切續神的人，參加了掘墓的人，甚至旁觀的人，都會遭受極嚴厲的天譴。可是革命的青年們並不因而稍挫銳氣。他們當中有一些曾經在紅軍中服務過，打過白黨，是很不容易嚇退的。有數百農人跑來想證實那些預言，……可是一點什麼怪事都沒有發生。地並沒有張開大口吞噬什麼人。並沒有人倒地急死。甚至天氣都還是非常晴好的，掘墓的人只翻出了一些枯骨，却並不是人的骨頭，不過是什麼獸的骨頭罷了，……在此種情形之下，有些農人便細聲聚語着，說神只是從地下遁去了，並說有一天，續神的共產黨人一定要遭受嚴厲的天譴的。

此時我們已經走到了村外，從此便上大路了。其他的人都已經趕上了我們，這一羣人和聲唱着一曲古代的戀歌，內容是講的一個害癆病的男子在臨死的時候向

他的愛人訣別的故事。彷彿彼此心照了似的，我們都不再談話，靜聆着他們的悲歌。我的同伴中有一些隨聲和唱着，我只是靜悄悄地向前趲行，凝視着前面灑遍了月光的田野，兒時的回憶一幕一幕隱現在我的腦際，無限的戀舊之情在我的心頭迴盪着，我幾乎迷惘了。……

終於，我們到達了牧場，茫漠一片，綠水般的盪漾在眼前，一邊圍繞着一線曲折的溪流，溪流以外低垂着銀灰色的濃霧，直接到天邊。我們下馬來，將掛在馬頸上的小繩取下把馬的前腳繫牢了，以免牠們衝到犁過了的麥田裏去，接着我們便整隊走向一邊山坡去，那兒地勢起伏不平，還點綴着一叢一叢的灌木，男女孩子們便在此地度過他們的愉快的一夜。我們蹲到地下去，此時地面已經給晚露浸溼了。我問孩子們爲什麼不像我們往時一樣架起一堆柴火來。他們回答說，並不需要火。此時已經沒有豺狼了，用不着火來示威，而且附近也沒有木材可作燃料了；森林都斫去了，確實的，我抬頭展望的時候，那挺直高大的松柏和橡木都已經

不見了，所有的不過是幾叢灌木而已。

革命的青年都圍繞着我，我們的談話又開始了。我急於要聽他們談談，革命對於村裏，特別是對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有怎樣的影響，使得他們的生活有多大的變遷。陡然，有一個人騎着馬走來，我們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他身上去了。不一會，只見一個青年農人，裹着一件大褂，穿着一雙木皮套鞋，從一匹斑白的小馬背上跳下來，向前對我們走來高聲問好。孩子們都和他是朋友，便把他介紹給我。他的名字叫佩費耳（Pavel）。他是一個頭髮細長的青年，一雙斜視的眼睛，滿臉不高興的神氣。他住在二十哩外的一個村裏，因為有一件他認為是很重要的事情，他特來會我的。他說話的聲音抖顫得非常厲害，這是一個人苦難之中急切求解倒懸的一種表示。他問我是否能夠帶他到美國去。在革命以前他曾經到過美國的，現在他又想轉去。他沒有錢，他也不是美國人，甚至連護照也沒有。

……

他挨着我躺在地上，我便問他爲什麼急切地要轉去；他不願意說話。他說，話談起來實在太長了，太令人不高興了，而且談了於事情也不會有什麼補益。可是革命的領袖們都鼓勵他說，要他放心大胆地說。顯然他們前此和他是會見過爭論過的，他們準備再來大戰一場。這實在是俄國革命黨人最可欽佩的一種戰鬥的精神；他們在戰鬥中實在具有無上的勇氣。遇着戰鬥，他們決沒有退縮的時候，不論是舌戰抑是劍戰。世界上再沒有比他們更勇於戰爭的了。

於是佩費耳的滿腹牢騷都盡情傾吐了。他在美國僑居了好多年，在一家染料工廠裏作工。這是一種非常殘酷的，殺人不見血的工作；化學的毒氣傷害了內部的心臟，他的健康便開始失去了。他飲食減少，夜間更常時失眠。而且他又過着一種可怕的寂寞生活。他的朋友很少；有的也不過是同廠作工的幾個俄國人。他不能和美國人作朋友；他們不願意和他混在一處，特別是女孩們。倘使他能夠說得很好的英語，或許情形又不同一點。他嘗試學習英文，很用功地在那兒學

習。冬季他到夜校裏去學習，可是他實在太疲倦了，夜間不能讀書，他於是又不去上課了。他和他的朋友們相約看電影，逛遊戲場去，然而那兒還是不能令他們滿足。於是他們又賭博，酗酒，常時彼此大打起來。他在美國過的完全是一種不正當的生活，他真是萬分不滿意。他渴望着刺激，渴望着加入青年人的，特別是女子的，交際場裏去，可是他在那兒爲一切所擯棄，他成了一個被放逐了的孤人，一個多餘的份子。……健康失去了，癖性變化了；於是他嫌惡自己並且嫌惡世界了。

後來革命發生了。多數黨取得了政權。開始他還不了解他們。他以爲他們不過是一股土匪罷了。……有一次在某處講演會上他聽見一個俄國人是這樣講的。可是當他接到了家裏的信，告訴他說新政片很快就會將大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他便決意立刻回來。他回到俄國的時候，他還有五百塊美金。當時俄國什麼人都不許藏有外國錢，他的五百塊錢因此被沒收了。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橫豎錢是不值什麼的！他所要的是比錢更有生命力的東西，他要一個能求得生活並且能夠愉快的機會。他滿心儲着熱情和希望，……他到家了。他以為他可以取得土地，安家立業，結婚生子，從此過着和平舒服的日子了。唉，他是多麼蠢呵，他是多麼可笑的一個傻大瓜呵！他確是取得了土地——他村裏地主的田地分給農人了——可是他分得的不過兩節沙金（約五英畝），這樣一小片土地他怎樣夠生活呢？倘使有機會到外面去做幫工賺點外水，情形也不會壞到這樣。可是這種機會也沒有，一點也沒有。附近沒有工廠也沒有城市，任何種的僱傭工作都沒有。真是鬼差遣他跑回故鄉來的，他這樣抱怨說。……爲什麼不起一陣大風暴，把他回來坐的那一只船打沉，讓他葬身在大洋裏的魚腹中去呢？唉，在美國他有好的衣褲，皮鞋，汗衫，硬領，領結……晚上還可以自由自在地去休息頑耍。確實的，他沒有朋友，可是不久他學好了英文，便可以交結很多了。他有那樣好一間房，都是屬於他自己的，有兩扇大窗，有電燈；床上鋪的很乾淨的被單。而現



在呢——又穿起木皮套鞋了，又穿起襪褸的羊皮褂了，又和雞鴨犬豕共居處了，又是迄無休息的勞役着了，這一切都是爲的什麼呢？他不知道。沒有人能夠爲他解釋明白。他現在陷入萎靡懈怠中了，實在沒有超拔的希望……在俄國是沒有希望的……無論如何是沒有希望的。啊，他只要能夠轉回美國去那是多好啊！他真要唾棄俄羅斯……唾棄她一百萬次……他願意到染料工廠裏去作工，願意到礦山裏，那兵工廠裏，到任何地方去作工，他決不再有一句抱怨的話，即令寂寞到要死，他都能忍受。只要他能夠過一點乾淨的自由的日子，只要前途有一點較好的希望，就好了……

我在俄羅斯和其他地方的漫遊中，我遇見了有幾個人，他們都是非常傷心失望的。佩費耳便是其中的一個。他不滿意俄羅斯給與他的可憐的生活，不滿意俄羅斯與外國的隔離，不滿意俄羅斯忽視個人的欲望，這都是因爲美國的生活在他的心裏培養成了一種思想和欲望，這種思想和欲望是非常不容易克服的。我沒有

話安慰他。誰會有呢？除非俄國的革命黨人，他們是除了革命的宗旨以外什麼都不放在心上的。果然的，小法西耳和安多希以及其他的幾個青年都爭着立起來講話了。他們叫佩費耳不要忘記了俄羅斯過去所遇到的可怕的命運，不要忘記了沙皇牧師，官員等這一切毀滅俄羅斯的人。可是佩費耳不願意聽什麼解釋。他說，拿俄國和美國比較，這或許是錯的。可是他怎樣禁得住不這樣比較呢？美國的人民的確在那兒生活着，他申辯說。他們的確在那兒作事，作些有益的事，時時刻刻都在那兒謀自己的進益，謀家庭的幸福，謀機器的改良，謀一切事物的進步，沒有什麼人干涉他，也沒有政府干涉他。可是在俄羅斯，人民只知道怎樣去破壞，去作傻事，去發怒生氣。接着雄辯滔滔地他把他認為應該指斥的事都講出來了。他第一件指斥的是租稅制度。從前租稅對於農民真是一個可怕的夢魘一般！普通的農民都給租稅弄得發昏了，他不知道他應該付多少，他亦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付給。他所有的一切東西都得納稅。一天，一個收稅吏來了，收去

了土地稅。接着他又來了，要收牲口稅。接着他又出現了，再要收的是人頭稅。弄到後來，竟至農民每次到門外看見了路上有不認識的人，便以爲是收稅吏來了。所以有時農民恨到了極點，便提起斧頭將收稅吏劈死，是毫不奇怪的事了。誠然，現在政府只採用了一種單一稅，可是這是多麼要人性命的一種稅呵！一個人與家立業的機會都給這種單一稅連根帶葉剝盡了。……

『看看你們自己村裡的鐵匠店吧，』他接着高聲說。那位鐵匠所受的那種待遇不是社會的恥辱嗎？誠然，他不是一個熟練的機器匠。可是一只鐵釘他是可以打的。一只犁頭他是可以修的。一把鐮刀他是可以磨的。他對於此地四周的農民是有很大的用處的。而現在呢？現在他的店是關門了，生意已經倒台了——風箱，鐵砧，鐵錘都生鏽了，腐爛了；倘使本村的人要修什麼東西，他們便得跑到多少多少哩路以外去，冤枉花去他們自己的寶貴光陰和他們的馬的時間。那爲什麼呢？因爲俄羅斯的聰明的收稅吏向他強迫徵取一筆他力不能勝任的重稅，

現在他們又嘗試向我們村裡的鐵匠幹這同樣的把戲了。就在昨天，我們的鐵匠已經不肯替我修犁頭了。他正着手收場不做了。他不願將日夜辛苦所得的血汗完全送給政府去。現在這是怎樣的一種租稅制度呵！這種制度不僅破壞了工人謀生活的機會，並且把社會中最需要的作業都給倒閉了！」

安多希預備起身說話，可是佩費耳把他推開了。

「或者拿C村葉芬（Yefim）的事來說，」他繼續說。『並且記着，葉芬是一個受過了教育的農人，是地方蘇維埃的主席。他有一座磨坊，他們要他納四十普特麥的稅，實際這座磨坊幾乎有一年沒有作生意了，因為他沒有錢去買木料修理。他請求縣蘇維埃將這項稅額減少到十普特，因為他實際沒有靠這座磨坊得到一點收入；同時，全村人民召集了一次羣衆大會，由大會簽具了一封請求書，說磨坊久已不作生意，要求蘇維埃將稅額減到一個合理的數目。可是蘇維埃並不理會這種請求，你們想葉芬怎樣辦呢？他把風磨拆下來，表示不再作生意了。他還

能怎樣辦呢？ 任何人處在他那種地位又會怎樣辦呢？ 列寧自己又會怎樣辦呢？

現在你們蘇維埃的主席老是對農民說，俄國一般物價之所以這樣昂貴，是因爲在大戰和革命期間破壞得太厲害了。 對的，好的。 可是此時並沒有戰爭了，而這種破壞事業並沒有中止，這也有什麼理由可說的麼？ 社會上所需要的磨坊和鐵匠店都給關門了，倒閉了，這不是破壞又是什麼呢？ 還不祇此哩。 看看，蘇維埃租借牧場給我們的那種辦法，不是和瘋狂的人幹的把戲一樣嗎？ 呵，呵，呵，多麼滑稽的一件事，多麼滑稽的一件事呵！ 在美國，倘使有幹着這樣的蠢事的人，便一定會被送到瘋人院裡去，可是此地——。

『聽着。 在往時，一個農民付給地主七八塊盧布便可以租得一方牧場，這方牧場上的草他當然是可以割取的，倘使上面有木材他也可以斫去。 現在木材是不許動的，而所付的租價至少也和往時付的一樣多。 在往時，地主常是僱備着一個守護牧場的人，他把水溝都疏得非常通透，有必要的地方還播下一些新的草子。』

而現在呢，小溝是淤塞的，一粒新的草子也不會播種過。只要農民付錢，付錢，付錢，不僅付錢，還要他付出血哩，成升的血，就從他的心底裡汲取出來的血哩；至若牧草怎樣精透，誰也不去理會的。他們也有一個管理牧場的人，可是他之不懂得牧場的情形猶如我不懂得天文一樣，可是他是一個黨員，一個共產黨員，我們便只有讓他三分，聽他擺佈。……還有呢，請看看，『他一氣連說下去，不顧一切人的阻攔，『請看看他們賣木柴給我們的辦法！從前一個人只要出五戈比就可以買得到一捆柴，一捆的大小不論，只要他的牲口能夠拉多少就算多少一捆。而現在，要出十八戈比才買得到一捆柴。從前不論冬季夏季，什麼時候要便可以什麼時候去買。可是現在，在夏天你一根柴都不會買得到。他們夏天是不出賣的，到了冬季也只有某幾天是賣柴的日子，並且不賣給個人，只賣給 *Artels*（勞動公社）。我們必須都加入斫柴的 *Artels*。可是倘使我的同社的人預備去買柴的時候，我的馬陡然病了，我怎樣辦呢？那麼，我是否只好不要柴火過冬，讓自

已凍死去呢？ 所以無怪乎農民要變成竊賊，乘着每一個可能的機會都要去偷取木柴呵。」

「可是這一切都是看到了的呀！ 安多希雷轟般吼起來。 『給我們時間——』」

可是佩費耳不肯讓他繼續下去。

「而在這期間，」他厲聲回復說，「我們的血都給榨取盡了。 血都給榨盡了，我說。 你們懂得麼？ 想想看，送一個小孩的名字去登記要得多少時間！ 我的哥哥爲了他的孩子登記的事足足花了兩整天，而此時又正是割草的時候，天氣也非常晴好，想想看。 呵，這種俄國的官僚習氣呵，這種受遲延，受生氣，受麻煩人的習慣呵！ 並且他們給你的每一片紙，每一件公文，都得貼上印花；鬼知道他們想的什麼鬼心事。……」

他坐下去了，燃了一枝紙烟狂吸着，彷彿並沒有知道他自己在幹什麼似的。

「班革命的青年都說話了，幾個人同時說起來，彼此阻攔着，彼此糾正着。他們承認蘇維埃的辦事人是些蠢貨。他們當中有一些甚至是酒鬼，是驅棍。可是黨沒有努力不顧一切地把這些東西排斥到蘇維埃以外去嗎？一個蘇維埃辦事人若是因受賄或送賄而被槍，他的性命便一個錢也不值了。倘使他是一個共產黨員，便會不問情由就給槍決了。……現在的辦事人——就是所謂官員的——是些什麼人呢？是農民和無產階級；他們受的教育很少，對於他們所擔任的職務也沒有受過特別的訓練，因此，自然他們會幹一些蠢事，並且常時還會作一些害人的事啦。可是此外黨又能有什麼辦法呢？至若說稅額過高了，是的，不過政府總得有點經費去維持咯。倘使俄羅斯沒有遭波蘭人，白黨和捷克斯拉夫人那樣無情的蹂躪和劫掠，大家的日子一定會比現在的過得好一點。而且，總得有些人肯犧牲一點，……俄國的進步若是沒有犧牲是得不到的……可是不久人民一定也有收穫的。……種很豐足的收穫，他們前次從來沒有得到過的一種大收穫，俄國人必須有一點耐性



才好。……

對於他們的辯解，佩費耳沒有作答復。他實在氣憤到了極點，不能說話。他躺在草地上，四肢伸展着，凝望着天空，狂吸着紙烟。只有一次他說話了，說得很簡短，他說這班革命青年們所作的解釋，適足以證明他所指斥的話都是對的，很顯然地證實了他所說的，俄羅斯陷入了絕望的不堪的命運，國家和人民都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的啦。……他是一個真正的農民，他是慣於用物質的價值和個人的享樂作準尺，去估量世界的一切事物的；口頭的辯論和抽象的理想都是不能滿足他的。他的美國的生活經驗只是更加強了他的這種不能滿足的心情。像他這樣的一個人，腦筋裡面已經充滿了美國的那種「向上」的觀念，那種提高個人生活標準的觀念，回到蘇維埃的俄羅斯來，當然不能夠有快活日子過，因為這兒是輕視純粹的物質價值並且不理會個人的欲望的。無怪乎有許多到美國僑居過的俄國人，特別是農民，回到了俄國以後，都覺得似乎並不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鄉，而是到了外國，因為這

兒生活的方法和生活的觀念都很快地令他們大失所望並且非常厭煩了。那些能夠的，便趕緊跑轉去了；那些不能夠的，便只有留在這兒生氣，咒罵，苦挨着。在俄國，我遇見了幾十個佩費耳哩。……

革命的青年們並不準備停止這一場辯論。安多希和小法西耳兩人都想把佩費耳引出來的不痛快的空氣打破他。他們多方向我解釋，並且再三表示歉意。他們的結論說，無論如何統治農民終究是非常困難的。請世界上最高明最熱心辦事的人來，遇着了俄國的農民，也會弄得一籌莫展垂頭喪氣的。俄國的農民是最不誠實，並且也最殘暴的。可是有許多方面的事業，蘇維埃確是成功了；只是佩費耳故意不去理會罷了。工人每天只作八小時的工作，這不是很可注意的事嗎？便是美國工人的工作時間也還是八小時以上，他們不是嗎？這是在最近一次會上一個作報告的人告訴他們的。並且工資而外，俄國的工人及其家族還可以免費得到醫藥的幫助。至若農民現在握有的土地至少也夠糊口啦。

『在往時，本村裡誰會看見過一張報紙的呢？』小法西耳用他那溫和而又動聽的聲音繼續說。『可是現在蘇維埃經常送一份報給我們看，還有書籍雜誌，因此這兒的居民便有機會知道外面的事，那有鐵路，有工廠，有機器的地方的新聞都傳送到鄉村裡來了。再想想軍隊裡面的變遷呵！那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在往時，一個兵士是一個什麼呢？一個奴隸，一隻狗，聽憑酗酒軍官踐踏的。

在往時，一個農民去從軍，他的母親和姊妹以及許多親眷都要圍着他傷心痛哭，因為他會得很長的時期不能回來，三四年甚至七年之久。在舊日的軍隊裡面，兵士受着怎樣的待遇呢？每一次我聽見我的父親敘述當日他在軍隊中服役的情形，我的血都沸騰起來了。在沙皇統治之下，倘使一個兵士在火車站裡想吸煙，第一步他得四周望一望，看那兒有沒有軍官，倘使有軍官在那兒，他得像兒子求父親一般，先要請得軍官的允許才能吸煙。他沒有權戴硬領和穿橡皮鞋。爲什麼？因為這是軍官穿的戴的，一個兵士無論如何都沒有權認爲自己和軍官是平等的，軍

官有特權幹的事，兵士都是禁止去幹的。除非有特別的允許，兵士是沒有權進戲院的；就是經過了特許，他也只能坐在邊廂裏面，那兒是沒有軍官看得見他的。

倘使兵士偶然要乘電車，他只能立在外面的平台上。爲什麼？因爲車廂裏面或許有軍官坐着哩。美國的同志，告訴你，一個兵士得常時認爲自己比一切人都卑下。一切的人，你知道嗎，盜賊，酒鬼，殺人的兇犯，只要他有錢買頭等的票，他便可以坐在車廂裏面，便可以隨意選坐戲院中的座位。可是一個兵士便老是只能坐在角落裏，老是這樣，像一個奴隸，一隻狗一樣。這便是舊日兵士的生活。可是現在呢？一個兵士是一個人，一個自由的人。沒有軍官敢侮辱兵士；倘使有一個軍官打了兵士一下，他便立刻令被褫職，並且送到監獄裏去。那種弄得人身麻腳酸的罰『立正』已經廢止了，『老爺』，『大人』的稱呼也沒有了。現在都是『同志』了。普通的兵士和最高的司令官都是一樣的『大』，一樣的『老』。現在農村的孩子們去當兵，沒有人再哭了。因爲他去服兵役不過是很

短的時期，在他的兵役期間，他的家庭還可以享受某種特權，他們所擔負的稅額可以減少，並且他回來的時候又變成了一個受了教育的人。他能夠讀書寫字了。

他知道了馬克思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馬克思的主義是怎樣的一回事。他懂得了階級鬥爭。他相信革命。他恨資產階級，他反對牧師，他知道工人或農民，不論他們是俄國人，是美國人或是中國人，都是自己的兄弟，決不應該相互戰爭，彼此殺戮。」

「革命對於農民，譬如說，對於我們自己村裏的農民，還有其他的一些什麼影響呢？」我問。

「是的，」小法西耳很熱情地回答我說，「你在羣衆大會裏聽見過我們的農人說的話了。他們狂罵着蘇維埃，咀咒着蘇維埃，不是嗎？並且沒有人禁止他們。可是在往時，呵，呵，呵！——沒有農民敢於輕輕地講一句反對政府的話啦。」

「是的，」另一個青年和聲說，「並且現在政府給還了農民入大學的優先權，恰像對於工人一樣，學費當然是免收的，倘使他是窮苦的，連膳宿費都一概給免收了。」

「並且他自己在軍隊裏面還可以求上進，」小法西耳繼續熱情地說。「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們俄國已經沒有將軍或元帥這一類的名稱了。現在全部都是指揮——隊指揮，團指揮，師指揮；全軍的總指揮。並且一個農民，同志，只要有幹才，也可以升到最高的指揮地位。這便是革命的影響之一種，不是嗎？」

「這是的，這是的，」幾個人的聲音熱情地附和着。……我望着佩費耳，以爲他對於小法西耳提供的證據一定有一篇嚴刻的譏評的。可是他還是靜靜地睡在那兒，凝視着天空。……

「只有一件事我們是缺乏的，」安多希帶着憂愁的神氣說；「我們缺乏「專門技術」(technique)。唉，我們只要有美國那樣的「專門技術」就好了！我們

「一定要採用 *Engels*（田中用的新式自動機），電力，打禾機和汽車。在我們前次的大會裏，莫斯科派來作報告的人告訴我們，我們黨的領袖們現在正用着全力在那兒研究「機器化」的問題，因為沒有「機器化」，蘇維埃國家是不能和資本主義國家競爭的。他並告訴我們，不久我們是可以實現「機器化」的，可以作到像美國現有的這樣一樣好的。他說的話是對的。我們既然能夠把波蘭人，白黨和一切外國的軍隊都驅逐出去了，我們當然也能夠實現我們的「機器化」的事業啦。」

他們信仰革命的熱情掀動了他們對於事業的熱望，安多希和小法西耳以及其他幾個青年便着手詳細討論他們所擬定的推進本村革命事業的計劃。到了秋季，他們一定要把蘇維埃給他們作學校的那一棟在瓦村的房子搬來。即令老年人堅決地反對，他們還是一定要辦到的。那是一棟很大的房子，有許多很空的房間，這些房間可以用作圖書館，演劇院，教室，會場，那兒可以開大會，開講演會，開辯

論會。蘇維埃和黨部應允了從城裏派講演人來，派很有學識很開通的革命領袖來，這些人便可以告訴他們，莫斯科的領袖們正在努力企求實現的一些新計劃是怎樣怎樣。他們一定要在本村中，甚至在婦女裏面，掀起一股真正的革命精神，使她們脫離去教堂與牧師的影響，教給她們科學的知識。生活中一切有用的事物都是從科學上得來的，不是嗎？這句話列寧說過了多次，並且每一次的大小會議中，演說的人都非常着重地說，我們最大的需要是在羣衆中普及科學知識。……美國之得以成就今天這樣驚人的「機器化」的事業，不是科學的力量嗎？科學的知識普及到了羣衆中以後，俄國全國事業的「機器化」便可以實現，……科學，科學真是蘇維埃最大的希望，真是俄羅斯唯一的救星！……而且，一個人有了科學知識，他的心地便不會再像那樣糊塗了；牧師，和尚，神巫以及一切走江湖的騙子都欺騙不了他了。……是的，科學會使得俄羅斯真正革命化，科學會給農民以舒服的住室，會給農民以耕地的機器，會供給住宅，倉庫，街道，馬路以電汽的設備。……



：確實的，在大會中，有一個莫斯科來的演說人向聽衆保證說，等到俄羅斯的電汽設置完備了以後，女人烘麵包和洗衣裳都可以用電汽，農民打穀和斫樹以及其他許多田莊上的農作都可以利用電力！唉，莫斯科的領袖們要特別快點建設電站才好呵；俄羅斯是多麼迫切需要電站呵……革命的成功毫無疑義地實在就靠了電站的建立，並且電氣化的實現，便是老年農民也將不再怨天尤人了。並且，將來——

突然我們聽見了雷響般地拍拉一下擊掌聲，接着又是魔鬼瘳笑似地高聲一笑。原來是佩費耳，我們都轉眼向他，靜靜地等候他說出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瘳笑，或者毋寧說是苦笑，的一種解釋。

「呵，你們這班可笑的孩子，你們這班可笑的孩子，」他輕視地說着，並且又笑了。『你們談着科學，還談着 tractor，和汽車和電汽化。……』

「爲什麼你笑呢？」安多希嚴厲地問他。

「因爲呀，」他帶着揶揄的神氣回答說，「聽着你們自己騙自己，我覺得很好

笑。「機器化」，「機器化」，……」他重復地說着，又是一陣冷笑。

「爲什麼不對呢？」女孩中有一個這樣問着他。今天晚上這是女孩子的第一次說話。「我自己的父親，他是咀咒革命的，就在昨天他還說，倘使蘇維埃真的運輸一些機器到村裏來那倒會是一件有益處的事哩。」

小法西耳和安多希都預備說話，但是佩費耳揮手把他們禁住了。他抬起身來作半坐着的一種姿勢，把羊皮褂的領翻下去了，月光正映在他筋搖着的面上，他靠近那女孩身邊說：

「因爲呀，Milya(我的親愛的)，我們是一個腐朽惡劣的民族，世界上最腐朽惡劣的一種民族。你們沒有到俄國以外，或者甚至沒有到本村以外去過的人，或許不能認實這一點。可是我是到過了外國，稍稍知道了一點世界的事情的人。美國人並不是天使。她很殘酷地殺着人，唉，真是殘酷！可是她同時也建設，並且有很可驚人的建設。至若我們俄國人，我們只知道殺人，殺人的辦法比世

界上任何種人用的都更野蠻些。我們是一個懶惰的，不誠實的，獸性的民族，憑上帝說，我們真是這樣的呵！對於我們，對於我們這不幸的國家，只有一種希望，唯一的一種希望，那便是希望在俄國的地面上發一次洪水，將一切的生物都淹死去，因為在俄羅斯地面上走的，爬的，飛的一切東西都是惡毒的，卑劣的，只知傳佈他們的那種可怕的毒菌到世界上的，所以這一切都應該毀滅去，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人。……然後，候這地面上再沒有生物遺留了，再去請美國人帶着他們的機器，他們的忠誠，他們的勤勉以及他們的天才來，在這地面上重行生殖人口，建立新的村落，城市，工廠，鐵路。然後，這兒才會是一個新俄羅斯，一個健全的，快樂的俄羅斯，不過到了那時候，——唉！』他嘆了一口氣，作了一個手勢，便把頭放到地上去了，彷彿非常厭煩，不願意再說下去了似的。……

安多希笑了，但並不是愉快的笑。他並不預備回答佩費耳的那一片悲慟的怨聲。也沒有旁人預備回答他。橫豎回答也會是沒有用處的。他們的話是不能

醫好佩費耳的心底的創傷，也不能解答他的那篇苦語怨言的含義的。……小法西耳老是那樣溫和的鎮靜的樣兒，幾次搖着他那美麗的圓頭，瞬我一眼，撲撲有聲地敲着烟灰，並不時說着『是的，是的』，——微笑着，彷彿只是覺得佩費耳的這種自貶的怒號非常有趣似的……或許他前次曾經聽見過他的這種如泣如訴的說話，並且聽見過多次的。這樣的說話，在今天的俄羅斯和在俄皇時代的俄羅斯一樣，我們是隨時可以聽得到的，因為老年的俄羅斯人的那種自貶自責的習慣沒有失去，還沒有失去，或許永遠不會失去的呵。只有女孩們似乎有些被激動，有幾分難過的樣子。她們凝望着佩費耳，彷彿望着一個定了罪的人似的。

『帶他回美國去吧，』小法西耳轉身對我這樣說。

『一個沒落了的人呵，』安多希嘆氣說。『他不會看得見光明的。』

一個一個，男女孩子們都相將入睡了。可是我躺在地上醒着。我沒有他們那樣的習慣，不能在光的濕地上睡覺，而且我又充滿了起伏着的思潮。在佩費耳

的嚴格的申訴中確有很多是事實。便是那班革命的年青也不否認他所舉出的那些事實——本地政府機關的不健全，不合理，無計劃的破壞等等。可是這並不僅僅本地是這樣。這兒不過是比較更厲害的一部份罷了。在我的漫游中，我經過了許多村鎮，我所目視的那種可怕的破壞的情形，比佩費耳所說的還更厲害。蘇維埃和共產黨的領袖也並不否認或掩飾這些事實。我在好幾處和他們晤談過，他們覺得爲難的大概都是有幹才的人材非常缺乏，以致新政府沒有得力的人任治理的工作。舊政府沒有培養這樣的人材，新政府還沒有時間來預備他們所需要各項專門的人材。莫斯科出版的『真理報』（共產黨的機關報），每天都有很大的篇幅登載着許多信件和文字，那裏面都是描寫着和指斥着鄉村和城市政府的種種破壞的政策。再看一看，政府和黨部會經用了多少方法——從開除黨籍到處死刑——和官僚主義以及濫用職權等奮鬥。自然一時不能使他們絕跡，因爲他們爲數頗不少啦。……

然而……

這班農村的革命青年的話就在我的腦海中盪漾着。科學，機器化，TRACTOR，無神論，教育，文化，電汽化！這些在農村中完全是新字眼，在我們做孩子的時代是完全沒有聽見過的，我不禁聯想起來，當日孩子們聚會在一道的時候，究竟談的一些什麼呢？自然，談女孩子，談跳舞，談過節日的事，談騎馬，談到森林和到市集上去旅行的情形，談那些走江湖的小販，吉卜西人和乞丐所講的故事。

外面的世界完全不與他們相干的。很少，極少看過報紙，書籍和雜誌的。很少，極少到學校裏去念書的，到專門學校裏去的完全沒有。他們照他們的父親，祖父和高曾祖父一樣的生活着，同樣的生活在下流的，窮困的，愚昧的環境之中，沒有志氣，沒有希望，沒有能夠鼓舞自己的刺激，——所有的不過是那不知何時開始的一場『陡然得到了地主的土地』的幻夢。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同樣的單調，同樣的勞苦，同樣的愚昧無知。可是現在呢？他們的想像力被掀動了。

他們很坦白的堅信着，革命的神祕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永遠脫離那窮困，不平等，憂愁的境地——永遠不再有任何的罪惡，任何的苦難了。固然，或許有人說，他們還很少知道人類天性的邪惡。他們還沒有想到那將來可以令他們陷入失望境地的種種勢力。他們還年輕，對於人生對於世情還太那少經驗。可是他們的心裏確是充滿了新的觀念，新的思想，新的信仰。他們已經知道了在他們村外的一個世界。他們已經從包圍着他們的那黑暗環境中覺醒過來了，他們急切地要求走上光明的道路。科學……機器化……無神論……教育……文化……電汽化……這些字像雷鳴般在我的耳鼓裏震動着。……

## 第九章 婦女之聲

農村中的男人是非常愛傷的，婦女却愛傷得更厲害。我說的是那些年長的婦女。這是因為婦女天然地比男子更暴躁，更不耐變遷，或只是更愛說話麼？自然農村婦女生活所接觸的世界，比農村男子接觸的更狹隘，然而倘其內情實比男子的更複雜，更富於個人的內容，革命爆發以後，她們的世界開始動搖起來，她們或許比男子更害怕，因而她們絕望的哭聲更響亮些。無論如何她們確是滿心充塞了她們自己的那種失望的痛苦，在一次意外的情景之下，我竟聽見了她們在那兒聚會一般傾吐着她們滿心的積鬱。

或許我不應當說是意外。在俄羅斯是沒有什麼意外的事的，特別是農村中個人的訴苦，那更不會是意外的事，因為在農村中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是切盼着能夠發洩他們內心的苦楚和積憤的。

往時我們的隣居中有一個叫烏里亞納（Dlyana）的，我問我的表弟，這個婦



人怎樣了。他告訴我她的丈夫約在十年前就死了，她早已搬到Z村和她的姊姊同住去了，她的姊夫就住在那兒。Z村離我們村子約有十英里遠近，星期一的早晨我從Noone回來以後便到Z村去看烏里亞納。我到那兒的時候，村裏非常靜寂，只有幾隻狗在四處睜着，幾個孩子在沿門耍着，還有幾隻從竹欄裏逃出來的鷺傲然地在稻場中蹣跚地走着，呶呶地喧嚷不已。年長的人顯然地都已經到田中耕作去了。走一家門前過，我看見了一個小女孩，科頭赤腳，坐在放在地上的一捆稻草上，正唱着歌逗弄着一個哭着的嬰兒。我立住問她烏里亞納住在什麼地方。

我的聲音嚇着她，她很快地向後退去，非常恐懼的樣子，用一雙小手臂護着那嬰兒，彷彿恐怕我會想搶去她的小弟弟似的。我叫她不要怕，又抓了一把糖菓給她，糖菓是全世界孩子們的心的鑰匙，自然在此地是也會生效力的。果然她笑了，並且立刻變得多話了。她告訴我烏里亞納住在本村的那邊盡頭一家新蓋了茅草的屋子裏，門前的稻場中還有一株彎垂着的蘋果樹的。她又警告我，那兒有一隻

很兇的黑狗，我不要怕，只用手杖結實地打一頓好了，因為她到那兒去的時候老是這樣作的。

那間屋子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一間普通的木架的茅屋，當街開着兩扇小窗戶。因為天氣晴好，我沒有希望會找得着有什麼人在家裏的。然而我還是試推着門。門是開着的，我便走進去。我高聲叫烏里亞納，可是沒有回應；於是我便等着，等了好久，屋裏的情景也給我看清楚了。神像就掛在桌子上面的屋角裏，神像下面的牆上貼滿了淡黃色的多數黨的標語，內容都是反對宗教的。現在我們在農民家裏常時可以看到這一類的標語的。棹面上拋滿了麵包屑和蕃薯皮，還有一滴一滴的酸牛奶，一羣一羣的蒼蠅便在上面噉然趨攪着。寢台上面亂拋着舊的被單和醜醜的草蓆，黑泥土的地面隆窪不平，像年久失修的大路一般，各種爛片碎屑更是狼籍滿地。有一線陽光從屋頂空隙中斜射到灶頂的橫樑上，一羣油殼蟲很安靜地在那兒曝日哩。這是一個充滿了氣味，沒有人收拾的住屋，和我們這一帶

的普通農民的住屋完全不相上下。

我走出來，動身向着通到村外田野的大路上走去。走到了菜園傍邊，我看見了一個老婦人跪在地上，用一把鐮刀割着半枯了的蕃薯藤，口裏還哼着一種催眠歌的調子。雖然我看不見她的面，我却知道她就是烏里亞納。她已經七十多歲了，看去還是多麼精壯呵！她揮着鐮刀，非常有氣力的樣子，要是說她並沒有那大的年紀，那是很可令人相信的。她沒有聽見我走近的聲音，我靠在已經傾塌了的圍籬邊望着她。老烏里亞納真好，往時她對我是多麼仁慈多麼愛護呵！我和別的孩子們，甚至和我的兄弟們，鬥毆的時候，她是多麼勇敢地多麼賣氣力地維護我呵！有一次，我搶了兇眼馬哈爾，吉卜西馬賊，的小女孩手上的一束鸚粟花，那馬賊揮着他的長皮鞭追我，狂吼着，亂咒着，要打死我，我便跑到烏里亞納那兒去躲着，要他救我——這一次的事我真永遠不會忘記呵！不知怎樣她竟弄得馬哈爾非常心平氣和並且表示歉意，走的時候還吻她的手，叫她『小媽媽』哩。我動

身到美國去的時候，曾經慮允她，倘使我再回來，我一定帶一條最上等的絲巾給她。這個約言我沒有忘記，我動身回來的時候，已經預備好了的。

我叫她。她回頭定眼看着我，把她那發顫的瘦手加在眼上遮住陽光審視着。

她赤着腳，穿着那照例的有摺的短裙，罩着一件布外衣，衣領像錫了的敗葉般鬆披着。我告訴她我是誰，她立刻跳起來了；把鐮刀拋掉，跑攏來擁抱着我，作出了一大絡農民式的親熱樣子。……怎樣的一個客人呵，怎樣的一個客人呵！這似乎多麼難相信呵！從老遠老遠的美國跑來！她怎樣來款待我呢？我要吃點什麼呢——一個蘋果，一只梨，一把南瓜子和葵瓜子？——她問着。我小的時候，老是偷偷地跑到隔壁的菜園裏偷紅蘿蔔和白蘿蔔的，我還記得麼？好的，倘使我還喜歡這些東西，那麼我現在看見了菜園裏面還有的，我不會拿了麼？請問，我不會了麼？——她這樣問。啊，Bozho moy，怎樣的一個客人呵！老烏里亞納真好，老是那樣和善，爽直！

我拿出絲巾給她——放光的絲巾，染的美國國旗那樣的顏色。她把絲巾展開看，喜得流淚了。多麼漂亮的一條頭巾，多麼美麗的一條頭巾呵！並且她正需要這東西，她說，唉，多麼急迫的需要呵——她這樣老了，漸漸衰弱了，並且死期快到了！現在她的壽衣算辦完全了，她戴着這條頭巾睡在棺材裏，看去會是多麼美麗呵。她又擁抱我一次，用她的那生硬的手揮着老淚。……

不一刻，在附近菜園裏作工的婦人和女孩們都到烏里亞納家裏來了，爭問着這城裏樣子的客人是誰。在一方面看來，農人確是像小孩子一樣，他們具有無限的好奇心，他們遇有機會，必然要立刻求得好奇心的滿足，決不肯輕易放過的。『一位美國人，我們的一位同鄉，』烏里亞納很興奮地高聲回答她們，並且她們到屋裏就坐。她們進屋來了，都爭先恐後地環繞着我，像孩子們在街上緊緊地圍着外來的耍把戲的人一般，非常專心而且滿懷着愉快的希望似的目不轉瞬地望着我——

婦人的和女孩子，都穿着土製的裙和長袖闊領的毛線衫，赤着腳，一雙一雙的大腳都給濕泥沾污了。烏里亞納拿頭巾給她們看，並且帶着非常高興的神氣告訴她們，說她要等到睡在棺材裏面才肯戴這頭巾哩。

她們向我發了許多問題，這些滿心懷着熱望的婦人和女孩子，恰像那些農人知道了我是從美國來的時候所表現的那種熱望一樣。他們對於我所談的一些事物都隨意加一些有趣味的批評，後來我給了她們一把糖果，這是農民認為奢侈品當中最奢侈的東西，因此大家更是哄然大笑了。接着有一個沒了牙齒的老婦人走向我來，她的頭和手都不住地發抖，兩頰下陷成了一只空袋兒一般；她問我：『請告訴我，我親愛的，美國的人也容許媳婦把她的老婆婆趕出門去嗎？』

她的聲音抖顫得很厲害，彷彿要哭了的样子。

我們大家都靜默下來了。一團高興立刻消失了。年長的婦人都搖着頭，表示憐憫的意思，但沒有作聲。有什麼話好說呢？俄國的農民看到他自己的骨

肉，自己的父母，不能勞動了的時候，常是用這樣的方法對付的——這是累代相傳的殘酷不仁的舊故事，大家有什麼話好說呢？

『Babushka（小祖母），』一個女孩子說，『爲什麼你不到鎮上去向蘇維埃投訴呢？』

她現出一種呆相，用一雙鈍滯的眼睛釘着那女孩子，彷彿是說，『蘇維埃怎樣能幫助我，又有什麼人能夠幫助我呢？』停了好一會，因爲她一時接不過氣來。

『我怎樣能夠空手去呢？我甚至要帶一只雞蛋或是一塊豬肉給蘇維埃的人都沒有。』

這幾句話聽去是多麼古老，多麼耳熟，多麼悲傷動人啊！這幾句話把舊俄羅斯賄賂公行的那種情景又活鮮地顯在我的眼前了；當時的處世寶訓是『欲取之，先與之』，在這種寶訓之下，便是一個農民也都慣於幹那賄賂官方以遂私圖的把戲，自然

這個老婦人會想到，要求得政府幫助自己便須先送一點賄賂給蘇維埃的人才成啦。

『你並不必給他什麼東西啦，』那女孩說明給他聽。

『你還是不要想去送什麼東西吧，』另一個女孩插進去說，『不然蘇維埃的主席會把你監禁起來的。』我的叔叔送他一罐牛油，他却罰他拘禁十天哩。』

『那萬惡的流氓！』一個肥胖的婦人帶着盛怒罵着。她是孕育在舊道德裏面的婦人，所以她認為處罰送賄賂給官員的人，那完全是一種作偽。

『這只是那新主席才是那樣嚴厲，』另一個婦人說。『他是一個可怕的正經東西，他們說——完全不像從前的那個，從前的那個你任便給他什麼他都會接受的，乾草，麥子，小雞，甚至一罇家釀的燒酒都好。』

『這就是他們，我們的那些蘇維埃，對付我們的辦法，』烏里亞納抱怨說。

『和我們還能夠講交情的人，他們老是遣起走，却換一些生番一樣的漢子來，這些東西是只知道吼人，罵人，處罰人的。』



此時那老婦人口張得很大，極力想說點什麼，可是那些話彷彿在她的喉頭粘牢了似的，她只得轉身走過去了，咳得很厲害，她的頭老是俯仰着，好像是安在彈簧上面的一樣。她走過那如牆一般立在我們前面的穀倉後面去了以後，我們的談話又繼續起來了，不過此時談的不是那些日常瑣事，也不像開始那樣兒戲了。我們此時轉到了那在俄國人的心目中老是佔着最高地位的題目上面；即是，革命的問題。

『你到俄國好久了？』亞哈巴問我，她是一個矮小的婦人，硬着頸項，瞎着一隻眼，一張皺了的紅臉皮，右頰上有一塊內陷的疤痕，彷彿從裏面咬去了一塊肉似的。

『哈只幾個月，』我回答說。

『你現在還愛這個地方嗎？』另外一個婦人問我，她名叫亞克山里亞，一個身材高大挺胸拔肚的婦人，她的眼光常是執着的，臉上佈滿了雀斑，看去彷彿蓋上了

一層褐色薄膜似的。

『倘使我是你呀，』亞哈巴又說話了，『倘使我是已經搬到別的國家去住了的呀，我決不會想再回到這該死的俄羅斯來的。這裏真是一個該死的地方！』她用力地向着身旁的一堆蕃薯上面唾了一口。

『爲什麼你那樣說呢？』我問她，很想看看她怎樣回答我。

她作了一個手勢，彷彿是說，『這是多麼多餘的一個問題呵！』

然而烏里亞納不以她的話爲然，所以她急忙解釋說，『你知道，我親愛的，我們大家在這兒都給弄昏了，像一尾魚一樣，一會兒捉起來，一會兒又放下水去，又捉，又放，一直弄到後來，這可憐的魚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水裏抑是在陸上了！』

我要她們詳細點講給我聽，於是像鴉噪一般四面八方都說起來了。

『現在呀，爲了每一件小事，他們都拿監禁來威嚇我們。』

我很不解這個人所說的小事是指的一些什麼，可是不久我就懂得了。

『倘使你送一點禮物給蘇維埃裏面的什麼人，不管是怎樣少的一點，並且或許正是他所喜歡的東西，然而他們是要拘禁你的。』

『倘使你喝家釀的燒酒，他們是要拘禁你的。』

『倘使你打了你的孩子，他們便派一個調查員來查驗並審問你一番，還要拿拘捕來威嚇你。』

『倘使你夏季進森林裏面去弄木柴，進去太深了，他們是要拘捕你的。』

『並且當你到蘇維埃辦公處去的時候，他們便開始問你一些問題，倘使他們不高興你那樣的說法，不高興你用的字句，農民用的那種很粗俗的字句，他們是要罵你的並且要拿處罰來威嚇你的。』

『我們這些愚蠢的農民怎樣會知道說紳士先生們的話呢？我們都是在自己一窩裏土生土長的，從來沒有過過像地主過的那種好日子。』

『拿我們的齋日來說吧，我愛的，』亞哈巴很鄭重地說；『從前一個齋日就算是一個齋日。我們知道，星期三和星期五我們是規定不吃肉，不吃雞蛋和牛奶製品的，我們就不吃他。決不吃的。而現在，那該死的共產黨竟強迫我們承認吃齋是蠢事，我們當中竟也有些人不再吃齋了，也不怕來世的懲罰。』

『休息日也是一樣地弄得不成形，』烏里亞納帶着失望的神氣接着說。『舊教堂要我們用舊的儀式做禮拜，新教堂又要我們用新的儀式，牧師當中有些是擁護舊教堂的，有些又是贊助新的，有些又不知道究竟是擁護誰或反對誰，有些又是對於新舊雙方都是贊助的。農民也和牧師一樣弄得莫名其妙，並且還昏得更厲害些，有些照舊儀式做禮拜，有些用新儀式，有些新舊並用，有些完全不用什麼儀式了。因此，我們農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祇有聳聳肩頭，嘆兩口氣，做做禱告求饒了。』

『做禱告！』亞哈巴帶着譏諷的神氣插入說。『做禱告！我們的男人有些

好久都沒有做禱告，連禱告詞他們都完全忘掉了。」

這一段談話活畫出了此時宗教內部紛亂的狀態，便是這一帶往時非常虔敬的農民也都受了很大的影響。「活的教會」(Living Church，即新教)正在這一帶極力拉攏信徒；可是他的努力不僅沒有使羣衆得到了解，反爾令他們弄得滿腹疑慮與惶惑。或許我在我們本村中所看見的那種不信神的情況，大體說來，是「活的教會」闖入的結果哩。

「而一班小夥子，」亞哈巴繼續說，「非笑神像和牧師。他們竟變成這樣無神無天了啦！」

「女孩們沒有這樣，」一個亮眼睛細頭髮的女孩子極力辯解似的說。

「倘使你們現在還沒有，」亞哈巴彷彿決然斷定了似的預言說，「你們立刻會這樣的，恰像許多男孩子一般。少年共產黨也會毀壞你那虔敬的靈魂的。他們把什麼都毀壞了，那班小鬼。」

「那些作父親的怎麼樣呢？」我問她們，因為我很清楚地記起了往時的事，當時作父親的常用拳和棒去強迫子女作種種無道理的服從的。

幾個婦人哄然大笑，還帶着一點諷刺的神氣。

這樣的事我竟不知道，還要提出來問嗎？——她們笑我說。我不知道，革命已經破壞了舊時家庭的統一，父母對於孩子的威信也都打得粉碎了嗎？

「父親已經不再是父親了。」

「母親也不成其為母親了。」

「孩子們可以隨他們的高興，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他們不怕上帝，也不怕大人，對於上帝和長者都沒有虔敬的心了。」

「唉，他們簡直像是森林裏長成的野獸啦。」

「那麼爲什麼把事實掩蓋着呢？」亞哈巴抗爭說。『那些作父親的並不比少

年共產黨好呀。』

「你的話對的，亞哈巴。我的男人便在齋日吃豬肉，他也不到教堂裏去了，他說他不怕什麼來世的懲罰哩。」

這兒有的祇是惶惑和絕望。不像男人一樣，這些婦人所憂傷的多半還是關於精神方面的事物，關於肉體方面的很少。他們看見她們的舊風俗，舊道德，舊信仰，都給打得粉碎，蹣跚到腳下消失了。在往時，什麼農民會敢於懷疑上帝的存在，或是侮辱牧師和神像麼（即令他心頭是非常憤恨這兩樣東西的）？他的自己的親族對於他的瀆神會萬分驚訝，他們或許會把他送交警察，以免魔鬼帶惡運來傷害他們哩。而現在，誰願意，誰便可以反對上帝和神像和牧師，不會有人來申斥這瀆的犯人的。在往時，誰會聽見過農民因送一種『禮物』給官員而被處罰的呢？農民在蘇維埃辦公室裏用着他們自己的粗俗的語句，來表白他們的胸懷，爲什麼應該受責罵呢？他們自己喝着家釀的燒酒，爲什麼應該被禁止呢？這對於別人有什麼害處呢？他們打他們自己的孩子，爲什麼應該受着處罰拘禁的威嚇

呢？這一切對於她們都是不可解的事物，這樣新穎，這樣奇特，破壞得這樣可怕。在她們看來，革命所造成的不僅是一個罪惡的世界，而且實在是一個瘋狂的世界，把一切她們認為是對的，神聖的，需要的事物都給破壞無餘，而帶給她們的並不是快樂和舒適，却是痛苦與悲傷。她們恨這個新世界，並且更加懼怕牠。

……

「你們為什麼不告訴他一些關於租稅的事呢？」亞克山尼亞憂鬱似的提議說。

此時我預料着會有一個總爆發的，果然我沒有失望。總爆發立刻實現了，聲高而激烈，這班婦人慟哭着，怒號着，咒罵着，彼此攔阻着，同聲高叫着，將她們滿肚皮的牢騷都洩出來了。

「我們之所以弄成這樣的襤褸相，便都是這些租稅在那兒作怪。」

「他們像瘟神一樣，把一切的東西都吞蝕了。」



「我們再買不起頭巾，都只有像嬰兒一般戴着這樣的小帽兒。」

「我們什麼東西都買不起了。」

「壓髮針都買不起。」

「唸佛珠也買不起哩。」

「我們有些人也只有穿着這一身破衣衫爬進棺材去，到了陰間真會像一個告化子呵！……」

「我們一定會得這樣的結果的，我們甚至連一件合身的衣裳作壽衣的都沒有啦。」

「農民的催命鬼，那就是他們，這些苛捐重稅！」

「並且女孩們連帶兒也都買不起了。」

「她們不再結辮子便是爲的這個原故，所以她們也沒有從前那樣好看了。」

「她們不能很早就嫁出去也是爲了這個原故。」

「還有完全不能出嫁的哩，她們有許多都是這樣。」

有一個女孩老是在那兒想說話，但是都被別人的喧嚷壓下去了；此時她說了：

「我的哥哥說一切的東西很快都會便宜下來的。他說蘇維埃正在割低各種用物的價格；倘使商人故意抬價，便拿來拘禁起來。」

亞哈巴冷笑了一聲。

「你的哥哥！」她帶着譏諷的神氣說。『一個共產黨！』

她們又迸發出了一大堆新鮮的投訴和責罵的言詞。

當我聽着婦人們說話的時候，我不禁驚訝女孩們何以那樣恬靜。她們沒有一點發怒的樣子。當她們的母親們盛怒的時候，她們却彼此交頭接耳地密語着，現出微笑，不時偷看着我。她們對於母親們的訴苦喊冤，似乎完全沒有關心。這是因為訴苦喊冤此時在她們聽來已經是一段舊故事，而且再三重述更覺得單調寡味了嗎？當然不是因為母親們失去了飾物而她們並沒有失去。終究她們是女孩

兒，美麗的女孩兒，她們現在戴的那種難看的小嬰兒帽，以及沒有了綉帶結的髮辮垂在背後，而只是散披在帽邊下頭的四周的亂蓬蓬的頭髮，使得她們的嬌容減色，幾乎像一朵燒焦了的玫瑰花一樣。或者這是因為青年們天然就比較更健壯，更愉快，會更快地忘却他們的痛苦嗎？或是因為革命的冒險與浪漫的熱情，曾經掀動了城市青年的，同樣也掀動了她們，她們樂於生活在這種新的刺激與興奮之中，因而便不關心這些個人外貌的小節嗎？

老年婦人的投訴已經逐漸減少，此時女孩們變得多話了。一個紅臉藍眼睛的胖女孩子大胆地問我：『美國的一個女孩出嫁得多少匿資呢？』

一個女孩竟敢於出口，這真是一個勇敢而又有趣的問題。我們，即女孩們和我，都笑了。然而匿資這個問題，讀者是已經知道的，對於她們任何人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決不是好笑的一件事。

『此地一個女孩子必須要多少匿資呢？』我反問她們。

「只要她的未婚夫能夠從她的父親身上掙得出多少便算多少，」烏里亞納急忙地這樣作了一個諷刺的回答。

「你看從前，」亞哈巴說，「倘使你給他一匹公牛，他真是滿足得無可形容哩。」

「一匹公牛？一匹一歲大的小牛就儘夠了。」

「或是一件羊皮褂。」

「我的姊妹，」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說着，「是去年嫁的，我的父親給了她的丈夫三百普特麥。」

「是的，」亞哈巴說，「所以你的父親現在這樣窮，都得你都嫁不出去了。」

我有點替這女孩子難為情，因為亞哈巴這樣爽直地提出了她本身的問題。可是她一點也沒有激怒的樣子。她高抬起頭笑着，彷彿談到了自己的問題還覺得很愉快的。

『看看她，』烏里亞納接着說；『真漂亮，不是嗎？ 這樣好看的眼睛，這樣可愛的頭髮，這樣紅的臉頰，恰像血一樣紅，並且她還是多麼得力的一個做活的人呵！ 在本村裏或是鄉間任何地方都不會有比她更好的女孩子。 從前的時候，那班求婚的青年圍繞着她，會像一羣蒼蠅圍着一只奶盆一樣，而現在呢，很難有一個青年走近她身邊的；即令會有走來的，若是他看見她的父親太窮了，窮到不能給他一筆很大的匯資，他便立刻又走開了。』 她把身軀更靠近了些，聲音也放低了，彷彿要加重她的話的力量似的，她接着說，『她已經二十歲啦。』她的這種聲調又動人，又娛人，我不禁笑了。

『還年輕，』我說。

她搖頭表示不平的抗議。

『不很年輕了哩，老鄉。 在她這樣大的年齡的時候，我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

『美國的女孩子多大的年齡出嫁呢？』另一個孩子問。

我想我會令她們大驚失色的；而且果然。

『有些到了三十歲還沒有出嫁的，』我回答說。

一陣狂吼突破了寧靜的空氣，女孩們都高聲喧嚷起來了。三十歲！在農村婦女看來，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大年紀。

『她們的父親把她們養到這樣大的年紀嗎？』

『她們當中大多數是自己維持生活，』我解釋說。

啊！女孩子自己維持生活——這真是新穎而又勇敢的事！

『咯，在你們國裏，她們這樣辦得到，』那滿臉雀斑的婦人說。『那兒的人民都是富足的。每個人都想到美國去便是爲的這個原因。倘使我有夠買船票的錢，我自己一定要到那兒去的。可是倘使一個農村的女孩子沒有出嫁，她有什麼辦法呢？她自己父親會毫不遲疑地將她趕到門外去的。』

『啊，』烏里亞納帶着傷心的樣子點着頭。『並且隣居會以為她是一個被驅逐了的浪女，會拿她開頭笑，會相率避開她哩。』

非常的確的！女孩不能出嫁認為是女孩個人的罪惡，這是過去最殘酷不仁的壞風俗，革命還沒有能夠很快地完全掃除。她還是一個被驅逐了的浪女。對於她的父母，猶如對於她自己一樣，她是一種負累，一種愁苦的泉源。農村常中命運最不幸的要算那些不能出嫁的婦人了。

『你還沒有告訴我們，』一個女孩說，『美國一個女孩出嫁究竟要多少匱資？』

『你知道，』我說，『在美國多數的男孩子並不十分理會匱資的問題哩。』

女孩們彼此望了一眼，後來又望着我，嗤嗤地笑着，彷彿非常高興似的。

『那兒才是你們應該去的地方，你們全體都去，』亞哈巴說。『在那兒，你們不要付什麼給男孩子，他們還會給你們一筆嫁資哩。』

『他們會很快地給你們，那些癡孩子。』

女孩們又嘖嘖地笑起來了，彼此望了一眼，又半含羞似地望着我。原來世界上並不是每一處地方的女孩都得拿錢出來才配得到丈夫的——她們是因為發現了這件事才這樣快活嗎？

我們繼續談下去，女孩們和我，談些瑣碎的事，談着美國的男女孩子們，他們的頑皮，他們的風情，他們的娛樂，他們的弱點。這屋的屋頂很低，好似古代的那種陰暗的砲台洞內一般，再加上牆壁似的穀倉攔在前面，因此有時有人說一兩句特別俏皮的滑稽話，引起哄堂的大笑，那噙然的迴聲竟久久不息。她們滿肚皮裏都是要說的話，好奇心以及天真爛漫的戲謔之情，這些高興的，無多知識而有着神祕不可解的內心的女孩們，她們似乎非常不適宜於生活在這樣醜陋，困窮，愚昧與悲苦的社會裏面，猶如一個新生的嬰兒不適宜於生活在黑暗的獄窟中一樣。

老年的婦人們滿面憂容，非常嚴肅地聽着我們談話，那板滯的面上沒有一絲兒



笑意。她們心中自然充滿了冤憤，所以決不肯輕輕放過一個可以插入譏評的機會。後來她們把談話的中心從女孩們身上移到她們自己身上，於是又開始長篇大論非常坦白地申訴着她們的新愁舊恨了；不過此時不像前此那樣暴躁，比較帶了一點和平的精神。

『我猜想，』烏里亞納開始道歉似地說，『你這次回到故鄉來旅行，聽見你的舊隣居日夜不停地抱怨着，你一定是非常不愉快的。可是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都是年紀老了的婦人，無依無靠的，並且革命確是傷害了我們，我告訴你。你自己去看吧——這個蘇維埃的革命給了我們什麼呢？沒有一樣東西還是照舊的，休息日不成其為休息日，齋日不成其為齋日，父親不成其為父親，兒子也不成其為兒子。……』

『唉，並且婚禮也不成其為婚禮了。』

『真的不成，蘇維埃現在居然一口燒酒也不許我們喝了。』

『並且舉行婚禮或齋祭的時候，沒有燒酒還成個什麼樣呢？』

真的，在農民看來，這成個什麼樣呢？這是一個很鋒利的問題。婚禮中沒有燒酒——真是一件未之前聞的事呵！沒有碰杯，沒有親熱的擁抱，沒有狂飲當中無休止的暢談，沒有放聲高歌，便沒有超越的友情。這情景，在這些婦人看來，是一種最傷心的悲劇，她們再四思維，想不出別的什麼理由，只覺得是蘇維埃要把他們生活中所剩有的幾許樂趣都給撲滅掉罷了。……

『只有鬼知道他們為什麼不許我們喝家釀的燒酒。』亞哈巴抗聲說。我不知道他們想着是什麼原因，我便要她們告訴我。

『因為，』那共產黨員的妹妹急忙回答說，『他們不願意男人喝醉了去亂打他們的妻子。』

她們都哄笑起來。這樣一個可笑的解釋！——她們說。

『假使男人們無論如何是要打他們的妻子的呢？』那滿臉雀斑的婦人質問那女

孩子。

女孩沒有回答。婦人們又哄笑了。

『我來告訴你爲什麼蘇維埃不願我們喝燒酒，』亞哈巴很有把握似的說。

『我的老伴猜的是對的。他說蘇維埃不願我們用一點麥去造酒，這樣他便可以多收一點稅。』

太陽出得很高了，天氣也漸漸覺得熱起來了。從遠處，突破寂靜的空氣，傳來了一陣孩子們在附近叢林下頑耍的嬉笑聲和羊羣到河邊去喝水時一路叫着的嗒嗒聲。此時農人從田裏回來了，驅車走過屋邊，有的帶着一捆草，有的一捆麥，有的一捆蔗，像噴水機灑的水似的路上的湧滿了。當他們走過屋旁的時候，都揮着手，高聲問着好；接着又轉身望幾眼，顯然是不解這些婦人正當做活的時候，何以竟聚在一道來談話哩。亞哈巴抬眼望着天，並說，『謝謝上帝，太陽出來了，我

們可以把我們的工事做好哪。』

她們散去，各人回到菜園中去了。我也向烏里亞納告別，走向回家的大路去，心中不禁想起了許多事，便一路走一路沉思着。

在我寄居在故鄉以及在俄羅斯各農村漫遊着的時候，我屢次聽見了農民的種種訴苦抱怨，便不禁更深一層地不贊成蘇維埃，不贊成他們的政策和方法——曾經屢次是這樣。我以為他們太輕率，太狠辣了。然而也就在這些場合中，我才完全證實了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之偉大，這是前此我所不會知道的——他們要在俄羅斯這樣的一個地基上面建立起一個新的社會，而這俄羅斯，唉，這兒不僅一般人還通用着那笨拙的鈎鏟和連枷，並且民衆還是非常原始的，愚昧的，極端缺乏道德觀念的，他們甚至混沌到這步田地，將他們世代相傳的醜惡行爲都認作是正義與道德的主要原素，彷彿麵包對於他們的健康那樣相等的重似的。這兒的人民都是沉溺在中世紀的糟粕之中的；任何人肩着這拯救他們於沉疴的巨大工作，他會不作出一

些大錯誤來嗎？或許蘇維埃所作的錯誤超過了應分的程度。這誰又能說呢？

然而，在我悠閑地踱回本村的途中，回想起剛纔聽見的那些話，那些農婦很動人地向我表白的他們自己的命運，我非常受激動，激動我的還不是那些話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意義而是牠們的人類的，像戲劇一般感動人的意義。她們是那樣心胸坦白的，肯說話的，而又是在無休止的勞動中那樣憔悴了的，此時陡然被捲在一陣大風暴的浪濤裏，把她們拋到一個新的，複雜的並且是可怕的生活法式裏面去。而更壞的還是這個革命使得她們感到了經濟的困乏。從前她們知道享受的奢侈品，現在都得拋掉。沒有頭巾，沒有緞帶，沒有壓髮針，沒有珠子。沒有火油。還常時沒有鹽。沒有機會置備一套合身的壽衣。還能有比這更難過的事嗎？並且還不祇這樣哩。她們的男人和孩子，特別是男孩子，都變得反對神像和上帝了。她們對於孩子的管理權已經打得粉碎了。打孩子成了一種犯罪的行爲。喝一口燒酒也是犯罪的。送一種禮物給蘇維埃辦事人，也是犯罪的，即使你知道，

如果不給酬勞他是不會替你辦的。在蘇維埃辦事處用他們自己的那種粗俗的舊語調說話也是犯罪的。許多許多事情，一向都是他們很高興很切望去做的，現在都成爲犯罪的行爲了。

這一切的目的是什麼呢？爲什麼要有這一切未之前聞的改革呢？爲什麼要有這一切嚴格的禁令呢？倘使蘇維埃不能給他們什麼幫助，爲什麼不讓他們自己去理自己的事，不加以干涉呢？她們不懂得也並不關心這些新出現的話語，什麼將來的幸福，更優秀的種族，更高尙的文明，更進步的農村，更近代化的俄羅斯——這許多煽動革命的話語。科學，*tractor*，汽力自動機，電汽工廠，這許多能夠激動革命的農村青年的字眼，在她們聽來是毫無意義，而且還不高興去聽哩。她們一向是慣於專一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直接的需要和安適的。她們決不會顧慮到較遠的將來的事。她們估量生活的內容，所用的唯一的尺度是直接的滿足。她們看不見她們舊生活方式和舊生活標準當中的一切醜惡卑劣的所在，也看不出蘇維埃所宣

傳的新生活的優點與美點。她們看不出她們世界的前途的遠大，而只是看見牠正在紛紛離析，牠的基礎將近毀壞，並且她們自己都在將隨入地獄的威嚇之中。……

因此她們還有什麼樂趣呢？還有什麼一個較好的明天的希望呢？沒有，真正沒有。在革命所創造的那個世界裏面沒有她們容身的地方，雖然並不是她們的過錯，可是她們已經被註定了，只能在痛苦失望之中度她們的餘生；不然呢，咳！除非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革命的進行，打退革命對於她們的那座舊社會的堡壘的襲擊，或許還有別的希望。這是殘酷的歷史註定了的。

然而，我不能忘記那些女孩子。她們和她們的母親們那樣相反的——桃紅的臉色，滿面春風地那樣高興諧謔發笑，那樣高興唱歌跳舞，那樣愛着生活和世界；她們的母親們咒罵的時候她們都鬧頑兒，母親們傷心淚落，她們卻大笑特笑哩。革命希望着並且信仰着明天的世界一定會像她們今天的精神這一樣的快樂而光明，那麼她們便是這種希望與信念的一種標記麼？

## 第十章 紅色地主

我們這一村和這一區是怎樣的一個大世界呵。否，不是就地理的幅員來講，自然也不是就物質的和文化的已成事業來立論的。還沒有火車和汽車經過這一帶陰暗的卑地。還沒有工廠的喧聲衝破這農村的岑寂。還沒有任何種類的機器投射牠的影兒橫過這鄉村的邊境來。這兒之所以大是就牠的人類經驗的範圍來講的。固然，這兒住的是一堆普通的而沒有特別閹閹的人民，他們說的也都是一種普通的語言，流傳着的更是一些普通的民俗。然而，他們的悲哀，他們的負擔，他們的希望，他們之企求慰安與救援，是多麼複雜不同呵！

這兒的男人看見的前途只是註定了的死路一條，婦人察覺了她們的舊世界正在崩潰，因而既懼且怒地顫抖着。這兒的女孩們把她們四周的破壞與苦惱絲毫不放在心上，而只是任性地縱身於每天的娛樂消閑之中。她們像全世界的女孩們一般，



專心致志於她們的跳舞和唱歌，追求着癡情和歡愛的風流艷專。這兒的男孩們勇敢而胆大，狂信着，執着一種新的情感，一種新的主義，切盼着建立新學校，新村落，新的俄羅斯，新的人種。這兒有恨有愛，有奮鬥，有希望，有愁苦，有偷樂，有盛怒，有狂喜——總之，人類情感的全音階都在這兒迸發了，燃起了。

這兒和農民共居處的還有紅色地主，曼卡，葉琦，英雄們和俘虜們，他們的地位都是自己的經歷造成的，他們的負累和希望也非他們的先輩所有的，然而他們也恰和農民一樣，在出演於這低濕平原之上的人類戲劇中，他們也擔任了一部份很出色的腳色哩。他們是一些什麼人，並且他們又代表着一些什麼呢，這些大門以內的方外人，自己弟兄中的不相識者？

讓他們的故事給他們自己說明吧。

在我去看他以前，關於他的話我聽到很多了。實在的，因為我聽了這樣多關

於他的話，以致我覺得若是不去看看他，我此次故鄉的旅行還不算完全的哩。農人提到他的名字的時候，沒有一個不切齒痛恨他的。他們叫他作紅色地主，一個帶有侮慢性的形容詞，因為他是連着我們村田的那片大的實驗國營地的管理人。

從前這片大田莊是屬於一個波蘭貴族的，累年以來，農民都切盼着他們有奪取這田莊來自自己分用的一天。我們都會記得的，俄國的農民有生以來都是否認地主對於土地的所有權的，所有在俄羅斯大地主田莊的附近住着的農民，沒有一個不是在那兒焦急地等待着，等待驅逐地主大家分取土地的時候到來。革命發生的當時，我們的農民便亟亟於企求他們積年的夢想的實現。他們便邀聚了隣村的農民，一道去將地主的森林都斫倒了，全部的，連最後的一枝嫩枝都斫了，並且進行犁田的工作，因為他們相信每個人應該分得多少土地，是應該以他所能耕作的分量作標準的。突然，蘇維埃下了一道命令，不許他們擅動地主的田莊，理由是政府

決定拿來作一個 *Sovkhoz*（政府經營的模範地）來經營。

我們的農民於是大怒了，特別是那些土他缺乏的農民。一切關於使生活更豐裕更快活的希望，在他們看來，都覺得是打得粉碎了。俄皇的統治和地主的統治告終了，新的公民自由的給予，各種依他們的利益而作成的改良計劃的預約，對於他們都不覺得有什麼好處。他們累年的一種願望已經成空了。他們不會得到土地了。這的確太傷心。

再三再四，他們像孩子失了雙親的悲哭似的，帶着那種動人的至情對我訴說，他們甯願那波蘭地主還在這兒，因為他是一個和善的人。他幫助窮人，有時給一袋穀或一捆草，有時給一堆柴或是借四五塊金盧布的債。在他自己村裏，他已經建立了一所學校，並且他正計劃為本村的農民設一個免費的公共浴室，因為革命爆發以致沒有實現。可是這 *Sovkhoz* 的經理——唉，他是一個專制魔王！他決不肯給一點好處與任何人。他只知道努力榨取農人的罰金。倘使他們的一頭

牛，一匹馬或是一口豬誤踏進了政府的田裏，那只有上帝來救他們！他一定要這牲口的主人賠償很重的一筆損失，即是，替他做兩三天的工，用耨頭或鐮刀，有時還要用馬和犁頭哩。決沒有，從前決沒有這樣酷虐的懲罰來愚弄農民的。

而且這個該死的 Sovkhoz 實際上又有點什麼用處呢？他們說。牠所有的土地並耕不完；有許多土地都荒着長野草，可是農民却傷促在他們的祖宗遺下來的那一小片土地上捱生活。而且，Sovkhoz 連自己的都養不活。每年牠要損失很大，政府便靠了徵取農民的稅去補償牠，許多許多袋的麥都這樣給耗用了。所以不僅人民不能從 Sovkhoz 取得什麼利益，Sovkhoz 反爾是人民一個重的負擔，幾百幾千普特可寶貴的麥給白吃掉了。無怪農民要拿麥去釀燒酒哩。實在他們拿麥去釀酒比較拿去供給這個寄生的 Sovkhoz 的浪費要合算得多。唉，他們是多麼蠢，沒有聽信這田莊舊管人當日說的話，把這些房屋都給放火燒掉呵！果真他真這樣幹了，政府便會不得不把土地分給他們，像牠在別地方辦的一樣，因為要政府重新建造

新房屋作 Sovinos 之用是不可能的。該咒的蠢貨！——他們這樣自己罵着悔恨着。

我覺得我們的農民在 Sovinos 的經理手裏吃了很大的虧，當我動身去看他的時候，我決意把農民所告訴我的這些事實，很直率地坦白地在他面前講出來，並且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對於他的此種刻薄行為的失望。有些農民甚至要我去叱責他，因為他們相信，從一個外來的人，一個美國的著作家的口裏喊出來的叱責，或許可以糾正他的錯誤，叫他回到合理的路上的。

我走進他住的那間屋子的時候，他正坐在棹子旁邊用一張粗紙慢慢地捲着紙烟，早殮的空盤子還在面前擺着。他是一個身材很高大的人，胸圍頭大，腿部很粗。他的面部光滑而帶紅色，只有前額看去很憔悴，一條積滿了塵土的深紋將額部分成了兩半。眉毛濃黑，像觸角一般伸張在一雙放亮的深褐色眼睛上，下眼皮稍稍斜扯起，因而使他的眼珠的光芒更加銳利動人。他的眼光表現溫和，平靜而誠懇，使人的滿腔憤慨也都烟消雲散了。鬍鬚看去有幾個月沒有修剪了，像他的

頭髮一樣灰色而又剛硬，橫披着他那寬闊的兩頰和下頰都掩住了。他這個人看去既不嚴厲亦不和善，只是滿面風塵，沉思寡言，彷彿一個身受了大創傷，歷盡了千苦百難，切望着退處休息的一個人似的。

他請我坐下，用着那種所謂高等的俄羅斯人所用的客氣接待我，甚至也不問我是否餓了就吩咐給我備早飯。我說明我已經吃過了，他却不聽，他說在這樣冷的早晨，一個人走了三哩路，再吃一頓早飯應該是不困難的。接着我告訴他我是誰並且我訪問的目的是什麼。令我非常吃驚，他不僅不抱怨，反爾表示非常有興趣於我所負的這種使命，他要我把我所聽見的農民的怨聲，關於他對他們的虐待，關於革命，關於蘇維埃，或其他一切的什麼，都很直率地告訴他。他帶着一種和平的微笑向我保證說，無論我的話多麼嚴刻，多麼不客氣，他是一點不會生氣的。農民的這種悲苦實在是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決不能因為恐怕傷害了個人的感情就忽視他的。

他這樣意外誠懇而又滿心願意聽取別人對於他自己的攻擊，這倒令我為難起來，本來決定在我的說話裏面要加進一些嚴厲的責備的，這時又不免動搖起來。

終究，農民的怨聲或許是太片面的了，我想。然而我還是儘可能地把他們的心理狀態坦白地誠懇地在他面前展佈出來了。他聽着嚴肅地，靜靜地，直望着我的眼睛，甚至忘却了吸他新燃的那枝粗紙烟，對於我所說的那些並不好聽的話也沒有起什麼反應，沒有作手勢，臉上也沒有表情。他沒有阻撓過一次，他沒有插問過一次，只有當我在中間停頓的時候，他立刻便催促我繼續說下去。再三提醒我，不要費絲毫心思去顧及他的感情或個人的尊嚴，要我忘記有他在旁邊坐着聽的事實。因此我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一直到無話可說了才停止。接着，他立起身來，伸直了肩頭，像兵士一樣，又把胸脯挺出，請我隨他一道出去。

我們沿着通到外村的一條彎曲的泥路走去，他非常興奮地抽着紙烟。我繼續談着我對於鄉村方面的許多變遷所發生的感想；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注意我的話。

他正在沉思着，似乎有些惶惑不安——他是不安於農民的那些刻毒的話所給與我，一個外國人，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的一種不快意的印象嗎？或是痛心於革命在農村中所遇到的種種悲劇的挫折嗎？抑或是正考慮着準備給我一種答復，使我的心中不致遺留有什麼對於革命成功的疑懼嗎？只在我對他提出疑問的時候他才說話，他的回答也很簡單且是不經意的樣子，彷彿不願意打斷了他的思路似的。

此時我們走到了毗連隣村的一大片犁過了的田邊停住了。他放眼在四周望了一遍，指着那田邊新現的車的轍跡給我看並說：

『那麼現在——這一大片田是屬於 *Совхоз* 的，爲了省減本村的農民到村外田中去來的時間起見，我允許他們在此地我們的田裏修起一條新路來，不過只有一條約束，就是叫他們不要趕牛或其他任何牲口走這條路上走，因爲牲口會亂竄一陣，路旁的田地都會殃及，新路自然會沒去，這樣在播種以前我們便得又來修一次。現在你自己看看，他們是怎樣履行他們的約言的！』——他指着一大片被牲



口踏壞了的耕地給我看。『我之這樣優待他們，完全是出自我自己的意思，並沒有經過他們的什麼要求的，而他們的報答竟是將這一片耕地的上下兩頭都完全踏壞了。實在上面那一頭壞得更厲害些。可是讓我們轉身去呢，我還有些事物給你看哩。』

我們尋着原跡又走回住屋方面去。

『看看那些在四周傲然踐踏着的雞呀，』他說，指着在門前稻場上的一羣雞給我看，『我們的稻場和菜園都給弄得一場糊塗，看見嗎？這些雞並不是我們的。他們是本村農民的。前面的那些豬在倉背後拱土掘草，看見嗎？他們也不是我們的。』他說了一聲對不住就抓起了一根粗棍棒跑向倉背後去，很生氣地把豬都趕到路上去了。他轉身又到我身邊來，呼吸迫促，兩頰緋紅，他的平靜的眼光中也激起怒火來了。

『有多少次了，你想想，』他帶着盛怒繼續說，『我要求這些農民把他們的豬

和雞都關在家裏？ 咯——』他自己停着不說下去了，彷彿恐怕在盛怒之下，急不擇言，會說出一些不聰明的有語病的話來似的。

他又請我跟着他走，這一次是向着我自己的村裏這一方走的。我們走過一片卑濕的草場，土在我們的脚下唼唼作響，高的濕草生硬地擦在我們的腿上。我們走到了一條小溪邊又停住了。他兩臂又在腰間，帶着驚訝的神氣望着溪的兩岸，彷彿發現了他前此所未會注意的什麼怪事似的。接着他說話了，很傷心似地點點頭，聲音裏面含着抑住的怒火：

『這兒有一架木橋的。兩三天前還在這兒的，現在已經沒有了，水當然不會把橋沖起走的；水現在淺得很啦。我知道這橋哪兒去了——總是哪個農民偷去當柴燒去了。現在我們又得去弄木料來再建一架橋起來，不然我們的牲口便不能過溪了；這樣又得耽誤一大批人的田裏的工作，至少也得一天。無怪乎政府經營

Sovkhos 每年總是折本呵。可是——Nichevo, nichevoi（不要緊，不要緊！）』

小溪很闊，跳不過去，所以我把鞋襪都脫了，他就穿着那雙大靴子涉過去的。此時我們走到了一片很廣闊的牧場近邊，一大羣紅色和黑色的肥牛散着在那兒牧草。四周的農人都在幹活，犁田，割麥，用手播肥料，用車裝草。我們高音招呼他們，叫着『上帝幫助你』，他們更高聲的回答是『謝謝你』，並轉身用眼睛望着我們。後來我們走下了一個小谷，來到一大片金花菜地的近邊，滿地都挺着生氣勃勃的高莖，莖頭開着美麗的粉紅色的鮮花，花瓣上還帶着宿露，珠光點點，在碧海紅波中，在晴空暖日之下，盪漾着，閃耀着，意外悅人心目。我們遵着一條小路沿着地邊走去，來到了金花菜地的上邊，這兒展開去約有半畝闊的草地被蹂躪了，蹂躪得很厲害，彷彿有一大羣牛曾經在這兒牧草過似的。

『這個』，他指着那被踐踏的草地說，『剛剛是昨天晚上發生的，我的守望人報告說這是你們村裏來的馬弄的，做這害人的事的，或許便是你的隣人哩。並且我知道這些馬決不是偶竄到這裏來的；你們村裏的公共牧場是太遠了。我毫無疑

義地猜定是農人們自己把馬趕到這兒來，吃了個飽才領回去的。我們從前在這兒捉到過他們的。現在讓我們去看看我們的麥田吧。」

麥子剛剛割好，一大隊婦人和女孩子，都是赤着腳戴着小便帽的，正在那兒捆着，一邊做活，一邊還和聲唱着山歌。我們立了好久，因為我要在這兒拍照，這件事令她們高興得很，都一陣陣哄然大笑起來。後來她們圍着我，急切地，興奮地，狂喜地，要求我把剛才替她們照的相給她們看。當我告訴她們這還不成好，要到了莫斯科請照相館沖晒出來才算照好了的時候，她們顯然是多麼失望呵！我向她們告辭，便偕我的同伴走向麥田的那一面去，那兒的麥一捆一捆都給弄亂了。他對我保證說，「這也是昨晚發生的事——至少有兩大袋麥被隣近某村的馬跑來完蛋毀壞了。」

「現在請告訴我，」他懇切地問着我，聲音很低，似乎悲恨交集的樣子，「你以為，假使地主還管理着這座田莊的時候，農民會把小溪上的木橋取去，會任憑他

們的牛馬豬雞竄到或趕到這些田地裏來麼？決不會！地主備着一根橡木棍使他們不敢越雷池一步，還畜着警犬衛士防候着他們，還規定有罰金和拘監的處罰威嚇着他們。可是現在政府經營這田莊了，他們以爲可以儉取劫奪，不會再有處罰的了。再三再四，農民對我這樣說，「經理同志，爲什麼你對我們這樣嚴格呢？」

這並不是你的土地，是的嗎？蘇維埃橫豎會給你薪水的；所以爲什怎你不讓我們，你的隣居，從這田莊上得點好處呢？」你知道他們所說的「好處」是什麼意思麼？乘着可能的機會攫取一切的東西，木料，器具，穀麥，一切的東西都好。

他們便是這樣的一種傢伙。不重視他人的勞動，不願意和我們合作，使他們的生活更合理，更少遇一些困難。告訴你一句老實話，從前我們誰也不知道農民是這樣厲害的一個敗家精的，後來革命爆發，解除了他們的桎梏，讓他們恢復了自由身，他們的真面目才給我們證實了；怎樣和農民去相處？——這真是放在我們面前的許多困難問題中的重要的一個。……唉，來吧，」他似乎陡然記起什麼了，

這樣叫着，並且牢牢地捉住我的臂膊，引我出了山谷；走得很快，我們靜靜地走上了一條起伏延綿的山邊。當我們達到了山頂的時候，他立住了，轉身向着太陽的那一面，用手遮在眉頭，隨着他像演劇般指給我看，那是一片白色的樹樁，裸呈在日光之下，向前展望去，却化入地平線以內去了。

『望望那前面，』他愛憤交集似地說，『當初那是多麼可愛的一座森林呵；都是楊樹，那名貴的白楊樹哩。當然你還記得牠的，或許你也曾經和其他的孩子一般，到這兒來拾過地菌和漿果並還吸取過樹汁吧。現在所剩的只是這些殘樁了；這是農民斫去了的，完全斫了，最後的嫩枝都沒有留下。請你看看這兒農村的四周，半山濯濯地，看去是多麼單調無意味呵。一片森林都沒有了，現在農民要弄一點木柴，常時得走一兩天的路去找；而最壞的是我們的小溪枯竭了，這更常是鄉間的大不幸，像我們這一帶以農業爲主的地方，旱災更是大劫數呵。』

我們立着的那地面的泥土是乾的，所以我們便躺在草地上休息了。一陣微微

的涼風拂過了我們的面頰，一羣烏鴉在我們上面的天空中盤旋着，哇哇地叫得喧鬧異常。

「當我的前任和我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很嚴肅地說着，「似乎在做懺悔的樣子，『我們有勇氣，有信仰，有熱情。我們唯一的目的在促進農村的進步，提高農民的生活。我們把他們當自己的弟兄一樣和他們談着。我們是知道他們過去的一切的。我們知道他們在往時曾經受過何等殘酷的虐待。我們寬恕了他們一切的錯誤行爲。我們沒有用處罰的辦法對待他們。決沒有。上帝是禁止用的！他們是我們的農民弟兄，愚昧的，不幸的並且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當我們發現了他們的馬或牛或豬在我們的田地上的時候，我們給趕開，常是牽着或趕着送到他們的家裏去，請他們以後當心照看着，不要再讓這些牲口竄到我們的田地裏去了。我們到附近的農村中去旅行，召集大會，舉行辯論會，對他們解釋，我們說，Sovkhoz 的目的是在於幫助他們脫離過去一切困窮污濁的生活，又說，Soy

Alhos 是本區全體農民的一間大學校，並說，我們要在這兒舉行各種於農民福利有關係的展覽會，講習班和討論會。我們對他們就是這樣說法的，我們要求他們和我們合作，不要看輕了我們的勞動以及我們勞動的結果，要把我們的看作他們自己的一樣。唉，我們是多麼忍耐多麼寬恕呵！我們是怎樣請求着勸導着呵！可是這於事情一點裨益都沒有。一天過一天，馬牛豬還是照舊竄進我們的田地，偷這偷那的農民還是照舊給我們捉到了，我們非常絕望。我們不知道怎樣辦才好。我們不能決心採用棍棒的辦法。這似乎也太可怕了——用棍棒去對付我們自己的那些苦弟兄！我告訴你，我們真的心碎了，然而我們又不得不維持這個 *soi velhos*。蘇維埃派我們到此地來便是爲的這個 *sovelhos* 啦。最後我們看出僅僅靠字句的勸說是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的，因此我們不得不採用較嚴厲的方法；我們不得不借助於強迫與懲罰的力量。然而此地的農民還是在陰伺着，企圖竊去我們所有的一切，木屑，鐵片乃至一切用具等等。」



他停住了，用牙齒咬着下唇，很認真地在那兒偵察我，彷彿在那兒考慮我是否可以談知心話的人似的；接着他又說下去了：

『是的，我也可以老實對你說，第一點重要的是，我們的農民是賊骨頭。現在請你不要驚訝或駭怪。我說這句話是很有來歷的，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農民，我就是隣近T村的一個唱讚美詩人的兒子。這一帶地方的農民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我重說一遍，他們是賊骨頭。他們到了一家店舖裏，便得好好地監視着，否則他們是很容易偷去一盒火柴，一包糖，一條青魚，一袋烟，或許甚至一只小鐵釘或是一段鐵絲的。這一帶的農民老是彼此偷着的；極細微的東西，可是他們還是要偷的。就在前一天，青天大白日的時候，我看見一個老頭兒偷進他的隣居的稻場旁邊，從麥堆上拉下了一捆燕麥就跑回家去，這捆麥便成爲他的那匹瘦馬的糧草了。像這樣一類的事情天天都有得發生。當我做小孩的時候，我家裏的人不是教給我去偷東西嗎？沒有一天晚上我不是乘着一隻小艇偷到地主的池塘裏去，割

取一滿籃給小牛吃的草料，再悄悄地跑回家去；我的父親爲這事常時稱讚我，鼓勵我再偷，再去偷。自然這對於我們是一件必要的事。沒有那偷來的草料，我們便養活不了一匹小牛，恰像別的農民沒有從隣居偷來的那些捆麥便養活不了他們的馬一樣。呵，我知道使得我們的農人這樣任性胡幹的是貧窮。貧窮傷害了他們，減少了他們尊重別人的所有物的情感。了解我吧；我並不是咒他們是甘心墮落的人。呵，否，完全不是這樣。貧窮和卑賤，同志，會迫使任何人去偷盜，去做更壞的事的。可是——這並沒有減少我們的困難。我們得和這種樣的農民相處，這些農民像老狗一般都牢牢地保留着他們的那些舊的好謀和破壞的習慣。唉，我是多麼想找出一種妙法，不要我說一句高聲的話便可以使他們跳出這錯誤與罪惡的圈圍以外呵。……』

此時有一個 *Совхоз* 的副管事走來了，隨着他的是一個中年的農人，赤着脚，褲腳捲起到了膝頭。

「我們對於他的馬怎樣辦呢？」那副管事問着，他的兩肩很闊，衣衫很襤褸，可是態度是嚴峻的。「我們又在麥田裏發現了牠，這是第三次了。」

那農人現出絕望與屈服的神氣。眼裏噙着淚珠，看去似乎隨時都會大哭出來的樣子。他的低垂着的下額顫抖得非常厲害。

「這樣的事決不會再發生的，我最親愛的，」他用一種很卑微的哀求的調子說着。

「前次我們在穀倉旁邊捉住了你的馬的時候，你也是這樣說的，」那副管事非常生氣似地說。

「我賭咒，我最貴重的人，這樣的事決不會再發生的。咯，讓我的腳跌斷，讓我跌死，倘使——」

那經理做了個手勢把他的話打斷了。

「爲什麼你要像這樣賭咒呢，老爹？」他怒叱他。「你爲什麼願意自己碰着

這樣一些壞事呢？你不知道像這樣賭咒是很粗鄙的嗎？我們不願意你的腳跌斷。我們不願意你跌死。我們不願意你碰着一點像這樣壞運氣的事。你懂得嗎？我們不像舊地主和舊官員那樣，想尋一些藉口來擗取你們的罰金。我們只要你不要讓你的馬竄到我們這兒來，免得牠們糟踏了我們的穀麥。倘使我們的馬踐壞了你的麥田，你會覺得怎樣呢，小祖宗？」

那農人愁苦似地搖着頭，沒有說什麼——滿面緋紅，汗珠冒着，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是愧悔，同時又在那兒悲嘆着自己的孤立無援。

「讓他把馬牽回去吧，」經理對副管事這樣說了，那農人對經理很謙卑地鞠躬了一下，很高興地說着：

「謝謝，我的老爺！」

「什麼？」經理叫了，彷彿有什麼冒犯了他似的，「我的老爺」？誰是你的老爺？我對於你是怎樣的一種老爺啦，告訴我？」那農人直眼望着那質問他的

人，表示一種非常卑微的愧悔的神氣。

『你知道麼，』經理繼續說，『俄國再沒有老爺了，我們大家都是弟兄和同志？』

那農人呆子一般聳一聳肩膀，似乎疑信參半的樣子。

『上帝知道，』他很謙卑地回答說，『現在我們俄羅斯行了一種什麼樣的新制度。我只是一個無知識的農人，我的說話行事都是這樣無知識的。可是倘使我有冒犯了你的地方，請饒恕我吧。』

他走了，我們還是躺在草地上，日光照着我們，微風爲我們送來了一陣清鮮的草氣和蜜香，不時還有鋤刀刈硬草的蚩蚩聲以及農人工作時唱山歌的應和聲，頻頻傳來，異常悅耳。

『你看這個農民，』我的同伴繼續對我談了，『這樣一種謙卑而又無法可想的神情。在一個什麼有權力的人面前的時候，他們老是做出這種樣子來的，我們的

這些農民，我說的是這些老年的。唉，多麼無希望的農奴呵！」他又停住了，望着空處凝想着，心不在焉地嚼着一根草莖，似乎是在那兒想方法壓服自己的憤氣的樣子，這是適纔那老年農人的那種難堪的卑賤神氣引起來的。

『Da（是的），』此時他又繼續說，『那就是我們的農民，還是那樣卑賤，那樣不誠實，那樣殘忍。請告訴我，農民在世界上所有的朋友還有比他的馬更好的嗎？他沒有了馬比沒有了自己的手還要無辦法些；沒有了手，他還有妻子兒女替他到田裏去做活，可是沒有了馬便什麼也不能作了。然而呀，你看他一時生了氣，他會就手抓起一根棍棒，照着那可憐的獸兜頭打去，一直要把棍棒打斷了才放手；可是若是馬給打病了或死了，他便又像小孩子所有的玩具都被偷了似的，到四處亂嚷亂哭起來。倘使有一隻不認識的犬跑進了他家的稻場上去，他會去儘可能找出一塊最大的石頭照着那可憐的東西擲去的，對於他自己的狗，他也常是不惜用他的重靴去踢的。對於禽獸很少慈善的心腸；實際是完全沒有。並且對於

人類，他的慈善心腸也是很少的。你去偷了他一條黃瓜或一只蘿蔔，他是毫不遲疑地要用石頭擲你的。你要是激怒了他，他報起仇來，會在夜間來放火燒你的房子，常是連他自己的以及許多別人的都燒了，這也不算希奇事。

「呵，是的，你聽見旁人談起從前L村發生的那件事嗎？L村離此地只有二十哩路遠：有一天，一個農民從田裏轉身回家來吃了午飯，當他再出門到田裏去的時候，他看見他的麥堆失火了。他扭着手，狂喊着，不知道怎樣辦。後來，那村裏的牧羊人，一個年約十七歲的青年，提了一桶水跑進稻場裏來，將水向正燒着的麥堆澆去，這農民便立刻懷疑放火的就是他，那牧羊人，此時提水跑來救火不過是掩飾他的陰謀罷了；他一句話也不問，一點也不想方法抑制一下自己的那種獸性的衝動，便跑回家去抓來了一把大刀，提起來就照着那牧羊人的下部刺去，這孩子當<sub>多</sub>地就給殺死了。……並且你看過我們莫斯科出的像「真理報」這一類的報紙麼？

每天你都會看到許多關於農民殺人案件的審判消息。就在昨天我就看到報上載

有兩件案子，被告都是婦人，一件的案情是被告引誘另一農婦到附近的一條河邊，用一根鐵棒將那農婦打死了；另一件是被告用利斧將留宿在她家裏的一個住在隣村的女朋友殺死了。兩件案子的被告對於自己的犯罪行為都直認不諱，並說她們幹這件事的目的是希望從死者身上可以找到一些銀錢。想想這件事，婦人用鐵棒和利斧謀殺別的婦人——爲的是銀錢！這真是禽獸不如了！……現在我們起來吧。在你離去此地以前，還有點東西你得去看看哩。

我們走回屋裏去，此時滿屋都浸透了日光，我看着一派頹敗荒涼的情景，覺得非常傷心。當年這兒是一座堂皇富麗的大廈，是那波蘭大地主的家，屋頂，窗門以及四壁都是用了各種鮮豔奪目的色彩粉飾過的。而現在，粉色都消退了，剝落了，屋脊將近傾頹，庭前荒草蓬生，蛋殼，骨屑一類的垃圾遍處亂撒着。我們走過那人工鑿成的小池，地主開鑿這小池的時候，我還是孩子哩。在我們的農民看來，這是奇中又奇的事，池塘居然用人工可以鑿成；並且關於地主從外國買來放



到小池去裏養着的魚類，他們還傳佈了種種奇妙的傳說，什麼請客的魚，治病的魚和吃了走好運的魚之類，多麼好笑呵！現在那小池已經變成了一個小泥潭了，水面佈上了一層黑翳，在日光掩映之下，千百成羣的可怕的小蟲就在那上面營營然跳踊着，紛飛着。……我沒有說話；我的同伴似乎已經察知了我對於這荒涼滿目的一座廢宮的感慨與失望，但他沒有說這是他們的疏忽請我恕罪，也沒有說這些情形並不歸他們負責。他只是說，他覺得非常難過；比我當時感到的，比我事後所會覺得的，都更加幾倍難過。可是大戰與革命破壞力掃盪了全國，政府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重新建設這一切的廢墟，我們又如何能存絲毫奢望呢？

此時我們來到了 *Sovkhoz* 所屬的最可愛的地方了，真的算得我漫遊俄國許多農村的時候所見到的最可愛的地方之一哩。這兒是一座森林，白楊，榆樹，橡樹，杉樹的混合林，蔥鬱密茂地展列在一片紅土上，佔地約有一畝，界在一道深谷中一面傾斜而上的小岡之間。這是這一帶左近所存留的惟一的森林，看去似乎非

常開心地表示牠未曾身受戰爭或革命的劫數的樣子。當年這一座森林是地主私有的郊宴地和馳馬場。現在通到這兒來的一條路久已無用，所以已經是深草沒脛，像是一處牧場了，兩旁矗立着兩列高大的冬青樹，緊密地接連着好似籬笆一般。

我們沿着這條荒路走去，又到了一條窄狹的煤屑路邊，這條小路是夾在兩列竹籬中間的，竹籬上面蔓生着野籐雜草，還夾有許多灌木，因為蔓生的結果，竹籬頂上的草籐左右已經相互結牢了，掩蔽在小路頂上，從下面看去，好像是綠樹叢中天生的一座隧道似的。從這條小路的隧道走下去，我們到了一個山谷裏面，接着我們發現了正在我們面對面的地方有一座小教堂，紅色磚牆，綠色錫屋頂，頂上還矗着一個褪了色的金十字架，教堂背後有幾株高大的老樹掩蔽着。往時這座教堂是地主和他的家族私有的作禱告的地方。經常有一個牧師從隣村來替他們供張一切的。

可是現在這教堂的景象真是意外淒涼。紅磚的圍牆，當初牆頭還蓋有弧瓦的，現在早已沒有了；只是地上還有點隱約的跡印，讓後來到此憑弔的人知道圍牆

原來是在此地的罷了。沒有一塊磚剩着。教堂正門頂樑上還閃現着一行金字，是波蘭文的銘言，『呵上帝，你是會成功的』，可是大門和窗戶都一扇也沒有了。屋頂上的滴水筒都被拆去了。屋的内部破壞更加不堪。地板上撒滿了屋頂上落下的水泥，石灰，碎片以及風雨捲進來的枯枝敗葉。四壁都給塵埃佈滿變成黑色了。祭壇上的木架都被拆毀。牆上大理石的碑額，是地主爲紀念他的那美貌早亡的妻子而建立的，都給人用鉛筆寫上了許多淫詞濫調，字跡醜劣，畫得一塌糊塗了。倚牆支起的樓廂已經脫樑，從上面懸下繫着樓廂的鐵鈎也不見了，只剩了天花板上幾點掛鈎的舊痕。那樓廂現在低懸在半空，完全像已經摧折了的斷枝還懸在樹幹上，隨時都有被大風吹落下來的可能似的，已經是岌岌不可終日的勢子。那已經成爲荒涼冷落的一般標記的蛛網，自然在祭壇上和屋角裏都佈滿了。這真是一幅可怕的悲慘的景象。

『這些是誰幹的？』我問。

「你以爲是誰呢？」他很嚴肅地反問我，從他眼睛中的那種陰暗的神氣看來，我猜到了他的回答是什麼。

「可是——那是不會有的事！」

「等一等，讓我們到外邊去，還有東西好看哩。」

我們繞着教堂的背後走去。野蜂在金花菜和野草叢中嗡嗡地亂鑽着。鳥兒都繞着枝頭飛着。又瞥見一隻小兔從身邊衝到樹叢中去了。我的同伴指着教堂後牆邊的一堆磚石雜着腐草的亂堆給我看。

「這一堆垃圾，」他說，「還包藏着一段駭人聽聞的故事哩。這教堂下面有一個地穴，是地主的父母和妻子埋身的地方，這兒就是進地穴的入口。在革命期間，地主悲傷過度因而身死了，他的屍身也是埋在這地穴裏而他的妻旁邊的。現在請聽。」他把聲音放得很低，彷彿一個人在那兒講着什麼鬼怪故事的時候，自己首先就給恐怕制伏了，於是趕緊把聲音放低，以免給什麼鬼怪聽見了似的。『當

第一任的 Sovvros 的經理到這兒來的時候，他發現了地主的屍身兩脚朝天倒釘在這兩株小樹上面。屍身的衣裳都剝得精光，手指都給斫去，珠寶飾物都不見了。我們的經理便悄悄地把屍身埋進去，弄了這些磚石垃圾堆到這兒把地穴的進口掩了。」

他停了好一會，眼睛老是望着那亂石堆，接着說：

「現在且想想看——這兒四周的農民都稱頌舊地主，他們不是嗎？他們說，他是一個好人，他們不是這樣說嗎？他在本村爲他們的孩子們建立了一所學校。

倘使有一個窮農民的家被火燒了，他允許不要他的錢，給木料他去重造新房子。

他們都說，他們願意他——那舊地主到這兒來代替我，他們不是這樣說嗎？

呵，否，你不要搖頭否認，你老老實實對我說好了。我是很知道他們的，同志，我是很知道這些農人的，我決不欺騙自己，以爲他們對我有一點什麼感情。當革命爆發，地主死了，此地還沒有人出來維持秩序的時候，你看他們幹了些什麼事？

他們要磚，要鐵，要錫，要木料；於是他們到這兒來，要什麼拿什麼，結果是把這座可愛的小教堂完全摧毀了；他們當中有些甚至於毫不遲疑地把那老東西的屍身從墳裏拖出來，剝光衣裳，剝斷手指，還給釘在樹上，用釘死耶穌的方法來對付死了的地主。而他們也是迷信宗教的人，（或是被人認為是這樣的，在當年常是風雨無阻地奔赴禮拜堂去，跪倒在聖像面前，作禱告，對主教懺悔他們的罪惡的。

嘿！這種舉動甚至叫像我這樣的無神論者都嚇得發抖哩！」他諷刺地笑了一聲。

人民老是奇怪爲什麼我們革命黨人變得反對正教教堂。請告訴我，正教教堂甚至連農民當中的禽獸都不嘗試去殺掉；反轉來，把這些禽獸都養着，養得多多的，等到一有機會，他們脫離了藩籠，便一擁而出，幹出一些叫魔鬼看見了都會自愧不如的萬惡的把戲，請問，一個有理性的人會信從這種宗教麼？唉，你聽見過這兒在蘇維埃沒有成立以前所發生的事情麼？聽呀，聽呀！吓，就在這兒，或是離這兒不過十五哩路遠的地方，農民，謙卑的，頭腦簡單的農民，家庭裏的父親們，

都自己武裝起來，有的拿刀，有的扛着利斧或鉄錘，打進他們的隣居猶太人的家裏去（本來他們彼此住在一道一向是相安無事的），見人就殺，刺喉管，斫腦袋，剝心臟，甚至哭着求饒的小孩子都一樣不能幸免。然而，他們應該受責備麼？

他們應該麼？土匪流氓，俄皇時代的將軍之類，派了許多宣傳者到農村中去，對農民說，殺盡所有的共產黨和所有的猶太人，這些俘虜們的家財田產由他們自己分配享受，這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無知無識的人，唉，那種無知無識的樣子看了真令人傷心；受苦受難的人，沒有一點判別善惡的能力；疲乏的和受刺激很深的人，內心沒有一點抵抗惡毒陰險的宣傳的力量；——這樣的一些人，一旦像禽獸脫離了藩籠一般，斫斷了他們的桎梏，你想他們什麼不會幹出來！……後來我們把他們捉住了；就是說，我們的蘇維埃把他們捉住了幾十個。他們懺悔着，哀哭着，默望着，那樣蠢笨，那樣惶惑，那樣無辦法的神氣！我們把他們槍決了。我們不得不這樣。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制止這種暴行呢？這是令人悲慟

的。這是令人心碎的。你知道，我是從俄皇政府時代起一直到多數黨取得政權，我始終都是參加戰爭的。我看見人在四面八方死着。我看見他們被炸成碎片拋散在空中。可是決沒有，決沒有像我看見這些農民被領去槍決的時候所感到的那樣深入心脾的慘痛！唉！」他扯起衣袖揩着眼睛，低着頭悄悄地慢慢地向回頭路上走去，沿途只聽見掠過挺直的冬青和豐茂的野草的風聲習習，和似乎遠在天外的百靈鳥的歌聲啾啾……

我們並着走了好一會，彼此都沒有望過，兩人都是充滿了複雜的情緒，一時說不上話來。後來彷彿是爲了排遣愁懷似的，他開始口噓着一首活潑的軍歌，調子很好聽；對於我自己的這種沉鬱的精神實是一種安慰，此時竟使我忘懷了世界上一切的罪惡與愁苦了。

他停着，用粗紙捲了一枝土產的紙烟，便開始抽起來。

「你想得到，」他繼續說了，「當我不得不爲了他說謊或偷東西而斥責一個農



民，爲了他拿政府的田地作牧場而處罰一個農民的時候，我心裏實在像是受了創傷麼？有許多次，美國的同志，我覺得異常難過的時候，倘使我是一個信宗教的人，我一定會跪倒在神像面前，向上帝哭訴我內心的苦痛。我願意把我四隣的農民當作弟兄一樣愛着。我願意幫助他們。我願意使得他們愉快並了解。我會經營試用和善的同志的態度。我會經用過請求和勸導的方法。可是，『他很快地轉過身來，惻然地指着我們剛才到過的森林那一方，『在我們的這些泥污的土地上面，只有這是剩下來的唯一美麗的一處地方。你知道嗎，倘使我們不曾日夜派人守護着，此時恐怕什麼也沒得剩的了，一枝木，一莖草都會沒有了哩？再三再四我們捉到了農民在那兒放馬牧草。你看見了他們是怎樣對他那座教堂的，那些無知無識的蠢貨。唉，想想看！』——他的眼中射出狂喜的火花來了——『我們可以把這座森林改作一座公園，請一些有學問的指導人來服務，在夏季，各村的孩子們都可以到這兒來，遊戲，讀書，講故事，呵，當然不是我們兒時所聽的那些可

怕的腐敗的妖魔鬼怪的故事，而是世界上偉大英雄的歷史軼聞，如馬克思的，盧森堡的，李卜克內西的和我們自己的伊里奇（列寧）的。

『在這兒，我們的孩子們可以學着去了解自然，花，樹，雀鳥；天體，星空，海洋，山嶺。在這兒，他們可以學着去愛世界上一切窮苦的人，不論白種，黑種，紅種和其他的都在內，並且還愛一切的生物；這樣他們便不會像我們兒時的農村孩子那樣殘忍頑皮，他們便不會去翻鳥巢，去用石頭打殺鳥兒了。遇到星期日，我們可以都到這兒來，偕我們的家人一路來，作郊宴，聽講演，跳舞，演戲，開音樂會等等。那時我們大家一定都會非常愉快，都會學着相互了解並了解世界，共同努力企求全世界窮苦人類的和平與幸福。』他又思索了好大一會，又加一句說，『我們還是會達到那目的的。我們會有的。只要給我們一些時間，給我們一些時間。』

我們在路上轉了一個彎，便正碰着了一個身材短小的人，赤着腳，腳上給黑污

泥沾滿了，一副蓬亂的鬚髮像一只假面具一般幾乎全面部都給遮蓋了，滿身汗淋，一件衫子已經濕透都貼在背上了。他正驅着一匹栗色的瘦馬，後面拉的是一大堆肥料。他脫帽又鞠躬。我的同伴轉身很注意地望着他走過去了。

「看看這個身材短小的人，」他演劇似地說，「他從來沒有洗過一次澡，他不知道太陽是什麼，星和月又是什麼，雨和閃電是怎樣來的。在他的生活中有什麼希望可言呢？請告訴我，你離開這兒十八九年了，此次你回來，看見農民還是照舊日的方式生活着，照舊和雞豕同棲在一間小茅屋裏，照舊用那種落後的不生產的方法去耕田犁地，培植菜園。在他們的生活中又有什麼希望可言呢？因為蘇維埃沒有將這座田莊分配給他們，他們非常難過。可是假設分給他們了，每個農民得到了三，四，五，或更多的「節沙金」的土地。那麼又怎樣呢？假設他們堅持着他們的那種舊日的耕作方法呢？在不幾年以內，他們會仍舊回到今天這樣的困難地位，一樣的貧窮，一樣的醜陋，一樣的傷心難過。他們不了解，我們的

這些農民，他們的救助完全靠他們的採用新式耕作法上面，他們的學習新的，更健全的生活方式上面；這些都是蘇維埃要來教給他們的，蘇維埃之所以把這座田莊改作Sovkhoz，便是爲的這緣故，Sovkhoz是政府設立的一個模範的實驗的田莊，在這田莊上，我們可以給農民看，怎樣去種黃瓜和白菜和漿果和其他水菓，怎樣去建築近代的住屋和倉屋和地窖，怎樣不像他們現在這樣浪費牛奶和乳酪去製成很好的乳餅和牛油。並且我們預備介紹最優秀的牲口種，牛，馬，雞，鴛，羊等的種到村裏來。有兩匹比利時的公馬幾天就快運到了，我們希望在最近能運進來幾頭上等的公牛，以便供給鄰近大家的需用。那麼你已經看出我們的Sovkhoz正在努力幹些什麼，正預備努力幹些什麼，並且此時正在實行幹些什麼罷？我們正在實行教給農民，第一步怎樣從工作中找出自己的利益和快樂；然後再教給他們怎樣去過快樂逍遙的日子。從前沒有人這樣教給他們過的。沒有人曾經把他們當兄弟看待過，正教的牧師沒有，政府的官員也沒有。這便是他們之所以這樣愚昧，這

樣兇殘的大原因。例如，沒有人曾經告訴過他們，倘使用被搗了的麥去做種子，那播到地裏去是一點用也沒有的。人家所告訴他們的是要他們相信，倘使他們到牧師那兒去，要牧師灑一點聖水在那種子上面，他們便準會有好收成的。沒有人曾經告訴過他們怎樣去保持田地裏面的水氣，這樣他們便會有把握抵禦旱災。人家所告訴他們的是要他們相信，倘使他們請牧師迎聖像到田裏作過法事，大雨會獨降到他們的那將近乾枯了的田裏去的。可是我們現在正在實行改變這一切。我們正在實行將他們從牧師，教堂和其他的邪教的桎梏之中解放出來。我們正在實行證實給他們看，宗教曾經是怎樣毀滅了他們。我們正在實行鼓勵他們建立一所新學校來代替教堂，聘請有智識的教員或「社會的保姆」到村裏來代替牧師，研究馬克思和伊里奇的著作以及關於科學，機器，電氣的書籍來代替聖經和禱告書等。這都是我們正在實行的。」

此時午殮的鈴聲響了，音高而又清晰，所有在田間做工的男人和婦女都動身回

家了，那些充滿了健康和生命的男女孩子們一路彼此談着，叫着，唱着，這恰是這位紅色地主所歌頌的這一篇「希望之讚美」的一種極高興而適合的伴奏。

『Michovo，』他說着，一面放眼看看天，又看看遠處的田野，又看到我，『我是信任農民的。他有極偉大的稟賦，有一天我們會和美國一樣偉大的；否，更偉大些；因為在我們的國度裏，我們將不會有貧富之分，亦不會有強弱之別的。從現在算起，二十年，三十年以後再到我們這兒來，同志。來，還帶一些你們的美國朋友和你一道來。我不會還在此地的。我不盼望還活得很久。這個煩悶的忙碌的刺激太大的生活正在侵蝕着我的健康。看看我的頭髮，是多麼灰白呵，再看看我的臉上，是多麼憔悴呵；然而就年齡來說我還是很年輕哩，只有二十九歲。可是這沒有關係。我不是為我自己生活的。我不願意為自己生活。我願意為革命的利益，為這些愚昧的農民的利益而犧牲自己。別的人一定會來接替的，像我一樣的農民，只是比我更聰明些就是。他們會把我們的新國家指引給你

看的。那時你會記起我來，並且你會說，「曾經有一個農民——他們惡意地叫他作紅色地主——他是貧窮而又沒有受什麼教育的，可是他了解生活，他了解俄羅斯，並且他是一個真正的預言家哩。」」

## 第十一章 一個新婦人

我第一次看見她就是在前面有一章講過了的那次喧囂的羣衆大會上。那時她靠着一行矮樹連成的籬笆立着，兩臂交叉在她那挺闊的胸前，專心一意地聽着衆人激烈的喧嚷。她的態度和她的服裝看去都和旁的女孩們的不同。她穿的一件蓮灰色的外衣是機器織的布料作的，她還穿着白襪和平底皮鞋，還有一條藍邊的手帕纏在手腕上。旁的女孩沒有一個有手帕的。她的身材短小而肥壯，頭很秀美，平滑的面部雖然也給太陽晒紅了，可是沒有像旁的女孩們所有的那種櫻色，——她們是因爲每天在露天中作工才晒成這樣的。這顯然可以看出她是在城市中生長的，或是一個地主的女兒，在大田莊上過慣了消閑清靜的生活的。我很詫異，她是誰，聽到村裏來幹什麼的？看去她似乎已經過了二十歲了。

那天的午後我在本村的跳舞會裏面又看見了她，她在那兒似乎是一般「有智



識」的孩子們的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此時我又看出了她和旁的女孩們不同的地方。她並不亂跳，她在二人舞或是波西米亞舞中間旋舞着的時候，也並不用腳在地板上暴躁地亂踏一陣，她也不像旁的女孩們那樣有時嗤嗤竊笑，有時又哄堂大笑。她的說話並不是我們本省的土音而是一種很純粹的俄國語，她的聲音中滿帶着俄國貴婦人所有的那種和諧，溫靜而低聲慢語的情調。

我去問尼克孛，我們村蘇維埃的主席，他悄悄地告訴了我一些她的歷史的片段。他說，她確不是一個貴族的女兒，而是M村的一個農人的女兒，從我們村裏走過那片濕田照直去便是那M村了。可是她是在吉也甫城內生長的，一直到革命以後她才離開那城。她的父親從前是一個軍官。革命爆發後，他的職位，他的財產，他的儲蓄，他的家庭都失去了，他便挈着家人逃到他的老鄉M村去，在那兒他本來還有兩節沙金田地，他不在的時候是交給他的兄弟種着的。起初，他的兄弟拒絕他的要求，說他既然長期離去了故鄉，並且又在俄皇和資產階級的軍隊中長

期服軍役，他對於這片土地的所有權當然是應該剝奪去的。後來四鄰出來和解，土地還是歸還了他，他便在這兒住下來了。她，曼卡（Manka）是一個高級中學的畢業生，冬季她便在學校裏面教課。……

在有一次的跳舞會當中，我偶然和她派成了一對，這一次伴舞以後我們便熟識了。我們立刻便很起勁地談了起來。帶着俄國人所特有的那種迷人的坦白態度，她告訴我她是怎樣到這兒來住下的，她說的事實完全和尼克孚對我說的一樣。

『現在我們是真正的農民了，』在我們的談話當中，她這樣對我說着。我非常感服她說這一句話時的那種精神。她的聲音裏面沒有一點作偽的情調，沒有怨恨，沒有虛驕——完全是一種善意的投誠。

後來我又到她家裏去了幾次。他們住在一間茅屋裏面，和同村旁人住的完全沒有兩樣。這是新造起來的，內外都還沒有粉刷。要說這間茅屋和旁人的不同的地方，那只是在窗戶和地板這兩點上面，牠的窗戶很大而且常是非常乾淨的，

能夠容受多量的光線和日光，地面不是泥土而是木板墊起來的。傢具是一點也沒有值得誇耀的——幾把椅子，兩張床，一面大鏡子，一張書棹，屋前壁上懸的幾張黑框裝着的畫片，這都是他們從革命的破壞當中救出來的一點東西，帶到這新屋裏來用的。還有一張方棹是他們自己做的，和平常農家用的那種大方棹一樣。平面粗腿的。佈置也像普通農家一樣，方棹就放在屋角聖像下面。他們的屋子常是非常乾淨的，這可以證明家內婦女的勤苦，因為一大家人——八個人——擠住在一間屋裏，而外面的環境又是那樣濘泥醜醜的，要保全屋內的清潔，那真不是一件很輕鬆的工作哩。

他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他們自己特有的一種，和同村其他農人的都完全不同。終究他們是從城市裏來的，他們在那兒都是習於安逸舒齊和文明的交際這一類的生活的。一旦陡然被拋到農村裏來，過着這種污穢的和勞苦的，孤寂的和單調的農村生活，當然是一種完全顛倒而且異常苦悶的經歷。然而他們是哲學家，他們都

是的，甚至米嘉 (Mitya) 都是的，他還只十三歲哩。他自己假裝是一個共產黨員，成天在那兒以此自誇，高興得了不起。他背得出所有多數黨的歌，並且很愛在生人面前唱出來。他具有很大的兒童的勇氣，毫不顧惜地隨時攻擊着資產階級和牧師，並且聲明自己不相信上帝和來世的事，這一切，在他的父親看來是非常感興趣的，可是對於母親就未免太難過了，因為她原來是波蘭人，是一個很誠虔的羅馬正教教徒。

她的父親大約是四十五歲的年紀，肩膀方闊，面色現出久經風塵的樣子，一對放光的藍眼睛，一部貴族式的黃鬍鬚，兩邊像針尖一般的向上翹起。他並不把痛苦放在心頭，雖然受着命運的播弄和打擊，他還能夠對命運加以嘲笑——這是一種很稀有的人物哩。從安逸的奢華的城市生活到勞苦的困乏的農村生活，這其間的轉變，似乎並沒有影響到他的身體和精神。他還是照舊日一樣，老是高興的樣子，老是愛說話而且對人非常熱忱，並且老是喜歡聽人家開頑笑而且更加喜歡自己

也來一兩個，他笑的時候，便把頭向後仰去，身子搖動着，令人看了也不禁失笑。

他的妻和他顯然相反，她是一個高個兒，瘦弱且滿面憂容的婦人，兩眼異常張大，從這裏面可以看出她是飽經憂患過來的。她是在城市裏生長的，農村真弄得她憔悴欲死，那住屋，那家務，那環境，那鄉鄰，——一切一切都是她的催命符。她也曾盡力掙扎過，但是任怎樣都不能叫自己相安於新生活，身體方面是這樣，心理方面亦是這樣；有一次我和他在倉後小池邊閑談着，他對我說，『是的，小媽媽的健康喪失完了。我恐怕她不能再和我們相處很久了。』她始終都在絕望中討生活，這是顯然可以看出來的。

可是瓦羅嘉 (Volodja)，他的大兒子，却和父親一樣，表現得非常灑脫，愉快。他是一個十七歲的美少年，高個兒。他的靴破了——破穿了底，腳趾都露出來了——沒有錢去修補，更沒有錢去買新的。他的灰色學生罩衫上面補上加

補，幾乎成了百衲衣的樣子。然而他從來沒有出一句怨言，彷彿衣鞋之類只是身外物，對於他的生活的愉快是不生影響的，猶如汽車和飛機不能影響他一樣。在高級中學的時候，他養成了一種愛好天文和地理兩科的情感，他的夢想是自己學成一個探險家，到北極去，到那還沒有白種人的足跡到過的海面和陸地去度過自己的一生。他像作詩一般地說過，那兒，在寒冷的北方，密藏着世界上最偉大的冒險和最偉大的奇蹟韻事，有一天，他希望能夠舉起這兩杯密藏的美酒痛飲一番。至若生活方面其餘的事——興家立業，計劃前途等等——在他看來都不過是一些癡情默想；像他自己這樣的一個『實在論者』對於這些事都只有一笑置之。他談話的時候，完全像成年人一樣有着執情，信念和定見，不爲任何話說所動搖。不過——在俄羅斯，男女孩子們都是在很幼小的時代就具了成年人的熱情的。

然而，引起我最大的好奇心的還是曼卡。她具有父親的那種灑脫的氣質，同時也滲雜了一點母親的憂鬱性。她比她的父母和她的兄弟瓦羅嘉都更加善感，更

有修養些。她酷嗜着書籍和音樂，她也奢望着一種更豐滿更充實的生活。她是一個非常多情的女子，常是用一些極親暱的名詞叫着母親，叫她 Mamotchka（小母親，母親之暱稱），Miloukaca（最愛的），撫摸她的手，吻她，希望能爲她稍稍排遣愁懷。看見了任何殘酷的景象，她的內心常是起很大的反應，久久不懌。有多次，一些男女孩子們拿着棍棒石頭去打那逃着的貓狗取樂，我看見她跑去叱責他們，說他們對於禽獸太缺乏情感了。有一次，我記得，她和她的母親在那兒煮着一只小豬，她弄完了以後發現了自己手上有些血點，她搖着頭，面上帶着又恐怖又厭惡的神氣，發誓說以後決不再讓自己的手去沾染一點生物的血。……

秋霧盪漾在山谷之間，的確是一幅很美好可愛的圖畫，然而霧的內容是冰冷的水汽；籠罩着曼卡的喜悅便好似秋霧一般。在外表上看去，她似乎是非常愉快，非常洽意於她的新生活。她不時滿面春風笑着，頑着，唱着好聽的小調。然而我總懷疑，是否這都不是假裝的。終究說起來，生活是非常苛待她的，把她從舊日

的愉快，安逸和消閑之中強拉出來，竟投到遠在天外的一個困窮的，醜陋的而且破壞不堪的農村中去。在這兒，她得在泥污中奔走，得提大桶的水，抱大捆的柴到屋裏去，得趕豬到牧場上去，得打掃牛欄豬窩，得幫着作屋內和田中許多其他的吃力的工作。她竟真的像她外面所表現的，很高興地完全降服了嗎？我從來沒有聽見她說過一句抱怨的話，然而我覺得她的表面上的高興完全是糊塗的，只是一副假面具，那下面還藏有一重深沉的悲哀，她正在很英勇地和這悲哀苦戰，要這悲哀永遠埋藏在心底或逐漸化歸烏有。……我在其他的地方也遇見過像她這樣的女孩子，有很多很多，都是比較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孩子和婦人，在兒童院裏，學校裏和機關裏服務着，表面上是完全相安於她們的新生活了的，而內心的痛苦，在勉強的壓抑之下，正是不堪言狀，多半都渴想着機會的到來，準備逃出俄羅斯去尋自己的舊世界。

有一天，我到遠處一個村裏去看了一個遊方的和尚，——他曾經漫遊過許多農



村，預言着：明年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歸途便過曼卡家裏去看她。她只一個人在家，正坐在窗邊綉着一方頭巾。我告訴她那和尚的事，並告訴她那和尚預言明年全世界都會沉到一個沸水的大洋裏去。她笑了並且很有趣地說，在俄羅斯的和尚看起來，這世界今天便已經是沉在一個沸水的大洋裏了。她又解釋說，這和尚不過是把俄羅斯的一段很古很古的神話又拿來傳說一遍罷了，她在作小孩的時候便已經聽見過這段神話的。

此時屋內很熱，外面頗涼爽；所以我提議我們去散步一會。她立刻同意了。

我們遵着一條小路走下山谷去，那兒有一條河，或許可以說是往時曾經有過一條河的。婦人們的裙都摟到膝頭在那兒做工，洗布，浸藤以及淘麥子，一大羣孩子在四周跳躍着，喊着，都是高興得很的樣子。我們走過那沒有欄杆的小橋，轉上了蛇一般的一條曲折的小徑，從這兒我們便走上了山岡，達到了墳場。

像鄉間的一切其他的事物一樣，墳場當然也不會逃過戰爭與革命的那一雙破壞的鉄腕。圍籬已經沒有了，一塊一塊被拆去作柴燒了；牛羊之類都經常竄到裏面去，在墳頭尋取嫩草裹腹，豬在那兒努力拱土的成績更是隨處可見，弄得這座墳場好似一件衣裳一般，從前是非常雅潔可愛的，此時已經是又骯髒又破爛了。一般農民的墳場裏，一根高聳的木十字架便是墳頭的標記，可是此地許多墳頭都不見這標記了；那也是被拆去作柴燒了。那些菓樹，櫻桃樹，蘋果樹，梨樹，梅子樹，在我作小孩的時代都是長得很茂盛，結實纍纍的，現在有的長不大，有的都枯死了，枯枝杈在樹幹上，好像死人的枯骨伸着一樣。……像這樣一類的景象，令人看去常是覺得比看見個人的痛苦悲哀時更加難堪，更加傷心。

我們在四周閒踱着，隨口評論着我們所看見的那些破壞的現象，並且討論着革命帶來給農村，特別是給青年人，的那種新的人類生死觀的問題。她問我是否記得農人拿雞蛋，麥粥和新焙的麵包到墳來祭亡人的舊風俗。呵，是的，她說，老

年農人還是這樣作，可是，只要祭品一放到墳頭上，便會有一羣孩子跑來把祭品都搶去，一羣蜂似的又跑到遠處幹交宴的頑意兒去了。在往時——唉！沒有一個孩子會敢去摸一摸那些薦亡的祭品，因為恐怕鬼魂在夜間跑來報仇。……並且在往時沒有一個孩子會敢去攀折墳場內的菓子的，而現在，吓——連等候菓子長成熟都來不及哩。……他們不怕什麼。他們對於鬼怪的故事都頻頻加以非笑……

我們走到了山岡頂上便坐下了。全村的田地都展佈在我們的眼底，此時男子和婦女都正在那兒驅着馬，使着農具，加緊忙著。這真是一種令人震驚的景象——這些強毅的農人都正在利用晴好的天氣，（夏季都沒有這好的天氣，）割草，刈麥，犁田，播糞，一面拚命的工作，一面還很任性地唱着各種山歌。看了這種景象對於這些農人我不由得不激起了一種異常敬重的情感，為的是他們具有的那種無限的忍耐心，無限的豪勇與毅力——他們的這種勇毅，雖然遭受了俄皇專制的迫害，天災的襲擊，貧窮的困惱，無智識與遲鈍的限制，然而他們還是保有龐大的力

量 and 堅強的意志，來幹着每天必要幹的苦工作，唱着他們的未來與希望。俄羅斯的農民是何等挫敗不了的一種生物呵！

曼卡打斷了我的思路。

『我想問你一點事情，』她說着並笑了，表示渴欲探尋什麼的神氣。

『好的，』我回答她，亟想知道她問的是什麼。

『告訴我，』她說，『你不是有一點——可憐我嗎？』

『吓，』我一時猝不及答，只能這樣囁嚅着，同時嘗試想出一個聰明的解釋來。

『那麼，你確是在可憐我啦？』她很聰明地頂上了這一句，停了一會又說，『你真的不要這樣。也真正尋不出理由來證實你應當可憐我。倘使你是深知道我的，你決不會這樣的。』

她把頭避開去，凝神在那兒想什麼，嘴唇開着還帶了一點有趣的微笑。她心

不在焉地隨手扯着地上的草，又從肩頭拋過去，因而她的肩頭和衣衫上都點綴了許多青色屑片，這更增加了她的姿態的雅淨與柔和。

『Mamochka（小媽媽）有一天說，』她說的時候並沒有抬起頭來，還是在那兒繼續顧着草，『她以為你在爲我非常，非常難過，並說你會把我寫成一個非常，非常不快活的人的。……』

『吓，』我開始來解釋，可是她阻止了我。

『現在我是十分快活的，』她說時，用她的那一對褐色大眼睛望着我；『有時我快活得更加說不出來。自然我有我憂愁的時候，可是這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啦。

大概說起來，我是十分滿足的。』她住了，又開始哼着小調。

『然而，』我大胆地說，『使你自己相安於新的環境，這在你自己必然是一種十分吃力的奮鬥吧。』

『這是一種奮鬥，』她接着說，『關於這種奮鬥的情景我也可以告訴你。那

麼或許你會比現在更多了解我一點，』她又笑了，彷彿是取我放心，她並不是和我開頑笑。

『當我們初到此地來的時候，』她開始說，『Mamochka 和我都非常傷心。

我們以為我們會死掉的。』那齷齪，那單調，那農民，他們使得我們多麼灰心喪氣呵！替我們想像一下吧，一家八口，從一個非常可愛的家庭裏一旦被趕到一間茅屋裏來，一切都在一間屋裏，吃飯，睡覺，穿衣，燒火弄飯，一切都在一間屋裏，而且又是何等樣的一間屋呵！四壁和天花板都沒有粉飾，窗戶醜陋不堪，磚灶令人可怕，而用的那些傢具，便是我們在吉也甫城的看門人看着也會笑死。這真是一個大的打擊。可是無可逃避。Mamochka 還覺得她彷彿是在刑庭受慘刑哩。

那小天使！她憔悴得真快！可憐的，可憐的 Mamochka！』

她把頭避開去並擦着她的眼睛，後來她又抬起頭來，微笑着，彷彿表示這樣慘不自禁是非常抱歉的似的。

「讓我來把我的故事從最初講起吧，」他說，「這樣一切詳細的情形你便都會知道。雖然我的父親是一個農民，生長在這鄉間，可是他是一個很開通的人。

他在軍隊裏面升任了軍官，我因之便是在城裏生長的，在虛偽的，荒謬的環境當中長大的。我從來不曾作過一點事。從來也沒有一定要我作什麼的時候。我們有兩個僕人，什麼東西都給他們作了，甚至還幫我洗面梳頭哩。我們住在一所很可愛的屋子裏，有地氈，窗幔，穿衣鏡以及非常精緻的傢具，還有很體面的人常常來往，伴我們到跳舞場去，戲院去，音樂會和跑冰場去。就我們的生活看來，我覺得人生完全是一個無間斷的休假日。可是我是無知無識的，可怕的無知無識。

誠然，我在高級中學裏是一個很出色的學生，我讀了許多書，聽了很多講演，和許多中學生大學生交際，可是我還是無知無識的，意想不到的無知無識。存在我自己每日接觸的這空虛浮華環境以外的生活，人事，世界，思想，主義等等，我知道一點什麼呢？什麼也不知道。我是一個 *Barina*（貴婦淑女），一個 *Petrol*

ucika (閒着無事幹的女太太)。在我的那種荒謬可笑的舊世界裏面，勞動是一種羞辱。我是一個農民的女兒；然而我從來不想我是這樣的。我老是想着自己是一個軍官的女兒，一個特權階級的人。我討厭和那些生活比我下一級的人們交際。在此時的我看來，這似乎是古怪可笑；然而在當時，例如使女，看門的人，掃烟囪的人，馬車夫，在我看來並不是人；那就是說，不是真正的人，不過是一種生物罷了；粗鄙的，污濁的，沒有想像力也沒有審美觀念的一種生物罷了；只知道工作，睡覺，吃飯，穿衣，討老婆，生兒子，碌碌一生就死去的一種生物罷了。」

此時有一個汗流滿面的中年農人，肩頭扛着一捆草從我們身邊過去；我們和聲對他說『你好呀，』他很熱忱地揮着手回答我們。

『在往時，』她說着，眼睛便隨着那農人望去，『我會以為像這樣的一個人，赤着腳，蓬着頭髮，穿着骯髒有臭味的衣裳，是只有招人討厭的；這樣一種醜陋的生物，一定會令我駭得發抖的。』



「而現在呢？」我大胆地問她。

「現在呀，」她回頭說，「我不留心他的破衣裳或赤腳。我看他只是一個不幸的人，一個正在用他的全力掙扎着求生活的不幸的人。我心裏對他以及和他相類的人都發出了同情之感。……可是還是說回去吧，說我當日的那種生活。你知道我是生活在一個空虛的荒謬可笑的世界裏面的。我的女朋友們和我老實談着一些無意思的瑣事。……一個男子的一瞥或一笑……我們的新帶子的顏色……我們的鞋子的樣式……我們所嫻習的最近流行的舞姿……最新的民間的風流韻事……最新的里巷穢聞……我們沒有更高尚的事物可資談助，因為我們的生活便不會爲着什麼高尚事物。我們除了自己，除了我們每天的消閑娛樂以外，便絲毫不想到或注意到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所以，起初，當我們從吉也甫的那可愛的家庭被迫而逃到這鄉村裏來避難的時候，我們都心碎了，Marochka和我。我不想我還能夠渡過第一個冬天。生活是這樣的絕望，這樣的痛楚。我再沒有一點生活的目的了，

絕對沒有了。我的舊目的和舊志向已經沒有達到滿足的希望，新的生活目的和志向我也找不出來。我的教育算終結了，已經沒有繼續的希望。我當然不能進大學了。我的社會活動也算終結了。我沒有朋友了——沒有我願意交結的朋友。

我不能夠接近農民，無論是老年抑是青年，我多不耐和他們交往。每一次我們的隣居來看我們的時候，我都覺得想逃出去。他們似乎不是人類而是禽獸，妖怪，都是粗鄙，惡臭而可怕的。他們進門的時候，連腳上的泥土也從來都不刷去的，他們似乎是這樣地荒謬冒昧，甚至我們家庭內極細微的私事，都老是不憚煩勞地追究着。我從來沒有去拜訪過我的隣居。我不耐他們的那種粗鄙的樣子——我看着就要窒氣。呵，我是怎樣渴戀着舊日的生活，舊日的朋友，舊日的談天，舊日的舒適以及舊日的那些可喜的戲謔呵……還有……唉——還有皮嘉（Потра），他是一個軍官學校的學生，我和他正打得火一樣的熱咧。當時我還很年輕，只十七歲，皮嘉在所有的女孩當中都混得很熟的。Mamochka，當我開始落住在這兒

的幾天，我是怎樣想念皮嘉呵！沒有一天我不會跑到大路上去，走着走着，常時走了許多哩路，目不轉睛地癡望着天邊，盼望他隨時都會從那而跳出來，仍舊騎着他的那匹黑馬——你知道，他是屬於馬隊裏的——穿着那一身輝煌雄偉的軍服。

一夜又一夜，我老是醒着躺在床上，想念他，想念吉也甫，想念我們的散步，談話和未來的計劃。我的癖氣逐漸變得暴躁了……我恨自己，恨這鄉村，恨生活以及一切。我不願再住下去。住在這樣的一個農村裏，沒有一個可以要好的隣居，周圍環繞着的只是泥污和愁慘的景象，我真找不出一點益處，一點快樂。所以我決定逃去，逃回吉也甫去……去找老朋友，去找皮嘉。……自然這是一個荒謬可笑的决定。革命這樣鬧了幾個月以後，我不知道在吉也甫還能找着什麼東西或什麼人。可是我不去想這些。我覺得我不能不逃走，而吉也甫便是我能想得出的唯一目的地。所以，有一次當我隨着父親到S鎮市集上去的時候，我便乘間逃走了。我走着走着，後來走到了一個火車站。我沒有車票，沒有錢，也沒有吃的

東西。可是我都不管。我知道我能夠向農民討到黑麵包的，至若車票，咯，你是知道的，在俄國搭偷車是非常容易的。我便照那樣幹了。我藏在車上的行李堆中，車便開了。可是查票員發現了我。他是一個老頭兒，面孔很和善。我便哭起來並求他不要叫我下車，讓我坐下去。他問我想到什麼地方，我告訴了他。接着他便坐下，像父親一般和我談起來。他責備我不應當從家裏逃走。他告訴我 Mamochka 會在家裏怎樣傷心。他弄得我哭了。我認實了自己作的蠢事，我求他幫助我回家裏去。在下一站我便下車來；他爲我弄到了一張車票，不到兩天我便又回到村裏來了。自然每一個人都責罵我。Mamochka，瓦羅嘉，米親，甚至米嘉也握起拳像雨點一般打着我，說我怎樣變成了這樣壞的女孩子。

「回家來了我很快活，形容不出的，意外的快活。此時在我看來，似乎我決不會有要離開家庭的心思，決不會再有了。且且那些舊的熱望和舊的交遊的印象，

在我心理也多少模糊了，淡忘了一些。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只覺得我是重生了，我的內心改造過了。

「後來我逐漸和蘇維埃裏面的有幾個孩子認熟了。他們和我談話。他們送一些書給我看。他們邀我去參加講演會，羣衆會，各種娛樂會。他們請我到蘇維埃學校裏去當教員。一個新世界開始在我面前展開了。新觀念逐漸沁入了我的心底。我看出了，在生活中原來還有一些事物是超越我自己，超越我眼前的願望與快樂的。我讀了又讀，談了又談，辯論了又辯論，在夜間，我便醒着躺在床上，凝想着，驚異而潛搜冥索着。這一切對於我都是新穎的，這些新觀念，新朋友，新趣味。我被激動了。這鄉村，這些農民，甚至街上的泥土，在我看來，都換上了一套新色彩，都具有了一種新意義。我開始研求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麼，並且是怎樣變成的。我開始忘却自己，漸漸有一點自覺了。我不再關心我的舊衣衫了。我不再因缺乏脂粉而煩惱了。頻頻參加各種娛樂會，皮嘉和他的朋友們

的印象也都逐漸淡忘了。是的，在這些新觀念和新趣味的刺激之下，我又得到心境的安定了。我又逐漸快活起來了。我渴望着活動。我在家裏幫着作家務。我幫助父親和瓦羅嘉作田地上的工作。我真的開始高興幹着餵豬，擠牛奶，趕我們的牲口到牧場上去這些瑣事了。手弄酸了，也不再生氣，根本這不算一回了不起的事了。呵，一切的事物都在變動中，我的心內與身外的事物都在變動中哩。

「我喜歡蘇維埃裏的以及慣於來參加各種集會那些少年。我們是粗魯的，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可是他們是那樣忠誠，那樣有毅力，那樣愉快。他們的生活不是爲的他們自己，而是爲的社會的福利。真的，他們從來不想到他們個人的安逸——大多數都是這樣——不想到自己的樣子，自己的服飾，以及自己作了多少工作，要到什麼地方去，要去會什麼人——一切個人的生活都忘懷了。呵，自然，我不能接受他們的共產主義。我現在不能。或許這是因爲在心理上我還是資產

階級的。他們說我是這樣的。或許他們是對的。我決不希望變成一個共產黨員，並且這些孩子們也還有一兩點令我難過的地方；他們恨資產階級未免過分了一點。他們毫不顧惜地攻擊資產階級，不管他們在情感上受着怎樣重的創傷。他們認為資產階級是一些無益有害的生物。關於這一點，我和他們爭論，喉頭都給叫啞了。我曾經對他們說，倘使他們是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那麼他們必定承認人是他的物質環境的產物，因之資產階級的心理以及他過去的錯誤行為便不應當受責備，猶之無產階級的心理與行為不應受責備一樣。略，例如，我從前想着工人和使女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生物：這種思想是我的罪過麼？可是他們都非笑我。他們說我是一個感情主義者，在心理上還是一個智識份子，還保留着一些不正確的同情觀念。他們相信，像牧師或資本家這樣的人是不應受憐憫的。他們不是太不合理了麼？真正是這樣，有時我看見他們那樣極端忽視他們所不喜歡的人的感性，竟不免和他們大鬧一場哩。

『然而，他們是異常勇邁的。他們是有思想的。他們一天到黑都在那兒談着建立新學校和新運動場，組織新俱樂部和教育農民這一類的問題。他們當中最大多數都是異常強健，有決心，同時也異常愉快而和善的。他們讀書，整理講演錄，一刻不息地在那兒研究着，我混在他們一道竟給變了，竟完全變了，以致我自己有時也不免驚疑我是否還是一向住在吉也甫的那個曼卡哩——那愚蠢的，無用的，善感的，多情的，除了自己的空想和愉快以外不過問一切世事的小女孩子哩。……』

她停住了，整理着給風吹歪了的頭巾。她談的時候沒有一點自以為高的神情，她的話裏面沒有虛偽的飾詞，都是簡樸的，熱忱的，由衷的一片真心話。

『後來，』她接着說，『我開始和我們的隣居接近了。我到他們家裏去。我似乎不關心他們的醜態了。我很少注意在屋內哄着蹦蹦的豬子了。我看見一家人都用手在一只大瓦盤子裏面取東西吃，也不再駭得跳了。我對於他們的問』



題，他們的痛苦和需要，漸漸覺得有興趣了。我看出了他們非常愚昧落後，然而同時也非常簡樸，仁慈，熱情且忠誠，我心中陡然起了一種迫切的願望，想爲他們盡一點力，想把他們屋內的污穢不潔掃出去，想教給他們讀書寫字，想對他們解釋屋內何以需要新鮮空氣和日光。呵，我只想使得他們潔淨，開通而且快樂，就滿足了。……

『我特別有興趣於女孩們的問題。在我看來，女孩的命運在農村中要算最悲慘的了——實在再悲慘也不能了。她們年輕的時候，你看去她們是多麼美麗且愉快。這一班漂亮且活潑的小天使——她們是多麼愛去參加各種娛樂節會，去和其他的女孩們和男孩們一道唱着，舞着，笑着，耍着！後來她們出嫁了，便像嬌艷的花朵一般，萎謝在黑暗中了。她們嫁得很早，真是早得怕人。』她把話停住嗤的一聲笑了，彷彿記起了一樁有趣的故事似的。

『倘使你聽見過我們的鄰居怎樣談論我，』她笑着說，『你一定會開開心笑一

陣。你知道我還只二十二歲，他們却以為我老得可怕了。他們刻刻都在那兒替我找配偶。甚至我的可憐的母親都給他們鬧得厭煩了。……吓，有一次，有一個鄰居對我說，我應當老早就有自己的家室了。……聽聽他們談論我也是怪有趣味的事。自然我是不理會他們的。……然而，拿一個農家的女孩來說吧。她很年輕就出嫁了。除了偶爾到鄰近的村上去走走外，可以說她是從來不曾離開過本村一步的。她不知道一點世界上的事情。她什麼東西也沒有讀過。她不知道什麼是愛情。她只是用一種粗心的熱情去談着愛，可是她一點也不懂得愛情的意義，牠的目的以及牠對於個人的一種推進力。她沒有讀書，沒有經驗，誤以為那種一瞬間的生理的情慾便是愛情，因此，一瞬間很快地飛逝了，所謂愛情便也不見了踪影。結婚以後，她的生活便變成了一種死氣沉沉的例行公事，一種無終極的苦役，倦乏和黯淡的循環。她不再去參加青年人的娛樂集會了；她結了婚以後，那兒也不需要她了。這是我們農民的風俗。偶然她去參加一兩次星期日或是休假日

老年人們的宴會，其實那兒完全是老年人酗酒的地方，她不過是白白坐一會罷了。

其餘的時日，她便夜以繼日地勞苦着。在冬夜，她的丈夫會跑出去尋人談天，唱歌，講故事。星期日他可以牽着馬到鎮上去走走。他可以看見一些新地帶，新人物，聽見一些新聲音，新話語。可是她只能困死在她那齷齪的茅屋裏，老是在那兒洗着，抹着，紡着，織着，縫着，並且——還要照顧小孩！小孩常是有很多。可憐的東西！多半一個還沒有斷乳，另一個又生出來了。並且在半夜裏她還得起身——小孩把她吵醒的。丈夫是從來不會被吵醒的。他很暢適地在那兒睡着，萬一給吵醒了，妻子得又挨一頓好罵，因為她何以讓小孩吵得丈夫覺都不能睡。……並且你看見過農村女人養小孩的辦法沒有？用粗布把小兒捆得牢牢的，呼吸都幾乎給窒塞；吃的便是她口裏嚼爛了的麵包或蕃薯——就是這。

當我第一次在此地看見農婦用口嚼的麵包哺嬰兒的時候，我發抖了！我幾乎吐嘔了。那樣子真難看。想想我都要發抖。你知道，孩子是那樣嬌嫩的，替他洗

灑，揩抹，包紮都得萬分的小心，否則便不免要生病致死的。……無怪乎俄國農村中的嬰兒，那樣多的都在不滿週歲就死掉了。……呵，這些定時循環的時疫是怎樣殘酷地掃盪着我們的鄉村——當時的死亡，過後的悲哀與苦惱……你還不知道最近那一次熱腸的傳染症是怎樣在這兒猖獗地迫害着可憐的農民呵！……而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啦。只要農民肯學着講一點清潔，不要再沾那該死的燒酒，像人類正常的辦法吃着喝着，那就好了！

「天呵！看看我們的那些到了三十歲的婦人咯——美麗逝去，愉快也消失了——滿面皺紋，胸部低平，完全失了本像；孱弱多病，性情變得更是焦急易怒，不時咒着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以及左隣右舍；氣起來了，毫無憐恤地打着孩子，用拳，用腳，用棍棒，常時打得孩子變成終身的殘廢人。……這是婦人，母親！上帝，多麼可怕呵！……咯，請告訴我，這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呵？沒有休息，沒有快樂，沒有消閑，沒有感興，沒有愛也沒有同情——什麼都沒有，除了

勞苦，爭鬥！毆打……自然我們的男人常用拳和鞭毆打他們的妻子啦……那禽獸一般的生物，妻子却也毫不遲疑地給以還擊，並且是很厲害的。有時我們的農人罵他們的妻子作醜婆娘，我常是以爲這個字眼罵得是很切合的，實在我們的許多農婦都只是一些醜婆娘——少女時代的美麗和溫柔都消逝了，都變成了一羣粗俗，醜陋，硬心腸，尖舌頭的生物。……是的，這就是我們農村婦女的命運。這實在是一個奴隸的命運，這是應當要改變的。我們必定要教導農村的女孩懂得她自己和世界。我必定要去喚醒她，這樣她才會看待自己不僅是一個苦工，奴隸，而是一個人，一個婦人，她有着完全屬於她自己的一種生活，他應享受她應得的快樂和感興。呵，要拯救我們這些不幸的農村婦女，我告訴你，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工作啦。……

她嘆了一口氣，默着不說話了。此時她坐在草地上，手中正玩弄着她剛折來的一枝雛菊，她面上泛紅，現出幾分緊張的情緒。她的放亮的兩眼中含有溫柔和慧

善的光彩，在我看來，她是一幅永遠可愛的美麗畫圖，是一個柔靜的，溫情的，永恆的安祥的標記。

「這樣你真的以爲你在這農村中找到了你的寄命的工作嗎？」我問。

「是的，我找到了，我現在確信是這樣。我已經找到了我的寄命的工作，並且我也找到了我自己，我看正十分快活。在冬季，日間我到學校裏去教書，晚間我便和女孩婦人們舉行集會，有時還有男子參加，討論一切我們所能想得到的問題。我念小說，詩歌戲劇，新聞紙給他們聽，並且要大家批評日間所發生的各種事件。我還集合了一個唱歌班，每個星期演習一次，唱着各種新舊的歌曲。

我特別希望把年長的婦人引進到這些消遣的娛樂裏面來。她們是寂寞當中最寂寞的人。他們日夜勞苦着，除了這個村子和農民以外，什麼她們都從來沒有看見——沒有一點什麼足以慰藉她們枯寂的心情。來年冬季，藉本區其他教師的幫

助，我希望在這兒演出一劇戲來，由農民自己担任演員——一劇真正的劇，是我們

的文學當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奧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Y）的暴風雨（The Tempest）。這是一本很動人的戲劇；或許你讀過了麼？我把內容的大概講給大家聽過了，並且還唸了幾段台詞給他們聽過，他們很喜歡這本戲，對於担任演員的事也都非常興奮。呵，同志，現在我有問題思索了，有前途瞻望了，並且——我是很快活的。」

## 第十一章 最後的一個哈姆雷德

革命將曼卡的舊生活打得粉碎了，可是革命同時也拯救了她，在她的面前展開了一條走進一個新世界，一片新景象，一種新歡樂的道路。任何時候我想到了她，我總是不自覺地將她和屠格涅夫的里查（Lina）和葉林娜（Yelena）聯繫起來，這都是能夠在對於一種偉大的愛或是一種偉大的主義的情感中犧牲自己的婦人。

我們將曼卡看作革命的一種標記，實在比我的表弟，比我們村裡的那兩個青年領袖，法西耳和安多西，更為切當，從她的生活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革命在精神方面的勝利，革命的力量能夠推動個人進入一種不自私的有更高意義的生活。……

可是關於葉琦我又怎樣來說呢？往時他曾經是非常精明幹練的且有大志氣的人，而現在，被革命衝擊到了毫無希望的境地，對於人，對於自然，乃至對於生活都沒有了情感，完全變成了一個自暴自棄的隱士。



葉琦是一個知識份子 ( intelligent )，一個富有學識並且——

我們且想像一下，他是一個革命前的俄羅斯的知識份子。自然他是反對君主專制的。他崇信着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平民教育，社會的政治的平等。他也許懷抱着若干對於種族的歧視心，可是他很聰明地拿來隱藏在自己心的深處。他以一個自由思想家或是一個崇信現實論者 ( agnostic ) 自誇，他說自己是相信信教應該自由的，對於猶太人，羅馬的舊教，新教，都應用同樣的熱情去加以維護。

他愛生活——愛安逸，愛社會，愛藝術的和富於理性意味且可消閑的事物。

他愛用很奢華的供奉來款待朋友，愛和那般文明的，頗有興趣於世界的，音樂的，藝術的，文學的諸大問題的男女朋儕作長時間的深談。他愛音樂會，戲院和歌舞會。而尤其為他愛好的是他的家庭。家庭是他虔誠供奉的寺院，他的妻和孩子們便是這寺院中的神明。他對於他的女兒占尼亞和兒子沙夏的日漸長成，懷着多

大的希望和愉快啊！他幫着他的妻去督促他們的功課，他們的運動，休息，乃至他們的交遊。自然他是胸懷曠達的；他是信仰着社會平等的。然而究竟，他的兒子是他的兒子，他的女兒是他的女兒；他們是高貴於一般孩子們的，高貴於那般父母在社會的階梯上，教育方面或經濟方面，都比他低一級的一些孩子們。他堅決地主張：他的占尼其卡（意即小占尼亞，暱稱）和他的沙先卡（小沙夏）應當只和那些生活地位和他們相等的孩子們一道頑耍——他非常堅決這樣主張着。

他是一個異常多情的人，愛掀動着且玩弄着自己的情緒。他善喜易怒，時常爲一本書，一齣戲，一闕歌，或者是看見了人類的苦難而動憐憫愁嘆之情。他對朋友極其和善，對窮人極其慷慨，從來沒有拒絕幫助人的時候。慈善之心和愛家之情一樣，都是他的性格中特備的部份。

他愛羣衆，他常時這樣宣言。但他並不真正親切地了解他們；他也無從去了解他們。他住在城市裏，或是住在大的莊子上，而他們都住在鄉村裡或陋巷中，

這些地方他都是很少走到的。自然，他是時常都能看見他們，在街上路上，那污穢的，襤褸的，臭味滿身的農民和無產階級。可是關於他們的事，他聽見的和讀到的却更多。他們是無知無識，受着壓迫，很謙卑且很和善的。屠格涅夫是這樣說的，托爾斯泰，朵思退夫斯基，捷爾涅色夫斯基，戈爾基，奇里戈夫和其他的許多人，都帶着憐憫和了解的心情寫過這些「民衆」的。他非常憐憫他們的苦難，他爲他們的解放而祈禱。在他看來，他們的愚魯實在是俄羅斯的「光榮的國徽」上的白圭之玷。可是——他們是被憐憫的人，待援手的，待護持的人——不是請到家裏尊爲上賓，也不是可以信託的人呀！終究，他們是卑下的人；村俗的，粗鄙的，無知無識的。……

他老是信仰着革命，談着牠，夢想着牠，切望着牠的到臨，因爲他相信革命是可以解放「民衆」的，然而他決不相信革命須犧牲他的地位，他的安樂，他在社會中的權勢，他的榮華，他的威儀，當然也決不能犧牲他的占尼其卡和他的沙先卡。

真正他沒有想到會是這樣。孩子們須得有他們可愛的家庭，他們的女僕，管門的，家庭教師；他們的早茶，他們的晚茶，他們須得進專門學校和大學校，穿着漂亮的制服。自然制服上不要那種貴族的官僚的徽飾，這兩種都是他憎恨的，可是這樣——沙先卡穿着藍制服，前後配着銀鈕扣，也夠漂亮了。占尼其卡罩着藍白色的外套，帽上鑲着綠色綢帶，也足以引起她的儕輩妒羨了。並且當他們在街上行走的時候，人們看出他們是學生，便都要帶着敬意和妬意釘視着他們，不敢輕謾他們了。

他過着的是一種理想的和詩意的生活，極力蔑視俄皇制度和君主專制，自然爲了免去官廳的疑忌，他的人道主義便不好過份的公開表現。雖則如此，他還是表現得不很安分的樣兒，只是沒有作一個積極活動的革命黨人罷了。他被警告了，後來他纔注意檢束言行。

於是，革命到來了。像狂風暴雨般地從他身上掃掠而過。他不曾盼望過這

樣的一種革命的。他沒有預備來接待這樣的革命。他所夢想的盼望的革命是像傳說的「猶太救世主顯聖」的那樣一回事——一位有權力的天神降臨，賞善罰惡，並且，自然他是把自己算在絕對的善的一方面的，他應當被給予一種較優良的地位，應該是領袖，應該被信託。他不曾常是愛着民衆並且爲他們的解放而祈禱嗎？…… 反而，他被他很酷虐地打擊在屈服的地位，被擲到了醜醜的泥濘中。他失去了他的職業，他的儲蓄，他的地位，他的家庭，乃至他的圖書館和家用器具。他的安全和舒適現在都已付諸流水了。 家庭教師，管門的老僕和女侍都已散去。 漂亮的學生制服，精治的肴饌，知己的聚會，乃至歌台舞榭，都已成了過眼烟雲，不堪回首了。 現在他的妻乃不得不攜着盤具，親自到市場裏去。 她乃不得不自己燒飯，自己漿洗，自己補綴；他的占尼其卡，他希望她永不置身於下賤的失體面的奴婢之役的占尼其卡，那樣嬌豔溫柔可親可愛的，每天早晨有媽媽立在床前照料她吃着飲着女侍所進的可可茶和煎蛋，完全像一個在媽媽懷抱中的小女孩一

樣的占尼其卡，現在却不得不繫上一條圍裙，手執帚箕刀叉，像那卑下中之最卑下的人們一樣勞動着。而她自己則被擲在不爲人所記憶的地位，像門楣一樣擺着苦生涯。

他恨革命。在他看來，這是世界上，歷史上空前的一種最橫暴的事。革命把他和他相類的人毀壞了；這些人是俄羅斯最好的人民，是有才能，有精力，有智慧，有經驗；有技藝的人民。是可以救國家於「毀滅淪亡」之中的人民。他狂怒。他咀咒。他慟哭。他高聲向世界宣言：俄羅斯是被宰割，快要窒息而死了。他祝賀台尼金（Danikin）。他祝賀科耳恰克（Korshak）。否，他並不是保皇黨。可是，只要能把那卑賤的蘇維埃打倒，任是誰他都肯歡迎的——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任是誰都好，（自然那怯懦的波蘭人要除外）只要能夠恢復秩序，治安，能夠恢復他舊日的進款，舊日的家庭，舊日的安樂。……

可是都毫無效果。他的呼聲老是沒有人注意。過去已經是無從追尋了。

他不得不生活在這瘋狂的紅色世界上，一班粗鄙的，無知的，笨拙的鞋匠，脚夫和看門的雜役竟手握著這為他所愛的將近毀滅的俄羅斯的運命，而富有經驗與智慧且仁慈為懷的他，却被棄在一旁，為人所蔑視，鄙棄，追逐。……

現在他要和革命講和了。他的怠工只是引起了一種新的壓迫反彈到自己的頭上。現在他已經宣言他的懊悔，他願意置身為革命服務了。他實在沒有別的路。可是革命的當局還是防範着他，不肯立時就把他容納在自己的隊伍裏來，因為他們知道，雖然他也許能忠實於他的職務，可是在他的心裏，他是只有怨恨咀咒他們的。……

然而，葉琦是另一種類的智識份子，和那種貴族出身的一般智識份子不完全相同。終究，人們的遺傳和家世是很有關係的，他是一個農家的出身，並沒有身份高貴的那種遺跡。靠了他的希有的天稟和恆心，他竟跳出在一般的農民之上了。

幼小時便愛書籍，無所不讀，理解力也不算壞。他在一處師範學校畢業，研究

了會計學，高等數學，新聞學和天文學。他後來任教員，寫些文章，小說，戲劇。他和一個小康的寡婦結婚，在瓦爾加河流域置了一處小莊子，過着很優閑的生活，終日只是打獵，讀書，作文章，以及和一般朋友作那種無限的空洞的談話——這種談話便是俄羅斯智識份子團體之社會生活的靈魂。

革命毫無憐恤地把他捲入牠的漩渦裏，像對於全體智識份子一樣。內戰和饑荒在他所住的地帶最爲肆虐，使得他更其感到了那兇殘的惡運是如何的悲苦淒涼。他的妻染了腸熱症，死去了。和他同住在莊子上的妹妹也染了同樣的病，險些兒也送了性命。他儲藏的糧倉也完了，爲了免去餓死，他和他的妹妹便動身回他們的家鄉去，那兒還有他們的長兄住着。火車既遲緩而又無一定的班期，並且常是買不着票。他們便這樣在那枯燥的無限的草原中漂流着，最後，幾乎經過半年苦楚的趲行，他們達到了家鄉，都病了，襁褓憔悴，憤恨無地！從那時起，他便依着他的長兄住在瓦村，離我們村裏只有十俄里。在幼小時我便很知道葉琦。



他極其雄偉有力，又十分機警聰明，他之爲大家所重視，不僅因爲他是一個獵人，而是因爲他是一個極幸運的青年農人，有了入大學的機會，他常時邀我伴他去作漁獵的旅行。有一次，他無意中射死了一只夜鶩，他竟像死去了一個知己的朋友一樣的悲慟。他把那小鳥的屍身帶到墳場裏，舉行一種基督教的葬禮，在墳前還立起一只雕刻得非常精緻的十字架。當我動身去美國的時候，他送給我兩本書：戈戈爾的 *Taras Bulba* 和庫泊爾的 *The last of Mohicans*。有一時我們還很勤地通信，寫了許多像多情的俄羅斯青年們寫的信，以後我們就許久不來往了。

此次我重返故鄉，便向我的表弟打聽他的消息，表弟便把自從我去美國以後他的情形告訴我，就是上面所寫的這些。「自然你必須去看看他，」表弟說，「可是他已經不是以前那樣的一個人了——呵，不是的了！」他現出一種憂愁的相，加一句說，「他像一個隱士一樣生活着，沒有人了解他。」

我把自己的事情略爲弄了點頭緒，便立刻去看他，我在他的長兄的墓園裏找着

了他，他正坐在草屯簷下的一枝半曲着的柏樹枝上，用一把小刀在削着一塊木頭，似乎想作成一只小凳子樣。他現在已經有鬚鬚了，短短而叢生着，像一片鱗的破布掛在臉頰下一樣。他現在非常孱弱，彎着腰，他的頭懶懶地垂在胸前，像一只熟蘋果快要落下樹來一樣。他的手和臉頰都一樣的枯瘦如柴，他的兩肩從一件破了的褐色衫中凸出，很顯然地抖戰着，和臉頰與頸項一般的呈黃褐色，頸項四周垂着沒有梳理的黑色長髮，像馬的鬃鬣一般。他用一種強笑回答我的問訊，可是似乎沒有一點生氣的樣兒，便是我和他談到多年以前我們的遊獵旅行，他亦復如此，似乎一切都非真實的。

我問他正在作什麼。他聳一聳肩頭。

「你沒有看見嗎？」他停了一會回答我，指着他手中的木塊和刀。「我只是喜歡造點東西。昨天我作好了一座蜂房。就在那裏，看見嗎？」他用眼光指示給我那座大桶一樣的蜂房，這是在俄國農村中仍舊通用着的一種蜂房。

我以爲他有了養蜂的癖好，我自己也有點被蜂煽動了，便很急切地問他蜂的繁殖如何並且有多少羣。可是他只是搖頭。

「我並不是對蜂有什麼興趣。實在的，老伙計，我對於什麼都沒有興趣。」

我只是一天一天地混着日子。我之造蜂房只是因爲我要作點東西，凡是我能想到的東西我幾乎都作了，所以我也嘗試作了一座蜂房。現在我正在削一只凳子，把這作好了，我還得作些東西，或者是一面鼓或是一只提琴。」

在他青年的時候，他的提琴奏得非常之好，不僅是農民的結婚或節會的儀式都需要他，便是隣村的地主也都請他到他們的跳舞宴會中去演奏。我問他是否還奏提琴，他只是用搖頭回答我。他說，音樂對於他沒有魔力了，他覺得音樂也不過像土貨車在卵石路上軋軋的鬧聲一樣。漁獵都同樣不能迷住他，至若讀書，他是很少注目到書本上去的，無論是小說或文學批評的文字都是一樣，說到寫文章那更是一種開玩笑的事，一種誇張的，虛飾的，像打牌一樣無用的玩意兒罷了。……

聽見他說出這樣的話，這算是奇怪的事。他的聲音和語調，聽起來都是非常悲哀，甚至令人害怕，我很難相信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就是我幼時同遊同息，爲我所深知的葉琦，就是那充滿了好奇心，愉快和熱情的葉琦。他似乎完全沒有了進取心，對於世界甚至對於自己都沒有絲毫興趣——只是一具活屍，而最可憐的是安於此中，不求自拔。

「你當然沒有打算常是依着你的長兄住着啦？」我問他，我不甘心相信他真正會決意在一座破敗的農村中懶懶地消磨他的一生。

「那便是我的打算——留住在這裏。」

「不永遠吧？」

「永遠。」經過了二較長的停歇，他加一句說，「終我一生都在這裏，我的一生是不會很長的了。你看我的心多弱呀。我的呼息時常要窒塞的。」

在此次故鄉遊歷的時期中，我常時看見他。偶然他也伴我到隣近去旅行。

他老是穿着他的那件污穢的褐色雨衣，腰間繫一根爛皮帶，領口緊緊的扣着，便是陽光很暖時也是如此。他脚上穿一雙靴，上流裂開了，使用兩根粗麻繩把那繫在兩腿上。他談話極少，常是對他說的時候他纔答幾句。他走路老是垂着頭，眼光注視在地上，彷彿近視眼的人防着觸跌了一樣。我再三想誘起他的談吐，我提起關於革命，國際聯盟，文學，天文學，打獵，或是其他昔日爲他所癖好的一些事物。可是他很堅決的不肯來吃我的餌食。Yorunda（無意思）是他答復一切問題的唯一的個字。對於任何問題，任何爭點，任何人物，他既不大喜，也不盛怒。他却很高興聽我描敘美國的生活，有幾次他甚至於悔恨他當初未嘗和我一道去美國。

我常時和曼卡討論他的問題，她很了解葉琦。她的父母也很知道他。他有時候也去看他們，可是他從沒有談過很多的話。他只是坐在棹旁，沉思着的樣兒，很簡短地回答人家的問話，隨後便猝然起身離去。她想把他從那種昏迷的狀態

熊中喚醒過來，可是終於只有失望，她相信那種昏迷實在種毒太深了。她說，蘇維埃是萬分願意給事他作的。他們迫切地需要有經驗有才幹如他一樣的人來服務。可是他拒絕了一切委任。有一次他被提議任一間新辦的高等學校的校長，多少朋友的敦促都無法使他接受這委任。他向他們誓言，無論如何，他是決不離開他的長兄的門限一步的。麵包，番薯和一張小床，似乎便是他的生活的主要目的。藝術，音樂，小說，一切前此曾經誘動他，使他顛倒的事物，現在都不能在他的內心中掀起一絲兒情緒的波紋來。

後來，一次意外的事發生了。

曼卡在他家裏舉行一晚同樂的宴會。她也請了葉琦，他到了。約有二十個青年聚齊了，多半都是隣近村鄉蘇維埃中的革命領袖。他們唱歌，講故事，作遊戲，演說，都是高談闊論，極其歡樂。有人要葉琦說些什麼。可是他只是強笑來回答。他一個人坐在棹子的盡頭，把頭撐在左手上，右手的手指心不在焉的在

棹上敲着。他似乎並不是這集會中的一員，不過像壁上的畫片一樣。他坐着，眼光釘在空處，看來很倦怠的樣兒。曼卡再三請他加入他們隊裏去談笑。可是他要求讓他獨自一個兒坐着。然而，他的拒絕竟動了公憤，於是大家決定非要打倒他的這種任性不可。衆人一時興起，便哄然要求他作一次演說或是唱些什麼。可是他老是不動。他很苦楚很愚拙的樣兒強笑着，只是搖頭拒絕。

後來，有一個青年，隣近一處區蘇維埃的主席，更開始很嚴厲地攻擊葉琦的爲人了。他毫無顧恤地痛斥葉琦，他說，當俄羅斯陷於破碎殘敗的狀況之中，正需要如他一樣有經驗學識的人來爲國家服務，而他却取一種遠引逸居的態度！他極暴躁地兇狠地叫葉琦作一個蠢漢，一個怯懦小人，一個賣國賊，一個野蠻無知的人。曼卡想使這種對於個人的攻擊停止下去，可是那個青年正在憤火中燒，如何抑制得住，他把曼卡推到一旁，重新提起話叫罵起來。他是想羞辱葉琦，使他後悔，因而得以跳出那冰窖一般的環境呢，抑是他積怨在心，想藉這機會一洩憤火

呢？、不管他的動機和目的何在，他却是用着最使人難堪的語句在那裏痛斥葉琦。

真是奇怪得很，葉琦對於人的責咎常是無動於心的，此次却已現得有點畏縮的樣兒。他似乎非常不安。面頰更是緋紅了。他很興奮地左右移動着，唇兒緊閉着，似乎發怒了，偶爾又咬一下手指。顯然的，這座冰山被這個猛烈的攻擊撼動了。接着他舉起他的顫動的手很無力地喊着「略，讓我解釋——」

「沒有什麼解釋——」那狂怒的青年輕蔑地說。「你應當羞於正視太陽呀。」

「好的，好的，」葉琦阻止他說。「我懂得你了。很好，很好。」他很興奮地搖動着身體，把雨衣緊束在身上彷彿怕冷一樣，又用手去摸領扣是否扣牢了。

他的兩眼大着，眼光中帶着一種奇異的恐怖，或者那是一種苦痛的表示吧？

「聽我說，聽我說，你們都來聽，」他請求說。「我本不打算說說的。」



者我永遠不說話還更好些。可是一切事情總有一個限度。你們懂得嗎？我並沒有完全失掉感覺，並且我確是被中傷；——有時。是的，確是這樣，並且被中傷是很不愉快的啦。」

他停下來，彷彿是吸氣，並且集中自己的思想，或者只是嚥下喉頭的一口痰。

「責罵我，在你們是很對的，」他說時聲音略有點嘶啞，說到後來却沒有了。「罵下去吧，倘使這樣可以給你們一點愉快。可是我警告你們，兄弟們，不要企圖改變我的生活態度。這是一種毫無用處的努力。你們說我是一個蠢漢，一個賣國賊，一個怯懦的小人。很好。你們如何看我，這於我是毫無關係的。你們懂得嗎？我不願意作任何事情。我不願意到任何地方去，並且，上帝鑒臨，我什麼都不願意。」他從座位上半抬起身來，用他的臂膊輕輕地敲着棹面，帶着一種勉強抑壓着的狂怒和被陷在阱中的猛獸的那種憤懣望着我們。

「你們爲什麼這樣難於容許我一個人住着不來擾我呢？」他在寂靜中繼續說

着。「你們老是在那兒痛罵我，輕笑我，斥責我，並且企圖改造我，彷彿我是一個心術不正的匪徒一樣。你們能讓我安靜地過點生活嗎？爲什麼你們一定要來令我受苦呢？」

他咳了一下，又用手去摸領扣是否扣牢了。他的面頰熱得似乎燃得着火柴，他的眼眶內像火燃燒着，或者含着的是悔恨，或者是焦急，或者是憤怒；或者只是惶惑不安和心虛氣餒。

「你們說，」他很和平的說，差不多是一種氣盡力竭的聲調，「我應當離開我的長兄。很好，可是我到那兒去呢？」

「我們的蘇維埃明天就可以給你一個位置，」那開始向他進攻的共產黨員這樣叫出來。

葉琦冷然地強笑着。

「是的，我知道，你們會給我一個位置。你們知道我是一個有經驗的人，知

道我是一個誠實的人，並且知道，倘使我接受了一種任務，我必會很忠實地去盡我的責任，雖則我不是共產黨員並且也決不希望作一個。是的，你們會給我一個位置，在這一區或那一區的什麼學校中去教課。可是——你們給與我教師的那微薄

的金盧布，我怎樣夠生活呀？」

「別的教師怎樣過生活的呢？」有人插進這一句。

「唉！我知道你們要提出這個問題來的，我知道你們要提出來的，」他帶着一種抑壓住的悲苦回答着：「可是我不像別的教師們。你們不懂得嗎？我的身體極其孱弱。體力勞動，即使很輕微的，若是長久了一點，便會令我昏眩不寧。

別的教師們可以靠着蘇維埃給與他們的一片土地，當着薪水一部份的那片土地，去維持生活。可是我的手連舉起一把鐮刀的力量也沒有。倘使你們給我一所極大的田莊，我也會像那臥在金花菜田中的懶漢一樣，只有餓死的。我連種一袋兒番薯都作不到。我不能夠作工。你們不懂得嗎？你們自己看不出來嗎？我

只有靠着薪水來維持生活，你們知道那是不夠維持我的生活的。我曾經受過的一次長時期的饑餓，我不想再去受那種苦難了。」

有人想起來說話，但是葉琦很快地把他揮開了。他靠在棹子上，把一只顫抖着的手指舉起向着我們，在他背後牆上的影子只是隨着他左右移動，像是一個惡鬼對我們示威，要我們平靜下來或是自己羞慚的樣兒。

「可是假設，」他頗有點精神地接着說，「薪水和生活的問題並不想他。假設我竟去教書。你們可以預料我的地位保持得好久呢？唉，爲了共產黨對於教師所施行的那種嚴格的監督，我便不得不拋棄我自己的智識，而去依照黨所規定的那種鄙陋的無意義的死公式去教。我說的不對嗎？」

「自然，我們當然不盼望你把一些反革命的觀念灌輸到我們青年的腦中去，」坐在曼卡身旁的一個筋肉很發達的青年回答說。

「很好，很好，」葉琦按捺不住似的接着說，「你們都知道我不是一個反革命

的人，雖則我有些懷疑，卽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對於日蝕是否有辦法，這一類的疑問。有時我有些懷疑——」他們聽見了他這種有含蓄的諷刺，都大笑起來。

「我常時叫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常是擁護下等人的權利。我常是切望着我們的愚魯的民衆得到解放。可是我相信這是要靠人類的想像和人類的情緒兩方面的力量纔能作到的。在我看來，生活不僅是世界上物質的力量活動的結果，而同時也是人的幻想和情緒的結果，自然你們對於後者的影響是完全忽視的，因爲你們的預言家馬克思——他直是你們的上帝——不會承認這些東西對於生活有影響的，或者至少你們是這樣宣傳的。你們一定要我用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去註釋託爾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戈戈耳，涅克拉索夫和我們的其他著作家以及外國的著作家以及地理，歷史，數學——一切的東西，都用那去註釋。在你們看來，馬克思是一切智慧和隱謎的鑰匙，而在我看來，他只是一個魯莽滅裂的哲學家。我並不深信世界革命是像光或熱一樣，對於人類幸福是那樣的必要。在你們看來却完

全是那樣必要的。世界革命是你們日夜夢想着的。世界革命是你們的新宗教。

而我看來，却只是一種愚蠢的空談；然而，設使我做了教師，我還得唸經一般地講着馬克思，馬克思，以及世界革命，要我的學生們牢記這些，正如舊日我們不得不朝朝講着俄皇的盛德，要他們記着一般。我就是幹不來這樣的事。在俄皇時代我之棄教師之職而不就，便是因為我不能作一個媚人欺心的人。你們懂嗎？

『再來談宗教的問題。在往日我便很少到教室裏去。我不知道是怎樣的。

我總不能和我們的老牧師交好，我認爲他們是那班罪惡滔天的人的爪牙。可

是——我信仰上帝。我不能把我腦中的這種信仰消滅掉，並且我也不願如此。

對於我，這種信仰是最大的愉快與感興的一種源泉；至少，在我追索愉快與感興的那一時代，牠是那種源泉。任何人，只要他研究過一朵花或是一莖普通朮草的物理解構造，便難於否認世界上有一種宰制萬物的超智慧存在着，倘使他竟否認這種的存在，那我便不懂他所根據的是什麼理由！一莖野草的內部構造所有着的那種微

妙的和諧的因果關係，在人們發明的任何機器中是找不到的。我只要仰面靜觀着無數萬萬閃着眼兒的星星，作是注視着河水的波動，或是看到一隻百靈鳥的翱翔，便不禁滿想高歌一闕歸光榮於神祕之智慧的聖詩——這神祕之智慧便是我的上帝。

……

「是的，或者我太浪漫了。或者我是太想入非非了。或者我是一個瘋人。我究竟是什麼，這是毫無關係的；我相信有一宰制萬物的智慧存在着，這信念是不能，也無法從我腦中消失去的。笑我好了，倘使你們願意。叫我是一個蠢東西。叫我是一個癡漢。你們不能再中傷我一點的，你們絕對無法把我的上帝從我的腦中逐去的。唉——若是不着重上帝的存在，我便不能把花的構造充分指示給學生們看。並且假設我竟這樣作了，假設我竟向孩子們解釋，在所有我們的化學背後，所有我們的物理學背後，所有我們的天文學背後，所有我們的地質學背後，都是上帝的精神和力量，那便會怎樣呢？我會得着怎樣的結果，我無須告訴

你們。咳！在我住的 Buzinsk 省的某鎮上，一位教師有一次把猶太人出埃及記的故事在班裏爲學生講了一遍。咯，注意呀，他並沒有說他相信這是一件真的事實。他只把這當作古代文學的某一體式之代表作品，選來給學生讀讀罷了。哈，那學校的一位老年的女學監偶然跑去聽見了，便立刻跑到共產黨地方黨部去報告：說某某人在課堂裏宣傳宗教。那教師被捕了，並定期審訊。幸而這教師和學生的感情融洽，學生們便出來爲他辯護。共產黨委員會纔宣告無罪，把他釋放了。可是想想，受着這種非理的可笑的冤抑，這是多麼恥辱，多麼令人惱恨呀！想想，那位可憐的教師以後任何時到班上課，面對着那些學生的時候，會作何感想呀！想想，他必須盡其全力，使他的講義完全避去一切宗教的，上帝的，浪漫的或其他任何不合於女學監所嗜好的那種無神論的事物的，種種暗示！想想，一個人竟要有意地滅絕自己的理性，自己的覺悟，而變成一個造謠騙人的匪棍（因爲有些人，或者多數人，都是願意把自己已經覓到的真理拋棄的，倘使他們看見真理



需要痛苦和窮乏作代價的時候)！可是我不能幹這樣的事。我不能夠說謊——便是對自己也不能說謊；因為我認為說謊比暗殺更壞——牠起初毒害了人的心性而結果終於是殺害了人的全身，簡直是一種慢性却更兇殘的暗殺。……」

一種反對的聲浪在空中陰然四起了，因為葉琦的話實在得罪了這一羣英勇的革命青年。可是曼卡要大家安靜維持秩序。

「讓葉琦把話說完啦，」她很嚴厲地在那兒命令似的說。「我們大家好久都想聽他自己為自己解釋的。現在他已經在說了，我們不要打斷他的話頭。」

寂靜又恢復了，只是偶然間雜着一兩聲低聲的冷笑。

「達，達，(俄文，是的，是的，)」葉琦低低地說着，用一隻手機械地摸着他的那片小鬍鬚。「我不再離開我的長兄了。決不！我因為恐怕再遇到饑荒。」

我不會再遇着的。在我們的生產力很豐饒的村莊裏是沒有饑荒的危險的。我知道是沒有的——可是，」他舉起一隻顫動的手放在額上輕輕地敲着，接着說，「

在這兒還是有着第二次饑荒的恐懼啦。我知道，只要我永遠和我的長兄住在一處，我便安穩了！我所想吃的黑麵包和番薯便總不會缺乏的；倘若我離開了我的長兄，以如此孱弱衰頹的身軀，我便只有死路一條。呵，我怎樣能夠讓你們也能親切地感受到那——那饑餓的苦惱和恐怖呵！我不能夠。沒有人能夠。那有點像你們失去了你們的愛人的那一時間的苦惱。……咳，談到怕饑荒的事本來是太瑣碎可笑了。可是這既然是一種事實，我還是要說明的；我現在告訴你們，我之怕離開家庭，遇到饑荒，比一隻狗被一個孩子拿着一塊石子在後面追逐時所感到的恐怖，實在還要厲害些——我像這樣比喻說，或者你們容易懂得點我的意思。

「前些時，一次我到S鎮趕集去，當我到了那兒，便彷彿自己回到了饑荒的地帶去了一樣。自然，S鎮並沒有饑荒。並且也沒有理由應當引起我對於饑荒臨頭的恐怖，因為我當晚便要回家來的。而且在市場上，麵包，牛肉，蔬菜等等更是如山地堆積着。然而，當我沿街走着的時候，我覺得彷彿自己又回到了饑荒

的地帶，我擬想着自己正在廚房中的一只草褥上困臥着，手足都麻木了，胃火在內面刺刺作痛，只是夢想着食品，筵席和希有的珍饈。……於是我只得快快逃回家中去。我不能在那兒等候市集。我常常是這樣的。當我離家出外的時候，那饑荒的恐怖便在我的腦中作祟起來，予我的精神一絕大的打擊。我漸漸要麻木了。我要失去制住自己的能力。我的兩腿也要酸軟無力跌倒下去了。

「聽吧，你們這般空想的共產黨人！或許只有被你們侮辱的上帝纔能救你們於饑荒的困苦顛連之中呵——饑荒會毀盡你們的理性，滅絕你們的仁愛之心，使你們成爲瘋狂的野獸呀！有一次，我看見了一隻狗，一隻餓了的小狗，在我的天井背後尋覓食物。後來我想起這件事，老是好笑。可是當時在我看來，這便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我靜靜地在籬笆後面偷看着那只狗，手裏捏着一根大鐵棍，預備把這可憐的小東西打死了拿來自己充飢。我的一位隣居看見了，便拾了一塊尖角石子照我打來，正中我的膝頭，傷得很重，我只得蹲下護我的痛處。倘使他要

朝我的頭打來，我便無疑地給他打死了。你們知道他爲什麼要打我呢？因爲這樣他便可以把那隻狗搶去充飢呀！是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很知己的朋友，一个前此常時伴我遊獵並相借出入於各種集會的同志！想想這件事！一個從前的隣居和同志呀！

「並且你們應當到過火車站上，親眼見過那兒的情狀的——小孩兒，男人，女人，都是奄奄待斃的樣兒，沒有人走近去施以救濟，沒有人這樣作，屍體在石子路上散拋着，像糞堆一樣，弄得空氣都腥臭難嗅，使得稍有生氣的人更是苦惱不堪。……當車子到站的時候，你們應當圍着看過了。每天都有一次火車從我們的鎮上經過；只要有一個養得很好的客人下車，一羣兩頰下陷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便都圍繞起來，帶着一種斜視的眼光，像兀鷹一般，拚命地嗅着那體面的人，彷彿要把他們的牙齒深沒入那芬芳四播的肉體中去似的，那人爲恐怖所擊，便只有跑去藏起來。有一次，一羣人真的在一處圍場中圍着了一個人，並把他逼向場的角落裏走

去。他們也不作聲，一句話也都不說，只是愈走愈逼近地圍着並嗅着他。他爬上籬笆逃去，可是籬笆倒了，他跌在地上，有幾個人也被撞倒了，壓在他的身上。他以為他們想殺他，於是他大聲喊叫起來，高呼救命，同時用力推開壓着他的人，接着他脫下一隻自己穿的釘有馬蹄鐵的皮靴，拿着向那幾個人的頭上打去，像一隻被圍住的野獸想脫逃時一樣的橫暴。他們沒有還手。他們中有幾個受了重傷，他們只能躺在泥溝中呻吟。……略，你們不能忘記這種情景呵。……」

他停下來，用手揩去額上的汗，接着說：「並且，唉！你們都是知道我的妹妹帕拉司卡的。她是和我一塊兒住在我的莊子上的。我的妻死去後，我們的食糧差不多也吃完了。我們只剩了一袋燕麥，再沒有什麼了；每天帕拉司卡煮一點麥粥，我們便靠這活命，每天吃幾杯；把麥放在水裏浸得很久，這樣便可以多過一些時。」我們吃的只是這一樣。有一晚，帕拉司卡跑來對我說，第二天她要我真正的看見可驚的事——她要弄些真正的麵包和臘腸給我吃！有一個人允許了給她

的，一個鐵路工人，他是每天要從我們鎮上經過的。我很高興，希望那個人不會令她失望。她要我放心，說他不會的，因為他很喜歡她，並願意來看她，幫助她。我開始懷疑起來了，終於她向我直認不諱，那些食品是要她予以代價的，可是那代價並不是錢……你們懂得嗎？唉！或者我是太守舊了，可是我是愛惜名譽的，我是極端自尊的。雖然孱弱萬分，我還是捏起一把刀子，指向我的妹妹，我告訴她，倘使她去看那個人，她便永遠不要回到我家裏來，也不要令我再見她，否則我一定要把這刀刺到她的心窩裏去的。她哭了。自然她還年輕，只十六歲，並且別的女孩子們把她們作的事都告訴她，她們是怎樣得到食糧的，並且她以為拿名譽去換麵包，這是十分正當的事——在沒有別的方法取得麵包的時候。她答應他決不再去和那個人接近，她真的作到了。可是別的女孩子們——咳！你們應當都在那兒親眼見到的，小女孩兒們為饑餓所扼，完全到了瘋狂的地步，忘記了一切，自尊心，禮節，什麼都沒有了，爲了換取幾片黑麵包皮，任何代價都是不

惜犧牲的。……有一次，我看見一個鐵路工人，一個寬臉紅鬍子的大漢，和一個不到十四歲的女孩在那兒講價；那女孩赤着腳，穿着一件破衣衫，臉上還現着一種幼年的緋紅色彩。……他很公開地很厚臉地和她講着，像在市場裏和一個小販講青魚的價錢一樣。……多少麵包換多少快樂。……想想這禽獸的行爲！……咳！還說下去幹什麼？感謝上帝，那種恐怖的日子是過去了。……那夢魔已經消逝了……』

他把身體向後靠去，呼吸得作嚮，他的胸部很快的起落着。他看去似乎很疲敝，却仍舊很有精神。他的面頰緋紅，可是面上表現一種寧靜安慰的神氣，彷彿這次遇到了得以發洩積憤的機會，內心正在那兒經驗着一種如釋重負的愉快似的。曼卡的母親送了一杯水給他，他慢慢的喝完了，接着便起身預備離去。

『否，葉琦，』曼卡帶着憐憫的神情顫聲說着，『倘使你試試忘掉自己的利害並且負起一些責任來，這樣必定可以增加你的勇氣——』

他不肯讓她把話說完。

「否，曼卡，」他打斷她的話，帶着那種癡子樣的冷笑說着，看着令人非常不開心。「我不願意要什麼職業。我不願意去幹什麼工作。這便是你想說的所謂責任，是嗎？我沒有什麼工作的目的，真的，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事物，也沒有什麼人，使得我不得不去工作。……我只要和平，幽靜並為世人所遺忘。我將終我一生都依着我的長兄寄居，只要依着他，我的麵包和番薯和睡的小床便不愁了，並且我還可以常常作點東西來消磨我的光陰——修草屯，造棹子，椅櫈，箱子和各種家用的小東西……至若說到其他的東西……咯，我什麼都不願意要。」他走近她身邊並把眼睛注視着她。「聽吧，聽吧！你覺得替我很難過——你不是嗎？我知道你是的。不要抵賴。你以為我若不是瘋了，那麼至少是失了自制力；無論如何是十分不幸的，是嗎？我告訴你，你替我難過真正還沒有我替你，替在此地的許多人，替所有我們的那些熱忱的革命黨人，難過得那麼厲害呵！……」



且告訴我，你們大家匆忙着，興奮着，究竟所爲何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蘇維埃——咯，這都是無意思的話，上帝鑒臨，這都是的，這只是使人愚拙，使人滅絕，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樣。這完全是離開正道的東西。想想看——我在以前希望着夢想着的一種將來，一種更進步的文明，一個快樂的世界，而現在，現在我只能看見這種希望和夢想的幻影——否，幻影也消滅了，只是空虛。

「爲什麼欺騙我們自己呢，兄弟們？你們沒有看見真理嗎？俄皇殺了人，多數黨又殺人。教育殺人，民主主義殺人，革命殺人，馬克思也殺人。我們大家注意的似乎只有殺人這一件事，我們殺得越多，似乎要求流血的欲望更熾，因而我們在暗殺一方面的本領更加高強起來。所以，掙扎着，希望着，夢想着，犧牲着，便是勝利着，究竟有點什麼好處呢？遲早，我們的全部精神文明會淪亡滅絕的。」

「聽吧」他轉向我們大眾，他的顫動的嘴唇露出一絲悲苦的微笑。「我常常

常想着，所有你們在本區以及俄羅斯各農村中的這班熱情的人，共產黨人或非共產黨人，企圖超拔農民於愚昧之中，實在都是幹的蠢事。在我的意見，倘使由他去，由他去安於貧乏，怠惰，愚昧無知之中，這樣對於他——農民自己，並對於世界，都是更聰明且更安穩的事。學校，教育，文明，無神論，馬克思主義，這一切都只是會掀起他的自覺，自驕，自重；是的，只是會掀起他的倨傲心和他的爭鬪的情感。在現在的情狀之下，煽動他起來是很容易的。可是他有着一種忘却和姑息寬恕的特長。他實在是太簡單太原始的了，太忙碌了，除了想到他的每天的工作，他的飲食，他的睡眠以外，什麼東西都想不到。呵，我知道，煤油的價錢貴了，鹽和鐵的價錢貴了，他是很惱恨的！他悲嘆着他被剝削了，被劫奪以至於傾家蕩產了。可是這是一件小事情。當天色向晚，他把大塊的黑麵包和小罐的酸牛奶裝到了肚裏去，滾到土坑上或是草窩似的床上去以後，便什麼都忘却了。一直酣睡到第二天天亮纔又醒來。惱恨並不能損害他。無論如何，他實在沒有

多餘的時間去惱恨什麼。可是教育，文明，驕傲，咳——這些東西把其他的人民毀壞了，也會把農民毀壞的；是的，農民遭受的更爲厲害，因爲農民是孱弱，比其他的人民更爲孱弱，像你我，像全俄羅斯人民一樣的孱弱且卑賤——俄羅斯人真是一個該咀咒的種族呵！」

他用一方紅色手帕揩着額上的汗，紐緊了衣上的扣紐，向我們道聲再會，便漫步走出去了；有幾個青年要求他不要走，留着和他們辯論一些問題，他却連回答也沒有。他去了一後，殘餘的一種幻象似乎完全非真實的，我竟至懷疑：在房中談了這許久的話的那人是否真真就是他。……

他的話在這些革命的青年農民中完全沒有得到同情。在他的悲嘆中，他們尋不出絲毫價值或意義來。他的那種組織得很細密的邏輯，他的浪漫的眷戀之情，在他們是完全不了解的。便是對於他的身世凋零的悲劇，他們也不能得到何等

理解。他們看不到他的靈魂上的苦楚，只把他認作一個愚蠢的無用的村夫。他去了以後，他們大笑起來。

「一個真正的智識份子，」有一個青年很鄙棄地說着，「一個多餘的東西。」  
「真是多餘的，」另一個青年很嚴峻地說，「帶着滿腦子的資產階級的觀念和情感。」

可是那老是多情且和善的曼卡却出來袒護葉琦：「然而，兄弟們，他的心意終究高尙的。」她說時非常鄭重的樣兒，眼中含着淚光。

「高尙的，」攻擊葉琦的那個共產黨員帶着鼻音，嚴重地說，「一個很糊塗的字眼，曼卡，一個資產階級的字眼，一個無意義的字眼。當一個人是毫無用處的時候，即令他是高尙的，又有什麼好處呢？曼卡，高尙這東西是不會造橋，修馬路和建築學校的呀！俄羅斯需要的不是夢想家而是現實主義者。你懂得嗎？夢想家便是我們過去的禍患和淪亡的根源。他們所能作的只是高談闊論，呻吟咽

泣和憐憫自己。打殺這班糊塗無用的東西呵！俄羅斯所需要的不是那班克倫斯基，那班人只是會胡亂講一些浪漫的癡話，造成一羣恣情縱慾的懶漢；俄羅斯所需要的是能夠捏起鐮刀，舉起鉄錘且並必要時倚起長鎗的那種人。……」

「說得對，說得對！」許多聲音一致地這樣回應起來。

葉琦與這班出言粗暴而為俄羅斯的新領導者之代表的青年中間隔着怎樣的一條鴻溝呵！他們兩方面所住的世界是彼此不能相容的。彼此都是不得不以毀滅對方為要務的。根本說起來，葉琦實在是一個莎翁劇中的哈姆雷德，與屠格涅夫，孔加洛夫，託爾斯泰，朵思退夫斯基，普魯金諸人的小說中的英雄，或毋甯說是 Victims（被犧牲的），大體都是很相似的。掀起人們的仁愛性能去憐憫並同情於俄羅斯的智識份子，便是上述的那些文學的先覺的功績；犧牲自己的精力，英勇地且美麗地去孕育，去傳述他們自己的以及他們的國民的弱點，嘗試說明人生，上帝的乃至宇宙的意義——這種種的努力也都應歸榮於那些高尚的懷疑家。詩人，哲

學家，自我主義者，他們決不會鍛練過自己，在必要的時候，使自己可以抑住感情，拋棄懷疑或犧牲惻隱仁慈之心的；他們也決不會鍛鍊過自己，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用他們自己的手去與惡勢力搏戰，雖則這種惡勢力是他們長期且非常憤激地惱恨着的。在一個革命的社會中，懷疑，安閒，浪漫的幻想，都是絕對不容許存在的；自私自利和感情用事都是完全被禁止排斥的；同時，牠是虎哮獅吼般地命令着人們去猛烈的奮鬥，辛勤的勞動，並且不斷的去爲生活而冒險：在這樣的一種社會中，他們能夠幹什麼呢？什麼也幹不了；只有憤怒，呻吟與咽泣與死亡而已……

葉琦是俄羅斯無數的哈姆雷德中的最後一個，他還正在自己的不幸的命運中間徘徊着。



## 第十三章 農民之前途

那天遇到晚上我纔動身回家。這算是在故鄉中的最後一晚了。第二天早晨我就要動身到莫斯科去。

半圓的新月懶散地隱現在朦朧的霧天中。空氣甯靜而陰寒，熟爛了的野草和枯乾了的牧場散發出一種怪氣味。低濕的一帶田地裏起了一重灰色的濃霧，瀾漫在地面上好似雲海一般。我是走的一條熟路——在兒時，騎馬或坐車，我曾經走過千百遍了——沿路的景色在我的眼中都像極親暱的故舊一般：矗立着的風磨，環繞着的村莊，濕沼中的灌木浮現在朦朧而流動的霧層以外，好似古代的三桅帆船寄泊在海上一般；麥田中的殘梗上已經着了夜露，因地勢的起伏而閃耀在稀微的月色中，好似寒空中眨着眼兒的星星一般；那車轍深陷的泥路，那零落不堪的墳場，那仍舊沒有欄杆而一經踏上便搖頭欲倒的小橋——這一切在我眼中都完全和當年一



樣，照舊的粗笨，照舊的傾頹，照舊的異常不開通。四野都是和平的，恬靜的，沒有一點騷亂的先兆，沒有一點衝突的預示。

全俄羅斯都是這樣。任憑景象如何破壞，凋零，生活的外表看去總似乎是恬靜而安詳的。人民儘管是鶉衣百結，儘管比其他地方人的境遇更加不堪，可是他們仍舊忙着他們每天應作的事務，並不會減少絲毫生活的熱情。他們還是高聲大氣地和店主講着生意經；踴躍地參加晚會，講演會；高興地到戲院，歌劇院，音樂會；小孩們更是到處跳躍着，在街上，在公園中，唱着叫着。在莫斯科，在列甯格勒，是這樣。在農村中更特別是這樣，那兒的粗鄙而忙碌的生活反因革命的爆發而更加緊張起來了。一直要等到你開始同他們——農村的居民——接談，你才認識他們內心的驚擾是何等的深廣。俄羅斯的男人或女人，革命黨人或非革命黨人，有一個人的內心不是一所廣大的化學室實驗嗎。——倘使不是一片戰場的話？你看，狂怒，狂喜，深恨，希望，絕望，種種的力量不是經常在那兒衝突，溶

解，排斥嗎？

我想着葉琦，我那兒時的朋友，當年是何等活潑而有志氣，現在竟在革命的手心裏換着一種緩慢的死刑，他完全覺到了末日將到，然而他<sup>原</sup>不願舉起一隻手指去挽回這厄運。成千成萬陷入黑暗中去了的葉琦都被自己壓碎而死了！他們的死完全超過了拯救者的能力以外。舊時代的俄國智識份子該被咀咒呵，他們既沒有忘却或嘲笑舊信仰與舊習慣的本領，又沒有高興地接受新制度的勇氣！

自然，在俄羅斯，最難堪的要算老一輩人的命運了。他們對於前途有什麼希望呢？他們不能棄絕舊思想和舊行爲，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便是組成真正的正義與快樂的主要原素，可是現在都完全被取消被禁止了。實際上他們也並不期待什麼。他們也並不想取得什麼。他們只是立在那兒礙事害人。他們之受苦只是因爲他們的命尚存——可是他們既欠同情，又欠耐心。有一次我去訪問莫斯科某日報的主筆，他曾對我說，「老年人現在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是去死掉；他們死

得愈快，於他們，於我們，都會更有好處。」這幾句話是太殘忍了，可是實在含有嚴重的意義。

在農村中，前一輩人所感受的痛苦還沒有像城市裏的來得那樣深沉難堪。終究，農民比較城市的人要更原始的一點。他缺乏情感，而情感對於城市的人便似飲食一般，一日不滿足便一日感到痛楚的。他的自我發達的程度也不很高。在物質一方面看起來，他的生活方式很少有變動；黑麵包和蕃薯仍舊是他的生活當中的支柱。他不關心衣衫的破舊。穿着破靴或赤着腳，在他並不覺得難受或羞辱。整隊立在蘇維埃辦公室裏，癡立幾小時，聽着那不很客氣的辦事人的斥責，他也並不因此而激怒。他的社會生活並沒有受着嚴重的損害。他的社會地位顯然地大大提高了。而最好的是，他每天的辛苦勞動使得他疲倦，健忘，一到夜間就要安息，來不及計及一切了。此外，當他休閒的時候，他可以盡情吐出他心中的不平與希望。他對於不滿意的事物可以隨意嘲笑，咀咒，威嚇。可是城市的

人就享不到這些自由了。他的悲哀和他的忿懣，他都得咬脫了牙齒合血吞一般隱忍到心底。他不能忘記他的昨天——昨天的榮華富貴像鬼怪般刻刻出現在他的心頭。

然而——個人在革命中一步一步所扮演的悲劇，被人傳述的已經不知有幾千萬遍了，此時再要申訴這些，我恐怕，雖然不至毫無興趣，可是那種傷心刺骨的感動力是完全失去了的。這時候全世界所注目的，要加以審議的，是其他的事物，那正在廣大的蘇維埃共和國國土內植根的一些新社會勢力和新制度。例如，蘇俄定了一種新的司法制度，對於被告的社會地位非常重視。這在西方或許認為是一種不公平的制度，可是牠確是對於世界供獻了一種新的法律觀念，並且關於訴訟程序的一種新的形式也因此正在發展着。此時正需要一些有學問而無成見的法律學家對於這種新制度作出一個科學的估價來。還有一種新的典獄制度，即是把監獄改成學校和居留地，企圖恢復犯人對於社會的有用的效能。我在俄羅斯中部所參觀

的一所最好的實驗田莊，便完全是由本省的犯人耕作的。還有政府撲滅種族仇恨心的努力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在俄國，階級的感情或許激發到了極猖獗的地步，而種族的成見確實是消滅盡了。舊俄羅斯是由幾百個不同的民族和種族的部落組織而成的，是一個最易滋生種族仇恨的暖床。俄皇政府的政策便是促使這種族各別的部落互相衝突，這樣牠們便永遠是分散的，不至凝成爲一種強大的反抗俄皇政府的力量。可是現在的政府正在努力企圖撲滅這種種族仇恨心，他們着手的地方便在防止這種流毒浸入到青年的心裏去，他們努力使種族不同的一些青年團結在一種相互了解與相互容讓的精神之下，這樣釜底抽薪的辦法便可以使得這種流毒不易滋蔓了。今天俄國種族不同的人民混合結婚的事日益加多，甚至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間的結婚也有，這是毫不足怪的事了。

保護兒童幸福的運動也非常發展，牠的表現便是兒童衛生處，兒童遊戲場，與兒童公育院的發達。非職業的戲劇與體育事業也非常發達，他們的目的便是供給

羣衆以衛生的娛樂。在遠在鐵路以外的農村裏面，我也看見過他們的足球比賽，這是往年所沒有的事，我親眼看過他們的演劇，那種動作的自然，表情的真切，便是最嚴格的批評家看見了也會稱嘆不置哩。

再其次便是對於俄國式的 Hamletism 的戰爭。所謂 Hamletism，便是一種過分的回想，自疑，自憐的意向，這種意向當年曾經是俄國智識份子所引爲光榮的，可是不久便證實牠原來是一個萬禍之原，牠使得他們染上了身體上的怠惰病和癱瘓病，牠使得他們都變成了如俄國諸小說名家所寫的那種高尚的悲劇的俘虜。

斷送米留可夫和克倫斯基的最後命運的，這種有毒的俄國式的 Hamletism 或許至少也是一種力量。可是多數黨，不論他們有無過錯，却是行動的人。他們不遲疑，他們不規避；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計較結果，不害怕失敗。他們殺人，同時他們也準備了立刻被殺。他們不知道懼怕的意義，無論是生理上的抑或心理上的。這便是他們之所以非常稱贊美國的原因，在他們看來，美國是一個勇

敢而能行動的標記。

然而在此地我要講的，主要的還是農民。革命給了他們什麼呢？去問他，他會很動情地很順暢地回答你說：革命給他的只是貧窮。鞭子的價錢這樣貴，用具，火油，鹽也都是一樣貴；租稅也高得了不得。那麼革命對於他有點什麼好處呢？

自然他取得了從前地主和皇室的土地。可是這些土地分配的結果並不會解決他的經濟的恐慌。一萬萬多畝可耕的土地分配給幾千萬缺乏土地的農民，當然是不能滿足農民對於土地的需要。而且，對於現代的農人，新機器，新的耕作方法，方便的銷場，低廉的貨金，這一切對於現在的農人，和增加耕地都有同等的重要，可是俄國的農民在這一方面就更差遠了。然而，在其他方式之下，他還是得到了政府不少的幫助哩。澈遍全國，沒有一處不舉行着許多討論會，講演會，政府特別預備了許多圖畫標本，派遣許多有知識的人去教導農民，教給他們耕

作並管理田莊的科學方法。他開始學習的是，農場輪種法的意義，適當的選種法和犁田法等等。他看見了 FACTOR 使用的情形，便很鄭重地討論聯合隣居結成一個大的組織來購用 FACTOR 的實施辦法。在戰前俄國只有 FACTOR 五百架，到了一九二五年初便已加到一萬二千五百架，此後還在繼續增加。

可是，在今天，我們要攷察俄國農民生活因革命而起的主要變化，在物質享樂的範圍以內是得不到結果的。這種變化，在他對於他周圍的世界所起的那些心理上的反應當中是表現得很明顯的。農民之「再生」(reborn)在多方面可以看得出來。他自己或許還覺察不出這種再生的過程。他或許還不免誤解這種再生的意義。可是再生是事實——他自己的話高聲地活潑地把這事實宣佈出來了。

例如，他何時有過像今天這樣激烈地爭論，反對並要求的呢？革命使得他們變成了俄國最會說話的人。並且他也是最敢說話的人。他談他的苦楚也和談天氣，談收穫一樣，都是毫無顧忌的。真的，他是俄國唯一打破了銅閉言論自由的藩籬



而又不受絲毫懲罰的人。自然，倘使他號召反對蘇維埃政府的騷動，他是會很快被壓迫下去的。倘使他武裝起來暴動，他也是會立刻被打得粉碎的。可是他並不宣傳騷動；至少我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要說他有意騷動，那是絕對錯誤的，因為他是太倦怠了，太無組織了。他不需要戰爭而需要和平，需要依自己的勞動與生產而應得的平等的酬報。

當我到農民的家裏，到麥田中去看他們，參加他們的羣衆會，在車上聽他們談話，無數次，我都有有一種幻覺，彷彿我所到的這個地方並不是從前屢次聽見人家說到看見人家寫到的那個專用壓迫政策的國家，而是，恰恰相反，一個遠在天邊，從來不知道什麼檢查與政治偵探的意義的一個地方似的。有意義且有趣味的例證在我心裏塞滿了。有一次，我到了離鐵路約一天路程的某村的蘇維埃祕書家裏。

那祕書是一個不過二十歲的青年。他眉飛色舞地告訴我，本地蘇維埃成就了怎樣的一些進步的事業。他們建築了一座小戲院，一個俱樂部，一處運動場，開辦了

許多讀書班和寫字班。他的父親，一個黑鬍鬚的老年人，在磚灶上很專心地聽着他的兒子的談話。突然他轉身向我，用他所能發出的最高的聲音叫着：「美國的同志，不要聽那個下流種的話！」他是我的兒子，可是他是一個下流種，因為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是下流種。」

我從來不曾想像到，在俄國會有人敢於像這樣侮辱共產黨的。

另外有一次，我參觀一處的農民法庭。一個老婦人因偷了隣居的小雞，此時正受審問。在往時俄國法庭上審問被告的時候，通常有一個問題是關於被告信奉的宗教，蘇維埃的法庭上是沒有這個問題的。可是法官常時要問被告是否共產黨員抑是非黨的。當這個法庭的法官拿這個問題問那老婦人的時候，她怒氣沖天地回答道：「見什麼鬼，你以為我會想作一個共產黨呀？」

法官叱止她，然而並不是因為她侮辱了黨，而是因為她用了那句粗鄙的俗話。

法庭宣告休息一會的時候，我問他對於一個公開辱罵共產黨的人何以竟這樣寬

和。他笑了。他解釋說，爲了這樣一樁過失去懲罰一個農民，那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他是太愚蠢了，不懂得這些，懲罰是不會有一點好處的。而且，他的話並無傷於蘇維埃。

依我的意見，農民之變得能說敢言實在是革命成就的最大功業之一。

自然，這種能說敢言的變化是農民心理方面的其他重大變化之先兆。第一，這表示農民對於政府的觀念與態度的變化。誠然，農民仍舊不很信任政府，還是以爲法官，警察，檢查官這一批處罰金，處監禁，徵取租稅，強迫施行法律的人就是政府的本身。他之欺騙蘇維埃政府仍舊像當年欺騙俄皇政府一樣，毫不遲疑，毫不顧慮。可是他不再像當年那樣怕政府了。Pravitsivao（政府）這個字對於他已經不再像當年那樣可怕了。

其次，他的能說敢言是表示他對於個人尊嚴的一種新的覺醒。在往時，俄國農民的謙讓差不多是世所共知的，許多外國著作家老是不斷地提到這一層，驚嘆不

已，有時且大加稱贊，很少鄙見的。有幾個著作家，如著名的 Stephen Graham 和其他的感情主義者的人物，甚至推崇這種謙讓是一種宗教的美德。毫無疑義的，謙讓是一種美德，可是謙讓而至於自卑自賤，像舊日農民所表現的那樣不堪的樣子，那就不是什麼美德了。

想想在俄皇統治之下農民的社會地位吧。他是一個農民。當他遇見了地主或官員的時候，他得脫帽鞠躬。當他有事情要去請見他們或是有所求於他們的時候，他常得跪在地下吻他們的手。凡是認為在他的地位以上的人，儘管在心裏他是憎惡這些人的，他還是得稱他們作老爺，主翁。官員都有他們特別的稱呼，如尊前，大人之類。農民當了兵，他還是照舊樣，得想到自己的卑下的社會地位。

可是革命將這一切苛刻的社會地位的區別以及某種人應服從某種人的舊例都完全掃除了。政府正在努力殄滅下等社會，下等階級這一類的舊觀念，現在也沒有

什麼勢力來反對他們的此種努力了。舊地主都跑了，沒有跑的則一切權力和社會影響都被剝奪了；舊官員也都驅逐出境了。他們的社會法例都廢止了。舊時官員的服飾和儀節都取消了。一切舊的稱呼都改作了Tovaristsh（同志）或Graindanin（公民）。在軍隊中農民不再是一具簡單被動的機器了。他的個人的地位是被尊視的。他是一個兵士，也是一個人，無論就哪一方面說，軍官都是不敢侵犯他的。不當值的時候，他可以自由到自己高興的地方去，並且沒有向軍官行敬禮的義務。在戲院裏，在歌劇院裏，他可以有完全的權力像一個委員一樣坐在包廂裏面。換句話說，在往時，他和外界的一切接觸，處處都要特別表現他的卑下地位，而在今天表現的便是他在社會上的平等地位，因之使得他覺悟到了自己的一種新的驕傲，新的重要和新的自尊心。

這種變動對於有些老年人，對於他們的舊習慣，確是過於激烈了，他們仍舊固執地要照着老章法行事，雖然不一定要像舊日的那樣嚴格。

附帶地，社會平等的觀念對於社會的其他階級也有着一種有益的影響。請讀者記一記曼卡的歷史吧，她是一個軍官的女兒，當初她認為僕侍，農民，工人都是一些卑賤的生物，普通的勞動是一種羞辱，可是她現在竟以和農民交往為快樂，以幫助父親耕作並幫助母親理家為光榮。在都市及鄉村中，我無數次地看見大學生以及男女小孩們都在家庭內或是花園裏忙忙碌碌地工作着，常是赤着腳，恰像一個普通的農人一樣。在往時，這樣的青年，決無例外的，對於從事普通勞動這樣的事，便是你僅僅向他提一提，也都曾給嘲笑死哩。

農民不僅僅變得能說敢言，他也變得非常唯理主義的（Rationalistic）了。迷信，假借了許多新的外來的形式，在有些偏僻的地方或許比從前更厲害，可是就大體來說，可算快消滅完了。我問過男女孩子們，問他們是否相信魔鬼，水神，屋漏神之類的東西，他們都大笑起來，笑我說妄話，不僅在我的故鄉如此，在其他的許多農村裏我都有過這類似的經驗。在往時，很少一個農民區裏沒有一個為

大家所愛敬的Nasthar（女巫之類）的——而現在，除了偶爾幾處例外以外，Nasthar都完全拋棄了他們的行業，沒有拋棄的也得不到人的信仰了。算命的和獵財的（fortune-hunter 專於找富家子嫁的女子或找富家女娶的男子，多半是一些破落戶的貴族之類，從前俄國很多）都很少見了。我們村裏的那個吉卜西的老婦人，從前靠了算命曾經賺了不少的錢，過着很富裕的日子，此次竟向我訴苦，說現在只能到各處去討一點黑麵包度殘生咧。農人逐漸不相信她的預言的力量，革命的青年更是不斷地和她開頑笑。

農民逐漸不信仰宗教了，原因究竟何在呢？在往時，農民是大家認作基督教裏面最虔敬的信徒的。他經常地到教堂裏去，在他的寶貴的神像面前點燭，鞠躬並伏在地下作禱告。他常時要到很遠的大廟宇或聖地去參神。他對於一切齋日都是很虔敬的奉行，倘使聽見有人辱罵羅馬正教或牧師，他都會大驚失色的。他從來沒有走過教堂不在胸前畫十字的事。可是現在呢？只有婦人和老年人還

是照舊忠實於他們的舊信仰。那些所謂開通的青年，特別是小孩們，都是很痛快的無神論者。實在，無神論在鄉間也和在城市裏一樣，傳佈得異常迅速，竟至令人不禁要疑慮到宗教在俄羅斯的前途。共產黨是決定要毀滅宗教的，他們相信結果一定會勝利。羅馬正教將要滅亡，這是毫無疑問了的。農民中間除了婦人和老年人以外，已經沒有像往時那樣熱情地向教堂裏跑的人了。在我在農村漫遊的全程中，我只遇見了很少幾個朝山進香的，而他們通常都是和尚。神聖的俄羅斯將要被人遺忘了。

許多著作家都認為，俄國農村中宗教信仰的崩潰是共產黨的無神論的宣傳所致。無疑義地這種宣傳是很有影響的，特別在青年當中。可是根本原因還是農民的那種根深蒂固的異教信念。此地不能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我只想在此地特別着重說明這個很明白的道理，就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僅不怕無神論的宣傳，便是各種各色的異教邪說的誘惑也是不怕的。只是因為俄國農民在心理上一直到現



在，都和當日他們崇信拜物教的時候一樣，是一個反對基督教而崇拜偶像的異教徒，所以他很容易接受反對宗教的教訓的。

革命真的把農民的面具揭開了，把他內心的一切可憐的鄙陋都展示出來了。

研究俄國農民決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不管，或許正因為，他是如何愛說話和開誠佈公，他還是一個不容易了解的人。他是那樣在貧窮與憂愁的重壓之下，並且他似乎，至少在他的說話當中，完全是沒有辦法，只得聽天由命的樣子，因之研究俄國農民的學者，不論他是俄國人抑是外國人，常是被憐憫心和同情心戰勝了，以致忽視了他的許多惡行敗德。自然也有些例外，例如像著名的狄龍博士(Dr. Dron)和高爾基(Maksim Gorky)便是。

我是，我想，十分珍視俄國農民的美質的。他有着許多令人一見傾心的特性。他說起話來語音流暢，雄辯滔滔。他待人接物常是和善而周到。他有小孩子般的好奇心。他講起故事來，口講指畫，引人入勝的魔力，真是世所罕有。

他的說話裏面含的成語格言，充分表顯他的那種伶俐而善於應變的心力。他更有意味深長而動人的幽默。倘使他不曾身受那暴虐恣睢的專制皇朝之累代的荼毒，他會是聖人當中的聖人了。貧窮和征服完全毒害了他的本性，使他習於作有傷人道的事，使他不再敬重法律，敬重真理和紀律，亦不敬重世界和自己了。他變成了一個無法無天的人了，他毫不在意地謊騙並毆打他的狗，他的妻，他的孩子。那位紅色地主所談的並不是無根據的空話。許多這樣相類的故事，在漫遊農村的旅程中我聽見了。這位謙順的農民，當他發怒的時候，他是多麼殘暴呵；而他又是多麼容易激怒呵！

可是革命正在注入一條新的光線到他的愚昧的心中去，正在設法使他變得心氣和平一點，態度順溫一點，更當心一些妻子兒女的欲望，她們的安適與人格，更重視一些隣居的勞動與所有物，並且更深一層覺悟到自己的尊嚴與對自己的愛護。當我到各地參觀村蘇維埃的時候，沒有一次我沒有一種幻想，我幻想我是在參觀一

處什麼學校，這學校的學生都是年長的男子和婦人，教的功課便是文明生活的初步——如何適當地去耕作某季的穀麥，如何適當地去講求人的和獸的衛生；如何有效地去防止去撲滅瘟疫，火災和旱災；最重要的還有如何使個人的行為高尚而受人敬重。無論什麼時候，倘使有一個農人說了粗鄙的話或是吐了痰在地上，或是因為偷竊或釀燒酒，或是因為鞭打妻子或兒女，而被帶到蘇維埃裏面來的時候，蘇維埃的職員便會對他作一長篇講演，諄諄不倦地講着，講的題目多半是「爲什麼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應當免除這樣的「資產階級」的行爲」。無論什麼時候，倘使有一個農民大意地叫了蘇維埃辦事人一聲「主翁」或「大人」之類，或是脫了帽準備去吻辦事人的手，或是用別種方式表示臣服的樣子等等，他便會受很嚴厲的叱責，多半是特別提出來要他注意，注意那種在所謂大人老爺之前奴顏婢膝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農民和任何人都是立在平等的地位，他決不要在任何人面前表示自己卑微於任何人了。

誰知道，若干年後，當世界不再因「多數黨」這個字而震驚的時候，歷史將會指明，蘇維埃政府對於刷新農民的道德與社會觀念的努力，牠對於拯救農民於伊古以來的種種罪惡過失——說謊，偷盜，賄賂，藐視法律與政府，虐待妻子兒女和禽獸，以及迷信等等——之中的努力，便是革命的一種顯著的勝利呢？誰知道，倘使這樣地衆多，這樣地有力量，不過現在却這樣地無辦法的農民，本來就是一種有自覺，有政治觀念且有社會思想的人民，如那班革命家所企求的那樣，那麼俄羅斯的政治狀況會是怎樣的呢？誰能預言，當農民逐漸察知了自己有着一種不可悔的力量時候，俄羅斯的政治上與社會上將會有怎樣的變遷與改革呢？

倘使企圖預言着革命將會使社會變成怎樣的一種最後的形式，那末我就算是一個大傻瓜。然而，我却不能想像農民會接受多數黨所努力建設的共產社會。農民是一個拳頭很緊，以自己爲中心的個人主義者，他一向就深深地浸潤在私有財產的欲望之中，他之愛惜個人的財產決不下於美國的和法國的農人，因此，關於農村

共產化的話，只須簡單向他提一提，他都會拚命地搖頭反對的。

自然多數黨認實了，要農民接受共產主義，決不是威迫利誘或空口白說所能奏效的，然而他們並不會放棄最後勝利的希望。他們的論證是：個人所有權的欲望並不是一種本能而是一種意向（tendency），這種意向經過了一度教化的行程，在一定時期以內是會被排除到人的意識以外去的。他們坦白地承認，他們並沒有幻想，以為在最近或較遠的將來可以打破老年農人心中的個人主義。他們現在承認了，老年農民是會抱着個人主義而死的。然而他們堅決地信任他們能夠在青年一輩的腦筋中種下一種能夠接受共產主義的態度。他們正在運用各種可能的方法，熱切地諄諄地教導着全國的青年，要他們相信，只有私有制度完全撲滅並着手建設共產主義的制度，人才能夠獲得自己個人的和社會的最高的發展。這般柔順的青年長成以後會信從這些教訓麼？

多數黨論證說，除了合作以外農民會永遠陷在貧窮的命運之中，這是很對的。

因為俄國農村的人口過多，個人分配所得的土地必然會是很小的，這樣小的土地便使得耕作者的投重資購買機器成爲不合算的經營，使得耕作者的生產品得不到最大可能的善價。農民自己已經開始認識了，要逃脫這重難關，他必須和旁人去組織起合作社來。可是合作是一件事，共產主義是另一件事。在農民看來，合作本身不是一種目的而是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那一種目的便是個人的收益，某種形式的財產的積累。修路，購買機器和其他的貨物，到城市中去出賣他自己的剩餘生產，在這些場合中他是會和他的隣人合作的。可是這不會是共產主義略。共產主義不僅包含着聯合的購買，聯合的生產，聯合的販賣，並且還包含着聯合的分配與聯合的使用哩。

我個人相信，倘使俄國的革命不遇着過於嚴重的阻礙，最後牠會結晶而成爲一種新形式的政治經濟的國家，這種國家會是城市無產階級的集團主義與農民的個人主義的一種混合體，牠的具體表現會是以全國爲範圍的一種大合作事業之出現，而

國家便是這一大合作事業的總經理。可是無論俄羅斯國家和俄羅斯社會的未來形式會是怎樣，這一革命終究是一件偉大的史跡：牠忍苦耐勞地把農民的舊世界打倒了，把長期緊緊在那中世紀的砲壘上當俘虜的農民解放出來了。牠開關了，掃清了這洪荒的，混亂的大地，使得一種新的覺悟，一種新的了解，一種新的農民的人性，得以在這上面滋生，蔓長，發達至於無窮。

當我達到本村的時候，差不多已經是黎明了。我直接走向倉尾去，那兒是我和表弟睡覺的地方。那兒比屋內冷些，可是沒有蒼蠅來打擾我們。門的響聲把他驚醒了，他問是誰進來了。在他旁邊的草上，還有兩個人挺直睡着，蓋的白布被單。我們的談話把他們也驚醒了。他們是安多希，那少年共產黨員，和小法西耳，村裏的另一個青年革命領袖。他們說他們要送我的行，所以到這兒來和我們過夜。我們沒有談幾句話，安多希便問我對於蘇維埃的革命有了怎樣的一種印象，像預備帶回美國去。

我能告訴他什麼呢？我疲倦了。我還仍舊在葉琦的那篇苦惱的申訴的影響之下，我說出來的話會只有傷他的感情的。終究，他的表示是太誠摯了，太熱切了，只要是坦白的批評，儘管他是不同意的，他都願意靜靜地領受着；所以我只得回答說我還沒有時間作出什麼結論來。可是這個回答不能叫他滿足。他懷疑我是不願意坦白直率的說出來，他的這種懷疑也對我說了，他請求我開誠佈公地說出來。他又激我說，雖然我生長在本村，終究我是一個外來的人，一個外國人，我沒有什麼東西可怕，也沒有什麼人可怕；並且我的印象，無論好的或壞的，都會使得他和全村的革命者感到興趣的。

陡然那高個兒的恰尼亞賓 (Fyodor Chaliapin) 的影像現在我的眼前了。他是一個俄國的歌劇家，我是在過大西洋的時候在船上遇見他的，有一天我問對於俄國革命的意見怎樣。

「你知道，」他回答我說，「我不是歷史家也不是政治家。我是一個藝術



家，我只有一个藝術家對於革命的觀察。舊俄羅斯好似一個古潭，一羣青蛙深深地藏在潭底的汙泥裏並且酣暢地睡着了，陡然有一個人偷偷地走進潭邊，用一根硬棒把潭裏的泥土亂攪了一陣。你可以想到其後是怎樣的情景——那一羣青蛙驀地驚醒了，便紛紛在空中亂跳着，從這兒到那兒。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革命便是那根硬棒，牠把久年酣睡在死氣沉沉的社會生活中的俄羅斯攪醒了，人民便發狂似的四處亂跳着，嘗試尋取一個新的安身立命之地。」

我把恰尼亞賓的這段話重說了一遍。安多希搖着頭表示不高興，並且含着怒意問我：「這個恰尼亞賓是一個資產階級還是一個無產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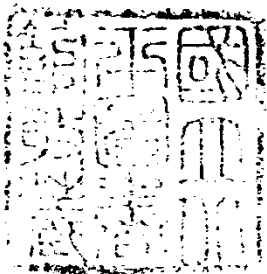
「都不是的，」我說。「他是一個藝術家。」

「他談話像一個資產階級，」他說。

可是小法西耳，他總是比較安詳，比較肯用思想些的，像平常一樣，他有他自己的的一種意見。

「吓，這個恰尼亞賓是什麼人，這是沒有關係的，」他說。「他是一個聰明人，他懂得我們的農民和我們的俄羅斯。他很懂得我們，懂得很清楚。自然他是對的——青蛙，往時我們恰好就是這個東西；青蛙藏在一個古潭的污泥裏面，深藏着並且酣睡着，革命把我們攪到外面來了，並且迫使我們遍處奔走跳躍着。可是這兒我得加上一句，並且我希望，同志，當你向你的美國朋友談到本村或其他任何農村的農民的時候，你不要忘記說從此以後我們不會再是青蛙了。」

九、二十六夜  
於廣大樓中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版——二〇〇〇

動盪中的新俄農村

實價一元二角

著者 美國欣都士

譯者 李偉森

上海四馬路

發行處 北新書局

分發行處

南京花牌樓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

# 57  
772-844

7  
772-844